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02
2007.5

本期开始加赠

影像＋音乐＋壁纸美图

三位一体的迷你CD-ROM



◆ **官方小说**

零 ZERO

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

◆ **时光回廊**

蓝龙

蔷薇法则

如龙2

◆ **剧情赏析**

Fate/Stay night Realta Nua

重磅出击

逆转裁判4

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

利库篇

■ 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光明之风





...卷首语

前几天在某论坛看到《格兰蒂亚》要在PS2上重制的消息，当即令我大喜过望，并立下了等游戏发售时一定要写二十万字剧情小说应景的豪言壮语。还现在看来，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则假消息了……不过也好，反正PS2也到了该退休的时候，我说SE您干脆就把《格兰蒂亚》重制在PS3上吧，成千上万的中国“格饭”都会对您感恩戴德的。

既然说到了《格兰蒂亚》，那就顺便缅怀一下这款十年前的作品吧。那时候的我刚刚购入土星，对那些次世代游戏的认识也只是一知半解，但自从玩过这款游戏之后，我就成为了标准的游戏死忠剧情派。无论是杰斯汀在船上的读信、历尽千辛万苦登上世界尽头还是玲的舍身取义都令我久久不能忘怀。仔细想想，我第一次动了当游戏编辑的念头貌似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不过，由于当时SEGA非要将《格兰蒂亚》宣传成要与《最终幻想Ⅶ》正面比拼的RPG大作，导致之后这十年的时光中，每逢提到前者的时候，总会有人将后者拿来进行比较，并会对其中一者进行贬低指责。在我之前提到的讨论贴中也出现了这一现象，并直接导致了两派支持者的冲突。

喜欢一款游戏，随你。
赞美一款游戏，随你。
但是，如果你在赞美它的同时非要伴随以贬低另一部作品的话，那就实在是有些无聊了。
现在又不是什么世界大同的时代，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别以为你所喜欢的东西就一定是他人心目中的经典。

不过，即使不是那又怎样？
那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珍宝，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负面意见呢？

无须谩骂、无须嘲讽、无须不屑、无须贬低……
感受你所喜欢的，聆听令你欢欣的，享受你所钟爱的。
这已足矣。

暗星

CONTENTS 目录



封面用图：堀部秀郎插画
封面设计：张金涛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02
2007.5



■卷首语 …… 001

■时光回廊 …… 003

蔷薇法则 003
蓝龙 028
如龙2 049

■重磅出击 …… 073

逆转裁判4 073
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 105

■官方小说 …… 125

零 ZERO 125
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 149

■同人馆 …… 176

公务员之死——《生化危机4》同人小说 176

■剧情赏析 …… 182

Fate/Stay night[Realta Nua] 182

■幻彩花园 …… 192

蓝龙 192

■四格漫赏 …… 196

光明力量 EXA 196

■游戏议会 …… 198

超时空之钥 198
最终幻想Ⅵ 200

■玛娜影游秀 …… 202

死魂曲 202

■名场面 …… 204

龙背上的骑兵2 封印之红 背德之黑 204

■读编往来 …… 206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辑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RULE of ROSE

蔷薇法则

文／玛娜　插图／蜗牛动漫

序章.珍妮佛

Rule of Rose



夜晚行驶在偏僻小路上的巴士，车内灯光总是那么昏暗，随着颠簸的路面不时跳动。车窗外道路两边的树枝也散发出和白天截然不同的气息，伸出无数条柔韧的触手，张牙舞爪，仿佛正向这仅有的灯光处伸来一样。

在孤独的夜晚，如海上孤岛般的巴士中几乎空无一人，除了珍妮佛之外，只有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小男孩正津津有味地翻看手中一本对于他来说过分巨大的画册，无聊与一阵倦意侵蚀着珍妮佛，她不禁稍稍闭上了眼睛。

“珍妮佛，嗨，珍妮佛。”

没有任何预兆，穿着白色衬衣的男孩的声音突然响起在珍妮佛耳边。“一起来玩吧，读这本画册嘛，好嘛，拜托你了。”

珍妮佛睁开眼睛，原先坐在前排的小男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溜到了自己的身边，低着脑袋将先前抱在怀里的画册高高举起。仿佛撒娇一般，在以孩子的身分要求：“画册后面的内容，念给我听嘛！”

珍妮佛接过书来，那是一本将粗厚的羊皮纸用简陋的方式缝制在一起的画册，枯黄且散发出古旧气息的羊皮纸上，被黑色的炭笔和墨水以涂鸦的形式随手画着一些简单的画面。一本简陋到连最不挑剔的孩子都会觉得不像画册的画册，但是在这本画册中隐隐散发出的某种东西，仿佛磁铁一般吸引住了珍妮佛。

就在此时，巴士毫无预兆地停了下来，小男孩仿佛到了家一样，转身冲下车去，连画册都完全抛在了脑后。

“等等！等等我！拜托！”追着男孩，珍妮佛也冲下了车，但是白色的身影在远处的栅栏处闪现了一下，就如同溶解一般消失在黑暗阴沉的夜色之中。

“你要去哪里？”珍妮佛无奈地对着一片空气喊叫着。

白色的影子却丝毫没有出现的打算，就连珍妮佛身后停靠着的那辆巴士，也毫不犹豫地关上车门，抢先滑过了视线所能及的小路尽头，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了路边。

一直带在身边的行李箱也留在了车上，手中惟一剩下的，只有那本将自己带下车的罪魁祸首。

破旧的、用结实的线缝成书形的黄色羊皮纸上，第一页写着几个大且弯扭的字：小公主。

“从前从前，在某个地方，有一位可爱的少女。

少女总是跟红色蔷薇公主在一起。

突然某一天，爸爸跟妈妈死掉了。

红色蔷薇公主也不见了，少女变成孤单一人，于是她被带往陌生的家中……”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奇怪的故事。还有，奇怪的车站。

除了一张破旧的、被雨水和日晒风化得破旧不堪的木板长椅之外，车站中只剩下长满了铁锈的站牌。街灯散射出虚弱的光芒，虚弱到让人怀疑它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一个被废弃了很久的站台，完全没有人来人往的氛围。站牌上写着：蔷薇花园孤儿院前。

这么说，刚才的男孩大概也是孤儿院的孩子吧。

此时，珍妮佛突然听到远处传来狗的吼叫声，那个尖利、凄厉、又带有一丝悲伤的声音触动了少女的内心，带着一股不可思议且让人怀念的感觉……珍妮佛顺着叫声踏入了白衣男孩消失的栅栏中，夜晚的空气潮湿清冷，被一点点月光映射成青蓝色的小路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但是连绵而来的狗叫声深深地吸引住了珍妮佛。

在通往站牌上所说的孤儿院长长的小路分叉处，一条看上去十分狭窄的小径斜斜延伸出去，狗叫声正是从那里的一间储藏室中发出的。但是推开储藏室的门之后，空荡荡的房间中，除了被灰尘所覆盖的一堆杂物之外，什么有生命气息的活物都看不到，狗叫声也在那一刻突然停止。如果不是掉落在地上的一个刻着“布朗”字样的狗项圈，刚才的声音就如同幻觉一般。

仿佛为了取代凭空消失的狗叫声，一阵诡异的笑自储藏室外响起。与此同时，原先没有生命的突然有了生命；原先平静的突然变得不平静；原先理智的突然疯狂起来，房间角落里毫不起眼的稻草人操着绅士的口吻轻声说道：

“嘿，珍妮佛。如果把旁边的水桶扣到我的脑袋上，我会告诉你很多事情哦。”

在少女变成孤单一人的时候，故事由此展开。

不可思议、无法解明又龌龊的故事。

比你想像的更难以理解、更肮脏污秽。

第一章.小公主

Rule of Rose

Part1

一切或许都是从挖掘这里开始的，泥土下，感觉似乎埋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物……

那么想后我变得很认真，并且抑制不了冲动。

以前的我，欠缺自觉的我，那与失去朋友紧密相关，失去的事物是再也无法回来的……

果然，有可能唤回的话，我不想失去朋友……若能跟朋友许下诺言，我不想再度失约。

Part2

在穿着白色衬衣的男孩子跑往的方向，有一座老旧的大府邸，正是站牌上所说的蔷薇花园孤儿院，孤儿院和铁门之间的广大庭院上，不时传来沉闷的敲击声，那是一群脑袋上戴着纸袋的孩子们拼命敲打自己脚下一团用布袋装起来的东西的声音。虽然看不清楚，但是从沉闷的触感和声音推测，就像是袋子里正装着什么活着的东西，偶尔传来的一阵欢笑声更让这一场面显得阴森诡异。

珍妮佛不由得放开了握住铁门的手，离开了那群似乎正在做着有趣游戏的孩子。

穿过后门，周围的黑色墙壁上用白色粉笔随便乱涂乱画着“野狗传说，野狗会诱拐小孩哟”，“野狗传说，野狗会给点心哟”之类奇怪的只言片语，就连走进孤儿院里也空无一人。在寂静到几乎如同真空的黑暗中，只残留着被很多人偷偷窥视的感觉。

长度较短的小孩用伞被整齐排列在门口的伞架上；墙上挂着的肖像画上了一些恶作剧的涂鸦；非常恶心的玩偶被紧绑在柱子上；地上随便丢着以这座孤儿院为背景拍摄的已经泛黄的集体照……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珍妮佛总觉得这个大府邸似曾相识。

可是它却又散发出巨大的、让人不安的气息，不仅仅是因为屋子外面那群戴着纸袋的孩子们；不是因为不知道在哪里偷窥着自己的视线；也不是因为在地面和家具上覆盖着的厚厚的灰尘。

而是另外一些东西。

追踪着白衣男孩的背影，踏上阁楼的一个秘密房间之后，珍妮佛的眼前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空旷的大房间中，一排课桌堆出了可以坐人的高台，而课桌则以白色的布料盖住，几支白色的蜡烛静静地被放置在桌布和木板地上，就像是正在举行什么仪式。在这昏暗得几乎不能看清什么的房间中，白衣男孩如统领者般安然坐在课桌的最高处。

珍妮佛试图走近他，白衣男孩叹了口气。

“真是的，你这个人……仍旧是这么迟钝啊，嗨，快点继续读画册嘛，那本给你的画册啊。”

而画册上先前只说到一半的故事此时终于显现出了后面的部分。

Part3

“……于是少女被带往陌生的家中。

那个家受蔷薇法则的支配，是贵族们的社交界。

即便如此，少女仍旧孤独一人。”

完全看不明白的故事，但是就像是为了等待珍妮佛读完画册一样，寂静无声的孤儿院中响起了广播声。周围立刻嘈杂起来，白衣男孩的身影也再度如幽灵般随着广播声而消失。

“葬礼，即将开始，前来列席的各位，请尽速赶往会场。”

“葬礼，葬礼，快呀快呀珍妮佛，葬礼就



要开始了哟。你最珍惜的事物的葬礼哟。”

随着广播声的进行，孤儿院中愈发吵闹，楼下、门口、远处不时有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经过。

不幸踏入了这个奇异世界的珍妮佛走出中庭，发现了矗立于地面的铁锹，以及像坟墓一样的东西。在那层泥土下，似乎埋藏了什么对于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于是，像是受了广播的操纵一样，珍妮佛开始挖开泥土。

松软的泥土下面，隐藏了一个没有钉上的木制棺材。珍妮佛心中的不安预感愈演愈烈，几乎要破茧而出。

棺材里装着的果然是之前被一群头戴纸袋的孩子们踢打的布袋。

但是在那个布袋中，真的装着对于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吗？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珍妮佛的脑袋中渐渐膨胀，呼之欲出。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一群手举花瓶，头套纸袋的孩子已经站在了珍妮佛的背后。纸袋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涂鸦，也许在平时的美术课上还会得到老师的赞扬，但是在这个时候，只是显得更加怪异。

“全是泥巴啊，我们帮你弄干净吧。”

所有孩子都一齐举起花瓶来，将里面的水浇到珍妮佛身上。

广播声适时地再度响起。

“各位淑女绅士，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乘船，本船目前要请各位注意，马上就是出发时间了，请将较大的行李搬往第8区的货物仓库，非常感谢您的协助。”

原先用来埋藏布袋的棺材此时变成了给珍妮佛准备的最佳容器，孩子们不顾珍妮佛的挣扎，将她丢入棺材中，关上了盖子。随后，棺材被抬起，摇摇晃晃，依照着一定的节奏移动着。

似乎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又似乎只有短短数分钟，头顶上透过盖子的缝隙依稀可见深蓝色夜空不停变幻着面孔，就像是要将珍妮佛带往一个无法预知，无法回头的世界尽头。

第二章.四叶草栽培田

Rule of Rose

Part1

在孤儿院里，一度很流行飞行船的游戏。游戏是从那艘在英国起飞，飞往印度的飞船升空后开始的。

飞船升空之前，孤儿院的我们曾经被邀上船观摩。飞船非常漂亮，但是飞行船的游戏我却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格格不入，被排除在大伙的圈子外。

那场事故之后，飞行船游戏悄悄地褪了热潮，取而代之的是红色蜡笔贵族的游戏。

一群小孩子扮成贵族，以贵族的方式生活、交谈、行礼……或许是贫穷的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傻。

Part2

经过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清醒过来的珍妮佛发现，自己果然被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房间，没有其他人在，既寒冷，又非常臭

的房间。

“早安，珍妮佛，今天心情如何？来聊一些快乐的话题吧。”依旧是广播声响起，珍妮佛的一举一动似乎都被对方看在眼底。

试着挣脱将自己绑在柱子上的绳子后，珍妮佛发现那完全徒劳无功。

“不过，你是个坏孩子啊，对于坏孩子，要管教一下才好吧？”

“唔，真讨厌，没有反省的意思呢……哎，那些都算了，今后你要忠实地听从我的命令，懂了吧？”

抱着姑且糊弄过去对方的心情，珍妮佛点了点头。

“唔，是吗？聪明聪明，那么，马上有命令给你，仔细听着，请你以后每个月都对社交界献上贡品，若不拿来就杀了你哦，能拿来吗？”

珍妮佛又点了点头。

对方似乎开心地笑了：“其实你的回复是什么都无所谓哦，这世上只有命令的一方与被命令的一方而已，在这里，我就是命令的一方，你就是被命令的一方。理由不需要多问，这里就是这样的场所，你惟有听从我的命令，我是王子，所以我能命令你，就是这样的游戏。那么，我们开始玩吧，珍妮佛。”

话音刚一落下，原先悬挂在柱子顶端的剪刀也随之落下，从不可思议的角度剪断了绑住珍妮佛的绳子。在剪刀清脆地剪断绳索后，少女走向了社交界。

Part3

这个世界上有大量的社交界存在，它们具有相同的特点：虚伪、疯狂、装模作样、奢侈以及混乱，看起来金碧辉煌，实际上凋残败落，虽然是在这样一个古怪地方的所谓社交界，也不能摆脱这些共有的特点。少女们穿着自己认为最美丽的衣服，用僵硬的姿势屈膝行礼，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自己的遣词造句，暗暗留心他人的可笑之处，惟一不同的只在于她们如此年轻，导致恶意来得更加张狂且缺乏掩饰，比蔷薇更加刺人，比鲜血还要赤红。

在前往社交界聚会大门的途中，时空似乎已经转换，原先咯吱作响的孤儿院特有的木质地板不复存在，冰冷坚硬的银白色钢铁，豪华奢侈、被深绿色地毯铺满的客房长廊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到底，巨大奢侈到让人难以想像。

珍妮佛偷偷窥视着巨大的金属边框窗户，但眼前，却是天空之上……一艘巨大的船载着无助的少女，在一片看不到尽头和开始的深蓝色天空中继续缓慢地游着，不论心中如何惊慌失措它也没有一丝犹豫。

就像是故意想和这片由色彩堆积出的华丽场景划分出坚实的壁垒一般，肮脏的饲养场、龌龊的堆满了脏衣服的房间、放满发霉食物残渣的厨房，如同宣告着“下层人民”的场所占据了整个飞空船的另外一半。

从这一半到那一半，还有区区一道门相隔。

但是从所谓的上流社会到所谓的下层阶级，却每个人都异常冷漠。

不管是和谁搭话，他们都以像是看着什么难以忍受的脏东西一样的神情厌恶地扫过珍妮佛，或是干脆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即便是嘴里不停嚼着东西的爱吃鬼库沙毕尔；看起来善良和蔼的克拉拉；在墙角不停挥舞着手中抹布的厨娘玛莎……只有一个似乎体弱多病的忧郁少女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扬起高贵的下巴，而是温和地打着招呼。

“你是新来的吗？我叫温蒂，很高兴见到你。”

如同天使一样温柔纯洁的女孩，在珍妮佛的记忆中，她似乎总是蹲在饲养室精心喂

养着一只可爱的白兔。

在船舱内徘徊的同时，第三本奇妙的画册也随之而来，那是一个陌生的从未见过的大叔带来的礼物。大叔穿戴着黑色外套和黑色帽子，站在分隔了华丽与肮脏的那扇门之后，就像是等待了珍妮佛很久一样，文静地拿出一本早已准备好的画册，随后便匆匆离去。

《三叶草栽培田》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不幸的少女。

少女希望得到幸福，而前往三叶草的田地。

虽然找到了一瓣的三叶草，却掉在路上，找不到去哪儿了。

虽然找到了二瓣的三叶草，却藏到了黑暗中，找不到去哪儿了。

虽然找到了三瓣的三叶草，魔女却将它藏起来，找不到去哪儿了。

虽然找到了四瓣的三叶草，不幸的少女却下落不明了。

如之前两本画册一样，难以理解的语句似乎在隐喻着什么，又似乎一切猜测都只是多心……这些画册到底都是谁画的呢？

Part4

珍妮佛站在属于上层阶级那一半的长廊中，华丽的地毯让她几乎无从下脚。深褐色木质墙壁上，挂着几张看起来很受重视的黄色羊皮纸：

阶级表

上流阶级：公爵夫人 黛安娜、伯爵夫人 艾蕾诺亚、男爵夫人 梅格

下层阶级：悲哀的贫民 艾曼达、寂寞的吊车尾 珍妮佛

而另一张贴在一扇大门上的纸条上，则写着这个月需要上交的贡品。

“这个月的寻找物品，非常美丽的蝴蝶，一人一只。”

就像是呼应纸条上的要求一样，在珍妮佛踏出客房大厅之后，一只碧绿色的蝴蝶突然坠落在面前的地板上，追着蝴蝶而来的是一个体型臃肿，姿态拙劣的女孩，穿着如同欧巴桑一样的衣服，跌跌撞撞冲到蝴蝶面前，伴随着巨大的脚步声。

在她伸手抓向蝴蝶之前，这只可怜的贡品扑扇着翅膀挣扎着飞了起来，钻进另一间门里消失了。

再次见到那只碧绿色蝴蝶时，它的死骸落在地面，翅膀已经碎落且破烂不堪，连躲在那扇大门之后的贵族们也不屑多看一眼。

只有美丽干净的东西才有价值，不管什么时候，肮脏与龌龊都是大家最讨厌的事物，所以在蒸汽环绕的房间中，不知道是谁的恶作剧，被四脚朝天倒吊在天花板上的那只野狗，理应也是贵族们最讨厌的东西。

珍妮佛用剪刀将绳子剪断，把可怜的野狗放了下来，绳子的束缚被完全解除了，浑身肮脏的野狗非常高兴。但是它仍不离开那个地方，宛如是想要什么东西般，等待着珍妮佛的行动，只是一直用瘦骨嶙峋的脖子支撑起脑袋，殷切期盼地望向珍妮佛。直到珍妮佛把写有“布朗”的项圈挂在脖子上，它才满意地摇着尾巴小跑起来。

就像是什么让人感到安全的事物出现了一样，有了布朗的陪伴，冰冷的船舱都似乎稍稍温暖起来。

Part5

当一群美丽的宝蓝色蝴蝶飞过眼前时，美丽且不残缺的贡品终于有了着落。

然而，贡品到手的那一刹那，不可思议的事情再度于珍妮佛面前发生，原先虽然冷漠压抑但仍然平和的空气中，突然充满了潮湿寒冷的腥气，无数黑色的窟窿出现在周围的门后监视着珍妮佛，就像数不清的、毫无

意识、空虚、但是却本能充满杀气的眼睛。

尖利的声音随之如箭一般贯穿了整个船舱，伴随着熟悉的棍子拍打肉体的沉闷之声，伴随着仿佛玩笑一般轻浮的说话声。

“垃圾要丢垃圾筒，脏衣服要放脏衣服的房间……野狗会给点心哟……”

“野狗会诱拐小孩哟……傍晚日落时野狗会出现哟……不会整理的小孩，要受处罚哟……”

“来来来大家，开始快乐的扫除了。”

房门一瞬之间全部啪地打开，无数矮小瘦削的妖怪从门后涌出，灰白色的身体裹着黑色的布料，扭曲变形的脸上，眼睛和嘴巴形成三个巨大的黑色窟窿，手中握着扫帚以及各种随处可见的武器。在它们身后，大家都讨厌的，每天都在不停打扫的厨娘玛莎侧躺在沙发的底部，笨重的身体以不自然的姿势折叠成奇怪的形状，没有焦距的眼睛向上翻着，望着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一滩血红色的粘稠液体从沙发下流淌过来。

妖怪们举着扫帚，向珍妮佛逼近。珍妮佛惊恐不已地向贵族们聚会的地方逃去，一路上到处都是妖怪的身影，它们以各种方法攻击着企图逃脱的珍妮佛。

就在踏进客房大厅的瞬间，那些妖怪消失了。

珍妮佛喘了口粗气，将蝴蝶投进贵族聚会处门上的木箱里，里面立刻传来了唧唧喳喳的声音，好像在针对这个贡品发表各种评论。

“新人哦，算……合格吧？”最后，一句总结性的话敲定了结果，紧闭着的门敞开了一点缝隙，珍妮佛向门内小心望去，但是不知道是谁从背后踢了一脚，将她踢倒在房里的红色地毯上。

就像之前在孤儿院的阁楼看见的情景一样，桌子堆积成可以坐人的形状，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和新鲜的蔷薇，蜡烛和地毯在地板上排出一条道路的形状，直接通往此时正安然坐在桌子上的一群贵族们。但是这个场面，比之前看到的还要华丽奢靡，还要像是一场梦。

“各位绅士淑女，欢迎来到贵族的社交界。”赤红色长发的高傲公主黛安娜以尖利的语气说着，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今天特地来此集合，首先由衷表示感谢。”

珍妮佛的视线扫过放在桌边的玻璃罐子，装满了美丽蝴蝶的玻璃罐子被紧紧盖住，由于缺少空气，蝴蝶们没有一点动静，或许是已经死了。

在结束了欢迎词后，黛安娜俯下身用力地抚摸着珍妮佛的脸颊。

“太差劲了，你这家伙，零零零零零零！你拿来的贡品价值是零！艾曼达？”

随着呼唤声，先前遇到的体型臃肿的女孩子诚惶诚恐地站了出来。

“很好～很好，很好。”就像是哄着小狗一样，黛安娜摩挲着艾曼达干枯的黄褐色卷发。似乎有什么仪式得到了暗示而开始，坐在桌子上的所有贵族们同时拍起手来，“艾曼达～艾曼达～”。

透过明亮的烛光映射的所有人的脸上，看不出兴奋，看不出喜悦与快乐，只是看好戏一样整齐地拍着手。

没有地位的艾曼达抖抖索索地拿着一根长棍，慢慢走向珍妮佛，在长棍的另一端绑着什么不妙的东西——一只活生生的老鼠。

在老鼠贴近珍妮佛的脸颊时，珍妮佛逃避般地晕了过去。

这之后的记忆，只有红色的房间，面无表情的贵族们，以及艾曼达因害怕和快乐而变得难以辨认的脸。

那份快乐，或许是暗暗庆幸自己的幸运吧。

第三章.绅士彼得

Rule of Rose

Part1

霍夫曼老师……有一天忽然不见了，克拉拉姐姐，玛莎伯母也像追随般地都不见了……丢弃了我跟孤儿院的一切……

……假如玛莎伯母不在了，谁也无法烹饪做饭；假如克拉拉姐姐不在了，谁都无法帮忙照料伤势；假如霍夫曼老师不在了，谁都无法再学习了。

每天都只是吃零食，也不运动，更不需念书这种梦，根本没指望。

那么想后，其实贵族的社交界也是大人们才拥有的……我们的世界实在非常地渺小。

Part2

不幸的少女睁开眼睛后，已回到了那个场所，白色衣服的少年仿佛不知情地俯视少女说道："如何？想起你是个坏小孩的事了？"

"……"

"似乎还没想起哟，唉，谁叫你做了很多坏事呀，惟有今后一点一点地慢慢想起咯！然后，当你明白自己是个坏孩子时，就是这场游戏结束的时候。嘿嘿珍妮佛，带着那只脏狗继续游戏吧。"

随着少年总结性的话语结束，珍妮佛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飞空船的那间散发着臭气的小屋，同样的柱子和寒冷的空气，不同的只是，布朗静静地趴在自己的身边，似乎在守护着她一样。

脚边的地板上不知道是谁丢下了一封信，皱巴巴的，画着花边的粉红色信纸上写着简短的几行字：**对不起哟珍妮佛，我在能看见天空的地方等着。你的好朋友艾曼达留。**

能看见天空的地方，是飞行船的最上层吧，似乎可以通到飞行船的外面，但是就如这个疯狂的地方一样，那里也是不见一颗星星，深邃的黑夜世界。

在瞪眼凝望后，远处隐隐发光的灯火旁，珍妮佛发现了晃动着的可疑人影。

"对不起呀珍妮佛，对不起呀……之前，竟做出那种事。"走近之后，听到人影低声不停地念着，又像是故意念给珍妮佛听到。

坐在灯火边的艾曼达没有回头，就知道了珍妮佛的到来。她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向着这边扑过来，和第一次见到她一样，那是让人觉得浑身难受的难堪姿态。

"珍妮佛，珍妮佛！"艾曼达牢牢抱住珍妮佛的一条小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又像是演戏，流着鼻涕和眼泪不停说着，"艾曼达非常害怕！全是迫不得已的，那时若抵抗了，两个人都注定要吃苦头的，对不起呀，对不起呀！"

珍妮佛被笨重的艾曼达压倒在地面，但是因为眼泪和鼻涕甚至连眼睛都张不开的艾曼达仍然一个劲地向上爬着："如果下次轮到了艾曼达，你不用客气的哟！像这样！像这样！像这样！"艾曼达一边叫嚷着，一边抓住珍妮佛的拳头拼命捶打自己脸，本就不漂亮的面孔因为挤压和哭泣变得更加恶心。在她似乎满足了一般爬起来离开的时候，还挤出了卑微的微笑。

"……呃？我们今后仍是好朋友吧？我相信！我相信的哟！"

艾曼达的道歉虽然让人感到胆战心惊，不过比起周围完全无视自己存在的贵族们，总是强上许多。特别是艾曼达踏着缝纫机，声称自己正在给珍妮佛做一份非常棒的礼物时，珍妮佛开始为自己之前的冷淡深深内疚起来。

但是在这个疯狂的地方，友情是如同清晨露珠一样的存在，转眼间就从绚烂变成几


Rule of Rose

粒看不清的尘埃。

珍妮佛走出艾曼达专属的货物仓库之后，红色蜡笔贵族的另一个命令随之而来。

紧急事态！艾曼达与珍妮佛注意！绅士彼得逃走了！快去捉住他！快去捉住他！

与此同时，艾曼达也出现在身边，内心狭小的公主以冷静不下来的面容晃动肩膀地说道："很遗憾，礼物要暂时受保管，此时只有彼此，多加油哟！珍妮佛！咯嘻嘻。"

Part3

因为丢失了自己喜爱的兔子彼得而躺在病床上的温蒂，此时看起来非常可怜，害怕寂寞的她努力克制不断涌现的咳嗽，以烦恼的语调低声问着珍妮佛。

"兔子……去哪里了呀？兔子……被贵族带走了，拜托救救它。"瘦弱柔软的身躯在这一刻显得更加娇小单薄，苍白的脸庞和哭红的眼睛让人忍不住想守护。

与此同时，紧贴着病房的医务室传来的动静吸引住了珍妮佛，她透过钥匙孔，偷偷向里望去，医务室中的霍夫曼老师被绳索绑得严严实实，在他的身边……灰白色的妖怪们以各种姿势站立着，发出古怪的声音。霍夫曼老师似乎还没有失去意识，低声说着："……原来如此，真肮脏……"

面前的诡异情景让珍妮佛迅速逃开了医务室的门前，似乎想把刚才看到的事情全部忘记，似乎是为了伤心哭泣的温蒂，又似乎是畏惧贵族们的惩罚，珍妮佛开始在船舱中寻找起彼得的足迹。

Part4

不知不觉间，跟着布朗的领路，一只兔子的影子突然从墙角掠过，那个墙角边，正是珍妮佛之前醒来的臭臭的小屋。从小屋中，推门走出一个大叔——穿着黑色衣服，戴着黑色帽子，曾经交给珍妮佛一本画册的大叔。

"约书亚……故事完成了哟。"大叔完全不看珍妮佛一眼地走了过，却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难道？

珍妮佛冲进那间小屋，原先除了几个垃圾桶和脏衣服外空荡的房间里，墙壁上突然间长出许多杂乱的涂鸦，和画册一样随手乱涂的风格，用红色蜡笔画的到处都是：奇怪的方形物体、漂浮在空中的一条大鱼、牵着手的两个小人……

而地面上，果然如猜想般工整放置着一本画册。

《绅士彼得》

绅士彼得，很悠闲地散步。

绅士彼得，被关进笼子里，忍耐想上厕所。

绅士彼得，为找厕所慌张失措。

绅士彼得，没去成厕所被装进袋子。

这个彼得，指得就是丢失的彼得吧……

但是被装进袋子里，则在珍妮佛亲眼目睹了几个妖怪围在一起，放肆地用扫帚击打着一个牛皮袋之后，才明白画册的含义。

在妖怪们放弃那个被血迹所侵染的牛皮袋离开后，珍妮佛才从躲藏着的箱子后面探出身来，在密布血渍的地板上捡起可怜的牛皮袋。沉重而充实的肉体的感觉，虽然已经变成了一摊死肉。

"是吗？我懂了……原来如此……"妖怪离开的一侧传来了皮鞋的敲击声，珍妮佛抬起头的时候，浑身被绳索捆绑，似乎在低声和妖怪们交谈着的霍夫曼老师已经就在不远的地方。

"喂……嘿……听见了哟，珍……妮佛……又，你又弄脏了吗？无药可救的女孩……真肮脏……"

被绳索连头部都缠绕起来的霍夫曼老师迈着僵直的脚步，挥舞起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教鞭，整齐但廉价的西装被弄得乱七八糟，眼镜破了一边，软弱无力地勉强依靠着弯曲的框架悬挂在耳朵上。毫无生气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向外凸出，一眨也不眨盯视着珍妮佛。

就像一具看不到生命气息的傀儡。

仿佛在教训不听话的孩子一样，霍夫曼挥舞着教鞭，向珍妮佛抽打而来。珍妮佛不停躲闪，迟缓但是毫不留情的教鞭仍然劈头盖脸而来，如同木偶一样被操纵的霍夫曼认真地想致珍妮佛于死地。

一片混乱之中，珍妮佛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用厨房中捡来的水果刀刺中霍夫曼老师，也记不清妖怪们何时在身边消失，只看得到霍夫曼令人恶心的身体以和玛莎相似的姿势蜷曲在地面上，腿与身体折叠成一个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角度，缠绕在全身的绳索散落一地。

地面上，当然还有那个鲜红潮湿的牛皮袋。

Part5

不管是死是活也好，还是先把兔子送还给贵族们，努力完成游戏的话，就能早点回到正常的世界吧。抱持着幻想的珍妮佛提着战利品来到了贵族们的门前，而那个笨重的艾曼达，似乎正等待着珍妮佛到来般毕恭毕敬地跪在惟一的走廊前，一刻都不肯从袋子上离开视线地说道："成功了哟珍妮佛，这也算是两人友情的结晶吧！把彼得交给我！我去贡献！"

说着，艾曼达就跳起来抢夺着珍妮佛手中的牛皮袋。

在抢夺的时候，牛皮袋中突然跳出一个白色的影子，那是兔子彼得。

好像压根没受什么伤一样，兔子彼得轻盈地跳了几跳就钻进贵族们的房间之中，两个人放弃了争夺，紧跟着兔子踏入了那个房门后。

门后的房间，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原本应该是红色地毯和蜡烛的房间，却突然变成了野外。走进门里的两个人被一片森林所包围，在夜晚的繁茂森林中，桔黄色的灯光从中央地带闪出，就像是正在举行什么祭典。

珍妮佛抑制着恐惧，走近了可疑的灯光。贵族们正坐在灯光旁的地面上，唱着一支关于豌豆和野狗的歌谣。

"我们下层阶级，不能随便靠近哟，只能这样从远方参加祈祷。"企图看清楚贵族们正在做什么的珍妮佛被艾曼达从身后紧紧拽住。

在灯光聚集的地方，树木如同霍夫曼一样被绳索牢牢束缚，红色的袋子由一根绳子拉着，慢慢升到半空之中，完全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或许知道了会更加让人恐惧。

"各位绅士淑女，欢迎来到贵族的社交界，今天特地来此集合，首先由衷表示感谢。"戴着眼镜，看起来很聪明的梅格以念书般的声音说着珍妮佛已经听过一遍的欢迎词。

突然之间，一些响动从珍妮佛躲藏的灌木丛中发出，贵族们转过头来，发现了两只惊弓之鸟，但是似乎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只是继续着本次的聚会。

"那么，请各位安静，蔷薇公主有几句话要说。"梅格宣读着手中笔记本上记载着的东西，"'珍妮佛，这个月你的活跃非常地卓著，成功找出彼得更值得褒扬。'以上，是我们可敬的公主的话语。"

最高层的位置上放置着一个洋娃娃，看不到蔷薇公主的身影。

"恭喜啊珍妮佛，你成功脱离孤独的

吊车尾。”黛安娜很开心地逼近两个少女，“艾曼达……在边远徘徊的贫民，自悬崖大坠落。艾曼达～”

贵族们再次拍起手来，如同第一次一样，恐惧的仪式又将举行。

黛安娜将绑着老鼠的木棍交给珍妮佛，不停传来的鼓掌声，麻痹人神智的桔黄色灯光，充满了压迫感的气氛……

一切都逼迫着珍妮佛遵守贵族们的法则。

在珍妮佛将腐烂生蛆的老鼠压到艾曼达的脸上时，一切声音归之于平静。

被逼迫着，担忧害怕，软弱卑微，不断被推落到无法抉择的深渊，却丝毫不敢反抗的懦弱的自己。

如此熟悉。

第四章.人鱼公主

Rule of Rose

Part1

不知污秽的高尚生物，憧憬像人鱼那般美丽大人的黛安娜似乎已察觉，越接近大人，越会与理想形象渐行渐远。

可怜的黛安娜……她一直都被自己创造的理想所束缚。

Part2

“忘记了重要的约定啊，笨蛋珍妮佛。如果想想起来的话，就赶紧读画册吧！”仍旧在白衣男孩的面前醒来，男孩以一成不变的声调，在珍妮佛面前重复着难以理解的话语。珍妮佛对这个不断循环的游戏开始厌倦起来。但是“忘记了的重要的事物”一直在脑海中萦绕。

自己明明忘记了什么，但是却想不起来，这份感觉让人无法释怀。

迎合着白衣男孩的期望，珍妮佛在面前挑了一本画册。

《人鱼公主》

从前从前，海之国的人鱼公主爱上了人类的王子。

人鱼公主即使经过数年仍持续单相思。

然后终于，变成了老太婆。

到死那刻，都仍孤独一人的人鱼公主。

人鱼之国的女孩们，感到非常哀痛。

心想绝对不要变成那种老太婆……

最后的半页，被拙劣地撕了下来，结局就此消失。

当珍妮佛合上画册后，白衣的男孩已经带着他的房间一起消失，身旁出现了好胜的公主黛安娜以及熟悉的飞行船，公主不愉快地说道：“不妙，鱼不见了，会遭霍夫曼责骂的。你也赶快去寻找重要的物品呀。”

顺着黛安娜的视线，本该有一条鱼的鱼缸中空无一物，似乎什么都不存在。

整个社交界都因为丢失的鱼而惊慌着，但是仍有一件事雷打不动。在贵族们的门前，照例贴着新的纸条。

这个月的寻找物品，孤独的人鱼。

“那种东西，不存在嘛……怎么可能存在呀……”皱着眉头的爱哭公主奥丽薇从珍妮佛身边擦身而过，似乎对这次的贡品非常不满。

不管是不是存在也要得到，所谓的红色蜡笔贵族们，就是这样异想天开的一群人。

从楼梯回到下层阶级居住区的时候，似乎很聪明的公主梅格和冷漠的公主艾蕾诺亚正在小声地谈论着什么。

“黛安娜很烦恼哟？该不会闹得太过火了吧？”

“没办法，人鱼根本不可能存在，对吧，梅格。”

“……也对，惟有那个方法呀。”

在珍妮佛靠近之后，两个人装作若无其

事的模样岔开话题，虽然遮遮掩掩，但是那个惟一的办法，珍妮佛知道是什么。

至少在找到一个用布娃娃的上半身和鱼的下半身强行缝在一起，拙劣无比的“人鱼”之后，什么疑问也宣告解决。

Part3

不过，在珍妮佛对这个恶作剧般的人鱼产生兴趣前，真正让人难以忽视的，是死而复生的霍夫曼老师。

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穿着整齐而廉价的西装，再度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霍夫曼老师，如往常般不时念叨着“真肮脏……”的霍夫曼老师，只在克拉拉面前表现慈爱的霍夫曼老师，就如完全不曾发生过那个事件一样……就像所有人都不曾感觉到他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一样……

但是一切迹象又似乎在告诉珍妮佛自己并没有做梦。在整个飞行船中不断增殖，慢慢将栏杆、床位等各种东西都缠绕起来的绳索，就像是目击者一样，陈述着那天发生的事实。

在这样一个古怪的世界中，你只能将一切当作理所当然。

尽管如此，在霍夫曼拉着克拉拉一起去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时候，珍妮佛偷偷地跟在了他们身后。

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在医务室中被迫打扫卫生的克拉拉，总是低着头，露出雪白的脖子，即便珍妮佛向她搭话，也只是羞涩地，小声地盯着地面说着：“真龌龊……”

但是珍妮佛知道克拉拉说的并不是自己。

霍夫曼老师一只手用力地摩挲着克拉拉的肩膀，将她拉着，在平时没有什么人出现的通道中穿插着，最后终于进入了一个房间。

珍妮佛透过门缝悄悄望向里面。

克拉拉似乎正躺在床上，而霍夫曼坐在床边，和克拉拉说着什么话的模样，不久之后，霍夫曼一个人离开了房间。

珍妮佛轻声推开房门踏了进去，不知道是出于好奇心还是窥探癖，或者是关切。宽广的房间中看不出什么秘密，只在中央放置了一张巨大的双人床。克拉拉裹着白色的被子，在床里将自己包得紧紧，连珍妮佛的脚步声都置若罔闻。

如果要说有什么让人害怕且不协调的东西，那么大概就是在天花板上不时发出咯吱响声的齿轮。

从齿轮上一直垂下一根绳索，延伸到床上的被子中，在珍妮佛靠近床边，打算伸手去推动克拉拉的瞬间，齿轮以尖利的声音转动起来，将绳索越绷越紧，最后终于将床上裹在被子里的克拉拉拖了出来。

不，那已经不是克拉拉了。

空洞的，像是两个黑洞的眼睛不知道盯视着哪里，张开的嘴巴像是在喊叫一般，被从腰部缠住，随着绳索绷紧倒吊起来的克拉拉。

下半身已经变成了一条鱼尾巴。

人鱼公主。

虽然是浑身腐烂，从口中不时呕吐出绿色粘稠液体的人鱼也一样。

就是在腐烂的人鱼公主克拉拉床边，那个被拼贴在一起的拙劣的人鱼，仿佛等待着什么人的来临般，鱼鳞散发着幽蓝色的光泽。



Part4

“居然做出这种事！啊啊！是谁！是谁做这种事的！竟搞成这德性！”

如珍妮佛所预料，将“人鱼”带回去之后，看到了半截鱼尾巴被可笑地绑在半截布娃娃身下时，霍夫曼老师怒不可遏，开始对着负责看管鱼的黛安娜严厉地训话。

“是怎样？快回答。回答我，黛安娜。”霍夫曼仿佛为了表现自己的爱护，用手轻轻抚摸着黛安娜的红色长发，又随之滑落到肩膀上去，然而黛安娜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水。

“唔……摆出那种脸孔的话，新的爸爸妈妈即使来了，也会被讨厌的哦。”手顺着肩膀落下，一直到抓住黛安娜修长纤细的手指，语气也随之越来越温柔起来。“噢噢，别生气了，快告诉我，是你做的吗？因为这里的看守是你啊。”

但是黛安娜仍旧只是低着头哭泣，什么也不肯回答。

这幅可怜的情景甚至让珍妮佛开始有些同情起黛安娜。霍夫曼老师似乎也是如此，在反复问不出结果的情况下，拿着教鞭快快地离开了房间。

霍夫曼踏出房间的瞬间，黛安娜立刻停止了哭泣，小声而怨恨地叫骂着。很快，这份怨气转移到了可怜的下层阶级珍妮佛的身上。

“啊啊是吗，原来如此呀。”好像领悟了什么似的，黛安娜一边说着，一边用怨恨的目光盯视着珍妮佛，“是你干的呀，都是因为你我才会受责骂的，给我！”

抢过了珍妮佛手中的“人鱼”，黛安娜扬手将它丢在因为缺少了鱼儿显得有些污浊的鱼缸中。

“得弄干净，弄干净哟，若不弄干净的话，又会被老师责骂的哟。”仿佛是终于挽回了自己的自尊一样，黛安娜得意地大笑着，走出了房间。

而那个因为遇到水而脱离开来的人鱼玩偶肚子中，露出了一张纸条：

——即使殒命仍旧，总遵从你。

不幸的少女想起了非常重要的约定，于是将它牢牢地写在身边的黑板上。

……总遵从你。

第五章.小山羊姐妹

Rule of Rose

Part1

白山羊梅莉，黑山羊沙莉，梅格寄给黛安娜的情书被撕破并被发现时，梅格非常悲伤，朝撕破的本人黛安娜难过地痛哭。

黛安娜发现梅格的笔记破破烂烂时，甚至瞒着梅格，让梅莉与沙莉吃掉。结果沦为一场笑话。

可怜的梅格……她一直都被虚伪交错的爱情束缚……

Part2

“唔，是吗，似乎只想起第一件呀，但是那还不足够哟，你这个人真的是大笨蛋，赶快赶快！读画册呀珍妮佛！”

《小山羊姐妹》

山羊妹妹已寄了信，咩咩

山羊姐姐吞了信，咩咩

山羊妹妹做笔记念书，咩咩

山羊姐姐撕碎了笔记，咩咩

想读信的山羊妹妹，杀了姐姐夺回信。

但是姐姐已经死掉了，死掉不会读了哟，咩咩

仍旧，最后的半页如同空气一样消失了，画册就此告一段落。

不幸的少女合上画册之后，身旁出现了似乎很聪明的公主梅格，梅格静静地说

道："……果然不见了，万一被谁找到的话……"冷静的梅格不多见地露出了担忧和烦恼的神情，踏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珍妮佛面前。

"你也快点去找呀，寻找重要的物品……"

又是这句熟悉的话。

梅格是红色蜡笔贵族中的领导者之一，聪明的她喜欢看各种奇怪的书籍，为社交界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和制度，为惩罚不守规矩的人设计了无数古怪的惩罚道具。像是"讨厌水"、"折磨椅"、"旋转椅"、"洋葱袋"之类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作用，但是听起来相当可怕。

这么沉稳的梅格，如今却像这样慌乱失措，实属罕见，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困扰呢。 珍妮佛轻轻地追了上去，梅格仍是一手托腮，若有所思地边走边想着什么。

但是对于找东西的能手布朗来说，这个问题并不算是难题。

经过那条可爱野狗的一阵寻觅后，一张散发着淡淡的蔷薇香味，用蜡笔画了几朵小花的笔记本纸从冷藏室里被拖出来放在珍妮佛手中。

这确实是时常被梅格抱在怀中，总不离手的那本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纸。

为什么会丢在这种地方呢？让人难以理解。

但是纸上写着的内容，比起它所在的地方更加让人惊讶和困惑。

哦哦，黛安娜，黛安娜！你非常……我爱你。

梅格

抓着那张纸，珍妮佛犹豫着到底是不是要把它还给梅格，对那个黛安娜产生爱意，可不是件有趣的事哪。

就像是为了证明珍妮佛的想法一样，几个大箱子的旁边，受被人爱恋的黛安娜正和冷漠的艾蕾诺亚小声议论着什么。

"……所以，讨厌那家伙呀。一直站在纠缠的一方，不舒服哟，你觉得呢？艾蕾诺亚。"

"那孩子，写了送你的情书。"

"已经收到了，而且一半已经撕破了。"

"哎呀……"

"所以，山羊完全没吃到纸哟，太失望了。"黛安娜似乎很惋惜地说着，在她的身边，大家共同饲养的黑山羊梅莉趴在箱子上，正在努力地嚼着什么。

"也对……那么……剩下的信，要怎么处置呀。"艾蕾诺亚说着好像很烦恼的话，但是从语气上完全听不出烦恼的地方，黛安娜也是一样。

于是谈话便暂时告一段落。在珍妮佛佯装无事地走过去时，黛安娜突然眼睛一亮，叫住了珍妮佛。

"珍妮佛，来得正好呀，有件事，想要拜托你哟。"说着，黛安娜将另一张残缺的，只剩下一半的信纸塞进珍妮佛手中。

信纸上写着：**哦哦，黛安娜……你为什么……**

似乎是寄给黛安娜的书信，但撕破后，几乎无法分辨了。

"另外一半不见了，带着你肮脏的朋友，帮我找回来吧，珍妮佛。"

但是真正开始寻找，才知道被遗弃在船舱中的废纸是如此之多，惊人数量的杂物中，一张报纸上的报道吸引住了珍妮佛的注意。

"1929年5月3日清晨，于卡丁顿近郊的某座孤儿院发生近年罕见的孩子们全部遭到杀害的悲惨事件。在遗体中，发现了一名成年男性的尸体，根据警方的调查，已查明此人为居住于现场附近村镇的'格雷格瑞·M·威尔森'。

从现场状况研究判定，他杀害孩子们的

可能性极高，之后可能企图‘举枪自杀’。目前警方正紧密展开调查。”

格雷格瑞·M·威尔森……

好像在哪里听过的名字，整个关于孤儿院的报道也是，好像在哪里见过，有一种非常熟悉，难以抑制的熟悉感涌出。

但是到底是什么，珍妮佛总是想不出来，或许这就是白衣男孩希望自己想起来的事情。或许在记忆的长河中，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毫无价值的沙砾和碎屑埋葬了。

或许忘记了重要事物的自己，真的是个可恨的人……

Part3

梅格写给黛安娜情书的另外一半，在一台已经停止走动的大型座钟中被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死了的白山羊莎莉紧紧地咬着那半张剩下的信纸，和一条白布一起被卷起来塞进座钟下面狭小的空间内。

珍妮佛拾起半张信纸之后，艾蕾诺亚提着自己从不离手的心爱鸟笼突然出现，随后是一手拖着扫帚的黛安娜，踩着自己标志性的摇摇晃晃的步子扭了进来，好似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一样。

“找到了。”两个人指着珍妮佛，快乐地说着，叫来了因为丢失笔记本而一直担忧的梅格。

“为什么，你会拿着呢？”梅格紧紧地翘起眉头，看到了两半信纸之间不可填合的沟壑之后，长着雀斑的苍白脸颊突然间涨得通红。“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孩子，为什么做这种事呢？”

梅格撒娇一样地钻进黛安娜的胸前，俯在那里，因为羞涩和珍妮佛无法猜测的原因哭泣着，黛安娜像母亲一样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发，艾蕾诺亚则扭过头，不屑于观看这场亲密的闹剧。

“为什么，要让我遭到这种待遇……我想，我跟那孩子合不来……”伤心的梅格仍然继续着自己安慰自己、自己为自己寻找台阶、自己化解自己尴尬的哭泣，很快，这股佯装和真实各半的悲痛全部化成怨恨，狠狠地向珍妮佛扑来。

“装进洋葱袋里……”梅格流着眼泪，从黛安娜胸前露出半张湿透的脸，咬着牙说道。

Part4

洋葱袋也是梅格设计的惩罚手段，并且引以为傲。

在大型的，装食物用的袋子里，把被惩罚的对象塞进去，封好袋口，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洞口供给呼吸和丢进东西。

可以丢进的东西包括：蜘蛛、蟑螂、蚂蚱、螳螂、各种在野外找到的昆虫、爬满蚂蚁的发臭的肉饼、腐烂生蛆的动物的尸体……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惩罚仪式以珍妮佛为主角正式展开。飞行船上所有人都提着自己收藏和发掘的宝贝，轻轻地从袋子上的洞口送到珍妮佛身边。仪式井然有序，除了温蒂和克拉拉外，所有人一个也没有缺席，连平时只知道吃东西和打架的男孩子们也到齐了，让仪式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在这个高潮掀起之前，珍妮佛决定，自己还是尽快吓晕过去比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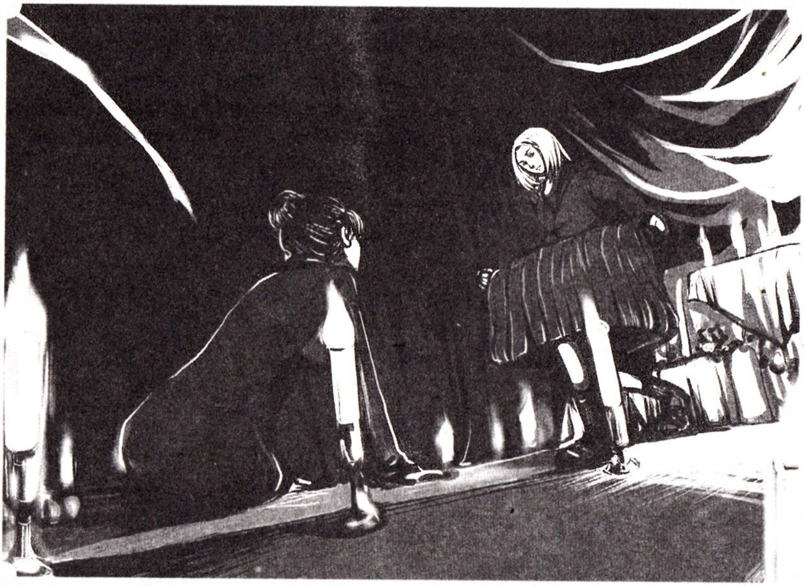
随着仪式的成功结束，珍妮佛再次被丢进那个充满脏衣服臭味的房间里。在她的身边，不知道谁留下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山羊玩偶横倒在一旁，山羊玩偶零零碎碎的棉花中，掉出了最后半页《山羊姐妹》画册的纸片。

——对爱发誓，却因吵架全成泡影。

不幸的少女想起了非常重要的约定，于是少女牢牢地将它写在身边的黑板上。

为了不再遗忘，为了绝不遗忘。

……对爱发誓。



第六章.幸福鸟

Rule of Rose

Part1

闯进鸟笼的红鸟……艾蕾诺亚非常珍惜的玩偶。

若像鸟一样在天空自由地伸展翅膀并能飞到那头去该多好。艾蕾诺亚总是望着天空小声地那么说道。

但是天空是绝对飞不上去的。何况，连这孤儿院都飞不出去了。

可怜的艾蕾诺亚……她一直都被自己逐渐冷漠的心束缚……

Part2

"怎么样？珍妮佛，确实想起来了吗？不过，那些仍非全部，你这个人真的是大笨蛋！赶快赶快！读更多画册呀珍妮佛！"

白色桌布上放着的画册只剩下最后一本，黄色的封面上用红黑相间的颜色写着：

《幸福小鸟》

有一个很大的箱子。

在那很大的箱子中，曾经有一只幸福的小鸟。

小鸟原本应该要带少女去幸福之国的，但小箱子中只有小箱子。

在狭窄又阴暗的场所，终于被发现的少女的小鸟。

小鸟在狭窄的房间中落寞死去。

浑身流血，看起来好可怜。

剧终

最后一本缺少最后半页的画册，有几页中洒着红色如同鲜血一样的墨水，看起来好像非常可怜。

不幸的少女合上画册之后，身旁出现了冷漠的公主，被巴洛克式金属浮雕和金黄色豹纹地毯装饰的华丽房间中，满地都是红

色的羽毛，惟有精美的鸟笼里什么也没有剩下，艾蕾诺亚最宝贵的红鸟，仿佛变成了无数根羽毛，铺满了整个房间。

“……红鸟……”梦游一般，时断时续念叨着这个词的艾蕾诺亚和平常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既不大叫乱闹，也不六神无主，只是慢慢走出自己华丽的房间，提着空无一物的鸟笼去寻找她的小鸟。

“你找到了吗？很重要的失物……”走出房间之前，艾蕾诺亚不经意地问着珍妮佛，但是她完全不打算得到答案，转眼间就消失在门口的走廊前。

Part3

在贵族们的房间前，好胜的公主黛安娜与似乎很聪明的公主梅格正在谈着什么，已经有了经验的珍妮佛躲在墙角，静静地偷听两个人的对话。

虽然相隔遥远，但是声音仍然清晰可鉴。

“那女孩完全不烦恼哟，黛安娜。”

“没错梅格，似乎还欠缺了什么哟。”

“那么，接着就在那个场所……”

“知道了，在秘密的场所见面吧。”

悄悄跟着似乎在策划着什么阴谋的两个人，珍妮佛在散发着湿气的船舱中穿梭，地面上渐渐可以看得到落下的红鸟羽毛，一根，两根……然后是许多。

许多羽毛掉落在通往客房的走廊上，宛如诱惑珍妮佛般，创造出一条道路，鲜红的羽毛和墨绿色地毯，棕色的墙壁和涂鸦在墙壁上的红色小鸟，构成了奇妙的图案与情景。

……红鸟的涂鸦，红色蜡笔、红色别针、赤红的蔷薇、红色的血、红虽是非常美丽的颜色，但要得到却需要代价。

是最美丽的颜色，也是最丑陋的颜色。

红色羽毛通道的尽头，是一个女厕所，女厕所的一个隔间里，同样被用蜡笔涂上了一个红鸟的涂鸦，还沾着像鲜血一样的液体。

珍妮佛的脑中涌起了不祥的预感，不祥到让人几乎不敢顺着它的脉络将其理清。

黛安娜和梅格似乎早就知道珍妮佛的存在一样，早已在厕所门前恭候多时，嘲笑一般地说道。

“我知道的，你在寻找幸福的小鸟对吧？小鸟飞到附近的房间了哦……是几号房呀？”

“再不快点，小鸟会死掉哟，死掉的话，艾蕾诺亚会哭哟。”黛安娜叉着腰，故意逗弄着珍妮佛。

梅格却对黛安娜的结论表示怀疑：“不不，艾蕾诺亚肯定会生气，肯定会气个不停。”

“那么，是会哭或生气，打个赌吧。”

两个人饶有兴致地开始打起赌来。

Part4

正如那股不祥的预感所预示的一般，珍妮佛在一间客房中找到了被装在大大小小的箱子里面，已经僵硬冰冷的红鸟的尸体。

就像画册中说的一样。

小鸟在狭窄的房间中落寞死去。

浑身流血，看起来好可怜。

与此同时，正在寻找红鸟的艾蕾诺亚提着自己的鸟笼，轻轻推开了将小鸟和外界隔绝的这扇门。面对捧着小鸟尸体的珍妮佛，艾蕾诺亚只是稍稍移动了一下视线，没有流露出任何表情，就像在这个房间中，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也不存在。

“不是我！相信我……”珍妮佛慌忙解释着，但是艾蕾诺亚仅仅是踏着平常的步子，走进房间，伸手从珍妮佛的掌中取出小鸟的尸体放回鸟笼，什么话也没说，什么多余的动作也没做，什么眼神交流也没有。

随后，就这样提着鸟笼，艾蕾诺亚矮小的背影隐匿在门的那头，楼梯偶尔传来密集

的咯吱咯吱声渐渐远去。

再度回到艾蕾诺亚那个华丽房间的珍妮佛在沙发上的衣服下，发现了——最后一本画册的最后半张纸。

——永恒不变，那样的幸福不存在。

不幸的少女，想起了与朋友相约的，非常重要的约定。于是牢牢地写在身边的黑板上。

为了不再遗忘，为了绝不遗忘……

永恒不变。

第七章.糖果屋

Rule of Rose

Part1

珍妮佛几乎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到白衣的男孩，三本画册已经全部读完，约定已经完全想起，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但是在总是被蜡烛照成桔黄色的房间中，现在却空无一人，怎么也找不到白衣男孩的身影。珍妮佛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向外望去，却被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粗壮的手拽了一把，宛如催眠一样昏睡过去。再度清醒，面前的情景已经完全改变。

环绕在珍妮佛周围的，是一个被照料得很好的蔷薇花园。

鲜红的蔷薇花以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在珍妮佛的身边绽放着，虽然身处的地方有些荒凉，但是仍然无损它们散发的迷人芳香。

珍妮佛不经意地想要伸手抚摸自己忠实的仆人布朗，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布朗已经离开了自己身边，又变成独身一人的珍妮佛突然感到久违的寂寞与孤单。

Part2

蔷薇花园只有一条小路可走。这条小路的尽头，连接着一座似乎荒废很久的农家。斑驳的栅栏之前，立在路边的破旧邮箱上，已经逐渐因风化而消逝的文字写着主人的名字。

格雷格瑞·M·威尔森。

房子的周围已经很久没有打扫过，一只坏掉的秋千垂在屋前的大树下，绳索早已断掉一半，而且开始腐烂。通过窗户望进地下室，看起来很痛苦的大叔正用手枪顶住自己的脑袋，仿佛很愧疚，盯着面前的一架小床，一动也不肯动。

珍妮佛鼓起勇气摸进了这所房子，有什么幻影和声音在珍妮佛的脑中不时响起，强迫着她进入那个看起来很危险的地方。

比外面看起来还要更加混乱肮脏一点，房子的墙壁被长期疏忽保养的裂缝所填埋，歪斜的装饰画、残缺不全的灯罩、到处都是窟窿的木板门……沾满泥巴的外套、已见底的酒和空香烟盒被寂寞地丢置在桌上。从房子的模样可以看出主人的心境，缺乏管理的这所房子的主人似乎被什么所困扰着。

在这片狼藉之中，只有整齐放置在书桌上的一本日记和一张父子的合影吸引了珍妮佛的注意。虽然照片已经变色泛黄，但仍能看出一对似乎很幸福的父子模样，让旁观者也为其感到温暖。而日记则写得相当无趣，无外乎一些拔草、种豆子、儿子生病、为儿子编故事之类的流水帐，每天如此，每天如此，絮絮叨叨……直到6月27号为止，之后再无后文。

如果说这本无趣的日记有哪里能引起人的兴趣，大概就是皱皱巴巴，像是曾经被雨点或是泪水浸湿的纸张，以及与画册同出一辙的字迹。

这么说来，格雷格瑞·M·威尔森的儿子在哪里呢？

抱着这样的疑问，珍妮佛悄声推开了地下室的房门，以手枪指着自己的格雷格瑞还在床前端坐着，连姿势都没有改变。但是在

看到珍妮佛后，像是猛然之间从梦中醒来一样，他放下手枪转过头来，露出了有些憨厚的笑容。

“……啊啊，欢迎回来，该是睡觉的时候了哟。晚安，约书亚……”将珍妮佛错认成了别人，格雷格瑞亲切地招呼着，锁上了地下室的门，把珍妮佛独自留在那间小屋内。

纵然珍妮佛拼命捶打房门也无法出去。格雷格瑞的脚步声仿佛放下了什么重担似的，渐渐远去，珍妮佛只好认命地打量着这间简陋的小屋。

一张给小孩睡觉用的小床，摆放了一个大熊玩具的衣柜，贴着报纸的墙壁，虽然简陋但是还算干净，在小床上整齐地放置着一套男孩子的衣服与短裤——和自己曾经见到的白衣男孩子相似的衣服。



Part3

房间一角的床单下，藏了一叠没有写收信人名字的信。

4月10日

给遭囚禁的约书亚先生。我叫温蒂，总是从天空望着你，约书亚先生，你为什么会在那里呀？

4月27日

我最珍惜的，被囚禁的王子大人，太伟大了！太伟大的邂逅了！不要紧，我会让你重获自由的。

6月9日

……实在太可怜了，我最珍惜的，温柔体贴的王子大人。你担心的事是叔叔手上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吧。不要紧，我知道那个东西藏在什么地方，所以两个人一起逃跑吧，一切都交给我安排，没问题的。

6月20日

王子大人，不必那么愧疚，只要是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对了，对我发誓相爱，只要那样，我就很高兴了。

6月27日

谢谢你，我永远的王子大人，明天深夜，我会来打开你的锁，永远一起生活吧。而且我也对你发誓。

永恒不变，对爱发誓，总遵从你。

和日记同样的日期，信件也就此结束。

Part4

珍妮佛终于记起了在这所房子中曾经发生的事，很久之前，童年时发生的事。

自己确实曾经和格雷格瑞一起生活过，就在这间房间里，穿着床上的白色衣服，经常躺在虽然破旧，但是总被收拾得很暖和的小床上，喝着格雷格瑞做的豆子汤……不知道为什么，被叫成约书亚，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格雷格瑞带回了家。

现在想起来，约书亚应该是他儿子的名字吧……因为生病而死去不久的儿子。

虽然格雷格瑞很爱护自己，但是终究是个陌生人，珍妮佛每天都非常不安，直到温蒂的出现为止。温蒂把自己救出了这个房子，带着自己去了那个孤儿院，那个被记忆所吞噬模糊，已经完全无法重现的孤儿院。

格雷格瑞之后是怎样寻找自己的，格雷格瑞还有什么消息，时常发呆、又有点脑子不好使，但是总是很温柔的格雷格瑞之后又画了怎样的画册呢……

就在想起温蒂的一刹那，温柔的声音从头顶的窗户中传来，呼唤着珍妮佛："我遵守约定来了，叔叔似乎出去了，现在我立刻去救你，等着哟。"

从窗户中探出脑袋来的，正是温蒂，不一会儿，坚固的木门被打开，温蒂抱着刚才格雷格瑞用来指着他自己脑袋的手枪，拉住珍妮佛的手，带着她一起跑出废旧的房子，逃到被一片蔷薇围绕的花园之中。

就如珍妮佛所回忆起的一样，一切情景再度重演。

很久很久之前，自己也曾这样和温蒂奔跑着，在蔷薇花园中交换了礼物。

"太好了……总算，今后能两人永远在一起了。"虽然气喘吁吁，温蒂仍旧微笑着，"你的那个玩具熊，能和我的别针交换吗？"

很久之前，温蒂也曾这样说着，并且抱住那个玩具熊，露出幸福的笑容。

"对了，得替这个孩子取个名字哟……呃，叫约书亚怎么样？我会把这孩子当成你，绝对，会一直珍惜的哟。"回忆中的温蒂，以孩子的身分站在花园中，仰起脸对19岁的珍妮佛开心地说着，"……而且，也对我们的约定立下誓言哟。"

永恒不变

对爱发誓

总遵从你

第八章.葬礼

Rule of Rose

Part1

妖精……大家都在谣传的，恐怖的存在。

假如不扫除，妖精会来哟。

假如做坏事，妖精会来哟。

终于，妖精真的出现了，并来袭了好几次……其实我知道他们的真面目，但是那些并非问题的核心。

最不该的，是我懦弱的内心，我的懦弱唤醒他们接近。

Part2

"噢噢，各位绅士淑女，今天心情如何呀？纸屑丢进垃圾桶，要洗的衣服拿去脏衣服的房间，即将要开始扫除的时间了。好孩子快拿扫除道具集合，都听懂了吗？"

喇叭里传来了让人不禁为之清醒的晨练音乐，伴随着扫除的通知将珍妮佛惊醒。不幸的少女留意到这里是那座古老的孤儿院，而且，现在正是美丽日落的时光，夕阳从窗户中以倾斜的角度射进地板，与广播声形成了不和谐的对比。

所有贵族们都在老师的指导下手持各种扫除用具在走廊和大厅间穿梭来去，似乎十分繁忙。

"嘿，珍妮佛，到现在都跑去哪里混了。"刚对其他孩子训完话的霍夫曼老师用眼角扫到珍妮佛，以很厌恶的口气说道，"为什么你总是偷偷怠惰呢？学习其他小孩，确实地做好工作。"

似乎是懒得再说什么，教训了几句之后，霍夫曼老师就回到了院长室。

完全正常，一切看起来都像是理所当

然，孩子们费力地提着水桶和各种清洁用具，在楼梯、地板上忙碌着。没有人死去，没有将通道和所有东西缠住的绳索，没有可怕的妖怪，没有红色蜡笔贵族们，没有每个月要上交的贡品，惟一与飞行船相同的是，仍然没有人愿意理睬珍妮佛。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孤单一人，总是被老师责骂嘲笑，被其他的孩子们无视。

调皮的尼古拉和库沙毕尔每天只知道打打闹闹；高傲美丽的黛安娜总是无视自己，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想着什么；冷漠的艾蕾诺亚眼中永远只有孤儿院外的广阔天地；成熟漂亮的克拉拉始终满腹心事；梅格和聪明孩子的小圈子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介入；内心狭小的艾曼达似乎一直认为自己要和她争夺什么……

关于孤儿院的点点滴滴，都从脑袋中突然蹦出来。虽然被温蒂从可怕的地下室中救出，但却并不快乐的孤儿院的点点滴滴。

因为犯错时常被绑在柱子上动弹不得的一整天。

为了洗大家的脏衣服而待在洗衣房里劳动的每一天。

在冬天时，大家都围在暖炉前聊天说笑，但是因为受到排挤，只好坐在离暖炉最远一角的每个晚上。

霍夫曼老师非常喜欢广播，喜欢在广播中从宠爱的孩子起，照顺序将名字一个一个地叫出，但是直到最后都不曾出现自己的名字的每一次广播……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流行起社交界的游戏，因为觉得很傻从来不曾介入，而被坚定排挤在所有圈子之外的孤儿院的时光……

Part3

"扫除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纸屑丢进垃圾桶，要洗的衣服拿去脏衣服的房间，房间都已经收拾干净了吗？走廊都已经刷洗干净了吗？马上就是休息时间了，黛安娜，艾蕾诺亚，库沙毕尔，梅格，苏珊，尼克拉，汤玛斯，艾曼达，奥莉薇，感谢今天这美好的一天，然后，祈祷明天亦会是美好的一天。准备床铺，今天好好休息。"

随着广播中霍夫曼老师宣告着扫除的结束，窗外的夕阳终于将最后一点光芒也收回进无穷的黑暗之中。与此同时，之前被孩子们所挤满的喧闹的一楼大厅，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消失了，变得寂静无比。

不知道是谁从黑暗中，丢了一团用红色蜡笔写着字的纸团，砸到珍妮佛身上。珍妮佛展开了纸团，上面出现了熟悉的红色蜡笔贵族们的字迹。

这个月的寻找物品，肮脏的珍妮佛。

——红色蜡笔贵族

小妖怪们随着纸条的出现，从黑暗大厅的四处蜂拥而出，没有情感的黑洞直勾勾地盯着珍妮佛，将她当成最好的猎物。

"这边，这边来珍妮佛。"

在只剩下妖怪们的世界中，只有被月光照射的透亮的中庭里，温蒂还站在那里，向珍妮佛轻轻挥动着右手。

似乎是畏惧这明亮的月光，妖怪们只敢趴在走廊的窗户上，向逃进月光之下的珍妮佛张牙舞爪地发出难听的噪音。

"好肮脏的狗啊，但是也很可爱哟。"温蒂蹲下来轻轻拍着布朗，似乎对窗户外的妖怪们完全没有一丝畏惧。而熟悉的中庭里，熟悉的那个位置，巨大的木制棺材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乖巧地躺在平整的泥土上。在棺材的上面，放着一本画册。

《葬礼》

庭院被挖空了一个洞，妖精现身并告诉少女。

今天是你的葬礼，若想阻止，惟有奉献

朋友。

少女不想被活埋，于是结果，她将朋友埋进了洞中。

啊啊，似乎非常可怜的朋友。

珍妮佛读完画册之后，恐怖的妖怪们全部都消失了。而且……连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布朗都到处也找不到了。

阁楼上秘密房间前的纸条换成了：**寻找的物品是布朗。**

Part4

被烛光照得通亮的秘密房间里，如之前一样，是社交界的聚会场所。大家用废弃不用的床单盖住被淘汰的课桌，从花园里摘来鲜艳的蔷薇小心翼翼装饰被扫得非常干净的地板，有时也会偷偷拿来霍夫曼老师珍藏的餐具，幻想着自己正穿着华服赴会一场豪华的晚宴。就像现在一样，所有人都在这个秘密房间中聚会，以挑衅的目光看着突然闯进来的珍妮佛。

在白色床单罩住的课桌最高处，坐着社交界地位最高的公主和王子。

穿着鲜红色公主裙，怀抱红色蔷薇的温蒂，以及约书亚熊。

除此之外，还有被丢弃在地板角落，被汩汩流出的鲜血所侵蚀的布袋。

珍妮佛无力地摔坐在地板上，艾曼达凑近珍妮佛，指着布袋小声说道：“朋友……在袋子中，已经太迟了。”

一瞬之间，所有的过去都从珍妮佛脑中重现。在格雷格瑞地下室的事、和温蒂一起来到蔷薇花园孤儿院的事、布朗的事、野狗的传闻、妖精传说、离开孤儿院……在看到布袋的那一刹那，童年的珍妮佛从19岁的躯体中清醒过来。

就像是回到了很久之前一样，回到了很久之前的同样的那个时候，留着男孩子般的短发，穿着并不适合自己的裙子的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因为懦弱和胆怯而选择了逃避。但是现在，不会再对同样的事情再一次逃避。

“还给我……”珍妮佛愤怒地逼近了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般，温柔微笑着的温蒂，“把我的朋友……还来呀！”

红色蔷薇因为突如其来的冲击而在空中散开，惊诧的温蒂被珍妮佛的一记耳光打翻在地面。

“大骗子！你这种人消失吧！”坐在温蒂身上，珍妮佛毫不停歇地抽打着惊慌失措的少女。“我，一生都不原谅你！绝不！畏惧温蒂编造的故事，你们也不能原谅！什么贵族？一堆蠢话！你也讨厌！你也讨厌！还有你！”

由于突发事件和压抑已久的爆发而呆滞住的贵族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珍妮佛的怒火在秘密房间中扩张。

“然后，最最讨厌的是傻傻地，听从你们讲的话，一直忍耐的自己，最讨厌了！”

象征着爱情与友情的红色胸针被珍妮佛拽下丢在温蒂的身边，伤心欲绝的温蒂痛哭着冲出了房间。

在意味着最高权力的课桌上，只剩下约书亚熊，在一片烛光中，安静且孤独地静坐着。

第九章.野狗与说谎公主

Rule of Rose

Part1

野狗的传说经常被拿来哄骗大家。

不乖的话，就要被野狗抓走哟。但是某一天起，野狗的传闻变成了真的。

之后，大家再也不说野狗的玩笑了。但是被野狗抓走的孩子仍是越来越多。

最后，所有人都消失了。

Part2

床边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放上了最新的画册，在珍妮佛醒来之前就已经放在那里，封面上写着：野狗与说谎公主。

从前从前，某地方有位少女。

少女总是喊叫野狗来了，令其他少女恐惧害怕。

然而，那全是谎言，大家都讨厌起少女。

某天少女仍旧大声喊叫，野狗出现了，并跑回家中。

大家都以为少女又在说谎。

结果却是真的，大家于是都被吃掉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珍妮佛走出房间之外，所有孩子们都诚惶诚恐地用不熟练的姿势屈膝行礼，脸上堆满挤出来的谄媚的笑容。

“公主，请原谅至今对您的无礼举动，欢迎您移驾光临我们的新社交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公主。现在，公主，请决定新的游戏，然后请引导我们。”

没错，社交界的游戏，最早确实是温蒂定下的。

刚来到孤儿院的自己无法顺利和其他的孩子们打成一片，于是温蒂想借着这个游戏让自己踏入大家的圈子里，成为社交界的王子。

但是，自己对这样的游戏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一味溺爱着布朗，和大家更加地壁垒分明……因为布朗的缘故，温蒂似乎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在一直交换的信件中也提过几次，但是，自己仍然没有在那个时候觉察到什么。

于是温蒂忽然开始很疼爱兔子彼得，并视为她惟一的宠物。正巧，与自己疼爱布朗的时间重叠……温蒂是真心疼爱彼得吗？把彼得当贡品献上时她感到悲伤吗？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确实太过迟钝软弱，只是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之中，自大地认定了自己的成熟，对幼稚的社交界游戏不屑一顾，完全没有留意到周围的变化。

如果留意到的话，温蒂不会如此憎恨布朗，布朗不会变成贡品而死去，立下的誓言不会破弃，野狗的事件也不会发生……

因为野狗，正是温蒂带到孤儿院来的。

“哎呀，是温蒂，温蒂在那里！”趴在窗户边向庭院张望的孩子突然叫起来，于是大家都跑到了庭院中。

之后始终也没有回来，一个人都没有。

Part3

通往庭院的大门敞开着，那么多人在外面，却没有一点声音。珍妮佛轻手轻脚走近，然后穿着白色衣服的男孩子突然出现了。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趴在地上，像条狗一样匍匐前进的壮硕男人。

男人被一端在男孩手中的绳索牵着脖子，如同野兽一般喘着粗气，眼中看不到一丝人类的感情。在大门的周围，庭院的泥土上，孩子们的尸体像一堆破布一样，甩得到处都是。

那个男人，珍妮佛曾经见过很多次。

格雷格瑞·M·威尔森。

在报纸和新闻中，蔷薇花园孤儿院惨案的可怕凶手。

“因为你不爱我，因为你不懂道理，所以我带走了布朗……”白色衣服的男孩子摘下自己的假发，那正是穿着约书亚衣服的温蒂。

“因为你爱上了布朗，因为你自己没有发现，所以我带来野狗……”一边说着，一边不禁流下泪水的温蒂似乎在悔恨着一切曾经发生的事情，将很久之前在房子里找到的手枪递给珍妮佛。“拜托，用这个阻止叔叔，你跟你心爱的那孩子，应该阻止叔叔

的……”

“对不起……”以这句话作为结语，温蒂被格雷格瑞拽到了门的后面。

假扮成约书亚的温蒂卸下了自己的伪装，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操纵因为失去了儿子而疯狂的格雷格瑞。

俯在地面的格雷格瑞发出沉重的喘息声，以充满了黑暗和野性的眼睛打量着珍妮佛，作势向她扑来，健壮的身躯沾满孩子们流下的血液。

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而来，本以为已经死了的布朗突然跃到珍妮佛前面。后腿牢牢抵住泥土，尽管体型相差甚远，但是却毫不畏惧地与格雷格瑞对视。

格雷格瑞无视布朗向珍妮佛扑来，但是他只抢走了珍妮佛手中的手枪。之后，就再也不向珍妮佛那边望去，空洞的眼睛一瞬间被人类的情感所填满。像是忏悔，又像是祈祷一样，格雷格瑞闭起眼睛高高抬起头来，将手枪指向自己的头部。

“对不起……约书亚……”

只能听到小小的道歉声从格雷格瑞微张着的嘴角传出，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最终章.从前，从前……

Rule of Rose

Part1

珍妮佛，你现在幸福吗？

遭受那么悲惨待遇的那时，想忘却的那场事件，如今想起了一切，你究竟在想什么呢？

……答案已经在你的心中？仔细思考吧珍妮佛。

Part2

最后一本画册如期出现在床边，但是却没有封面，除了画好的画之外，连字也没有，就像是一本因作者急匆匆地离开而无法完成的残留物。

虽然留下很多痛苦的回忆，但是在这座孤儿院里，曾经学到很多事，话语、文字、扫除与洗衣，还有真心珍惜的朋友的生命……

其实，也不都是坏事。

走出庭院的时候，温蒂追了上来，但是关上的铁门无情将两个人从中隔断。

“珍妮佛……要去哪里？”站在铁门另一侧的温蒂悲伤而担忧地询问请求着，“……不要丢下我。”

但是，那不过是停留在记忆中的幻影罢了……

在车站边的长椅上，格雷格瑞穿着整齐的衣服，手中抱着一本正在绘制的画册，和蔼地向珍妮佛招呼，憨厚的脸上祥和而愉悦：“午安，小姐。听过故事吗？假如知道非常快乐的有趣故事，要告诉叔叔哟……我儿子正在等着。”

但是，那也只不过是记忆深处期待的幻影罢了。

只有路边储藏室中，传来的阵阵小狗叫声，才是真实的。

已经过去的事情不可能逆转，但是心爱的宝物绝不希望再度失去，绝不希望再度失落。

忘记了誓言真对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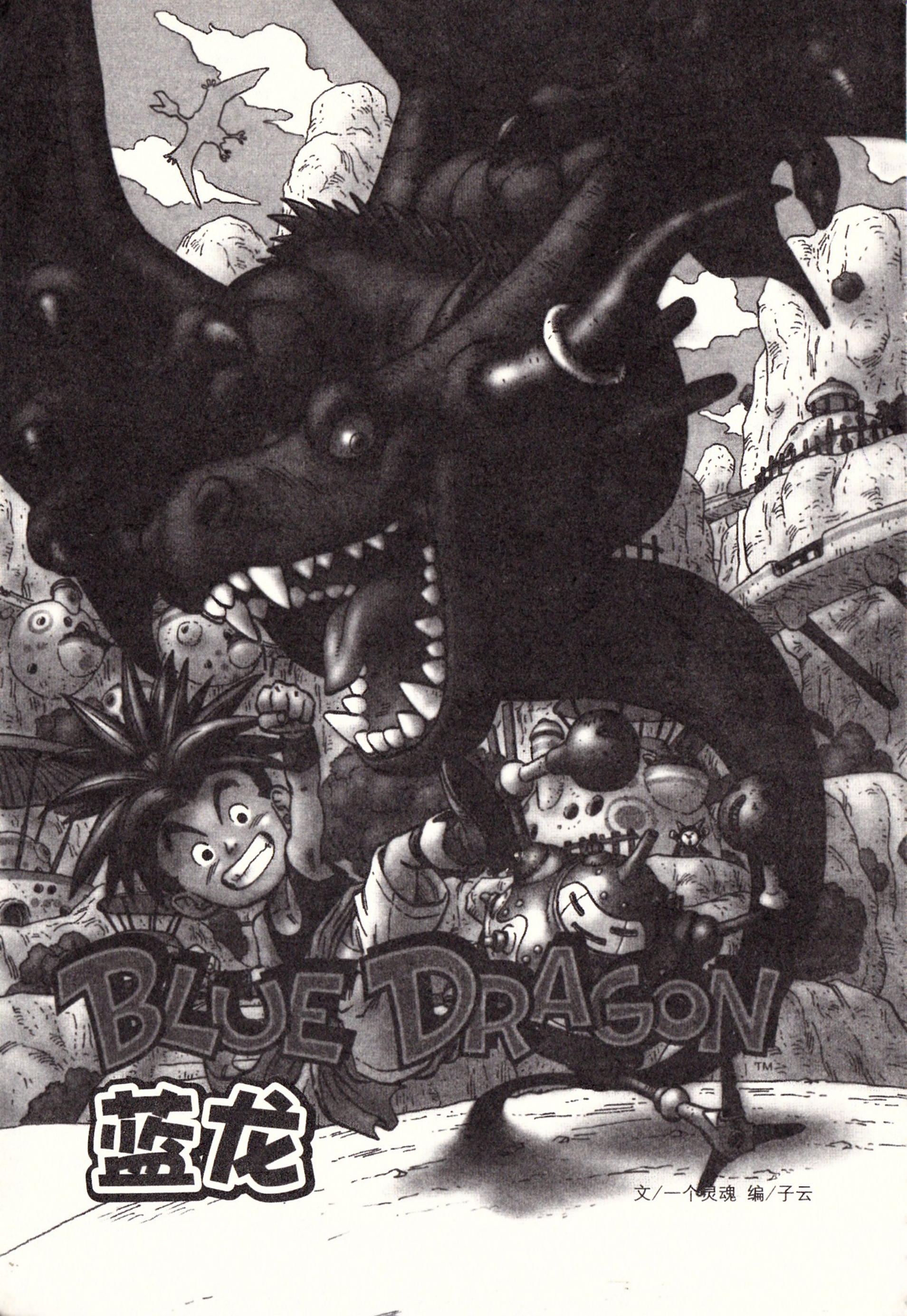
但是从现在开始，可以永远守护自己的宝物，永远永远，直到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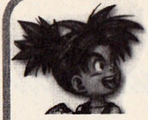
永恒不变

对爱发誓

总遵从你

完


BLUE DRAGON
TM
蓝龙
文/一个灵魂 编/子云



Shu

修

几年前失去了双亲，由祖父抚养长大的少年。修属于充满活力的行动派，但有时这种性格又会惹来麻烦。不想认输的时候修喜欢说“绝不认输！”



Marumaro

玛尔玛洛

活泼可爱的恶魔族少年，真实年龄不详，折合成人类年龄大约十四岁。玛尔玛洛做事喜欢全情投入，就连平时的说话声音都非常大，常常给同伴添麻烦。



Jiro

吉洛

修的同学，头脑聪明的少年。吉洛与父母一起生活，家境比较宽裕，他总是有计划地行动，不过与普通人相比，又稍显怪异。计划失败时吉洛会变得相当消沉。



Zola

佐拉

以佣兵为生的女性。佐拉不会将自己的感情表露出来，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她认为强大的力量虽然会给人们带来灾难，但没有的话又无法将人们从不幸中拯救出来，因此经常从内心渴望得到力量。



Kluke

库露珂

与年龄相比更加成熟的少女。库露珂看待事物有些冷漠，经常会猜疑是不是还另有隐情。一年前父母双亡后，她便寄宿在亲戚家中。平时库露珂虽然一直在隐藏失去双亲的痛苦，但有时她也会独自伤心落泪。



Nene

内内

操纵遗留在世界各地的古代机械的神秘人物，拥有远远超越修等人的力量。内内居住在紫云覆盖的巨大机械空母上，总是不择手段地令人们陷入恐慌之中。

“如果你知道如何使自然规律为己所用，就不必战胜自然规律。”

早在上古时代，人类便意识到了魔法的存在。

这种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的强大力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权力的象征，掌握强大魔法的人将作为统治者继承王位。魔法，就是等同于法律的存在。在遵循魔法绝对至上的政权统治下，不可避免地滋生出了某些问题，即对待魔法强者和弱者的巨大差异。由于这种不平等，使得被压迫者开始研究作为辅助机关而存在的工具，肇始了罪恶的世纪——

机械便从那个时候开始盛行，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最终与魔法完美融合：借助魔法的力量，人类创造出了永动机。这种肆意打破自然界规律的做法让秩序天秤失去了平衡，最开始的小规模战争逐步演化成了将整个世界都卷入进来的权力逐鹿的灾厄。

然而，最终陷溺于强大力量的，却是璀璨文明步入毁灭的命运……

十万年后——

微风徐徐，少年修惬意地躺在草坪上，双眼眯起一条缝，若有所思地望着天空中变幻莫测的云层。

在他身旁，巨大的风车正迎风缓缓地转动着……

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

突然，空旷的天际涌出大量的紫色浮云，气势磅礴，来势汹汹，犹如千军席卷奔腾而至。

少年一跃而起，双眼炯炯有神地望着天边，稍显稚气的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蓝龙◎

第1话

绝不认输

塔塔村坐落在大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这里常年气候干燥，黄土浩如烟海。此地属沙质地区，土质疏松，因此村民们将房屋搭建在半山岗上，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但是，塔塔村的秘密不止于此。

每年一度，神秘巨兽地鲛会循着紫色云彩的预兆，穿越沙砾，从地平线上疾游而来。

对村民们来说，这种危及家园甚至生命的厄难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而善良的村民们渐渐习惯了那种重建家园、劫后余生的危机感。

然而，当那一天再度来临时，人们还是犹如惊弓之鸟。

“快！大家迅速到避难所集合！请抓紧时间！”长老焦急地挨家挨户奔走相告，宁静的村庄突然变得鼓噪，每个人都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匆匆跑向村子的最高点。那里有一个古老的由厚重木架搭成的平台，原本是过去用来掠晒食物的场所，却成了十年来惟一一处没有被重建的地点。

几分钟后，村民们都聚集在高台上，紧张地望着眼前即将发生的一切。

整个天际被紫黑色的云层笼罩着，随着地面一阵震荡，远处的黄沙地上，隐约闪过一个类似鲨鱼脊背的巨大生物，它呈褐黄色，却只见其尾而不见其身，穿梭游走于地底黄沙之中，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疾驰而来。生物所到之处，房屋纷纷倒塌，众人屏息而视，一颗悬着的心七上八下，看着自己好不容易重砌的房屋瞬间即逝，村民们心急如焚。

“有谁见过我的孙子？”人群里传来一个焦急的声音。

“弗西纳……我们的孩子吉洛也不见了！”一对年轻夫妇担心地望着下面塌陷的房屋，神情紧张。

“修！修！”名叫弗西纳的老人大声喊着孙儿的名字，可回答他的却只有阵阵轰鸣声。

“啊！那边有人！”

“什么！”弗西纳循声望去，只见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正与巨怪周旋着。地鲛快如疾风地游梭于岩层中，猛势难挡，少年却毫无惧意，抽出随身配剑大喝道：“过来受死吧！”。这时，从旁边又窜出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两人四目相对，会意地轻轻点头：“一切照原计划进行！”

高台上，那对年轻夫妇顿时大惊失色，脸色发青。“吉洛！你疯了吗？快到这里来！”年轻母亲声音微颤道。

那少年临危不惧，转向高台，对父母说道：“爸，妈，不要担心，请好好看着，我们一定会将地鲛打倒！”

“你在胡说些什么？这么强大的怪物怎么可能被轻易击败！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父亲声色俱厉地制止。

还未等两人答话，前方突然掀起一阵沙浪，顿时尘土飞扬，飞沙走石，两人迅速回避躲闪，地鲛随即擦身而过。那怪兽虽然身躯庞大，却行动灵敏，它攻击不成，游梭到百米之外，一个回旋，突然又猛杀过来，眼看离少年只有十几米之遥，少年却纹丝不动。吉洛紧张地大叫道：“快闪开，修！你还在等什么？这样的正面冲击太危险了！”

“绝不！今天我一定要将它打倒！塔塔村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我们已经牺牲了太多，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说完，修扔掉手中被震断了的大剑，从身后掏出一把匕

首，准备再次迎敌。

吉洛差点晕倒："竟然要用这么小的匕首……修！冷静一点儿！"地鲛瞬间逼近，村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巨兽力敌千斤，一旦被它撞飞，必定尸骨无存。正当危难之际，突然从远处掷来一个硬物，力道精准，正中地鲛要害，巨兽一声怪啸，翻身侧游而去。就在此时，从旁闪出一个女孩子，少年们露出惊奇的神色。

"库露珂！"

少女脸上尽显悲愤之色，她握紧双拳，一字一句地说："爸爸和妈妈的仇，我怎么能不报！"修趁胜追击，将地鲛引入一个圆型区域，接着他对吉洛大声说道："快！就是现在！"吉洛会意，迅速砍断拴在身旁木桩上的绳索，只见漫漫黄沙中，突然支起一张大网，将地鲛牢牢地困在网中，动弹不得。

"成功了！"然而，少年还未反应过来，巨兽便突然觉醒，将修掀翻在地。眼看就要逃走之际，修连忙扑上去，死死地抓住鲛尾，连网带人转眼被拖行数米。吉洛也顾不得多想，一把抱住修，库露珂下意识地想将两人拉住，可巨兽力大无比，哪里是三个孩子能牵制住的？眨眼间三人即被巨兽拖行数百米。情势危及，吉洛大声对库露珂喊道："不要管我们，你快放手！"可少女生性好强，紧紧地抓住两人，不服输地说："现在放手可是会死掉的喔！"

村民们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村中的祭师不停地下跪祷告，天边的紫色云层越聚越多。弗西纳沉默不语，只望着地鲛拖着三人，渐渐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脸上顿时愁云惨淡……

三人幽幽醒来时，已置身于一个山洞中。

"这里是……"库露珂疑惑地问。

"古代遗迹的洞窟！"吉洛答。

"啊～这里不是禁止闯入的区域吗？"

"正因为如此才更刺激，不是吗？"修显得很兴奋。

"真是，跟修在一起，几条命都不够赔的～刚才也是……"库露珂摊了摊手，转身对吉洛道。吉洛低下头，轻声说："其实，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库露珂……"

"好啦，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为村民们报仇啦！"修岔开话题，指了指远处的地鲛残尸。

三人跑近细看，不禁愕然。

地鲛一处粗糙的表皮因为剧烈的摩擦导致与身体剥落。在那里，三人竟然发现了一块裸露在外的电子芯片。

"难道……这十几年来袭击塔塔村的是一个机器？"吉洛感到难以置信。

"究竟是受谁操控？"库露珂骇然。

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金属气息的洞窟，修曾听弗西纳爷爷讲过，百年前，大陆上的人们还在运用金属机械器材。那种依靠电子仪器进行食物补给和交通运输的生存方式，对修来说是那么遥不可及。突然，随着一阵剧烈的震荡，一个巨大的金属铁板从中央地心处缓缓冒出！"是地鲛吗？"库露珂紧张地问。突然铁板竟动起来，并以惊人的速度上升着，直冲云宵！修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等他调整过来时，发现脚下的金属板竟然是一个飞空艇的顶部。不知在浓浓紫霭里行进了多久，飞空艇终于降落在一个巨大的机舱里。

"啊！这里难道是地鲛的秘密基地？"修克制住兴奋的心情，对两人说："从现在开始，大家要保持警惕，千万不要分开！"库露珂看着修认真的表情，忍住笑："帅哥又开始耍酷啦。"

"我才不是耍酷！"修急忙反驳。

"哼，没想到被选中的竟然是三个小朋友。真是有趣！"突然，从空中传来一个听起来让人极不舒服的声音。接着一道橘黄色的柔光闪过，从光影里浮现出一个长相奇

特，姿态怪异的老人。他整个人半浮在空中，坐在轮椅上，浑身紫色，一对尖而长的耳朵嚣张地长在两侧，眼窝深陷，显得异常诡异，胸口处还有一个红色锥形标记。在他的左肩上，蹲了一个只有半个手臂长的怪兽，看起来像是他驯养的宠物，扁平的头上极不协调地嵌了一张巨大的嘴巴，就像一只长了尾巴的巨型跳蚤。

“我叫内内。”紫色老人开口说道。

修觉得反感，怒问：“操纵地鲛袭击村子的人就是你吗！”

“哦呵呵，原来在你们的世界，这个东西被叫做‘地鲛’啊。不错，操纵它的正是在下。”那人慢条斯理地说。

“……你就是杀害我父母、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库露珂已经失去了理智，横眉倒竖。

“你们很想知道吗？”他盯着三人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一字一句地说，“我就是想看到你们悲伤的表情。”话语一出，冰彻刺骨。修只觉得一阵心寒，而老人肩上的那只怪物还像应声虫似的重复着主人的话，三人恨不得将它揪下来踩个半死。库露珂报仇心切，径直朝那个人冲去。

空中掀起一阵气浪，从内内的身后突然出现一只硕大无比凶神恶煞般的怪物，它身穿犀皮甲，青眼黑面声若巨雷。三人陷入恶战，没想到才三个回合就被它击败了。“可恶！”修用匕首支起身体，“我绝不认输！”正准备再战，内内却大笑着离去了，怪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请各位慢慢享受吧！在下先行一步。”

“怎么办？”吉洛问。

“先从这里出去再说。”面对从四面八方围上来黑压压的一群敌人，修冷静地说。

一路上奇形怪状的机械怪兽不计其数，三人勇往直前。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不祥的紫云绝不能再次出现在塔塔村的上空了。杀到机舱尾部，三人无路可去，机械生物却怎么也杀不完，密密麻麻地越聚越多。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情势不妙啊。”吉洛有些担心。

“我绝不认输！”修坚定地挡在两人前方，摆好架势，做出拼死一搏状。

库露珂忽然指着前方不远处说道：“看，那里有一个地鲛！”

果然，在最末端，一架袖珍型飞空艇正停在那里。而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在那旁边，有三个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水晶球悬浮在半空中，三人像被什么力量牵引着，将三颗晶莹剔透的神奇球体拿在手中。

“不用这么辛苦。”突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到底是什么人！有胆量就站出来！”修觉得很生气。

“不要担心，我是来帮助大家的。”那个声音说道，“快将手中的魂吞下去。”

“魂？”三人大惊，以为自己听错了。

“吃下它就可以驾驶地鲛离开，你们也会变得更强。快！否则就来不及了！”那个声音催促道，可三人还是犹豫不决。这时，无数机器人向这边涌过来，眼看就要攻破最后的防线了……

“反正也是一死。”这样想着，修一口吞下魂，吉洛和库露珂也照着做了。

“好热！”

“太苦了！”

“难受！”

三人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表情很是痛苦。修随即感到一阵奇妙的气流涌过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东西正与自己分离开去——

“啊！”库露珂首先惊叫起来。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修的身后，突

然浮现出一个蓝色影子，影越变越大，最后竟然化成了一条巨大的神龙！那神龙眼若流星，吐云郁气，喊雷发声，潜藏变化无尽。库露珂和吉洛的身后也分别出现了影：一个化为神鸟，仪态万千，气腾而为天；一个化为神牛，神仪六象，碧雷流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三人还没来得及震惊，就被蜂拥而至的机械怪重重围攻。

危急时刻，三位勇者瞬间涌出了无穷的力量，轻松击败了机械怪。

第2话

战争的代价

一行人乘坐飞行器逃离机舱，穿透紫色云层，终于重见蓝天。然而，由于是第一次驾驶，因操作不当，飞行器最终在洛德荒野坠毁。三人急急向塔塔村迈进，途中经过荒野绵羊族的营地，发现这里的部分领地也被一些机械怪物入侵。继续前行，他们来到一处奇怪的沙地，中央搁置了一台巨大的飞空艇，上面赫然印着与内内胸口相同的红色锥形标记。"又是地鲛！"

修心想，不如乘它回村，岂不更省事。他沿着垂下的索梯进入到艇内，然而，越往里走，气氛越是显得怪异。突然，三人屏息驻足，隐隐约约地，从驾驶室里传出一阵喧嚷声。

"让开让开！不要妨碍玛尔玛洛！快走开！"一个尖锐的声音大喊道。

修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推开门，从驾驶座上闪出一个仅半米高的身影，旁边，三个机械兽正虎视眈眈地与他对峙。吉洛与库露珂紧跟而至，见此情形，不禁愕然。

"恶魔族？"吉洛疑惑地说。

"难道跟内内是一伙的？"修见他神色有异，质疑道。

只见那人头上顶着一个瓦罐似的帽子，手拿一把三角叉，身后垂着披风，本来应是英姿飒爽，怎奈身形矮小，这种装扮看起来显得很是滑稽。修正准备问个清楚，他却跟机械兽打起来，一阵飓风扫过，在他身后竟然出现了似曾相识的巨影！难道他也吞下了影之魂？

那人凭借影的威力杀出重围，消失在机舱另一头。

"啊，等等！"三人紧随其后。

飞行器另一头深入地底，岔路众多，追了半天三人也没见其踪影。金属器械杂乱地堆积着，行走其中哐啷作响。库露珂环顾四周，心里涌出一股熟悉的感觉："这里一定是古代病院的遗迹。我能够嗅出医院里那种特殊的气味。"她轻轻地说。见两位少年诧异地望着自己，她微笑道："别忘了我爸妈都是医生啊——"才说了一半，她就闭口不语了。修与吉洛心照不宣地不再多问。

突然叮当的声音从侧面的房间里传出。"是那个孩子！"库露珂轻呼。三人破墙而入，那人正一边努力地寻找着什么，一边还碎碎念着："在哪儿呢在哪儿呢？那个人明明说过就在这里的！"

"那个人？"修不解。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库露珂柔声问。

"玛尔玛洛！"从刚才开始，他就急不可耐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个陀螺似的不停歇。

"玛……尔玛洛？"修更加摸不着头脑。

“那是你的名字吗？你在找什么东西呢？”库露珂微笑着问，然后伸出手去。

他跳起来，闷闷地问道：“伸手……是什么意思？”

库露珂轻轻一笑：“打招呼啊，打一招一呼！这是我们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喔。玛尔玛洛的族人是怎样打招呼的呢？”

“跳舞！”说完，玛尔玛洛开始跳起奇怪的舞步来，惹得三人面面相觑。

“你到底在找什么？还有你说的‘那个人’是谁？”修问。玛尔玛洛不答，只顾埋头苦找。

“四个人一起找会比较快喔！”库露珂说道。

玛尔玛洛看着她，感觉就要哭出来了：“一种药！要是不快点儿找到的话，村里的人都会……”

修还想再问，但库露珂打断他：“总之先帮忙找药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四人翻箱倒柜，终于在一个机械蛋里找出一个椭圆形的金属罐子。

“啊！就是这个，找到啦！”玛尔玛洛开心地叫起来。

乘飞空艇跟玛尔玛洛回到他的村子娜果村，众人发现这里的村民似乎很钟情于圆形——圆形的装饰品、建筑群，甚至连周边植物的形状都是卷的。更让他们惊奇的是，所有村民的装扮全都和玛尔玛洛一样，头上顶着千奇百怪的罐子，身着奇装异服，只是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悲伤。

见了村里的长老，修等人终于了解了事情真相。原来两个星期前，一团紫色的云雾笼罩在娜果村的上空，大家就一病不起，身体也越来越虚弱……村长将三人引到议事厅，那里已经变成了临时病房。

“啊！怎么会这样！”库露珂见到眼前的情景，大吃一惊。

宽敞的议事厅里，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十名患者，病痛的呻吟声、咳嗽声不绝于耳，大家的脸上全都长出了大大小小的红色疹子，有的甚至已昏迷不醒。玛尔玛洛的父母也不幸染上病疾，弟弟妹妹正焦急地围在病床旁边望着，不知如何是好。

“……怪不得玛尔玛洛那么着急。”

药已煎好，分别给患者服下，然而，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严重了。“怎么会这样！”玛尔玛洛心急如焚。

“你是不是把药搞错了？”修急急地问。

“不会的！那个人明明说过的！只要在古代病院遗迹找到带有红色标记的药，喝下去大家马上就会痊愈！”玛尔玛洛带着哭腔大喊道。正在这时，守卫慌张地跑进来道：“不好了长老，紫云又出现了！”

天空被浓浓的紫云遮得严严实实，从那密雾里，内内乘着光缓缓地降到半空中，他扫视一周，慢语道：“大家都在这里啊，呵呵，怎么样，药找到了吗？”

玛尔玛洛愤愤道：“你这个骗子！就因为相信你我才会吞下魂的！可这个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说完，他将金属罐子狠狠地摔在地上。

内内身边的侍卫将罐拾起，从里面倒出紫色液体。内内接过来，阴阳怪气地笑道：“哈哈，多么诱人的琼浆玉液，真是不懂得享受啊。”他故作优雅地抿了一小口，随即却吐出来，皱着眉头，“哼，果然还是不行吗？”他生气地摔下杯子，乘紫云离去。

“等等！告诉我真正的药在哪里啊——”玛尔玛洛撕心裂肺地喊道。

玛尔玛洛的情绪很低落，自责、愧疚充斥在他内心，让他不愿见人。当修三人在塔楼顶部找到他时，他正缩在一角，掩面抽泣，库露珂心里很不是滋味，她轻声安慰玛尔玛洛：“别担心，一定有办法的！……我以前曾见过这种症状……”

玛尔玛洛一听，惊喜交加，泪眼盈盈地问道："真的？"

"……嗯。"库露珂拉着玛尔玛洛的手，"跟我来。"

议事厅里，库露珂画出了一种植物："小时候，我曾看爸爸给病人吃这种植物熬成的药，效果很好。要是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的话，大家一定会得救的。"

可谁也没有见过那种奇特的植物。长老沉思片刻，犹豫道："穿过海底洞窟，在东边的死人之森里，生长着这种植物。不过，那里恶魔怪兽众多，地势险峻，非常危险，从来没有人敢走近那片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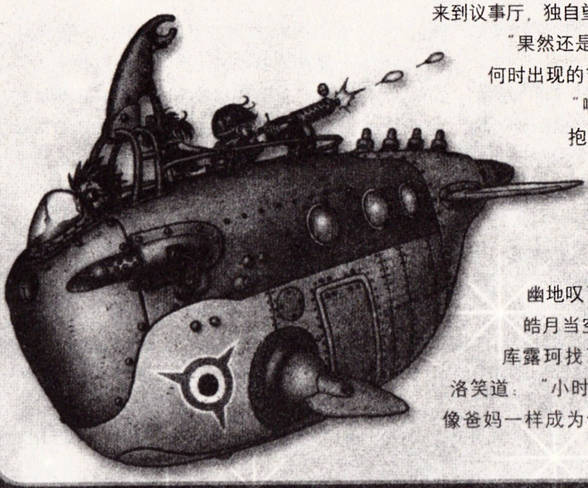
"再危险的地方我也要去！"玛尔玛洛坚定地说。

死人之森形如其名，枯木瑟瑟，崎嶙萧条，气氛阴森，感觉不到一丝生命的气息。这里寸草不生，别说植物，就连飞鸟都不愿在这片天空滞留片刻，修不禁有点儿担心。

四人行至一块旷地，见旷地中生长了一株粗壮无比的枯木。再往深处走，林中岣岩犬牙交错，树木盘根错节，毒雾漫漫，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这时，身后那棵巨木突然开口说道："一千年了……死人之森原本绿茵繁盛，现在却……唉，看到那些毒雾了吗？那是因为森林中有一个不断向外散发毒气的机械装置，将它关掉，毒气就会散开。"原来，枯木是森林的主人，众人道谢之后便找到那个机器，关闭装置，毒气果然慢慢消散殆尽。

顺着小道一路走到底，四人终于在一片尚未被毒气浸染的区域发现了为数不多的药用植物。众人喜出望外，正当他们准备摘采时，突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连最后的几株植物都不放过，人类太自私了！"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类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毛发的生物挡在前方，正对众人怒目而视。

"对不起，它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一场恶战过后，众人带着植物急急赶回了娜果村。当天，玛尔玛洛急不可待地将药煎好，给村民们服下，兴高采烈地期待着奇迹出现。



是夜。

库露珂毫无睡意，她蹑手蹑脚地爬起来，来到议事厅，独自望着熟睡的村民们发呆。

"果然还是很担心吧。"身后，不知何时出现的吉洛说道。

"啊，吵醒你了？"库露珂抱歉地说。

"没有，看你半夜爬起来……我也睡不着了……"

"……唉。"库露珂幽幽地叹了口气，柔波惆怅。

皓月当空，更添愁绪。

库露珂找了块青石坐下，轻轻对吉洛笑道："小时候，我曾经盼望长大后能像爸妈一样成为伟大的医者，今天梦想终

于成真了。第一次照顾病人，我觉得很开心……只是，稍稍有点儿多了……呵。”

“库露珂……”吉洛担心地看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看得出，她心里很不安。

两人都沉默不语。

“很害怕。”库露珂望着前方，突然打破沉寂，“我……真的……很害怕。以前看爸爸诊治病患时，我才四岁……万一当时记错了怎么办，即使没有记错，万一画错了怎么办，玛尔玛洛明明那么信任我的……千年家族的力量毕竟无法治愈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创伤，我怎么也睡不着，想起那么多人的生命系于一线，就……”

“想哭就哭出来吧。”吉洛柔声说。

“唉？”库露珂略吃一惊，随即轻轻笑道：“你已经知道了啊。”

“嗯。听修说的，库露珂常常一个人偷偷流泪……”吉洛转过身，认真地说道，“库露珂并不是孤单一人。”

“……”少女微笑着轻语，“吉洛……真是温柔啊。”

第3话

责任

翌日。

黎明初晓，玛尔玛洛刺耳的尖叫声不协调地打破了宁静。修猛然惊醒，他立刻赶到议事厅，见到眼前的一幕，不禁惊喜交加。患者脸上的红色疹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个个生龙活虎，大家正欢聚一堂，跳着娜果村特有的奇怪舞蹈。玛尔玛洛激动得不停地来回奔跑，然后一下子扑到库露珂怀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真是太好了。”库露珂泪光滢滢。

玛尔玛洛执意要加入勇者们的队伍，于是四人告别了娜果村，沿着谷尔山脉向塔塔村进发。

再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却见门庭崩塌，街市荒芜，满目皆是颓墙坏壁，黄沙渺渺，已是人去楼空。任凭众人怎么呼喊，回应他们的只有呼啸而来的瑟瑟寒风。“怎么会变成这样！大家都去哪儿了？”修急忙跑回家，在桌上发现了一封信。“是爷爷的字迹！”修赶紧拆开。

修：

你们能看到这封信真是太好了。不要担心大家，我们都很平安，自从你们被地鲛带走之后，村里就接二连三地遭受了袭击，塔塔……已经不能再生活下去了，大家认真商议之后，决定沿着海岸线迁移到吉布拉尔王城去。

前往吉布拉尔虽然路途遥远，但比起每年一度的地鲛之灾，大家宁愿远行千里。为寻求一个宁静祥和的美好家园，这样做也是值得的……大家都累了，但同时我们也会努力，为了共同的目标，修，吉洛，库露珂，你们也要加油啊！

好了，就写到这里吧，地面又在震动了，我们得早点出发，修要是看到这封信也快点儿和来大家会合吧。

爷爷　弗西纳

“……迁移…吗？”库露珂喃喃道，“拉拉阿姨生完小孩，刚刚度过产期，能熬得过一路颠簸吗？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能忍受这份辛苦吗？”

“我们一定要快点儿追上大家，现在外面的世界妖魔横行，万一他们在路上被怪物袭击就麻烦了。”修皱着眉。

吉洛托着手肘，摸着下巴思索着：“……事到如今，只能抄近路与他们会合，穿过壁画山谷会有一条小道与海岸线相交——”

“壁画山谷！”还没等吉洛说完，修与库露珂就睁大眼睛惊骇地叫起来。

“什么什么，那是什么？”玛尔玛洛见两人神色异常，好奇地歪着头问。

库露珂毫不理会玛尔玛洛的好奇心，急急地问道：“那不是一个传说吗？难道真的存在？……”

修也摸着后脑勺说：“以前听爷爷说过，刻在山谷的那些壁画是有生命的，他们……会动。”

“哎！”

大漠长天，孤泉冷月，黄沙絮絮千年。

当勇者们望着眼前一幅幅生动逼真的壁画在岩壁上游弋时，眼珠都要爆出来了，半天没人说一句话。大漠戈壁的苍凉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古代文明的神秘灿烂、博大精深。每幅画都讲述了一段悠久的历史，俨然是这个星球的发展缩影，从中仿佛还能聆听古战场金戈铁马的历史回音，滋生出醉卧沙场的豪迈气概……

“早在十万年前，我们就存在了……自从数百年前军魁经过此地后，你们是第一批到来的客人。”壁画上游弋的人影开口说道。

众人背后惊起一阵凉意，不敢逗留太久，加上正急追失散的亲友，他们便匆促离开了。只是，壁画上刻的一幅战争画面让修很是在意。

终于来到海岸线交岔口，众人却没有发现马车经过的痕迹。正在这时，前方传来一阵惊恐的嘶鸣声，四人急忙赶过去，只见七八匹豺狼虎豹正围着两辆红蓬马车虎视眈眈。“爷爷！”修一眼认出，被困的正是塔塔村的村民。怪物越聚越多，有愈演愈烈之势，四人寡不敌众，渐渐陷入苦战。突然两旁高岗上鼓声大震，一群军队斜杀过来，顿时利箭如骤雨。“邪魔妖兽不得放肆！”话音未绝，怪兽纷纷中箭。弓弦响处，只见一位少年，气质不凡，面如冠玉，眼若流星，手执长枪，坐骑骏马，从阵中飞出。在他身后，一名白发女子身手矫健，反应敏捷，眨眼工夫竟然挥剑砍杀了数只巨兽，看得玛尔玛洛目不暇接。

“在下是吉布拉尔十六世，大家快上马车逃离此地！”少年边挥杀边对修一行人说道。护卫队纷纷侧立两旁，村民们如释重负，急急赶往王城吉布拉尔。

夜晚，吉洛惊异地问父母亲手上的伤。“你们被地鲛带入地洞后，沙石就将洞口掩埋住了。你妈妈当时悲痛欲绝，用手一块块将沙石刨开……”父亲说道。

吉洛鼻子一酸：“……对不起……”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别太自责，今后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好吗？”妈妈温柔地对他说。

吉洛沉默半晌，低着头轻声道：“……我有不得不做的事……”

身后，一双有力的大手拍了拍他的肩，接着父亲的声音传来：“决定了就去做吧！我们相信你。”

王城吉布拉尔，这里聚集了世界各地文化艺术瑰宝和种族群体，经济繁荣，是全世界瞩目的贸易交流中心。王城建筑宏伟、壮观，近处是两池碧波，沿池而塑的铜雕丰姿多态，美不胜收。宫殿内更是气势磅礴，大殿小厅处处金碧辉煌，豪华非凡。

一行人被吉布拉尔城雄伟的气势所折服，赞叹不已。没过多久，他们便受召入宫，面见国王。

“哈哈，我有点儿紧张！”走在通向宫殿的红地毯上，修吐了吐舌头。库露珂赶紧悄悄扯了扯他的衣服，轻轻耳语道：“真是的，修，注意一下你的言行啊，我们可是要见一国之君！”

高高的宝殿上，一位俊雅的男子端坐于中，尽显王者风范。四人定睛一看，竟然就是刚刚勇救村民的少年将军，那名白发女子立于一侧，寸步不离地守卫在一旁，大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各位请不要拘谨，勇敢的战士们，是什么驱使你们不远千里来到吉布拉尔的？”

修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通，国王沉吟道：“一年一度……吗？……我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吉布拉尔王将众人引至一个观瞻台。王城背山临海，只见遥遥海面上，几个巨大透明而扭曲的方体棱镜悬浮在半空中。棱镜表面仿佛有万分密集的水波纹在不停地震荡着，修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奇特的场面。

“这是‘津波之核’。”国王见他们露出惊奇的表情，解释道，“每年一度，海面上空就会聚积津波之核。当这些核聚积到一定程度，不能承受其自身重量时，就会掉入大海引起毁灭性的自然灾难。幸运的是，我们在一次交战中缴获了一艘飞行器，终于从中研制出破解津波之核的源动力，发现一切的罪魁祸首源于永动机的母体。我们计划在今年的这次行动中进行反击，破坏永动机的动力装置，结束一切。”

“拜托了！无论如何请让我们也参加这次行动！”修激动地说。

“呵呵，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如果大家能助吉布拉尔一臂之力，将是吉布拉尔王城的荣幸。”

那名白发女子名叫佐拉，是吉布拉尔王的特级佣兵，她拥有与修一行人相同的魔法神影。玛尔玛洛对她崇拜有加，除了她令人乍舌的魔鬼身材外，根本原因恐怕是她的巨影是恶魔族的守护神——蝙蝠。

当晚，海面惊起一阵虹光，随即便是一声雷鸣般的轰隆巨响。众人急忙赶到观瞻台，只见雷雨交加，惊涛骇浪，津波之核坠落有声，激起千层浪花，吉布拉尔王一声号令：“开水门！”

号角响彻山谷，接着一艘巨舰载着魔法聚能装置驶至津波之核的正下方。聚能装置散发出巨大的微光能量，将浮在空中欲坠入海的棱镜瞬间分解成微粒子，消失殆尽，大海又渐渐趋于平静。

然而，就在万民欢呼之时，修隐隐感觉到平静中暗藏着杀机。果不其然，从天与海的交界处，突然涌起大量的紫色云层，云层渐渐扩散开来，遍布天际，整个王城被一种怪异的氛围笼罩。在那浓厚的紫云里，渐渐浮出一个陀螺状的机械岛。“永动机的母体！”大家惊呼道。国王立即号令三军备战，并亲自指挥空降部队落于岛顶部阻止不断涌出的机械怪兽入侵王城。另一方面，修、吉洛、库露珂和玛尔玛洛则跟随佐拉进入母体本部破坏永动机。永动机共有六个驱动装置，分别置于六芒星的汇聚点上。大家好不容易将其全部破坏，内内却突然再次出现了。

“内内！果然是你在背后操纵一切！”修怒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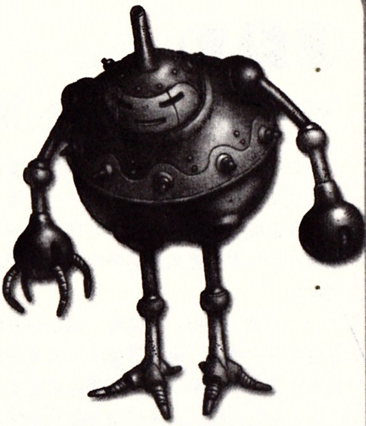
“哼，竟然走到这一步了。不过很遗憾，在下现在没时间陪大家玩了。后会有期啦，哈哈！”话音刚落，他就乘地鲛飞驰而去，消失在漫天浓雾中。“可恶！被他逃了！”修顿足道。

“母体马上就要执行自动爆破程序，大家快离开这里！”吉洛大声喊道。成功脱出

后，众人站在观瞻台上，目睹庞大的机械岛沉入海底。

为庆祝永动机沉没，吉布拉尔举国欢庆，大摆酬宴，国民无不展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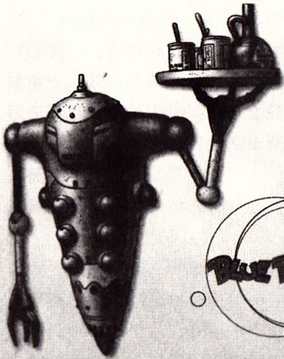
不过修却一心惦记着内内，第二天便向吉布拉尔王辞行，而佐拉也执意要加入到追讨内内的行列。“极北之地，听说那里有内内的军事要塞，他一定会逃向那里的。”明确目标后，大家便决定翌日起程。



临行前夜。

修与吉洛在皇家花园里散步，远远地，他们看见吉布拉尔王正站在喷泉旁对佐拉说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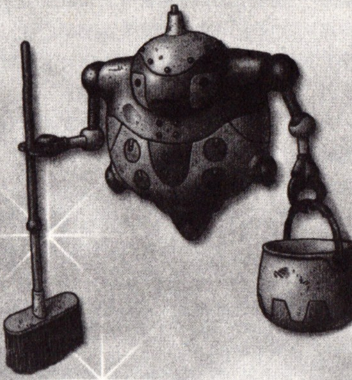
“……佐拉，这是吉布拉尔王城的守护之戒。百年来，它护佑着王城的命运，保护着战场上每一个吉布拉尔战士。我希望你能为我……不，为我们戴上这枚戒指，吉布拉尔永远等候你的平安归来。”王轻语道。



佐拉接过守护之戒，轻轻扣在了左手小指上。“啊！那、那个手指是…婚媒之意……”吉布拉尔王结结巴巴地说，佐拉微笑道：“可是只有这个手指才带得上。”

修在一旁嗟叹不已：“决定了！我也要给库露珂做一个守护之戒！”他斗志满满。

吉洛大吃一惊：“啊，不是，那个……吉布拉尔王对佐拉……唉呀，真是反应迟钝。”吉洛紧张地说，“这样吧，我们来做个游戏，看库露珂会选择谁做的戒指。”



“好！就这么办！”修兴奋地说。

打造好各自的戒指后，两人将它们一齐摆在了库露珂面前。少女看着两人的表情，随即明白了一切，她顽皮地笑笑，将两个戒指接过来一手一只：“修和吉洛都是我最重要的亲人和朋友！两个我都要！”说完便一溜小跑而去……

第4话

宿命之绊

修一行五人抵达浩瀚无垠的沙漠奇域时，被戈壁奇特的景象吸引住了。天然形成的一片戈壁石林就像是人工切削而成一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灼热的骄阳下，接受战火的洗礼。

“月亮，月亮！”突然，玛尔玛洛望着上空大声叫嚷着。修循声望去，只见蔚蓝色的天空不带一丝杂质，一轮明月如玉盘悬挂天边，美妙绝伦。大家正觉得惊喜之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月亮突然翻转了180度，其背面竟然是机械的纵剖面。“危险！快闪开！”佐拉疾呼道。话音未落，一道激光从机械月亮上喷射而出，将戈壁岩石击得粉碎！激光所击之处皆是一片焦黑，众人只得四处躲闪。远远地，几人看见一个机器人向他们招手，随即隐入地洞，大家便紧跟其后钻了进去。

终于逃过一难，修等人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地下机械制造基地，而刚刚那个机器人也不知所踪。从生产零件到加工成组一系列的流水作业看得众人目瞪口呆，库露珂感叹道：“古代战争明明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可战争机器的产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正说话间，突然一群机器出现并将众人团团围住。“糟了，又是内内的诡计？”修拿出剑，进入备战状态。

“等等！这些机器人……好像跟我们之前战斗过的不同。”库露珂制止住他，犹豫着说。

“库露珂说得对，他们好像并没有恶意。”佐拉道。

“请多关照！请问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为首的机器人突然开口说道。

“哎？你们——”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愣住了。

“服从命令就是我们的工作。”这时，那个失踪的机器人突然出现，“刚刚在戈壁的那个就是我，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啊，不，应该是我们道谢才对，谢谢你救了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库露珂柔声问道。

“61号。”

“哎？你的主人没有给你取名字吗？”

“这就是我们的名字，刚刚那个是39号，我们都是卫生机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机器人回答。

“好！嗯……决定了！你就叫雅萨托！”修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说。

“雅萨托吗？61号…啊，不，雅萨托感到很开心，我终于有自己的名字了，你们也变成了我的主人，给我名字的主人。”雅萨托显得很兴奋。接着它指了指房间正中的巨型投影仪：“那个封印只有主人才能打开，我们一直在等待主人出现。自从一万年前主人消失之后，我们就一直待在这里。”

“……一万年……吗？”库露珂非常惊讶地问道。

从雅萨托处得知封印的秘密，众人召唤出了影并将其攻破。穿过地下水脉，一行人终于又重返地面。告别了雅萨托之后，正当他们急着赶路时，远方的地平线上，突然密密麻麻地出现了千军万马。无数机器人潮涌一般地蜂拥而至，那些正是地下机械制造基地的“成品”。经过万年的时间，地下工厂里竟然造出如此之多的机械兵！更让人难以

置信的是，每个机械的头上都映射出了内内的面孔。

"怎么办？无处可逃了！"修咬牙切齿道。吉洛想起刚刚在封印处得到的微型启动仪，便不假思索地按下了按钮。众人周围随即形成了一圈保护罩，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蜂拥而来的机器人瞬间溶解于强大的光罩下，前面的倒下了，后面又涌出一拨，犹如飞蛾扑火般壮烈。

一个小时后，机械军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递增之势。

"怎么办？"

"现在惟一能做的只有等待。"佐拉沉着地说。就在众人决定打一场持久战的时候，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却发生了。不远处，雅萨托和39号那群机器人也朝这边靠过来。"雅萨托？你们……"修惊愕地说。雅萨托也突然看到了修等人，急忙开心地跑过来。

"不要！不要过来！"库露珂大声喊着，难以接受眼前的残酷事实。

"难道你们的主人就是内内吗？"修问道。

"是，一万年前的古代时期他就是我们的主人了，刚才在投影仪上接到主人的命令，我们要清扫这边的区域。"

"什么！内内是古代人？"

长长的机器人队伍整齐地排列着，然后便瞬间灰飞烟灭……眼看就要轮到雅萨托它们时，库露珂痛苦地瘫软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大喊："够了，吉洛，快将启动仪关掉，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清醒一点儿吧，它们只是机器，没有丝毫感情！如果你那么做的话我们就必死无疑！"佐拉冷静地说。

修大声反驳："你忘了它拥有自己的名字后那种开心的表情吗？无论是什么，一旦有了感情它就是有生命的，我们是不是太自私太残忍了？如果战斗就是我们的宿命，就让它来吧！我绝不认输！"

听完修的话，吉洛终于下定决心，按下了启动仪上的"STOP"键……

古代牢狱。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修担心地靠在墙角，郁闷得很。

"主人，主人！"突然有声音隐隐从高墙外传来。修到牢门口一看，竟然是雅萨托。

"快出来吧，我刚执行了解救程序。"它对修说道。

"……谢谢你雅萨托！可是……我的同伴们……"

"别担心，雅萨托带主人去！"

修非常感激地说道："不用了，你只需告诉我地点，我自己去就行了，不然会牵连到你。"

修将众人从牢狱中救出时，却惟独不见库露珂。正疑惑间，一行人见内内和他的贴身保镖抱着昏迷不醒的库露珂乘着地鲛飞驰而去。

"库露珂——"看着远去的地鲛，吉洛和修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

帕琪斯小镇坐落在吉布拉尔王城以北，这个小镇有着难得的宁静祥和，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两种极端。

环绕在其周围的魔法光罩保护着小镇不受外界机械生物的侵扰，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闭锁的做法又是自掘坟墓，因为它断绝了小镇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优雅的死亡缺口，镇上的人们却还乐在其中。当修一行人意识到自己误闯进来时，却为时已晚，他们再也出不去了，强大的魔法将村庄封印得严严实实。一想起库露珂生死未卜，修与吉洛就怎么也睡不着。夜晚，两人望着仿佛近在咫尺的明月，他们明白，

月亮其实在遥不可及的远方……

“修，你对库露珂……”吉洛突然开口说道，言语吞吞吐吐。

“你到底怎么了？在吉布拉尔就有些怪怪的。”修不解地问。

“我一直……喜欢库露珂，如果修……对库露珂也有好感的话，我在想自己要不要选择退出……”吉洛垂下头，低声说道。

修正准备踢开脚边的石头，听完吉洛的话，踢出去的脚僵硬在了半空中，硬是没有收回来。愣了半晌，他释然道：“在吉布拉尔王城，库露珂选择我们两人的戒指时，我真的很紧张，那种感觉……很特别。”他终于将脚放下，在吉洛身边坐下来，“所以说，库露珂是吉洛喜欢的人，而她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不让库露珂受到任何伤害。这就足够了，对吧？”修望着吉洛，微笑着说，“而且，镇里的人对我们有很大敌意，认为我们与内内一样是会使用魔法召唤出巨影的坏蛋。现在我们最大的麻烦是如何击破这层该死的魔法光罩。”

拜访过长老，澄清了身分，一行人也意外地获知了解除封印的方法。原来，只要借用天空中机械月亮发射的激光，配合封印本身散发的巨大能量，便能一举将封印解除。但是由于启动装置的机械零件坏掉了，帕琪斯镇才会被困了这么久。四人找到零件，成功地解除封印后，小镇终于迎来了许久未见的阳光。徐徐微风轻拂人们的脸颊，人们抬头望着蔚蓝天空，脸上流露出了久违的幸福表情。

“天空真正的颜色……真美啊。”

四人一直向北前进，穿越冰天雪地的银色雪域之后，抵达了一片浩如烟海的沙漠。“快看！”玛尔玛洛尖叫起来。沙漠的中心地带，有一个高达三十余米的巨型机械兵器，机器人的头部打开一个天窗，内内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快把库露珂放了！”一看到内内，修便不禁怒斥道。

“既然你们感情这么好，在下就卖个人情，喏，可要好好接住啊。”内内挑衅似的说道，他身旁的侍卫突然将手放开，库露珂便如鸿毛般轻飘飘地落了下来。修大惊失色，一个箭步跨上去，吉洛则立即召唤出影，借用风的力量进行缓冲，使得库露珂平安落地。

“修……吉洛……”少女渐渐苏醒，众人也放下心来。然而，少女的脖子上却多了一道足有两指粗的金属项圈，不断闪烁着红光。吉洛试着将它取下，却被电击到了五米开外。

“内内，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修怒火冲天地吼道。

“哈哈哈，那是爆破装置，一个小时内如果不取消程序，项圈就会自爆。”内内扬了扬手中的启动仪，“钥匙就是这块启动仪，有本事的话就自己来拿吧！不过，如果你们现在就将她还给在下，在下就会立即取消程序，怎么样？”内内用阴阳怪气的语调说道。

“绝不！我们绝不会再把库露珂交给你！”修和吉洛异口同声道。

“哦？那么在下就等候各位的大驾光临！”说完，内内便消失于巨型机械中。整个大地突然山崩地裂，一阵剧烈的震波过后，五人面前出现了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庞大球体。修深吸了一口气，对大家说道：“走吧，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第5话

觉醒

内内要塞终于浮出地面，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冷酷。各式各样的灰色金属质感仪器反射出冰冷刺骨的光辉，那些机器拥有模拟人类的智能，它们正渐渐脱离并取代日益狂躁的人类。上古的魔法时代虽已远去，但留给后人的代价却是一代接一代地承受那场古代战役留下的后遗症，与战争机器为伍。

突破重重阻碍，众人终于来到了内内的要塞。他们乘升降机正准备进去，身后却突然杀出了内内的机械侍卫。

"大家快走，这里交给我吧！"佐拉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佐拉大人！"玛尔玛洛也想跟着往下跳。

"别跟着我！……玛尔玛洛，大家就拜托你了！"

"哈哈，终于来了。真是的，让在下等了这么久。"内内坐在宝殿上，高傲中带着戏谑的语气道。他轻轻按了一下手中的仪器，接着库露珂颈部的项圈突然伸出了三根触须。触须一接触地面就迅速生长，最后化为三根坚硬无比的钢轨，呈三角架状将库露珂的脖子紧紧勒住，让她的身体腾在半空中，动弹不得。修、吉洛和玛尔玛洛大吃一惊，拼命想将支架扳开，虽然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却仍是徒劳无功。三人于是聚积力量，召唤出影，可他们却正中内内的圈套。影刚一被召唤出来，所有人就被禁锢了，修只觉得脖子越来越紧，几近窒息。

"可恶！你从一开始就在利用我们么！什么一小时内会引爆，全都是骗人的！"修怒吼道。

"啊呀，被看穿啦。不错，在下就是要等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真是省下了不少力气啊。"内内邪恶地笑着，然后又按下了一个键。三人顿时感到一阵灼热，一股强大的气流冲击着身体，四颗影之魂猛地被吐了出来。

"哈哈哈哈——我终于可以恢复青春了！我已经受够这该死的躯壳了！我将得到上古能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我的！哈哈——"内内猖狂地笑着，将空中四个晶莹的魂吞入了自己体内。瞬间，他脸上的皱纹消失了，由一个干瘪的老人变成了一个气魄强健的战士。内内身后显现出强大的影，放出如同日月般的光芒和雷鸣般的叫声。

"从一开始你就计划好了这一切？让我们吃下吸取自身能量的魂并让它寄宿在我们体内成长，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诡计！"修愤愤地说。

"不错！所有的障碍都是我安排的。你们就把它当作是试练吧。话说回来，其实你们真的很强，我从心底里佩服你们。不过游戏到此为止了！毛毛虫终究是毛毛虫，不要再妄想变成蝴蝶了，哈哈哈——"内内扭曲的面孔抽动着，狂笑道。

"太过分了！那么多人的牺牲难道仅仅只是你所谓的'试练'？我们一直在努力战斗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你却在一旁心安理得地无动于衷！"库露珂情绪失控，大声责问。

"真是抱歉啊，你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话毕，内内召唤出一只巨大无比的机械鸵鸟，亲自坐上驾驶座准备将已经瘫软在地的四人踩死。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修竟然死死地将踩下来的机械钢爪抵挡住，接着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家快逃！快！"同时，修的体内窜

出一只巨大的蓝龙，声如洪钟，大叫不止。

“修……为什么只有修……”库露珂和吉洛、玛尔玛洛虚弱地倒在地上，晕厥过去。内内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他惊骇地望着修背后的蓝龙，疯了似的拼命摇头：“不！不可能！我明明已经将他们体内的影全都吸收过来了！这不可能！”。

修慢慢恢复了意识，他只觉得浑身发冷。

“吉洛，库露珂，玛尔玛洛！”不远处的前方，三人仍旧昏迷在地上。修不顾一切地冲过去，突然，内内驾着巨型鸟从背后出现：“毛毛虫就应该有毛毛虫的下场！”说完，一脚踩在三人身上……

“不——”修惊叫着醒来，“……是梦……吗。”摸着被冷汗浸湿的衣襟，他仍然心有余悸。

“喔！你醒啦，太好了，孩子，你已经昏睡三天三夜啦！”床边，一个慈祥的老奶奶正温柔地望着他。

“这是……什么地方？我的同伴……”修的头还在隐隐作痛。

“呵呵，不用紧张，这里是伊多村，当时你们昏倒在村口了。你的朋友们两天前就醒啦，他们很担心你。只有你还昏迷着，女孩子都急哭了，呵呵。”

“库露珂……”修心里很不是滋味，“谢谢您，他们现在在哪儿？”

“刚刚还在这里的，可能去广场附近了吧。”修正准备冲出去时，老人叫住了他，“孩子！千万不要靠近中央广场的那棵树，切记！”看着老奶奶严肃的表情，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修还是点了点头。

刚踏出门，修就惊呆了。这是一个怎样的村庄啊，土地贫瘠，到处都生长着淡紫色的枯木，显得很诡异。村民们脸上带着疲惫不堪的表情，神色黯然。不幸、寂寞、悲伤、消沉，一时间各种各样的词汇从修的脑海中一涌而出，那种接近窒息的氛围压抑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村里的中央广场上，有一棵怪异的巨大枯树散发着浓浓的邪恶气息，粗如铁桶的树根密集成网状，缓慢地蠕动着，一股难闻的气息扑面而来，俨然是一派怪异扭曲的形象，与其说它是一棵树，倒不如说是生化实验失败或核泄漏的产物。修强忍住恶臭穿过广场，终于在村子北边找到了怅惘的三人。

“修！”吉洛惊喜地叫出声来。

“大家都没事吧？”

“嗯，就是不知道佐拉怎么样了，而且……咱们再也不能使用魔法了。”

“没事，那个时候我的影出现了啊，所以一定会有办法的！经历过这件事，我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有时候选择逃跑也是一种进步，暂时的认输也许是为了以后能变得更强吧。”四人相视而笑。正在这时，中央广场突然传来一声惨叫，众人大惊失色，飞奔过去。广场上，那棵枯木的触须正紧紧地缠着一个人，并将他甩到了半空中。那人手中的斧子掉落在地，被树根劈成了两段。

“啊啊——受不了，树竟然把斧头劈断啦！”玛尔玛洛在旁边夸张地叫道。

修正准备战斗，吉洛连忙拉住了他：“我们现在不能使用魔法了！根本不可能打败它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我们的影一定会再次出现！”修对这点深信不疑。他集中精神，努力聚气，可奇迹却并未出现。一场恶战之后，修伤得不轻。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再次醒来时，修得知库露珂昏倒的消息，他心急如焚地赶了过去。病床上，库露珂说着梦话，两手惊恐地挥舞着，吉洛和玛尔玛洛正焦急地守候在一旁。

“怎么会这样？”修问。

“……突然昏倒的，而且她一直在做噩

梦……”吉洛低声回答，脸色显得有些憔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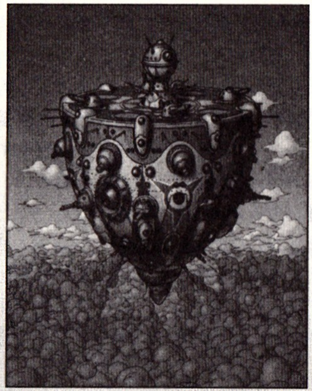
“走开！不要过来！”库露珂胡乱挥着双臂，看起来正受着极大的精神折磨。修紧握住她的手，一眼望见少女手指上的戒指，不禁心烦意乱：“什么守护之戒，一点儿用都没有！”

修正想取下戒指然后一把扔掉，吉洛喝住了他：“不要摘！”

“可是！”

“库露珂曾对我说过，在古代牢狱被囚禁的时候，她曾万念俱灰，甚至有过死的念头。但每次看到手上的两枚戒指，库露珂就会激起无限的勇气，相信总有一天会和我们重逢，她就是抱着这种信念才坚持到现在的。所以说，你不能那么做。”

“……”



夜晚，修站在临海的悬崖边，浓浓的黑雾弥漫着整个海域，落落的心事在狂风中乱舞。突然，他注意到旁边的一个小女孩神情呆滞，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久，冽冽的冷风撩开密密的秀发，露出一张精致却苍白的脸。修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那个女孩猛地纵身跳下悬崖，修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总算拉到了她的手。

“放开我！谁要你救！”少女激动地大叫起来。

“为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解决，非要用死来结束一切？”修大声地责问道。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女孩甩开他，情绪失控地喊道。

“绝对不能认输啊，你打算就这样子放弃吗！”修质问。

“不要认输不要放弃，所有的人都只会这么说！都是些冠冕堂皇的话！可那又能怎么样？伊多村已经陷入深深的绝望中，这种诅咒永远都不会解开的！”女孩掩面而泣，“你什么都不明白，你根本不能体会一个失去父母的人的心情！一个人孤单寂寞地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活着，那种悲伤是你一辈子都无法明白的！”她歇斯底里地叫着。

“是！我是不懂，我只知道大家明明那么辛苦却仍然悲壮地活着，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可以为之奋斗的信念！不幸、寂寞、悲伤都会过去的！只要你还活着，活下去就是对内内最好的抗争。”

月从浓雾里逃了出来。修走到崖边，粼粼海面透着晶莹的光，月光下，他的身影被拉得修长。“生命不可能以最直接的方式用最浅显的哲学让你去懂。你只能用最大的悟性去尽量接纳，然后再消化，最后变成自己的东西。不过算了，这种道理是一心想寻死的人一辈子都无法明白的。”修学着少女的口吻，故意用激将法说道，“反正，我会继续努力战斗，正是为了证明给大家看，绝不认输并不只是空谈。我相信，我的影一定会再回来的！”突然，修浑身充满了希望的力量，一种奇异的蓝光包围着他。他能感觉到自己周身的神经和细胞都在不断扩散、再扩散，一股巨大的气流冲破了压抑在内心深处已久的牢绳，顺着每一根血管畅游不息。在他身后，一条蓝色的巨龙腾空而起，它比过去的影更具威慑力，盘游九地，统摄万灵。正好赶来的吉洛看到这一幕，早已惊愕得哑口无言。

“这是……真正的影，不再受内内的操控制，而是属于我自己的影！”

第6话

生存的价值

沉睡的力量终于觉醒，年轻的勇者们啊，那种力量来自心灵。它不依靠任何因素而存在，它诞生于坚定的信念所驱使的本能。当你们能够战胜自我时，即使不依赖内内寄宿的影之魂，你们也会释放出耀眼的光芒。这种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影”。

心灵的复苏让四人又看到希望，他们齐心协力消灭了中央广场的妖树。离开村子，一行人穿过食人之森，解除了北方诺尔塔村的诅咒。继续向北前行，在一片荒漠中，他们发现了奇特的景象。

“啊！玻璃地鲛！”玛尔玛洛惊叫起来。一望无垠的黄土上，几根晶莹剔透的参天巨塔成“一”字型排开。这时，远处的天空出现一个模糊的圆点。几人仔细一看，一架飞行器正朝这边驶来。“佐拉大人！”玛尔玛洛眼尖，当他看见飞行器上的人正是佐拉时，不禁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

“总算找到你们了。”佐拉微微笑道，“……内内吸收了你们体内的影，我还担心你们坚持不下去呢。”

四人相视而笑，随即召唤出影，看得佐拉大吃一惊。

“……自从上次分开后，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修说，“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太多内内对这个世界所犯下的罪行，于是内心不知不觉涌出一种渴望魔法、希望阻止一切、想要变得更强并拯救大家的心情。等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影就重新出现了。”

佐拉沉吟道：“嗯……古代人拥有的魔法是与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获取的魔法，总有一天会牵制住你的成长。只有战胜那个影，才会升华为第二形态，即依靠本能产生出影，并让心和影紧密相连，才能使出影之极至。”接着她又对玛尔玛洛笑道，“玛尔玛洛的影很帅啊。”说完，佐拉送出一个香吻，让玛尔玛洛兴奋得差点儿休克，一下子就陷入了暴走状态。

“好了，内内一定还在要塞里，我们要抓紧时间，在他还没有完全控制世界之前赶过去。”

突然间，地面剧烈地震荡起来，众人急忙乘上了飞空艇。然而，这次震荡似乎很不寻常。在高空中，大家目瞪口呆地望着地面上发生的一切，他们根本就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玻璃”巨塔动了起来，从高空向下看去，犹如一只身型庞大的剑齿龙在地底沿着地核缓缓游走，而地面上的巨塔就如同剑芒般的背脊，正将这颗星球一切两半。“佐拉，再飞高点儿！”修急促地说道。群山在雷电中震动，整个世界笼罩在乌云之间，大海一片混沌。佐拉看到吉布拉尔王城被一股遮天蔽日的飓风扫得支离破碎，伊多村的崖坡不停地颤抖着，海岸在咆哮的巨浪冲击下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像山一样翻腾起伏。火红的闪电伴随着响雷闪烁不定，大地和空气之间摩擦出了破裂的声音，一行人只觉得耳边嗞嗞作响。

“难道！……竟然是真的。”佐拉喃喃道。

“到底发生什么了？”众人不解地问。

“那个时候，你们去内内要塞之后，我曾在要塞的博览室看到一个奇特的装置。那是古代人遗留下来的东西，模型是被切开的两个半圆形球体，从球的核心生形成了许多正方体悬浮在两个半圆之间。古代人企图改

造星球，当时我以为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那个设想太疯狂了，它只可能是幻想。但没想到……”

“啊——”库露珂突然惊呼一声。透过窗子，众人看到星球正在剥离，就像佐拉描述的那样，从星球的剖面生成出了无数的立方体。突然，飞空艇剧烈地摇晃起来：“已经上升到极限了，大家坐好，我要冲下去了！”佐拉沉着地说。

世界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紫云，云层里突然显现出内内扭曲的脸，宇宙的每个角落都回荡着他阴森的声音：

“这个世界真正的面貌已经觉醒了！你们这些失去魔法的人类根本毫无生存的价值！不过，如果愿意做我的奴隶，我可以考虑带上你们跟我一起进入立方体的极乐世界！只有服从我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反抗我的人将会坠入万劫不复的轮回！怎么样？忠诚还是绝望？做出选择吧！”

“真是个恶魔！”修咬牙切齿，“这一次，我们绝对不能失败！”

飞空艇降落在立方体世界，众人的信念坚如磐石。穿过了无数的迷宫之后，他们进入了立方体的核。那里，有世界沉沦的根源——内内。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愚昧的人啊！这个世界只有我和你们才能够驾驭强大的魔法，为什么不臣服于我呢？”

内内肩上的应声虫也随声附和：“为什么不臣服呢？”

内内嚣张地笑着：“那就让你们知道背叛者的下场吧！”

“是时候结束一切了。”修平静地说。

内内狂笑着。天地间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土地因炽热的烘烤而干裂。在他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古代能源补给装置。车轴喷射出烈焰一般的灼热气浪，在那上面，有无数根供给管连接着内内身体的各个部位。众人怀着必死的信念，为了世间不再生灵涂炭而拼死搏战。最后时刻，修等人终于破坏了内内身后的聚能源，内内倒在了众人面前……

“佐拉，我最忠实的部下，该是你回报我的时候了！”内内邪恶地笑着，突然说道。

“什么！”众人大惊。

“她可是我最成功的棋子，哈哈！当我第一次遇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她被所有人抛弃了。她渴求得到魔法的力量而服从于我，为了帮我回复青春而在全世界寻找拥有影之潜力的人。现在她的任务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也该是她回报我生命的时候了！”

佐拉默默走到内内面前，接着内内扔出了一个束缚电荷，将佐拉体内的影与身体分离。电光闪过，佐拉的魂飘浮到了空中。

“不要！为什么，难道你留在吉布拉尔王的身边也是为了这个人吗？”库露珂大声责问道。

突然，空中的魂又恢复成了佐拉的样子，吓得内内大惊失色：“不！不可能！你的影已经被我控制了，为什么！”

佐拉转过身对他笑道：“我一直以为我的生命不需要得到别人的保证。真是抱歉，我从一开始就背叛了你。当你说出那个计划时，我觉得很好奇，你会用什么方法来恢复青春呢？刚刚分裂出去的魂，是你寄宿在我体内的，而我自己的影，其实早就觉醒了。”她低头望着左手小指上的戒指，双眼浸满爱怜的柔情。

佐拉将束缚电荷一把扔到内内身上，内内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接着一个发光的魂魄从他体内滚了出来。这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那只应声虫一口吃掉了内内的魂。瞬间，它变异成了一个高达万丈的巨型生物，还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并用混浊的双眼瞪着众人：“哈哈——十万年了！我等了十万年，这



一天终于来了！我在这个老家伙身边做傀儡，忍辱负重这么多年，今天终于取回自己的力量了！终结吧！这万恶的世界！”

修猛然记起以前在壁画山谷见过的古代战役壁画，原来眼前的巨型生物就是历史记载的宇宙最强兵器！

这时，整个世界仿佛燃烧起来一般，修觉得脚底踩的是烧得通红的岩浆，浓烟混杂着大地燃烧时飞扬而起的灰烬，空气被烟雾和浓重的黑暗包围，散发出仿佛从炉火深处沸腾而出的热浪；天空闪耀着血液般黯淡的光芒，把宇宙染成一片深红；星辰从苍穹中陨落，时间早已不复存在；焦黑的地面猛烈地摇晃起来。修的心境突然变得无比平和，甚至充满了喜悦。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众人的心胸里川流不息，信念指引了一切……

最终话

新生

曾以求死之心生存，被迫超越，也主动超越。面对人生无法驾驭的生老病死，能以坦荡豁达的胸怀去寻找心灵的故乡，我穿越了生命中的障碍，因为心中有坚定的信念。我们真的做到了！不管梦是否实现，只要有梦，就是最美的……

战争结束了。

宇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宁静和平。

最强兵器早已消失无踪，没有电闪雷鸣，也不见了狂风肆虐，周遭是一片深沉的寂静。

地府黑洞洞的门槛仿佛悄无声息地为他开放，他落入大地的裂罅，又被托到了宇宙最深处。

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充溢着胜利的喜悦。吉布拉尔王城举国狂欢；恶魔族的小精灵们跳着欢腾的舞蹈；伊多村的枯木释放出春的绿意；诺尔塔村禁锢千年的冰封之雪也渐渐消融……

万物又开始复苏，大地在脚下涌出新的天地，比已经毁灭的旧世界更加美丽。绿意正深浓，水果树上硕果累累，潺潺的水声从清晨新鲜的空气中传来。遥远宇宙中的立方体星球上，美丽的平原仍和以往一样存在，幸存的人类踏着平原上的绿草走过。在草丛中，他们彷佛见到以往度过的黄金岁月，不再有血雨腥风的战争，也不再有现于天空的不吉紫云。

世界，又回到原点，那美丽星球的开始……是的，那将是一片全新的幸福天地！

“快说嘛，我和修，库露珂到底更喜欢谁？”

“对啊，快选择吧，吉洛还是我？”

“……不——要——”

The End［全文完］



如龙2

前情提要

为了解除日本最大的两个黑帮——关东的东城会与关西的近江联合之间即将展开的黑帮战争，东城会前任龙头桐生一马应挚友——东城会现任龙头寺田行雄临死前的嘱托来到了关西，希望能达成东城会与近江联合的结盟。可就在结盟即将圆满成功时，近江联合会长乡田仁之子乡田龙司突然率领部下发动叛乱，阻止了此次结盟。

由于乡田龙司和桐生一马在黑道中都有着“龙”的名号，因此龙司一心要与桐生一战以夺取“惟一之龙”的威名。但在两人激战正酣时，大阪警察对近江联合展开了突袭，桐生也当场被府警四课防止犯罪专门部门主任狭山薰逮捕了……

文/如星天坠 编/暗星

登场人物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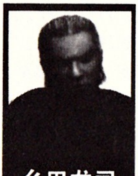


桐生一马

东城会第四代龙头，人称“堂岛之龙”，是一位重情义的男子汉。在一年前的“100亿事件”中，桐生一马拯救了险些毁于一旦的东城会，之后金盆洗手过上了隐居生活。但在收到寺田临死前的嘱托后，他又一次毅然踏入到黑帮仇杀的世界中……



瓦次郎 堂岛大吾 伊达真 堂岛弥生 寺田行雄 高岛辽



乡田龙司

近江联合会长乡田仁之子，同时也是近江直属分会——乡龙会的会长。他一直主张对外扩张，令近江称霸整个日本黑道。此外，外号“关西之龙”的他始终对桐生一马有着强烈的对抗意识。



狭山薰

大阪府警四课防止犯罪专门部门的主任，外号为“狩猎黑社会的女人”。由于桐生一马如果在大阪遭遇不测的话可能引发两大黑帮的全面战争，因此上司派她前往保护桐生一马。不过，薰之所以接近桐生，其实还有着另一个目的……

第一章 暗跃之影

一 传说中的刑警

几乎就在桐生被逮捕的同时，东京警视厅内出现了一个许久未见的身影。

在过道中看到那位身穿米色风衣的中年男子时，许多警察都露出了惊讶及敬仰的表情，有些年轻的警察甚至还慌张地向他敬礼，这些过分尊敬的举动令男子也有些讶异。

当他走到通道尽头拐角时，一个急着赶路的年轻女警恰好也从另一边跑来，猝不及防的她与男子撞了个满怀，手中拿的文件也散落了一地。

“啊，抱歉。”中年男子蹲下身去，帮女警一同捡文件。看清对方相貌时，年轻的女孩脸上立即浮现出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情。

“请、请问……您是伊达警官吗？”看到男子准备离开时，她急声问道。

“啊……对。”

“真的？您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刑警？”女孩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话却说不利落了，“我是您的崇拜者！”

“……哎？什么？”

“一年前的那起事件中，您不顾总部的命令，冒着生命危险独自解决了危机，并且将背后的黑手——神宫议员绳之以法，这些事迹都已经成为警界的传奇了。”女孩越说越兴奋，“对了，听说您一年前递交辞职信的时候朝神室署署长脸上来了一拳，是有这么回事吧？真是太酷了！”

伊达真苦笑着挠了挠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是好。自从辞职后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警视厅，完全没想到自己现在竟然有了这么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名号。

“啊，等一下！”女孩将钢笔和记事本充满期待地递到了伊达面前，“请为我签个名吧，拜托您了。”

正当伊达手足无措时，走廊另一侧忽然传来了另一个男子的声音。

“传说中的刑警……伊达，你现在真是有名啊！”

伊达看着出现在不远处，将手抄在口袋里向这边缓步踱来的银发中年男子，脸色忽然变得非常难看。

“瓦次郎……不，瓦警部补……”年轻的女警慌忙将笔和本子偷偷收起，畏惧地垂下了头。

“小姑娘，你崇拜的对象似乎并不怎么正确啊。”被称为瓦次郎的男子在伊达面前停下脚步，扭头对那个女警说，“要学习，也应该向那些遵守纪律的前辈学习嘛。”

“是……”女警急忙点了点头，急匆匆地离开了。

“鬼瓦，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伊达面无表情地问道。

瓦次郎耸了耸肩，说：“你还不知道？我现在是公安所属的刑警。”

“像你这种人还能当上公安？”

“你还记得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嘛。”

“对你来说也许是。”伊达盯着他的眼睛，冷冷说道，“但我可忘不了你做的那些事。如果可能的话，我真希望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

“恐怕你要失望了。”瓦次郎微微一笑，“这次我们的目的似乎是相同的。”

地下三层，13号资料室。

当瓦次郎和伊达推门进来时，里面的两个人正坐在会议桌旁讨论着些什么。除了须藤外，还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

“抱歉要麻烦您亲自过来。”看到伊达进来，须藤赶忙起身，“这位是公安部外事二课的仓桥本部长。”

在互相点头打了个招呼后，瓦次郎和伊达拉开椅子坐了下来。

“开始谈正事吧。”

“好。”须藤点了点头，按下了放在桌子上的录音机。

“这一刻，我们已经等待了二十多年……”

“我对你们的过去一点兴趣都没有。告诉我，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将焰火点燃？”

“别心急，为了那些含冤被埋葬于黑暗中的同伴，我们需要挑选一个合适的献祭时间。”

“那与我无关。话说回来，你就在那里说话，不怕被人窃听吗？”

“这你不用担心，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能窃听我的人在这世上寥寥无几。”

“哼哼，不用套近乎了。让神室町燃烧起来——你我是为了这个共同的目的才暂时合作的，等事情办完后我们就将变成敌人，这点你可别忘了。”

“嗯，我也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那么，尽快把神室町变为火海吧。”

通话声戛然而止。须藤按下停止键，将一张照片递给了伊达。

“录音中有关西口音的那个男人就是他，近江联合乡龙会会长乡田龙司。”仓桥解释道，“另外那个人的身分目前还没有确认，据推测应该和韩国某个黑帮有关。”

伊达看了眼照片，问：“那么，需要我这个辞职的警察做什么呢？”

“您应该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在神室町发生的事情吧？”

“寺田暗杀事件？”

“没错。”仓桥点了点头，“还有昨晚千层塔的爆炸也算在内。虽然种种证据都将这些针对东城会发动的袭击的主使指向了近江联合，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恐怕那个韩国组织也在幕后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指着自己笔记本上由东城会、近江联合和海外组织构成的三角形，向伊达解释道：“东城会前任龙头桐生一马已于昨天前往关西，希望与近江联合缔结同盟。如果真能圆满解决的话自然是皆大欢喜，但万一谈判失败的话，那就意味着近十年来最大的黑帮战争将会全面爆发。须藤君已经向警视厅提出了支援的请求，而我则希望找到与乡田龙司联系的那个人，并挖出他背后的韩国帮派，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爆发黑帮仇杀的可能。”

“抱歉，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自己能帮上什么忙。”伊达说。

“关键是这个。”须藤掏出一张照片，“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就是电话中的另外那个人。”

当看清照片上的那个人时，伊达不禁大吃了一惊。

“他？怎么可能？”

“半年前，乡田龙司曾秘密来过神室町，当时与他会面的就是照片中的这个人。”须藤早就预料到伊达的反应，说，“我知道您很难接受，不过目前他确实是最大的嫌疑人。尽管您已经离开警界，但我还是希望拜托您对这件事展开调查，您是他的旧识，这是我们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踌躇了半晌后，伊达慢慢点了点头。

“好吧，我接受这项任务。”

“那就拜托您了，各种相关文件会在一两个钟头内办好，而瓦君则会作为你的搭档协助你进行调查。”

“……这个家伙？”

伊达扭头瞥了一眼瓦次郎，眉头紧皱了起来。

这时，他忍不住又看了看手中的照片。直到现在，他还是无法相信照片中的人会与这起事件有关。

可是……

二 回归

“说吧，你究竟要把我带到哪儿？”

疾驰的警车上，双手被手铐铐住的桐生一马目视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象，向身边驾

车的女子冷冷地问道。

此时距离他被逮捕已过了将近半个小时，他本以为自己会被带到警署，但意外的是，名叫狭山薰的这个女人在命令手下对近江联合进行全面搜查后，却将他单独带上了车，而且看迹象根本就没有将自己带回警局的意思。

薰没有立即回话，在又开了几分钟后，她慢慢减缓了车速。

“来到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薰看了看窗外，将车停在了路边。令桐生大感意外的是，女警接下来的举动竟然是为他打开了手铐。

“别轻举妄动，不然我就再把你铐起来。”面对桐生疑惑的目光，她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坦白告诉你吧，现在的你并不是我们逮捕的目标，而是保护的对象，刚才我之所以在近江联合总部那么说是为了掩人耳目。”

“保护？”

“没错，大阪府警要全力保护你这个黑帮流氓。”薰哼了一声，“别一脸茫然了，连我自己都感到丢人。”

略一思索后，桐生已经基本明白了大阪警方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虽然在来到关西之前他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对于警方来说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自己在大阪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紧随而至的东西方全面战争会令他们大伤脑筋。虽然结论很讽刺，但如今警方对于桐生安全的重视程度确实要远远大于他自己，所以才会专门派这个女警来保护他吧。

“那么……现在你准备怎么办呢？”桐生活动了一下被手铐勒得有点酸痛的手腕，问道。

“先把你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再考虑接下来的事情。”

“多谢你的好意了，不过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抛下这句话后，桐生不由分说便打开车门下了车。

“喂，给我站住！”

对桐生的举动猝不及防的薰急忙追了出来，看到对方根本无视自己的呼喝后，她恼火地拔出手枪对准了桐生。

“我再说一遍，马上回到车里，不然我就会开枪。别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

听到女警的威胁后，桐生转过身来，毫无惧色地面对黑洞洞的枪口。

“警官，想开枪的话请随意。”桐生一马盯着薰的眼睛说，“我的朋友现在还处在危险中，而且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根本就没时间跟你们耗。”

“那不是我关心的问题。”薰冷冷说道：“我的任务是保护好你，任何有可能威胁到你安全的举动我都不会允许。”

“哦？就这么用枪指着保护我吗？”桐生微微一笑，“如果你还记得自己的任务，就该明白此时的我是不能受到任何伤害的。只要我还处在大阪的土地上，即使是被你打伤，东城会一样会将帐算在近江头上，我想你我都不希望看到这种事发生吧？”

薰一时语塞，她恼火地瞪着桐生，但微微颤抖的枪口已经说明了她心中的动摇。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薰的手机响了。她警惕地看着桐生，将枪口依然对准了他，而后接通了电话。

“喂……嗯，他就在我身边……哎？可是……唔……那好……嗯，我明白了……”

薰放下枪，走近桐生将手机递给了他。桐生迟疑了一下，将电话放到了耳旁。

“桐生一马吗？我是大阪府警署第四课课长别所勉。唔……长话短说吧，现在你已经成了那些老大们盯上的目标。许多人都认为你绑架了乡田会长，而首先干掉你的人应该会成为下任会长最有力的竞争者吧。千石组的千石虎之介刚刚悬赏一亿日元要你的人头，乡龙会也即将展开行动。大阪已经不是你的久留之地了，我会让薰护送你尽快返回神室町。”

“很遗憾。”桐生断然拒绝了他的提

议，“我的朋友还在这里，我可不会抛下他一个人离开。”

“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别所继续说道，“你的朋友……是叫堂岛大吾的那个吧？十几分钟前我刚刚接到线报，有人看到他和乡田会长被人用枪指着押到了一辆车上，看样子是已经被人控制了。”

“什么？”桐生一惊，急忙问道，“是乡龙会的人干的吗？”

“不，是一群韩国人，貌似和最近上面正在调查的某个海外帮派有关。而且看那辆车的去向……啊，稍等一下。”别所似乎是接到了什么报告，半分钟后，手机那头再度传来了他的声音，“已经查清楚了，那辆车的车牌是东京的，而且，几分钟前它刚刚通过了前往神室町的高速公路关口。”

“……我知道了，多谢。”

结束了这次通话后，桐生将手机还给了薰。

“如果我说不希望你跟来大概也没什么用吧？”桐生摇摇头，主动向警车走去，“近江现在恐怕已经在所有主要交通路线布置下了人手。看来，只有拜托你将我带回神室町了……”

三 背叛

在大阪警署的安排下，桐生一马和狭山薰在几个小时后就回到了神室町。将薰安置在已经停业一年的赛蕾娜酒吧休息后，桐生立即前往了东城会总部，并将在大阪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堂岛弥生以及与会的所有干部。

果不其然，所有人都对乡龙会的叛乱吃惊不已。经过商议后，弥生决定暂时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发展，而将注意力转向查找大吾和乡田会长的下落。

当桐生回到赛蕾娜时，已经接近午夜十一点了，而薰刚刚从浴室洗完澡出来。

“呼，总算是轻松了些。”穿着白色浴袍的薰轻轻擦着头发，一边接过桐生递来的罐装啤酒一边随意地坐到沙发上，打量着酒吧内的摆设说道：“酒吧里竟然还有浴室，这里以前是风俗店吧？如果是在大阪的话我一定会举报你的。”

桐生没有回答，隔了几秒钟后忽然问道：“你和东城会究竟有什么恩怨？”

薰浑身剧烈一震，她扭头看向桐生，一脸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

“不要小看东城会的情报能力。”桐生拉开易拉罐的拉环，喝了一口后继续说道，“我刚才已经让人查过了，你在过去几年中一直通过各种途径试图了解与东城会有关的各种情报，有些领域早已超过了警察会注意的范畴。让我猜猜看，这次的保护任务应该也是你主动向上面要求的吧？”

“……算你猜对了。”在片刻的震惊后，薰渐渐恢复了平静。“反正这在警界内也不是什么秘密，没必要瞒你。我承认，东城会和我是有些渊源。”

“说得更明白些如何？”

“也许，我的亲生父母就是被东城会杀死的。”

这句话倒是让桐生吃了一惊，他望向薰，但从对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我是被养母带大的，从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虽然养母说他们是因病去世的，但她六年前在与某人通电话时说出的那句话让我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薰继续说道，“‘全都是东城会的责任’——我到现在还记得她说这句话时那种悲伤的神情，所以……”

“所以你才会在日后走上警察这条路，并对黑帮犯罪格外在意？”

“说对了。”薰淡淡一笑。

“……知道你父母的名字吗？也许我可以……”

“完全不知道，养母一直都不肯告诉我。”薰摇了摇头，“别误会，我对身为东城会成员的你没有任何恨意。很奇怪，甚至我对可能是仇人的东城会也谈不上什么憎恶。从未谋面，甚至对他们一无所知的父母

对我来说就像是个符号而已，很大逆不道吧？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之所以在这几年里一直调查东城会，调查与父母相关的情报，就是想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以及他们的真正死因。”

桐生沉默了片刻，沉声问道：“知道了你又准备怎么做呢？有时候，不了解某些事情也许更幸福。”

“哦？”

“我的亲生父亲……他也是被东城会杀死的。”

不顾薰震惊的神情，桐生继续说道：“我是一年前才知道这件事的，而杀死他的人就是将我带入黑帮世界的风间大哥。不过，我对他没有任何恨意，从小时候起，我就认定风间大哥与我的亲生父亲没有任何分别了。当然，我对父亲真正的身分也很感兴趣。”

桐生笑笑，将一罐啤酒抛向薰。女警接过易拉罐，怔怔地看着正将酒向口中送去的原黑帮老大，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默，桐生看了看来电号码，有些意外地按下了接听键。

“好久没联系了啊，一辉。”

“是啊，前段时间一直在忙，所以就耽误向桐生先生你问候了，不会怪我吧。”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来电者是桐生的老朋友，星尘酒吧的前任老板一辉。桐生与他是在一年前的“100亿事件”中相识的，并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辉性格沉稳，即使遇到再大的危机也能冷静应对，这点即使是桐生一马也非常佩服。

在一年前那起事件结束后，一辉将酒吧交给了雄也管理，自己则主要在幕后负责一些外部事务。由于这一年中桐生基本上是过着隐居的生活，所以两人只是简单地联络过两三次，上次通电话已经是将近半年前的事情了。桐生很了解一辉，他不是个喜欢打扰别人生活的人，所以这次来电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果不其然，在简单寒暄了两句后，一辉直接进入了正题。

“我想问一下，堂岛大吾现在还与东城会有关系吗？”

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桐生的注意力：“为什么问这个？”

“唔，是这样的。半个小时前有人通知我，说看到堂岛大吾被几个韩国人从一辆轿车硬架了出来，好像是被绑架了。我知道他平日里总是和一群小鬼混在一起，但现在弥生大姐成了代理会长，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一声……”

“知不知道那辆车的去向？”

“天野大厦。”一辉答道，“那群人进去后就没再出来过，我的手下还在那里监视着呢。”

“好，告诉你手下我马上就到，让他密切关注那里的情况。”

看到桐生挂断电话准备出门时，薰也急忙站了起来。

“我也去。”

“这里不是大阪，你没义务履行警官的职责，还是留在这里吧。”

“开什么玩笑？别忘了，我的任务是保护你！”薰瞪了桐生一眼，抢在他之前向门外走去。

二十分钟后，桐生与薰赶到了天野大厦前，而一辉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了。当在刚才的通话中听到桐生的语气不对后，一辉就感觉到这件事有些不太寻常，于是立即放下手中的事赶到了这里，想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在经过简短的讨论后，桐生决定先和一辉前往大厦顶部与后者派来监视的手下会合，以了解最新的情况，薰则留在大厦外，当发现情况不对后立即赶来支援。虽然薰对自己单独被撂下并不怎么满意，但在桐生的坚持下，她也只得接受了这个安排。

乘坐大厦侧面一个比较隐蔽的货运电梯，桐生与一辉很快来到了大厦顶部，而看到一辉后，三个身穿迷彩服的青年走了过来。一辉快步走上前和他们交谈起来，由于隔着一段距离，桐生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不过一辉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

“似乎有些麻烦。”

片刻后，一辉走回桐生身边，皱着眉头说道。

“怎么？”

“是堂岛大吾。根据我手下的调查，他确实被关在这里，但是……”

“但是什么？”看到一辉有些迟疑后，桐生追问道。“快说吧，一辉。”

“那好吧……”一辉轻轻叹了口气，“桐生大哥，恐怕你救不出堂岛大吾了。”

“为什么？”

“因为……”一辉刻意压低了声音，靠近桐生耳旁，轻声说道：“死人是无法救人的啊。”

突然，一阵强烈的麻痹及痛楚从桐生一马小腹处顷刻扩散至全身，他眼前一黑，踉跄几步后摔倒在地上。

在被晕厥感侵袭前，桐生一马狠狠咬了下自己的下唇，那种刺痛令他避免了失去知觉，但强烈的麻痹感依然让他无法做出任何大的动作。他挣扎着抬起头，难以置信地望向正站在原地悠闲地看着自己的一辉。

“不愧是桐生大哥啊。”一辉微笑着扬了扬手中的微型电枪，“刚才的电流大概接近二十万伏特，只要碰触人体一到两秒钟就足以让他们昏迷过去，没想到这样你竟然还能保持意志。”

桐生死死地盯着他，浑身不断颤抖着。“……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没必要知道。”一辉打了个手势，不远处的那三个男子中立即过来一个，一把抓住桐生的头发强行将他从地上拉起，用手铐把他铐了起来。

“坦白说吧，桐生一马，我很佩服你。”一辉说，“本来我以为一年前就可以让东城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可惜当时我们都漏算了你这颗棋子，所以，这次我们才会将你设定为必须首先排除的对象。”

他把电枪扔给身后的一个手下，从腰间拔出枪对准了桐生。桐生面无惧色，只是冷冷地直视着他的眼睛。

“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对于马上就要死的人来说，这并不重要吧。”

“我想死得明白点，尤其是死在一个一直被我视作朋友的人手中。”

“没这个必要，东城会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一辉哼了一声，枪口顶在了桐生的脑门上，“如果不是你站错位置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好兄弟。但可惜，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

他按下保险，作势就要扣动扳机。但就在此时，一声大喝阻止了枪声的响起。

“住手！”

一辉等人循声望去，伊达和瓦次郎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大厦顶部，而前者正举枪对准了他们。

“把枪放下，一辉！”伊达厉声喝道，“或者说，叫你‘康珍羽’更有效些？”

听到这个名字后，一辉嘴角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他放下枪，将身体转向了伊达，“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倒真想这么说，不过可惜的是，现在我们查清的只有你的真名而已，剩下的事情需要你来告诉我。”伊达握紧了枪，全神贯注地盯着一辉，而瓦次郎则一直将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冷冷地注视着其他三个人的举动。

“把枪放下，动作慢一些，然后踢到这边来。别想耍什么花样！”伊达厉声喝道。

看到目前的形势对己方不利后，一辉略一思忖，将枪慢慢放在了地上，并示意自己的手下也跟着照做。

“一马，你没事吧？”将几人踢过来的手枪又踢向更远的地方后，伊达问道。

“还好，没什么大碍……小心！”

当察觉到站在自己旁边的男子偷偷将手伸向腰间后，桐生急忙喊道。几乎就是在他开口的同时，一声尖锐的枪响划破了天空。

那个男子闷哼了一声，还没来得及拔出枪便向后摔倒在地，额头上多出了一个花生米大小的枪眼。

伊达吃惊地扭头看向瓦次郎，但对于后者来说，这可并非结束。

一击得手后，瓦次郎趁着天台上的众人短暂的惊愕将枪口对准了其他两个身穿迷彩服的男子，面无表情地扣动了扳机。四声枪响过后，那两个人也倒在了地上。

“住手！”看到瓦次郎慢慢将枪口转向一辉后，伊达情急之下将对方的手枪打落在地，转而将枪口对准了他。

“喂喂，别担心，我暂时没打算杀他。”瓦次郎摊了摊手，“剩下的这个要用来逼供的。”

“……你这家伙！”伊达愤怒地喝道，“竟然……竟然又一次在我面前开枪杀死嫌疑犯！”

“这种时候就先别在乎那些了，等问出口供来再说吧。”

瓦次郎依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种态度更加激怒了伊达，手中的枪也因为这怒意而微微颤抖着。

“别做梦了！这次我一定要将你绳之以法，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警察！”

瓦次郎无奈地叹了口气。忽然他脸色一变，猛地冲向伊达，伊达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其扑倒在地，枪也掉到了一边。而就在同时，枪声又一次打破了夜空的沉寂。

伊达一把推开瓦次郎，迅速从地上爬了起来。这时他才震惊地发现，鲜血从瓦次郎的右臂潺潺流下，而在不远处，一辉正拿着不知从哪里拔出的枪对准了他们。

看到攻击没有奏效后，一辉用韩语骂了一句。正当他准备再度开枪时，桐生趁其不备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飞起一脚将一辉手中的枪踢飞，紧接着抢前一步一肘命中了他的下巴。

一辉踉踉跄跄地后退了两步，一待身体站稳便立刻向着枪落地的地方奔去，迅速抄起枪对准了桐生。可就在他刚想要扣动扳机时，一颗从远方射来的子弹切实命中了他的腹部。

桐生循着枪声传来的方向望去，看到的是出现在天台出口的狭山薰。

薰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一缕轻烟从枪口缕缕升起。桐生和一辉迟迟未归，也没有与她进行任何联系，她本来是想上来看一下究竟出了什么事，可却恰好目睹了这一幕，于是情急之下立即开了枪。

一辉捂住腹部的伤口，不住后退着，鲜血自指缝间不断流出。当发现一辉一直退向天台的边缘时，桐生一下子明白了对方的目的，急忙喊了起来。

“别做傻事！那不是致命伤，现在立即去医院的话还有救！”

“哼，这种时候就别再假惺惺地说这些话了。”一辉冷笑了一声，豆大的汗珠在额头浸出。“你我的相遇相识，之后的并肩作战，还有期间一次又一次的巧合，一切都是假的。你只不过是我们手上的一颗棋子而已。所以，就别再用那种关切的语调了。”

桐生毫不退缩地直视着他的目光，沉声说道：“我不想管那种事情，我所知道的是，我决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朋友白白送死。”

沉默了片刻后，一辉摇了摇头，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

“……还真像是你的风格啊……”

这时，他突然昂起头，大声喝道，“桐生一马，我承认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但是，我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真拳派的战士，所以只要你曾经是东城会那个垃圾组织的一员，你我就注定要生死相搏。这次是我输

了，但相信你不久后也会随我而来吧。如何有来生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

听到最后几句话后，桐生已经隐隐感觉到情况不妙。但就在他准备冲上前时，一辉已经纵身从40多层的楼顶跳了下去。

不久之后，从下方传来的一声闷响传入了所有人耳中。

四 二十年前的恩怨

虽然一辉设计想将桐生置于死地，但有一件事他没有撒谎，那就是堂岛大吾确实被关在大厦的顶层。大概他是想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将大吾作为逼迫桐生的筹码，但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尽管脸上多了几道伤痕，但看起来大吾并没什么大碍。据他所说，乡田会长已经被人带到了别的地方。在向东城会通知了这个消息后，桐生带着众人一同回到了赛蕾娜酒吧。在那里，一辉最后提到的那个名称成为了他们谈论的重点，而大吾提供的情报也确认了那个神秘黑帮组织的存在。

“在关押期间，看守我的那帮人说的都是韩语。”大吾说，“虽然我听不懂，不过，‘真拳派’这三个字的发音经常在他们的对话中出现。”

“真拳派？我在警方档案中从没看到过这个名称。”薰仔细在脑中回忆着自己从警以来曾看过的各种档案，最后摇了摇头。

桐生将目光移向了伊达，但后者也摇了摇头。“我只知道一辉……也就是康珍羽隶属于某个韩国帮派，但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清楚了。”

正当讨论进入僵局时，一个声音从众人背后响起。

“你不知道很正常，因为这个组织在26年前就已经被剿灭了。即使是在警视厅内，知道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众人循声望去，说话者是刚刚将伤口包扎好后走出来的瓦次郎。那一枪只对他造成了擦伤，简单处理一下就好了。

在刚才的谈话中，桐生已经基本了解了伊达与瓦次郎之间的恩怨。二十多年前，当伊达刚刚进入警界时，瓦次郎已经是警界内鼎鼎大名的“鬼瓦”了。被分配到瓦次郎属下的伊达对自己的这位上司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一直将他视为学习目标。可是，一次与瓦次郎共同逮捕杀人嫌疑犯的行动却彻底颠覆他的这种观念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瓦次郎竟然会将那些未经法律审判的嫌疑犯毫不留情地尽数枪杀。虽然那些人确实试图抵抗，但在明明还有其他解决方法的情况下，瓦次郎却面不改色地选择了最直接也是最残暴的方式。事后，瓦次郎被认定为正当防卫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自从那之后他就背上了“杀人刑警”的恶名，并最终被调离了一课。

根据之后伊达得到的消息，瓦次郎在这些年来又做过数次同样的事情，那些偷渡过来的外籍嫌犯都是被其当场击毙，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审讯。但由于事后瓦次郎都能找到自己是正当防卫的证据，上层拿他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对其进行冷处理，不再将此类案子交由他负责。但令他们恼火的是，凡是牵扯到外籍偷渡客的案件，瓦次郎都会“巧合地”出现在事发现场，并有数次枪杀嫌疑犯的情况出现，就好像是他和这批人有什么私仇一样。

“即使是26年前被剿灭的组织，警方的档案中也应该有记载啊？”薰皱了皱眉头，对瓦次郎的说法表示怀疑。

“瓦先生，详细说明一下好吗？”桐生问道

“曾经身为东城会第四代龙头的你也不知道真拳派？”

“26年前我还没有进入东城会。”

“原来如此……”瓦次郎点了点头，“实际上，当年剿灭了真拳派的组织就是东城会。”

这句话着实让屋内的众人吃了一惊，而

在此时，另一个惊讶的声音也从房门那里传了过来。

“真拳派？”

桐生循声望去，说话的是刚刚推门进来的柏木修，他是在得知大吾获救的消息后立即赶来这里的。

“柏木，你知道这个组织的情况吗？”

“这个……”柏木看了看在场的其他几个不认识的人，犹豫了一下。

“没事，说吧，都是自己人。”

桐生的话打消了柏木的疑虑，他点了点头，说起了真拳派的事情。

“26年前，东城会还没有完全掌握神室町的地下统治权，几大组织都对这块肥肉虎视眈眈，而真拳派就是其中之一。”柏木说，“由韩国移民组成的这个组织以下手狠毒而名声显赫，在他们控制的那块区域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各类恶性案件。渐渐地，野心勃勃的他们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了东城会的最大威胁。于是，堂岛组长找来了组内的两大骨干——风间大哥，以及当时还未独立出去的岛野，下令两人率队对真拳派总部展开突袭，趁他们猝不及防时将其一举歼灭。虽然风间大哥认为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这件事，但在堂岛组长的强压下，他也只得接受了这个计划……”

柏木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突袭计划进行得相当顺利，风间大哥和岛野一夜间便清除了真拳派。凭借这份功劳，风间大哥和岛野被特别允许成立自己的直属分会，而东城会也在这起事件后真正确定了自己在神室町的王者地位，并逐步扩张为关东势力最大的组织。”

“可是……为什么我在警界这几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起事件呢？”薰不解地问，“就连真拳派这个名字也是……”

“这很简单，因为与真拳派相关的一切资料都被警方抹消了。”

一直在一旁默不做声的瓦次郎忽然说道，令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他身上。

“为什么？”

大吾和薰不约而同地问道，而柏木则是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怪不得当时警方根本就没有来调查我们，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

瓦次郎解释道：“早在堂岛组准备发动攻击的前几天，警方就已经得知了他们的计划。不过在高层进行讨论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对此装聋作哑，他们甚至还在当天调走了在那一带进行巡逻的警察，方便东城会发动突袭。”

“以暴制暴，坐收渔翁之利。”桐生冷冷说道。

“说得没错。”瓦次郎点了点头，“当时警方也对这伙韩国人感到很头疼，虽然他们犯下了无数恶行，但警方却始终无法找到证据将他们绳之以法。因此当得知东城会的计划后，他们决定默许这起黑帮仇杀，并在事件发生后将与真拳派有关的所有资料尽数抹消。”

“不对啊？”大吾忽然说道，“如果是这样说的话，真拳派早在26年前就已经被彻底剿灭了，那为什么现在还会……”

柏木答道：“现在看来惟一的解释就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斩草除根，而那些幸存者今天就化为了要向东城会进行复仇的恶鬼。”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瓦次郎说，“当时在真拳派总部内的核心成员共有36人，但事后发现的尸体只有33具。”

“还有三个幸存者吗……”伊达沉吟道。忽然他抬起头来，疑惑地问，“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些？”

瓦次郎淡淡一笑，“很简单，因为我就是26年前负责这起案件的两个人之一。而另一个人嘛……”他将头转向薰，“则是当时还在这边任职的别所勉。”

“别所课长？”薰大吃一惊，“那怎么可能？”

“当时做出‘不干涉’决定的也是他。从事后效果来看，这步棋实际上走得很对，真拳派的覆灭的确让神室町的治安逐渐好转，也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不过在知道这件事以后，警界上层大为震怒，因此别所才被下放到了府警。”

这时，房间内的气氛变得有些压抑。分属于警察与黑帮，但现在却要共同作战的六个人都在思考着与本方相关的事情，因此一时间没有一个人出声。

26年前的屠杀、隐藏的警界内幕、为复仇而来的阴影，再加上虎视眈眈的近江联合……

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但所有人都没有一丝睡意。

对他们而言，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四章 真相

一 乡龙会的到访

“什么，真拳派？”

当次日在寺田葬礼的灵堂内从桐生口中得知昨晚的事情后，堂岛弥生也不禁脸色大变。身为前堂岛组组长妻子的她清楚地知道26年前的那起屠杀，而当想起当年真拳派残忍暴虐的处事方式时，即使是她也不禁感到有些发怵。

“想不到他们竟然还有幸存者，这件事确实比较棘手……”弥生皱着眉头说道，“真拳派奉行的铁律就是血债血偿，组织内的成员必须要为死去的同伴报仇雪恨，即使为此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不过……”

弥生的眼神忽然变得锐利起来。“如果他们以为现在的东城会只是个软柿子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了嘈杂的吵闹声。

“我出去看一下。”

桐生一边说一边向门外走去，大吾也跟了上来。当走到离总部入口不远处时，大门前发生的一幕映入了两人眼中。

数十名身穿黑衣的男子站在大门前，挑衅似的瞪着挡在他们面前的东城会成员。而门外则密密麻麻地停着十几辆高级轿车，将整条大道都堵得严严实实。

“乡龙会？”大吾一眼就看到了那些人袖口纽扣上的特殊标志，不禁脱口而出。

这时，站在那群人最前方的那个胖子也察觉到了正向这边走来的两人。他曾经在苍天堀的夜总会内吃过桐生的苦口，因此马上就认出了他。

“这不是东城会的前代龙头吗？”胖子看着桐生，挑衅似的说道，“怎么，在这里的就是东城会的全部人马了吗？还不如我们乡龙会的一个突击队人多啊。”

桐生没有理会他的挑衅，冷冷说道：“今天在这里要举行我们龙头的葬礼，我不想动手，识趣的话就快滚吧。”

“哈哈，一见面就要赶客人走，这就是东城会的待客之道吗？”这时，一个男子爽朗的笑声从门外传来。听到声音后，乡龙会的人立即向两边让开，站在最后面的那个人则上前拉开了停在门外的那辆黑色加长林肯的车门。

身着和服的乡田龙司走下车，大步走进了东城会总部大门。

“别那么紧张，我今天只是来向寺田兄告别的。”看到桐生锐利的眼神后，龙司耸了耸肩，“再过几天整个关西就都是近江的囊中物了，我又何必着急呢？”

“你说什么，混账！”

“快点儿滚回关西去吧！不然休想活着出门！”

这句狂妄的话一下子激怒了在场的东城会成员，一时间叫骂声不绝于耳。桐生示意东城会的人暂时不要说话，而后盯着龙司沉声说道：“乡田龙司，怎么说你也是乡龙会

的会长，就一点也不守道上的规矩吗？”

“我说过我是来拜祭寺田兄的，怎么说我们也曾在近江并肩作战过那么多年。”龙司拍了拍手，身后两个拿着大皮箱的手下走上前，将箱中满满的钱倒在了地上。

“这是近江为寺田兄准备的祭金，将他的葬礼办得豪华些吧。”

“多谢，不过我们不需要。你还是把它拿回去吧。”

“别装了，谁不知道自从一年前的那起事件后，东城会已经变成了穷光蛋啊。”龙司不屑地说道，“怎么说寺田也曾是近江四天王之一，葬礼寒酸的话岂不是丢了近江的脸？哦，对了，桐生先生，我还有一件礼物是专门送给你的。”

在桐生一愣时，龙司打了个响指，他的手下领着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正是暂时搬到孤儿院居住的泽村遥。

“……乡田龙司，你这家伙！”桐生攥紧了拳头，愤怒地低声喝道。他本以为龙司是专门绑架了遥想要挟自己，可令他意外的是，对方竟然松开了手，任由遥一路小跑到自己身边。

“遥，你没事吧？”桐生急忙蹲下身来关切地问道。

“嗯，一切都好。”遥点了点头，指着龙司说，“是这个人救了我。”

桐生一愣，抬头向龙司望去，而此时后者刚好将一件东西扔向他。他单手接下那个公文包，拉开拉链向里面望去。令他吃惊的是，公文包里竟然装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不久前他曾在近江联合总部见过一面的千石组组长千石虎之介。

“虽然我也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过我最厌恶的就是绑架人质挟持他人就范的卑鄙小人了。”龙司指了指公文包，说，“这个中年商人一贯爱使这种手段。要是平时也就算了，可这次他竟然想干涉我盼了好久的决斗，而且还仗着有几个臭钱就狂妄地自认为自己已经是下任会长，所以我一怒之下直接就把他干掉了。寺田生前和这家伙的关系也不怎么样，我就顺便带来送给他当祭品吧。”

说到这里，龙司忽然提高了声音。“桐生一马，看在寺田兄的面子上，我会推后三天东上，在这期间不找东城会的任何麻烦。但等到三天之后，乡龙会就将对神室町展开全面总攻！”

“好，我等着。”明白这场战斗已是不可避免后，桐生缓缓站起身来，直视着龙司的眼睛凛然说道。

“爽快！”龙司满意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大步向门外走去。几分钟后，乡龙会的人便随着他全部离开了。

“该来的躲也躲不了，那就干脆大干一场吧。”从灵堂走出的堂岛弥生恰好听到了龙司最后说的那些话，她走到桐生和大吾身边，冷冷说道。“大吾，你一会儿马上向各大干部进行传达。我以东城会代理会长的名义下令，调动东城会所有人马。”

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然后提高声音，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个命令。

“三日后，准备展开与关西的全面战争！”

二 真拳派的幸存者

在与弥生等人经过商讨后，桐生决定在之后两天内将精力放在对真拳派的调查，以及搜查乡田会长的下落上。为此，桐生专门随同薰回到了大阪，并从别所勉口中得知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

“……真拳派的3名幸存者中我认识1个，改名为村井的他现在住在通天阁附近一家将棋会所里。”在薰几番询问下，别所终于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当年村井虽然在那场屠杀中身负重伤，但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失去了复仇的勇气，一心只想平静地活下去，但是这却与真拳派“以牙还牙”的铁律背道而驰。为了避免遭到韩国总部的追杀，别所特意将他带到

了大阪，并帮他建立了一个新的身分。不过，这些年来他只能以虚假的身分过着被别人编排好的人生，甚至连家人和朋友也不敢联系。

“桐生，我昨晚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当走到离那间会所没多远的地方时，薰忽然说道。

“什么事？”

“我……不是一直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究竟是谁，又究竟是怎么死的吗？那天晚上听到瓦先生说的那些话后我就在想……”薰犹豫了一下，低声说，“我曾经说过的，我父母很有可能死在东城会手上，而他们的死亡时间与东城会血洗真拳派总部的时间也基本吻合。所以我很担心，我……我的父母说不定就是真拳派的人……”

“……确实有这种可能。”桐生点了点头，“不过现在不要急着下定论，等找到村井后一切就都清楚了。”

薰默默点了下头，两人一同走进店里。这家地下将棋店并非合法经营，采用的是赌博性质的指名挑战制，顾客在押下赌资后可以要求与店内聘请的专业人士进行对决。店内的空间不大，但十几张将棋桌前都坐着正在下棋的人，看起来生意还不错。

在交纳了保证金后，桐生说出了自己要指名的对象。

“村井在不在？”

正在环视整个房间的薰敏锐地注意到，当听到这个名字时，一个独自坐在远侧角落那张将棋桌前的头发花白、带着银边眼镜的中年男子向自己这边看了过来，于是径直走过去坐在了他的对面。

“您就是村井先生？”

中年男子微微点头，但目光始终停留在棋桌的那盘残局上，似乎正在聚精会神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是大阪府警四课防止犯罪部门的主任狭山薰。”薰将自己的警官证在他面前一晃，“这次前来，是希望向您了解一下与真拳派有关的事情。”

村井浑身一震，捏在指间的棋子险些滑落。他抬头看了薰一眼，起身就准备离开。

“别担心，我是别所先生介绍来的。”薰急忙解释道，“我只是想问您几个问题，绝不会影响到您现在的生活。请您告诉我，26年前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见村井只是看着残局，久久一言未发，薰遂以哀求的声音低声说道，“拜托了，我的父母……可能也是真拳派的人。”

村井诧异地抬起头，认真端详起薰的相貌。隔了半晌后，他喃喃自语道：“这么看的话，似乎是有些……”

村井没有说下去，一边凝视着手中的棋子一边摇了摇头。“何必要知道那些事呢？人生其实是很残酷的，与其知道自己的过去，就像现在这样平静地生活，对你来说也许更幸福……”

“求求您了，这件事对我真的很重要。”

薰垂下头，苦苦哀求道。看到她这幅样子后，村井无奈地叹了口气，开始讲述起26年前的那起事件。

“我永远都无法忘记26年前的那个圣诞前夜——屠杀发生的那个夜晚……”

“26年前的圣诞前夜？”桐生一惊，好像想到了些什么。

“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些人的到来。对于很多同伴而言，在他们惊觉总部遭到袭击时，便已经倒在了对方冰冷的枪口下。”说话的时候，村井一直低着头。虽然他的语气很平静，但薰和桐生都能够感觉到那下面隐藏着的痛苦。

“当首领死在那个人枪下时，我就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但那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吓得我一动都不敢动，只能呆呆地看着那个人慢慢向我走来。原本我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不过那人不知为何并没有杀我，而是径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当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后时，我急忙爬到首领的身边想要查看一下他是否还有救，但就

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背部，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村井闭上眼睛，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似乎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充斥着枪声与惨叫的夜晚。

“在当时的真拳派中，有没有年幼的孩子存在？”薰急切地问道。

“当年在总部共有36名核心成员，不过，实际上还有两个人没被算在其中，那就是首领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

“那、那他们现在怎样？”

村井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不想过问这些事情了，只希望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不过他们并没有死在那场屠杀中，受到首领临死前委托的瓦警官似乎将他们送到了别处。”

“难道说……我就是……”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那、那么，你知不知道杀死你们首领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村井迟疑了一下，说：“名字我不太清楚，但相貌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时的他大概有三十岁左右，穿着一身黑色夹克……”

“风间新太郎。”桐生一马忽然说道，将两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什么？”薰反问了一句。

“风间新太郎——这就是杀死你父亲的男子的名字。”桐生低声说，“也就是我之前曾给你提到过的，将我带入黑帮世界，并被我一直视为亲生父亲的风间大哥。”

“……为什么你这么确定？”

桐生迟疑了一下，正当他准备将所有事情都说出来时，店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四个身穿皮衣，留着平头的高大男子冲进了店内，将放在门口的桌子都碰翻了。坐在前台的老板冲上去就要叫骂，但走在最前头的男子没有多话，直接拔出匕首狠狠刺进了他的小腹。

在老板无力地瘫倒在地上的同时，店内的员工和顾客们终于从目瞪口呆中反应了过来。不知从何处响起的惊呼声就如同拔开的瓶塞一般，令所有人都尖叫着争先恐后地向店外逃去，几十秒钟后，店内就只剩下了桐生、薰、村井，以及刚才冲进来的那批人。

“该来的还是来了啊……”村井默默点了点头，嘴角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

“真拳派？”桐生问。

“应该是从韩国总部派来的杀手吧，过了这么久，他们终于还是找到我了……”

那几个男子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们眼中好像完全没有桐生和薰，只是冷冷地盯着村井。

“小心！”薰眼尖地察觉到其中一个男子腰间白光一闪，急忙将村井扑倒在地，一把匕首擦着她的发梢飞过，直直地插入了墙壁上的排气管道上。

见自己的偷袭未遂，于是那个男子准备向村井和薰这边走来，但还没等他挪动脚步，一记重拳便狠狠落在了他的左脸上，巨大的冲击力顷刻间便将他打飞起来，摔出去一米多远。

“抱歉，此路不通。”桐生一马挡在那些人的正前方冷冷说道，右手的五指关节在握拳时劈啪作响。

站在最前面的男子瞅了眼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的同伙，眼中射出凶狠的光芒。他一把掏出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桐生猛刺过去。桐生看得真切，在匕首即将刺到自己时迅速闪身避过，左拳照着对方面门便挥了过去。但令他意外的是，男子竟然急速后仰避开了距离如此之近的攻击，而后顺势将匕首换至左手后刺向桐生腰间。

突然，手腕处传来的剧痛令男子疼得咧开了嘴，匕首也拿不稳掉在了地上。桐生一马面无表情地直视着男子，握住他手腕的左手突然用力一扭。伴随着一声惨叫，男子捂着手腕跪倒在地，左手掌已经向内侧扭了六十度，看上去格外恐怖。

“下一个是谁？”桐生将身体转向惊呆的那两个真拳派成员，冷冷问道。

刚才甫一交手，他就知道这群人的实力与之前对付的小流氓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他，同时对付好几个人也占不到任何便宜。所以刚才桐生果断地下了狠手，力求尽快消减对方的力量，这样方才有一丝胜算。

这时那两个人也已经回过了神来，大吼一声便冲向了桐生，两把匕首分别刺向他的心脏与小腹。桐生眼疾手快，抄起旁边的棋桌挡住了刀的来势，其中一把更是深深地插入了桌面。他没有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立即将棋桌扔向刀已离手的那个男人，将其砸倒在地，同时飞起一脚将另一人手中的匕首踢落。

趁着后者踉跄着不住倒退，桐生一个箭步冲上前，抓住对方的头发便向旁边的铁管狠狠撞去。当另一个男人站起身时，才震惊地发现同伴已经瘫倒在了地上，而一同前来的四人中，还站着的就只剩下了他自己。

男子怒吼一声，挥拳便冲上前来。桐生本想借着其来势给他一个过肩摔，可他没想到的是，对方的这次攻击竟然是声东击西……

在即将靠近桐生时，男子突然一个侧翻滚到了旁边，他抓起刚才被桐生踢飞的那把匕首，猛地扔向了另一侧。

村井闷哼一声，倒在地上当场毙命，那把飞来的匕首直刺入他的心脏，只剩刀柄露在外面。这次攻击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虽然薰察觉到了男子的意图，但还没等她作出反应，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混账！"

桐生又惊又怒，厉声喝道。而当确认村井已经被自己杀死后，那个男子忽然放声大笑起来。他扭头将恶毒的目光射向桐生，狠狠咬碎了槽牙。几秒钟后，当看到男子的耳鼻口同时流出鲜血时桐生才察觉情况不妙，他急忙扭头望去，其他几个真拳派成员也已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同样出现了七窍流血的情况。

看样子，这些人早就在自己的槽齿内放置了由蜡类材料制成的胶囊，一旦被俘便会立即咬碎牙齿，令胶囊内的毒药流出自尽身亡，以避免因遭受拷打或被逼服用自白剂而泄露组织的情报。

好不容易找到的幸存者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而袭击他的真拳派成员也全部服毒自尽。原本已经有些豁然开朗的形势顷刻间又变得一片迷茫。

"可恶！"

桐生狠狠地踢飞了一张棋桌，牙齿因愤怒咬得格格作响。

回到苍天堀后，桐生和薰来到了环城河旁，心里都不怎么舒服。而这时，薰忽然想起了刚才被打断的那件事。

"能不能告诉我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你会确定风间新太郎就是杀死我父亲的凶手？"

"……因为，当时我也在场……"

薰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惊愕地盯着面前的男子。

"刚才听到东城会对真拳派展开袭击的准确时间后，我才想起了这件事。"桐生低声说道，"当时的我还没有加入东城会，在风间大哥的出资援助下生活在孤儿院。每年圣诞前夜风间大哥都会前往孤儿院看望我，但那天不知为何他却一直没来。担心之下，我主动跑到了堂岛组驻地，却恰好遇见了风间大哥开车外出的一幕。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鬼使神差地就紧追了上去，并在不久后偷偷跟着风间大哥进入了那座大楼——也就是真拳派总部的所在地。在几番寻找后，我在一个房间外透过门缝发现了风间大哥，而屋内还有一个穿着皮衣，正持枪对准了风间大哥的男子。看到这一幕后，我急忙抄起一根木棍踢开门冲了进去。可是，这却是我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

说到这里，桐生轻轻叹了口气："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风间大哥是希望劝说真拳派首领率领部下离开神室町，以避免这场大屠

杀的发生。在他的诚恳劝说以及当前严峻形势的逼迫下，真拳派首领实际上已经同意了选择退让，但就在这时，我却冲了进来……看到我拿着木棍冲进来时，真拳派首领又惊又怒，他认为刚才风间大哥说的都只不过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而布下的圈套，立即拿起枪对准了我。无奈之下，风间大哥只有向他开枪。而以此为导火索，这场大屠杀才正式开始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如果当时不是我的话，这场屠杀根本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我才是杀死你父亲的真正凶手。你有权恨我，如果你想要报仇的话，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有任何怨言。”

从刚才起，薰就一直呆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桐生说的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入了她的耳中，可她宁愿自己什么都没听到。

尽管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天，但她对这个有情有义的男子已经产生了深深的好感。虽然她有时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份感情却是她无法否认的。

薰之前一直以为自己对亲生父母其实没有什么感情，即使他们真的死在东城会手下她也没想过要对东城会展开报复，因为那根本于事无补，她想知道的只是父母究竟是什么人而已。现在她知道了，甚至连害死父亲的人都……

此时她的心头纷乱如麻，喜欢的人竟然转眼间就成了自己的间接杀父仇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与晴天霹雳没有任何分别。报仇？宽恕？薰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所以，她只能呆呆地坐在那里，无法做出任何选择。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破了两人间的沉默。桐生拿起手机一看，来电是个陌生的号码，而当他按下通话键时，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伊达现在在我手中，如果还想他活命的话就来千层塔50楼吧。”

对方简单直接地点明了此次通话的主题，当听到伊达被绑架后，桐生着实吃了一惊。

“你是什么人？”

“公安部外事二课课长，仓桥涉。”

“警察？”

“哼哼，如果说出我的另一个身分你应该就会明白了吧？”对方冷笑了一声，说，“仓桥这个名字我已经用了26年了，但是……池颖敏——这才是我真正的名字。”

“……真拳派的幸存者吗……”

“真不愧是桐生一马。”对方的声音显得相当满意，“还有，把薰小姐也一起带过来吧。”

“为什么？”桐生立刻警觉了起来。

“见过朴会宗（村井）后，她也该明白自己的身分了吧？记住，今晚八点你和狭山单独过来，我可不怎么喜欢等人。”

说完这句话后，仓桥不等桐生回答就切断了通话。

三 父亲

在向薰说明了伊达的情况后，两人急忙搭乘新干线赶回了神室町。一路上两人很有默契地没有再提刚才的事情，甚至连话都没说几句。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两人赶在晚上八点之前来到了千层塔50楼。

一进门，他们就看到了被绑在地上的伊达，而坐在中央座位上的那个中年人，应该就是不久前打电话的仓桥涉了。

“欢迎两位大驾光临，尤其是狭山小姐。”看到两人进来后，仓桥站起身来做了个欢迎的姿势，“你也是我们复仇计划的目标之一，怎么能不登场呢？对了，你应该已经知道自己和真拳派的关系了吧？”

薰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么……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一同为真拳派的同伴们复仇吧，这是我们不容侵犯的铁则。”

“别做梦了！”薰斩钉截铁地拒绝道，拔枪对准了他，“那些事与我无关，我来到

这里的惟一目的，就是将你这个隐藏在警界内的败类绳之以法！”

仓桥冷笑了一声，摇着食指说道：“我劝你还是不要冲动的好。”他指了一下安置在座椅旁的那个装置，“只要我按一下按钮，这个炸弹就会立即爆炸，想同归于尽的话就开枪好了？”

“你……”薰愤怒地瞪着他，但也确实不敢冒险开枪了。而在这时，一个男子的喊声忽然在门口响起。

“想按的话就按吧，但是，像你这种抛弃姓名苟延残喘的懦夫有那个胆量吗？”

瓦次郎从门口走进房间，用枪指着仓桥冷冷说道，“仓桥，自从你一踏入警界我就已经盯上你了，我之所以选择外事二课也是为了能监视你。什么‘脱离组织，洗心革面’，你以为这种鬼话我会轻易相信吗！”

“你果然出现了……”看到瓦次郎后，仓桥咬牙切齿地说道，“这些年来你究竟杀了我们多少同志？”

“接下来只要将你和金大津干掉，一切就都结束了。”瓦次郎走向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哼哼”仓桥突然指向薰，大声喝道，“你想让自己的女儿亲眼看着父亲杀人吗？”

听到这句话后，瓦次郎浑身一震，而薰更是震惊得目瞪口呆。

“父亲……？”她急声问道，“可、可我的父亲不应该是……你把话说清楚！”

“别过来！”看到薰想要上前时，瓦次郎急忙扭头喊道。仓桥没有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他迅速拔出枪，毫不留情地对准瓦次郎扣动了扳机。

“你能想像为了等到今天，我这26年都忍受了些什么吗！”仓桥恨恨地吼道，近乎疯狂地不断将子弹射向已倒在血泊中的瓦次郎。

突然，他转过身将枪口指向了呆在那里的薰。“流着真拳派血液的你也妄图违背铁则吗？那么，你也陪他一起去那个世界吧！”

“住手！”桐生急忙想冲过来，但两人相隔实在太远，他根本就无法阻止仓桥。眼看薰就要丧命于仓桥枪下时，一个人影突然挡在枪口与薰之间，而在此时，枪声再一次响起了。

为薰挡下这一枪的，正是拼尽最后的气力爬起的瓦次郎。他趁着仓桥吃惊之际，一枪射中了对方的脑门。

仓桥张大了嘴巴，向后踉跄着退了两步，倒在地上断了气。而在另一边，瓦次郎也已是气若游丝。

“……这么多年来……我总算是做了件父亲应该做的事情……”瓦次郎躺在薰的臂弯中，看着自己的女儿，嘴角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这时，桐生也帮伊达解开了绳子，几人围到了瓦次郎身旁。

“你……你真的是我的父亲吗……”直到这时，薰依然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瓦次郎微微点了点头，“当年我受真拳派首领所托救下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为了避免他们遭到东城会或者是韩国真拳派总部的追杀，我带她们来到大阪过起了隐居生活。在那段期间内，我与秀渊相恋了，而你……就是在那时出生的……”

说到这里，瓦次郎剧烈地咳嗽了起来，鲜血从嘴角不断流出。桐生本想阻止他说话，以便让他能够撑到救护车前来，但瓦次郎却摆摆手拒绝了他的提议。

“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但在我前往香港公干时，真拳派的杀手找到了秀渊。等我回到家后，看到的只有她的尸体……为了避免你也遭到毒手，我将你交托给了一个朋友，并消除了能看出你我父女关系的一切证据……从那之后，我便申请调入了专门处理外国人犯罪事件的外事二课，发誓要让那群混蛋付出应有的代价……”

“难道说……”伊达这才恍然大悟，“难道你杀死的那些偷渡嫌犯都是……”

“对，他们全都是真拳派韩国总部派来的人……”

“为了替秀渊报仇吗……”

“那只是目的之一，还有就是……我想要抹除与薰的过去有关的一切证据，让她能够过上平静的生活。”瓦次郎喃喃说道，“这……也是秀渊的遗愿……”

他轻轻抚摸着薰的脸颊，此时的薰早已泣不成声，泪水不住在脸庞滑落。

“为了我和你的母亲，你一定要坚强、幸福地活下去……我的女儿……”

说完这句话后，瓦次郎永远闭上了眼睛。

“爸爸……爸爸……爸爸！”薰用力摇晃着瓦次郎的身体，大声哭喊着。

但是，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以后你准备怎么办？”

“先将爸爸的骨灰带回大阪，以后嘛……再说吧……”

第二天下午，在赛蕾娜酒吧中，桐生一马与薰坐在吧台前交谈着。此时的薰还没有从丧父的失落情绪中解脱出来，无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提不起一点精神。

“还有这个。”薰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张光盘说，“我会借助大阪府高科技智能犯罪部的超级电脑尽快将里面的数据全部解读出来的。”

这张光盘是伊达在仓桥身上发现的，光盘设置了经过特殊算法编成的密码，普通的电脑至少需要三年才能解开密码。伊达认为里面一定隐藏了什么秘密，才特别委托薰回大阪一趟，希望能够尽快通过警局的超级电脑解决这个问题。

“……尽快回来吧。”

“放心好了，我会尽量在乡龙会发动总攻前解开密码的，以那台电脑的能力应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吧。”

“我关心的不是什么密码，也不是乡龙会，我想要的是你快点回来。”

薰一愣，意外地望向桐生。男子微微将脸侧开，下意识地拿起酒杯，似乎想要掩饰自己的表情一般。隔了半晌后，薰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那么……我就先走了。”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站起身来。当她走到门口准备离开时，一直默不作声的桐生终于开口了。

“等一下。”

薰停住了脚步，疑惑地转过身来。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桐生就大步走上前，一把将其紧紧抱住，炙热的双唇印在了女子的唇上，深深地吻着她。开始薰还有些慌乱，但渐渐地，她终于放弃了抵抗，也紧紧抱住了桐生，努力地回应着，感受着……

吻了足足有一分钟后，两人才慢慢分开。薰垂下了头，一朵红晕浮在脸上，刚才的那一吻让她现在还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

“快点回来。”桐生凝视着薰的眼睛，再度重复了这句话。

“嗯……”薰轻声应道，侧过脸去，将头又一次深深埋在了桐生怀中……

第五章 最后的战争

一 兄妹

12月24日的太阳升起了。

早上十点钟左右，大阪方面传来密报，乡龙会已经聚集所有兵力踏上了前往东京之路，数百辆轿车正浩浩荡荡地开在高速公路上，预计几个小时后就会抵达东京，这也令东城会正式进入了紧急迎战状态。

但令桐生和堂岛弥生感到意外的是，直到黄昏时分也没有传来乡龙会进入神室町的消息。而在此时，第二则密报也传了过来。据上面所述，乡龙会的车队都停留在即将进入东京的外围旷野中，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动过地方了。

“搞什么名堂？”即使是见惯大场面的

柏木也对乡龙会这出人意料的举动有些摸不着头脑，“弥生大姐，我们需不需要派人去看一下？”

“不必了。”

突然，一个男子的声音从门外传入众人耳中。桐生循声望去，出现在门口的那个男子令他吃了一惊，竟然是乡田龙司。

柏木和大吾急忙挡在了堂岛弥生面前，准备一看情况不对就拔枪。

看到两人的举动后，乡田龙司不屑地哼了一声。“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你们这些废物的。”他将头扭向桐生，朗声说道，“今晚九点到神室町最高的地方来吧，我在那里等你。”

“……什么意思？”

“很简单，我改变主意了。”龙司傲然说道，“如果让乡龙会发动总攻的话，夺下神室町就如同探囊取物，但在那之前，我必须要先和你公平地打一场，决定谁才是黑帮惟一的龙。在我获胜的一瞬间，乡龙会的1000名成员就将以最快的速度向神室町攻来；而如果你赢了的话，那我就会暂时放弃此次进攻的计划。怎么样，接不接受？”

“好。”桐生一马毫不犹豫地应道。

“一马！”

“桐生大哥！”

柏木和大吾几乎是同时喊了起来，但桐生却摆了摆手，示意他们不用多说什么了。

“那么，等你将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完就来吧.我乡田龙司既不会逃也不会躲，就在那里等待‘堂岛之龙’，等待你我之间一对一的战斗！”

晚上七点半左右，桐生回到了赛蕾娜，准备休息一下就前往神室町最高的地方——神室町大厦最顶层，与乡田龙司展开决定东城会命运的一战。但他刚进门没多久，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

桐生打开门，站在外面的是伊达真。

“怎么了？”将伊达迎进门后，看到中年男子始终皱着眉头，桐生问道。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须藤利用自己的关系从大阪警方那边搞到的。”伊达将一个文件夹递给了他。桐生莫名其妙地接过，拿出了里面的资料。

放在文件夹里的只有两张档案表，分别是乡田龙司和狭山薰的详细资料。桐生粗略地看了一下，然后抬头看向伊达，不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再仔细看。”伊达说。

桐生继续低头看去，当他发现这两张档案表上惟一相同的地方时，震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一个是府警警官，一个是黑帮头目。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成长环境。但是，他们却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

在直系家属一栏中，无论是薰还是龙司都写着完全一样的信息。

母：郑秀渊

“当初瓦次郎救下了真拳派首领的妻子和孩子，看样子，乡田龙司应该就是那时的孩子了……”

“也就是说……龙司和薰是同母异父的兄妹？”

“虽然很难相信，但看来这是惟一的解释了……”

忽然，外面再度响起了敲门声。桐生连忙将表收起，走过去打开了门。令他意外的是，站在外面的竟然是薰。

“薰？你回来了？”

“刚回来。”薰笑了笑，走进了房间。

“咦，伊达先生也在啊？那真是太好了。”薰向两人说道，“我的顶头上司别所也来到这里了，现在正在警署的13号资料室内。他说有些要事想和一马以及伊达先生商量，所以希望我请两位到那里去。”

“别所先生也来了？”桐生看了看手表。离与龙司决斗的时间差得还远，如果只是谈一会儿的话应该不成问题。“好，我这就过去。你也一起吗？”

薰耸了耸肩，说："我有些累了，就在这里等你们吧。"

桐生向伊达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同离开了赛蕾娜。

"暂时不要对薰说吧。"路上，桐生向伊达说道，"这件事的冲击太大，我怕她暂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好。"伊达点点头。"以后找机会再说吧。"

赛蕾娜离警署并没有多远，十几分钟后，两人就来到了那里。但他们在13号资料室内却没有看到别所的影子。

"桐生，看这里。"桌子上摆放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吸引了伊达的注意，电脑桌面的播放器栏中有着一段正等待播放的影像，从静止的那格画面来看，应该是薰在这里用摄像头录制的。

伊达按下了播放键，薰的声音也从电脑中传了出来。

"一马，请原谅我把你骗到了这里来。这段影像是我为了防止万一提前录的，就是为了向你说一些事情……那张光盘我已经成功破解了，而从那里面，我也知道了自己与乡田龙司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妹……真讽刺啊，如此厌恶黑社会的我竟然跟关西最大黑社会的头目是兄妹……现在，我想要去说服龙司放弃这无意义的争斗，不仅是因为他是我惟一的亲人，同时也是身为大阪府警署四课主任的我应尽的职责。而你……一马，接下来是我要对你说的。我想告诉你，与你的这段回忆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抱歉，原本我是想微笑着与你告别的……正如你之前所说的，我不会再回避过去、逃避自己的命运了……再见了，一马……"

影像播完了，桐生呆立在电脑前半晌，忽然狠狠敲了下桌子，扭头便冲出了门外。

平安夜

20:25，神室町大厦顶层天台。

当桐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那个还未完成的建筑工地时，恰好目睹了薰拿枪指着乡田龙司的一幕。而失踪已久的乡田仁会长也在这里，只是被绑在轮椅上动弹不得。

"喂，老头，你说句话啊？这家伙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桐生第一次看到龙司脸上出现了慌乱的神情，看起来，薰已在几分钟前将两人之间的关系告诉了他。

沉默了半晌后，乡田仁默默点了点头。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把实情告诉你，对不起，龙司……26年前，当秀渊带着你来到关西后，我在你母亲打工的店里遇到了她，通过之后的交往中慢慢得知了她的身世及处境，并对她产生了好感，不过，最后她还是选择了半年后同样来到大阪的瓦警官。在与她交往的那段岁月里，你一直被寄养在我的身边，虽然分手后秀渊希望我将你还给她，但你是我在秀渊离开后惟一的精神寄托，所以我明知她会恨我，但还是把你留在了身边，即使到了现在，我都依然认为你是我真正的儿子……"

"闭嘴！"龙司怒吼了一声，"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超越你，所以才会答应与真拳派合作。我可不管什么组织的规则，更不想为父母复仇，那些、那些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而现在……"

他猛地将身体转向桐生，大声喊道："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与你一战，成为惟一的极道之龙！"

桐生看着他良久，沉声说道："龙司，你和我，还有我的一个朋友很像……你们绝对不会轻易改变自己认定的生存方式，无论遇到什么阻碍都不会影响自己向着目标前进，而只有通过战斗，我们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我桐生一马，绝不会拒绝与像你这样的男子汉一战！"

"住、住手！"听到这句话后，薰有些慌了，"我以警察的身分命令你们……"

桐生没有理会，按下了旁边铁架上的绿

色按钮。两道铁栅缓缓落下，将他与龙司关在了一个铁笼一样的空间内，而薰则被隔在了外面。这本来是建筑工人用来施工的机关，但现在，它却成为了两个男人生死决斗的舞台。

薰在外面不住地哀求着，但身处于铁栅内的两人却似充耳不闻。对于他们而言，一切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他们所关心的，只有即将上演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决战。

伴随着龙司的一声大喊，两人几乎是在同时发动了攻击。

薰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战斗，脑海中变得一片空白。无论是桐生还是龙司几乎都没有进行任何防御，两人都是在硬挨对方拳脚的同时攻向对方，她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样的战斗。如此惨烈，如此凶狠，身处于铁笼内的两人就仿佛是古代战场上的斗士一般，宁肯死也不愿退后一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男子汉的荣耀与尊严之战。

你可以打败我，但绝不可能征服我。

你可以杀死我，但绝对无法动摇我的信念！

无论是关西之龙还是堂岛之龙，在此时此刻，两人的心意几乎完全相同。也许从出生时开始，他们便注定要成为一生的对手；也许从出生时开始，他们便已经决定了要有此一战。

薰痛苦地扭过头，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铁笼内的搏斗声变得越来越低，终于传来了轰然倒地的声响。

铁栅慢慢拉起，而走出来的是……桐生一马。

桐生慢慢走向薰，忽然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薰急忙上前扶起了他，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铁笼内。乡田龙司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就好像是死了一样。

“别担心，他只不过是昏了而已。”桐生察觉到了薰的想法，用微弱的声音安慰道。“你哥哥可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被打死的人。”

突然，伴随着有规律响起的鼓掌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不远处响了起来

“不愧是桐生一马。这样一来，一切的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完美上演了。”

当看清楚慢慢走近这里的那个男子的相貌后，桐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几天内，他经历了无数的风浪，但无论是哪件事，都不如今天出现的这个人令他感到如此震惊。

“如果不是你的协助，我的复仇计划决不会完成得这么顺利。”

在走到距离桐生十几步远时，男人停下了脚步。出现在桐生面前的这个人，竟然是东城会的第五代龙头寺田行雄——本应在几天前就已死去的人！

“为什么……我明明在救护车上看到你停止了呼吸。”

“墓地的袭击，子弹射入的位置，被派来的救护车，以及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是由我一手安排的，要造成死亡的假象还不容易吗？”寺田嘴角扬起一丝得意的笑容。

“可是，寺田你为什么要……”

“不要再那样叫我。”寺田傲然说道，“金大津——这才是我真正的名字！”

桐生努力从地上站了起来，此时他依然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感到难以置信。

“难道说……迄今为止的这一切，都是由你一手策划的？”

“说得没错。之所以要在你面前假死，就是要让你带着那封信前往关西。我了解你的性格，你绝不可能拒绝别人临死前的嘱托。而当你去到关西后，近江联合最大的主战派人物——乡田龙司一定会采取行动，更何况他一直以来就对你有着对抗意识。而当他打算全面与关东为敌的时候，你便会站出来成为这个狂妄家伙的终结者。身为真拳派的后代，龙司竟然无视真拳派的铁则。不过也多亏了他，才能够让我们的计划顺利进行，能被你击败，也算是他死得其所吧。”

他从上衣口袋中抽出一支烟将其点燃，

深吸一口后，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袅袅升起的烟线。

“26年还真是漫长呀……不过，一切都结束了。”他长吐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再过几分钟，我就将结束以寺田行雄身分生活的这26年的人生。在你死之后，东城会过不了多久就会土崩瓦解，而我们也会让26年前发生的那一幕在他们身上重演。然后，真拳派将会把整个神室町炸得面目全非，这就是我们为在26年前惨死于这里的同志献上的祭奠！”

他指了指不远处给水塔的最高层，这时桐生和薰才注意到，那里已经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而从其体积来看，这颗炸弹的威力绝非普通炸弹所能比拟。

桐生默默地看着这个得意的男子，忽然问道：“告诉我，寺田，之前的一切都是假的吗？”

“当然。”

“那么，对于26年前放过你，将你介绍给近江联合，并把你视为真正朋友的风间大哥的友情也是假的吗？”

听到这句话后，寺田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

“……当然，那只不过是我为了复仇一直在忍耐着而已。”隔了好几秒钟，寺田才继续说道，但声音却显得无力了很多。

“是吗……那么，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你了！”桐生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寺田走去，浑然不顾自己已是遍体鳞伤。

寺田摇了摇头，站在原地一动都没有动。薰急忙抬起枪想要射击寺田，可就在这时，一颗从远方射来的子弹却将她的枪打落在地，而另一枪则射中了桐生的左腹，令桐生痛苦地跪在了地上。

“来得还真迟啊，朋友。”寺田没有回头，朗声说道。

这时，另一个男子也从黑暗处走了过来，硝烟还未从枪口上散尽。看清楚他的相貌后，乡田会长不禁怒目圆睁。

“高岛！你、原来是你……！”

这个后来者，竟然是乡田仁视为心腹的近江联合执行部本部长高岛辽。此时的高岛依然戴着黑框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正是他伪装出来的这种假象欺骗了所有人。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在近江联合最有人缘的男子竟然会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高岛没有多说什么，一枪便向乡田会长射去。

第二枪、第三枪、第四枪……

枪声停止后，乡田仁死在了自己的轮椅上。这位年轻时曾经叱诧风云的枭雄肯定没有想到，他最后竟然会死在自己最信任的人手上。

“放心吧，近江联合我会替你接管的。”高岛的语调依然显得彬彬有礼，但在桐生和薰的耳中却是如此邪恶。

看到乡田仁惨死后，寺田皱了皱眉头，“干嘛这么急杀了他，这老家伙说不定还有些用处。”

“不不，留着他只会碍事而已。”高岛走到寺田身边，指着桐生和薰问道，“这两个你打算怎么处理？”

“干掉！”

“好！”高岛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把枪举了起来。

一秒钟后，枪声再度响起。

但倒下的人，却是寺田行雄……

“你……”倒在地上的寺田指着高岛，不敢相信对方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与你合作？共同统治神室町？别傻了，属于我的东西为什么要与别人分享？”高岛哈哈大笑了起来，“等到继承了近江连合后，我就会一举吞并东城会，并通过之前与你们联合建立起来的海外关系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整个亚洲。只有我才能完成这个计划，而我则会成为日本乃至全亚洲黑帮的真正教父！”

寺田懊悔地垂下了头，他清楚自己已经离死不远了。但在临死之前，他决不甘心就

这样让高岛得逞。

“桐生！”他忽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最后……最后希望你能……能再相信我一次！”

他从口袋中拿出定时炸弹遥控器，用力按下了开关。高岛根本没想到寺田还能行动，所以想要阻止时为时已晚。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看到，那颗炸弹上计时器的数字，已经开始了从十分钟的倒数。

“混账！”高岛愤怒地连着向寺田开了四五枪，直到他完全停止呼吸后方才罢手。正当他丧心病狂地准备杀死桐生和薰时，另一个男子慢慢从地上站了起来。

“高岛！”伴随着一声怒喝，乡田龙司大步向高岛走来，手中的枪不断吐出愤怒的火舌。对这一变故措手不及的高岛下意识地向龙司不断开枪，但后者却根本不避不闪，即使身中数枪也没有停止前进与射击。当走到高岛身前时，他一脚将其踢倒在地，枪口对准了他的脑门。

“真没想到……我最后竟然会死在你这样的傻瓜手里……”身上多处中枪的高岛此时已是奄奄一息，他直视着龙司喃喃说道，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啊，就是这样。”龙司冷冷说道，而后毫不留情地扣动了扳机。

当确认高岛已死后，他将身体转向了正从地上站起来的桐生，浑然不顾身上五六处正在流血的伤口。

“接下来，应该就不会有人再来打扰我们了。”

“嗯。”桐生强忍着剧痛点了点头，“我说过，我会奉陪到底的。”

“没错，真正的龙，这里只需要一条就足够了……”

“……说什么啊！你们还想继续打吗？”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看着连路都走不稳的两个男子，激动地大声喊道，“炸弹马上就要爆炸了，快逃吧，而且你们的伤……”

“别说了，薰。”桐生沉声说道，“你自己快逃吧。”

“那怎么行！我、我绝对不会……”

“闭嘴！”龙司突然发出一声怒吼，他一拳砸向铁架上的绿色按钮，再度将自己和桐生关在了那个铁笼内。“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女人不要插嘴！”

他慢慢走向紧抓着铁栅的薰，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神情。

“快逃吧……”龙司看着因悲伤和着急失声痛哭的薰，柔声说道，“好好活下去……小妹……”

说完，他按下了红色的按钮，令薰所在的升降台慢慢向下降去。当薰的身影在他视线中消失后，龙司将身体转向了桐生。

桐生点点头，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

忽然间，两人同时笑了起来。

在这一刻，仿佛他们不再是生死相博的仇敌，而像是多年相识的挚友，像是同甘共苦的兄弟……

奔跑，竭尽全力地奔跑。

在乘坐无法中途离开的升降机降到一层后，薰没有如龙司和桐生所愿独自逃走，而是选择了沿原路返回去。可是，到最后十层时电梯却出现了故障，她只能自己沿着楼梯拼命地跑上去。

求求你了，一定要赶上……

薰一边奔跑，一边哭着在心中不断祈祷。

一个是他最爱的人，一个是她在这世界上惟一的亲人。

她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人牺牲，甚至连他们流血受伤都不愿看到。

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么，我就陪你们一起去吧……

当薰赶到两人决战的地点时，那两道铁栅已经升了起来。她急忙跑进铁笼中，而映入她眼中的，是背靠着墙不住喘着粗气的桐

生一马，以及趴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乡田龙司。

“这种感觉好熟悉……对了……是妈妈的感觉……我还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这样抱着我……”

在薰的怀中，龙司微笑着停止了呼吸。在离开人世前，他的人生已经没有了任何遗憾，对于他来说，也许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薰擦干眼泪，向着桐生走去。当来到男子身边后，她靠着桐生坐在了地上，紧紧抱住了自己的恋人。

“快逃吧，薰……”桐生以微弱的声音说道，“我……我已经走不动了，你一个人……”

薰轻轻捂住了他的嘴，慢慢摇了摇头，“你在这里，我就在这里。你有怎样的结局，我也要有怎样的结局。”

看到薰认真的表情后，桐生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还有不到一分钟……看来无法遵守和遥的约定了……”

“总有一天，她会理解你的选择的。”

“也许是吧……”桐生艰难地伸出左手，将女子搂在了怀里。

此时，计时器还在跳动的数字终于只剩下了个位秒数，大爆炸引发的气浪将令楼顶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但就在死亡降临之际，男人和女人却紧紧拥抱着，深情地拥吻在了一起。

无论对于桐生还是薰，他们的心中都没有任何恐惧。

因为在临死之前，她陪伴着他，他拥抱着她。

哪怕只是短短的数秒，但只要他们相拥在一起，就已抵得上普通人的十年、数十年。

而在恍惚中，他们仿佛听到了圣诞夜钟声以及平安夜赞歌的响起。

而在这悦耳的歌声中，他们依然紧紧拥抱在一起，双唇深印，永不分离……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

8、7、6、5

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

多少慈详也多少天真

4、3、2

静享天赐安眠，静享天赐安眠

……1……

完



［剧情小说］

逆转裁判4

文／清雨

登场人物介绍



王泥喜法介

本作主人公，刚踏进法律界不久的年轻人，将法律的严肃性看得极重。虽然偶尔会犯糊涂，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可靠。



成步堂美贯

成步堂龙一的养女，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已经表现出了惊人的魔术师素质。其敏锐的洞察力也丝毫不逊于王泥喜，时常给案件的侦破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牙琉响也

身为检察官却对摇滚乐情有独钟，还组织了一个全部由警察组成的乐队“牙琉波”。虽然行事很不合常理，但绝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当其作为检察官出现在王泥喜的面前时总能给我们的主人公带来种种麻烦。



成步堂龙一

“《逆转》系列”前三作的主人公，是个充满正义感的青年律师。在本作中一改以往热血澎湃的形象成了一个懒懒散散的人，不过还是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帮了王泥喜不少忙。应该说他是一个有些“神秘”的人物。

第一话　逆转的王牌



（几张画架杂乱地摆放在昏暗的小屋里，一位头戴扁帽的画家正拿着炭笔在画布上勾勒着什么，落款是“JOVE”……

镜头一转，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另一间满是蜘蛛网的房间里，桌上摆着扑克牌和筹码。摇摆不定的小灯让两人的轮廓若隐若现，为这间小屋更添了几分诡异。）

？？？：开牌吧。

（两人在桌面上摊出自己的牌，一边是三张K，一对A，另一边是三张7一对A。）

？？？：你输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只手忽然伸向酒瓶，倒握着瓶口将它高举过头顶，之后用力砸了下去。

飞溅的鲜血向我们昭示着犯人的凶残。

当屋内重回平静之后，某人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不好意思，我可能遇到麻烦了。对，没错。好像被打死了。你饶了我吧，别这么说。总之警察快来了。万一有什么事的话，拜托了。

王泥喜：（我叫王泥喜法介，刚当律师不久。今天是第一次出庭。委托人被起诉的罪名是“故意杀人”，就算老师不说我也会尽全力为他辩护的。因为，他……他不可能会干出这种事！）

（第一次出庭辩护的年轻律师王泥喜法介在休息室遇到了老师牙琉雾人和这次案件的被告——成步堂龙一。不过由于太过紧张，连招呼都没有好好打就开庭了。）

同一天 上午10点
地方法院 第二法庭

（随着居坐正中的法官的木槌重重敲击声响起，庭审正式开始了。）

法官：现在开庭。

亚内：检方准备完毕。

（秃顶的亚内检查官还是一副老样子，只不过头发好像更少了。）

王泥喜：啊。辩方，嗯……准备完毕！（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片空白……）

法官：你就是王泥喜吧，今天好像是你第一次出庭辩护。

王泥喜：是、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法官：真的？你说话的声音太大，我们反而有些听不清楚啊……牙琉律师，我听说这个案子原本应该由你负责，是吗？

牙琉：我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但身为辩护律师必须首先考虑委托人的意愿。在我旁边的王泥喜是委托人指定的辩护律师。

法官：嗯……真搞不懂。不用现今号称“最强”的律师牙琉雾人，反而专门指定这个年轻人……

王泥喜：（没、没问题，我在发音练习的次数上是不会输给老师的！）

法官：那么我们开始审理。请被告入庭。

（成步堂将手揣进浅灰色外套里，面带微笑两眼惺忪地站在被告席上。头上戴着一顶滑稽的蓝色帽子，左眼上方的帽檐上别了一个大大的圆形徽章。）

法官：好久不见。实在很遗憾，我们居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见面，成步堂龙一。

成步堂：真希望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我现在是……对了，是个不会弹钢琴的钢琴师。

法官：那么我们不废话了。亚内检察官，请你说明一下事件经过。

亚内：真没想到会由我亚内来审讯你。

成步堂：你还是老样子，亚内检察官。

亚内：那么我开始了。案件发生的地点是俄罗斯餐馆“波尔哈奇”，被告成步堂龙一在那里用钝器将死者杀害。是一击致命！

法官：死者是餐馆的顾客么。但被告好像是……

亚内：似乎是波尔哈奇专属的钢琴家。

法官：你居然成了“钢琴演奏家”……

亚内：这就是杀害死者的凶器——一个装葡萄汁的瓶子。被告好像很喜欢喝这个。

法官：死者是餐馆的客人。名字叫浦伏影郎，他是……

亚内：大概是个旅行家。从他的护照记录来看，这些年他都待在国外。最近刚刚回国，但我们没有查到他的具体行踪。

法官：和被告有什么关系吗？

亚内：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跟被告有什么关系。我想案发当晚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法官：那么，为什么最后会导致“杀人”呢……是死者挖苦被告钢琴弹得太难听吗？

亚内：事情好像并不是这样。两人发生争执的原因跟钢琴没有关系……这里有一张现场的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案发时两人正在……玩梭哈！

法官：请等一下。“玩梭哈”，也就是说两人正在赌博……这本身就是犯罪！

亚内：正是如此。那么被告……就已经有了一项赌博的罪名。

牙琉：反对！被告在案发时的确是和死者在玩梭哈，但那只是纯粹的游戏而已，跟金钱没有关系。蓝色火焰覆盖在静谧而又热情的卡片上，它们指示了两个男人之间的“对决”究竟会走向何方。

法官：……我不懂你的意思。

亚内：案发现场的桌上的确有一副背面是蓝色的牌。牙琉律师最擅长用华丽的词句来搅乱大家的视线。这招对女孩子很有效啊……

法官：总之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副扑克牌的问题。那么被告，请你就案发当晚的“对决”作出证言。

成步堂：好。

王泥喜：（终于要开始了，我的法庭！）

成步堂：虽然我是个“钢琴家”，但几乎不弹钢琴。我的工作主要是和顾客玩梭哈。

法官：不会弹钢琴的“钢琴家”……

亚内：呵呵，听上去比“不会辩护的律

师”还要有趣。

王泥喜：被告你刚才说自己的主要工作是与顾客玩梭哈，真的一点都没有赌博吗？

成步堂：从来不。我在那间小屋里玩了七年的梭哈，期间一次都没有输过。

王泥喜：哎？

成步堂：这是当然的。正因为有了我这个“不败的梭哈玩家”，所以那些好事的顾客才会为了打倒我而纷纷跑到波尔哈奇来。

王泥喜：但、但是……“一次都没输过”，这可能吗？

成步堂：这就是所谓的“职业”啊……案发现场的小屋可以说是店里的“名胜”，一般就在那里和客人一决高下。

王泥喜：名胜？为什么这么说？

成步堂：波尔哈奇曾经是这个城市里黑帮的聚集地之一。

王泥喜：黑、黑帮？

成步堂：当然，“黑社会”之类的东西现在只能在电影里才能看到。可在当时，有许多“地下交易”都是在这间小屋里进行的。那些老大躲过警察的视线在这张桌子上秘密进行着交易，一旁的部下就透过那个小窗观察外面的情况。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的。

王泥喜：（那么小的窗口，除了望风以外的确起不到其他作用……）

成步堂：那个房间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关，有很多熟识的客人都知道。躲在那个隐秘的小屋里玩牌，既紧张刺激又充满乐趣。规则很正式，我们会用两副牌来进行游戏。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出老千。两副牌交替使用的话，想偷换手中的牌就变得很困难。

法官：的确如此……桌上和地板上都可以看到散落的扑克。

牙琉：也就是说，桌上和地板上分别是两副牌。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蓝色的扑克……让房间里显得更加悲伤，似乎隐隐感到有些“诗意”……

成步堂：另外，波尔哈奇里使用的扑克是“红”、“蓝”两种颜色。当然，那只是纯粹的游戏而已，从来不赌钱。客人对此也没什么异议。

法官：嗯……玩梭哈一般使用五张牌来定胜负，很可能会有人出老千。

成步堂：哼，“定胜负”……

法官：我似乎已经明白了你所说的“胜负”究竟是什么……

王泥喜：的确如此！果然是“游戏”啊！

法官：（摇头）不可能。

王泥喜：哎？

法官：如果只是单纯的游戏，根本不可能会引起“谋杀”。被告，案发时你就在现场，即便如此你还是打算声称自己与案件无关吗？

成步堂：真不可思议……

法官：什么意思？

成步堂：我现在应该是为案发当晚的“对决”作证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向我询问案件内容是不合规矩的。当然，辩方本应该“反对”这种做法的……

王泥喜：（糟了！终于问到我了……）

牙琉：请等一下，王泥喜。

王泥喜：老、老师？

牙琉：成步堂，我个人也很想把事情问清楚。希望你能亲口告诉我们你与案件的关系。

成步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好吧。

啪！（击锤声）

法官：那么请被告修正你的证言。

成步堂：关于案件我没什么可说的。总之，我没有碰过凶器。

王泥喜：反对！你刚才说你没有碰过那个葡萄汁瓶子……

成步堂：我是这么说的。

法官：怎么了辩护人？

亚内：哼哼……看来辩方并没有装糊涂。

法官：为什么这么说？亚内检察官。

亚内：因为在果汁瓶这个凶器上清楚地留



有被告的指纹！

王泥喜：辩方认为被告的证词中有明显的矛盾！

法官：不用吼那么大声我们也能听清！

王泥喜：不好意思……（专门做的发音练习都白费了……）总之！那既然是被告很喜欢喝的饮料，上面有他的指纹也是理所当然的！

法官：也就是说犯人不是……

亚内：反对！话虽这样说，但是那个指纹……凶器上的指纹却是“倒着的”。让指纹呈现出这种状态，只可能是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倒握着瓶颈打人的时候才可能产生！

王泥喜：啊啊！牙琉老师，情况反而变得对我不利了！

牙琉：没什么可担心的，王泥喜。这是很重要的“事实”。那一定有什么“意义”……

法官：被告！请你解释一下凶器上的指纹！

成步堂：……我已经说过了，我对这个案件没什么可说的。暂时……

法官：嗯……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肯定有问题。

亚内：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牙琉：法官大人，您好像忘了一件事。

法官：忘了什么事？牙琉律师？

牙琉：案发当晚是谁向警察报的案？

亚内：是被告……

法官：真是这样的吗？

亚内：那个……根据记录，被告是在现场附近用自己的手机报的案。请各位看现场的平面图。死者被杀害的地点是位于地下二层的小屋，这种地方根本没有手机信号。于是被告经楼梯回到餐馆内，在那里用手机报案。

牙琉：被告在发现凶杀案后并没有离开现场，而是履行市民的义务向警方报了案，您还坚持他是“不合作”吗……

亚内：唔……

王泥喜：（不愧是牙琉老师，我不能输给他啊！）

牙琉：检察官先生，不用那么着急。你刚才说过，“案发时被告在现场”，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亚内：的确，为什么呢？

牙琉：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决定性的"证人。

亚内：不愧是名律师。

王泥喜：（案发当晚，在那个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她理所当然地目击了整个事件……）

牙琉：练习就到此为止了，王泥喜。准备好了吗？

法官：那么，请那位证人上庭。

亚内：证人，请说出你的姓名、职业。

雅香：那个……我的名字叫逆居雅香。是波尔哈奇的女招待。

法官：平常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雅香：当然是为客人端送波尔哈奇的招牌菜俄罗斯甜菜汤。另外，我也有其他的工作。

法官：给客人拍照也是其中之一吗？

雅香：是的。比如这个。

（雅香拿出一张照片，画面上出现了成步堂和死者正在钢琴边坐着交谈的场景。成步堂脚边放着一箱葡萄汁……）

法官：这、这不是被告么！

亚内：的确。似乎是案发当晚的情景。

雅香：戴着白色帽子的客人后来好像死掉了……

法官：没错，那的确是死者。

（法庭一阵骚动。）

啪！啪！（击锤声）

法官：肃静！肃静！这真是惊人的证物。

雅香：将食物端到客人面前是我的工作。

亚内：证人，请问案发时你在哪里？

雅香：我当时就在那个房间里。

王泥喜：（案件发生时那个屋里总共有三个人，死者浦伏影郎，成步堂先生，以及这个证人逆居雅香。如果成步堂先生不是犯人的话……）

法官：那么证人请就案发当晚的情况作出证言。

雅香：那天晚上客人拜托我来发牌。因为很冷，所以两个人都是戴着帽子在玩牌。死者一直握着胸口的吊坠盒在打牌，就在最后分出胜负的那一瞬间，可怕的事发生了。被告突然冲过去掐住了死者的脖子。

王泥喜：反对！你刚才说"被告冲过去掐住了死者的"……

雅香：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王泥喜：可根据这份验尸报告，死者是因为前额遭到钝器重击而死亡……

雅香：啊？

王泥喜：证人！你究竟有没有看到被告行凶的场面！

法官：嗯……的确，从现场照片来看，看不到死者前额是否有受钝器击打的痕迹……因为帽子把那部分盖住了。

亚内：不过，另外一张拿开帽子的照片可以说明这一点。

（亚内出示另一张现场照片，照片上死者的帽子已经被拿走了，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额的伤痕。）

法官：证人，对此你有什么解释吗？

雅香：对、对了！被告是先掐了死者的脖子，然后再用果汁瓶打的死者！

王泥喜：（哼！肯定是在说谎，这下胜负已分！）

牙琉：王泥喜，你注意到了吗，她的证言里还有一处明显的矛盾。仔细检查已经拿到的证物，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把它找出来。

王泥喜：（是老师过于谨慎了，还是真的……对了！是那里！的确像老师说的那样，她的证词还有一处"矛盾"！）

法官：那么请辩方继续询问。

王泥喜：证人，你在证词中提到"死者一直握着胸前的吊坠盒在玩牌"……但是，请看看这张照片。（拿出刚刚得到的死者头部特写照片），死者的脖子上根本什么都没有！

法官：如果证人的证词属实，那就是说吊坠盒是在死者死后"消失"了……

王泥喜：“消失”？那是不可能的！

牙琉：呵呵，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这也就是说有人拿走了吊坠盒……

王泥喜：“拿走了”……也、也就是说！事实上根本就不是“冲过去掐住死者的脖子”，而是“取下了死者脖子上的吊坠盒”！

法官：啊？被告！你怎么看辩方的意见！

成步堂：什么？

法官：虽然现在才注意到……不过你的脖子上好像戴着某个饰物啊。

成步堂：你是说这个？（拿出吊坠盒）这的确是个吊坠盒。里面是我女儿的照片。

法官：什、什么？你的女儿！

亚内：逮捕他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过了，盒子里照片上的人的确是被告的女儿。

王泥喜：（我不认为这是偶然……）

法官：既然“游戏结果”是整个案件的关键问题，那么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再次对证人作出质询。

亚内：有这个必要吗？照片上清楚地显示了被告的惨败！

法官：证人，请开始。

雅香：是。游戏开始时双方手里各有3500点筹码，这是店里准备好的，有大小两种。获胜的是……没错，是死者。被告虽然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但还是输了。就在决定胜负的那一瞬间，被告抓起了身边的瓶子……

法官：顺便问一句，最后是谁赢了？

亚内：获胜的当然是死者浦伏影郎。

王泥喜：反对！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成步堂先生绝对不会输！他可是七年之间从没有输过一次的人！

亚内：哼，这有什么。我当检察官之后也是七年没有败诉过。另外，这里有证据。从上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事发瞬间两人的筹码，数量少的一边是被告成步堂的，另外一边是则死者的。

（亚内拿出筹码照片，可以看到桌上散乱摆放着十六个筹码，六小十大。成步堂这边有四个小的，一个大的；浦伏影郎那边有两个小的九个大的。）

法官：的确，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筹码都在死者那边……下面请辩方发问。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的确说过，他在七年间从没败过……她的证词一定有问题！）你刚才说的“大小两种筹码”，就是照片上这两种吗？

雅香：是、是的。

王泥喜：（嗯？）关于筹码的事，能再说得具体一点吗？比如……这个筹码表示的是“日元”还是“美元”？

雅香：那个……刚才已经说了，这只是个“游戏”，不是赌博。筹码分成“1000点”和“100点”两种，不代表金钱。

王泥喜，筹码既然分成两种，也就是说，小的就代表100点，大的代表1000点了？

亚内：哼！这还用问么。

法官：辩方，你问完了吗？

王泥喜：嗯……差不多了……

牙琉：王泥喜，你果然太嫩了。

王泥喜：啊？

牙琉：综合目前为止得到的情报，你会发现她的证词中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矛盾，稍微做一下加减法就能知道。

王泥喜：（“加减法”？）哦！我知道了！证人！你确定获胜的是死者吗？

亚内：反对！辩方到底想说明什么啊？只要看到这张照片一下子就能明白，大家又不是小学生。

法官：有什么问题吗？辩方？

王泥喜：当然有。大筹码和小筹码，究竟哪一个是1000点的？

亚内：哈哈！肯定是大的那种啊。

王泥喜：很遗憾，如果是这样的话，计算的结果就与证词不吻合。根据证人的证词，游戏开始时双方各有3500点筹码，也就是说桌上

一共是7000点。

法官：的确是这样。

王泥喜：那么大家请看这张记录了所有筹码的照片。假定大筹码是1000点，小的是100点，那么计算的结果就是……10600点，和证人的证词不符。这就是明显的矛盾！

亚内：怎、怎么会这样……

王泥喜：如果双方的初始点数和筹码数量都没错的话，答案只有一个……点数其实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小筹码才是1000点的！

亚内：什、什么！

法官：再看看刚才的照片！小的六枚，大的十枚……刚好7000点！

牙琉：呵呵，不错，有进步。

亚内：反对！就算筹码表示的点数反过来，也不能改变什么啊！

法官：的确，死者那边的筹码比较多……

王泥喜：但如果这样计算，死者有2900点，而被告的筹码一共是4100点！怎么看，获胜的都是成步堂先生。

亚内：不、不可能！

王泥喜：所以被告并没有杀害死者的动机！另外，证人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你当时就在现场！

雅香：啊！

法官：肃静！虽然被告的杀人“动机”已经没有了，但检方的指控并没有完全失败。另外，对这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值得相信……

雅香：等一下！

（雅香突然一声大叫，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法官：证人，你怎么了？

雅香：虽然很不想说出来，但是……我实际上、实际上……

亚内：怎能了证人？

雅香：那场对决……有人出老千。

亚内：出、出老千？也、也就是说……有人诈骗！

雅香：因为最后有人出了老千，所以最后的胜负并不是由筹码来决定的。

法官：证人！请你对“出老千”的细节作出证言！

雅香：是。最后一把，两人的牌都是“三代二”。一副扑克里从A到K各有四张，所以一看到双方的牌，明显就是有人出老千。于是两人吵了起来，而被发现出老千的被告抓起手边的瓶子，把浦伏先生给……

王泥喜：证人，为什么一开始不说真话！

雅香：……

王泥喜：（总觉得这个证人有些不对劲……在她的沉默中一定隐藏着什么！）

法官：下面请辩方询问。

王泥喜：（最后一把牌有一个疑问……对决的结果是成步堂先生“输了”。出了老千还输，怎么可能……）证人，你刚才说“一看到双方的牌，明显就是有人出老千”，为什么这么肯定？

雅香：因为两人手里的牌加起来一共有五张“A”。

王泥喜：五张？你还记得他们各自有什么牌吗？

雅香：是的，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浦伏先生有三张A，两张K；成步堂先生有三张7，两张A。

亚内：所以他们发觉有人出老千？

雅香：是这样的。

王泥喜：反对！证人，你是不是搞错了？

雅香：搞错了？

王泥喜：你的证词和这张照片有本质上的矛盾！（拿出筹码照片）证人说浦伏先生摊出的牌有三张A，但大家请看，照片上死者的牌面……分明就只有两张A！

雅香：不、不是这样的……

亚内：反对！说、说不定是证人搞错了！拿着三张A的说不定是被告……

王泥喜：反对！请你再仔细看一看照片。

被告的底牌里就只有两张A。也就是说，证人很可能根本就是在说谎！

法官：的确……两人手中的牌加起来，只有四张A。并不能证明有人出了老千。

雅香：请、请等一下！我、我的确看到了五张A！的确是有人出了老千！

王泥喜：（她怎么这么执着，隐隐有一种“认真”的感觉……）

牙琉：有时，自己的直觉反而比推理要可靠。法官大人，我请求调查两人底牌的实物。

法官：实物……好的，请检方提供证物。辩方，请问你要提取哪位的牌？

王泥喜：（让证言发生变化的是死者的牌……）请给我浦伏先生的牌。

法官：好。亚内检察官，麻烦你。

（王泥喜接过证物翻转到背面一看……）

王泥喜：（这、这是……！）法官大人，请看死者的牌！其中有一张不是同一副的！

雅香：怎、怎么会这样！我的确在成步堂的牌上动了手脚……啊！

牙琉：证人你刚才说什么？

雅香：没、没什么……那个……我……

牙琉：法官大人，请问最简单的出千方法是什么？

法官：最简单？

牙琉：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与发牌的人串通好！

王泥喜：也就是说……证人逆居雅香……

牙琉：她就是所谓的“诈骗犯”。而且，恐怕是“职业级”的。

雅香：啊！

法官：肃静！肃静！

王泥喜：（就趁现在，一举击溃她的谎话！）法官大人！请大家想想刚才证人的证词，她刚才说“我的确在成步堂的牌上动了手脚……”，也就是说，与逆居雅香搭档出老千的是……死者浦伏影郎！但她的诡计不知什么原因失败了，那么她与死者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官：那么辩方，按照你的说法……你是要指证逆居雅香么！

王泥喜：（凶案发生时在屋子里总共有三人，如果成步堂先生没有杀人……）是的，辩方指证，这位证人就是真凶！

雅香：啊！

（雅香发出一声尖叫倒在了地上。）

法官：亚内检察官，证人怎么了？

亚内：好像是昏了过去……

法官：嗯……王泥喜律师，你为本案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揭露了这位证人极力想要隐藏的与死者浦伏影郎的关系。

王泥喜：所、所以……

法官：目前不能对被告作出判决！

亚内：什么！

王泥喜：，（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法官：本日已经不可能再进行审理了，检方请作出进一步调查后……

成步堂：反对！

王泥喜：成、成步堂先生？

成步堂：法官大人，现在不能中止审理。

亚内：被告！你究竟想说什么……

成步堂：那张不同颜色的牌……请大家再仔细考量一下它的意义。

亚内：反对！被告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法官大人，不能由着他这么乱来！

法官：嗯……亚内检察官，你应该很清楚。法庭上只要有他在……就一定会“乱糟糟”的！

法官：总之，请再整理一下案发当晚的“游戏”过程。

成步堂：那天晚上，我们交替使用两副牌来玩，这我已经说过了。最后一把牌，我们使用的是红色牌背的那一副。

法官：原来如此……但我总有种印象，觉得你们用的是“蓝色”……

王泥喜：（的确如此……好像有谁说过这

样的话……）

亚内：总之，有一张牌搞混了，说明当时有人出了老千。

成步堂：的确有人换过牌，但关于这把牌，有两个大问题。王泥喜，请你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在最后的决胜中，牌是在什么时候被换掉的？

王泥喜：我想是……事情发生之后才被换掉的！

亚内：反对！那怎么可能！开了牌之后再出老千，这根本没有意义嘛！

王泥喜：反对！因为根本就不可能在游戏过程中换牌！

亚内：反对！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王泥喜：反对！因为牌背面的颜色不一样，如果在过程中偷换，一定马上就会被发现！

成步堂：的确是这样，也就是说，这张蓝色的牌是在开牌后加进去的……

亚内：反对！怎么可能！分出胜负之后再出千！

成步堂：没错。这就是其中一个“谜”。

法官：还、还有问题吗？

成步堂：有，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疑点。是“谁”偷换了这张牌？

王泥喜：“谁”？

牙琉：也就是死者死亡之后……那时留在房里的只有两个人，成步堂龙一和逆居雅香。

王泥喜：换牌的当然不是成步堂先生，也不像是逆居小姐……

法官：你在说什么啊！

牙琉：这样说可不符合逻辑啊，王泥喜。辩方应该主张诈骗犯逆居雅香是真凶。

王泥喜：好像是这样。但她不是发牌的人么？所以她不可能会把牌的颜色搞错吧……

法官：嗯……搞错的话在牌局中一下子就会被发现。

成步堂：呵呵……



法官：被告你怎么了？

成步堂：啊，对不起，法官大人。不知怎么，感觉挺有趣的。

亚内：反对！辩方的主张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换牌的既不是被告也不是逆居雅香，那还会是谁！

成步堂：总算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法官：崭新的局面？

成步堂：事情发生后，某人换掉了一张死者手上的牌……那个人犯了两个错误。

牙琉：第一，他弄错了牌的颜色。

成步堂：很明显他不知道我们使用的是两副牌。另外一个错误就是……牌的“数字”。

王泥喜：的确，第五张A被换成了K。难道是那张A上有什么标志吗……

成步堂：那个人只注意到“三带二”这种牌型，没有发现有五张A，于是从桌上选了张K放进去。

亚内：反对！但、但那个人……根据我们的现场调查根本没有第四个人！

成步堂：但事到如今，的确有这种可能……案发当晚，现场还有一个人。也就是谁也不知道的“第四人”！

亚内：什么！

（一片喧哗）

牙琉：或许真像法官大人说的那样，有他在的法庭，一定会是“乱糟糟”的。

啪！（击锤声）

法官：本庭是在“案发时现场只有三个人”这个前提下开始对本案进行审理的。

成步堂：看来这个前提被推翻了。

法官：问题是你之前为什么一直隐瞒。

成步堂：……这的确是个问题……

法官：下面休庭！牙琉律师在休庭期间到我的办公室来！那么，二十分钟后再开庭！

同一天 上午11点52分
地方法院被告第三休息室

牙琉：你太乱来了，成步堂。突然说什么“案发现场有第四个人”……那是真的吗？

成步堂：你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吧。

牙琉：我可没兴趣跟你猜谜。总之，辩护方面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只是其结果如何……我可不能保证。

成步堂：你这个人，还是那么顽固。

牙琉：王泥喜，刚才法官叫我过去，拜托你跟委托人好好谈谈。

王泥喜：好、好的。

成步堂：王泥喜，你刚才干得不错。

王泥喜：那个……请问……您戴在脖子上的吊坠盒，真是您的东西吗？

成步堂：哦，你以为这是被害人那个“消失的吊坠盒”吧。给你看看吧，里面真是我的女儿。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您都有女儿了么？

成步堂：呵呵，以后说不定有机会介绍给你认识。

王泥喜：另外还有一件事。打牌的时候，您真的……出老千了吗？

成步堂：……你认为呢？你一定认为在七年前作出那种事情的成步堂龙一……就算真的出了老千也不足为奇吧。

王泥喜：绝、绝对没有这种想法！不过……（在七年的时间里不靠出老千保持“完胜”记录，这可能吗……）

成步堂：告诉你一件事，就算拿到最坏的牌也可以获胜，这就是“梭哈”。梭哈的本质是一种“心理博弈”，在某种意义上跟我们在法庭上使用的战术是相通的。

王泥喜：梭哈和……法庭战术！

成步堂：只要知道对手在想些什么，就一定能取胜。

王泥喜：话是这么说，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嘛……

成步堂：可以的。人类在思考问题、流露感情的时候肯定会通过身体传达出一种“信号”。比如那个证人，逆居雅香在回忆案发现场的情况时，一提到某句证言就一定会习惯性地摸后颈。你注意到这个细节了吗？

王泥喜：没、没有……（平常人怎么可能注意得到！）

成步堂：破解由“习惯”、“语言”传达出的情报，这就是赢得辩护的“铁则”。呵呵，这其实也是别人教我的。

王泥喜：但是我怎么可能办得到！

成步堂：不。你一定可以。只是你自己现在还不知道而已，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另外还有一件事，这次案件的“真实情况”我还没有对任何人说过。

王泥喜：哎？（果然……）

成步堂：当然，这是有理由的。事情应该很快会真相大白。而在我的计划中……你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你的“能力”……

王泥喜：“能力”？（是嗓门大么……）

成步堂：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拜托你了。

同一天 中午12点14分
地方法院第二法庭

法官：那么，接下来再次开庭。证人逆居雅香的情况怎么样了？

亚内：是！证人已经恢复了意识。

牙琉：那就再次询问她吧。

亚内：但是她……那个，她已经很累了。

法官：你看起来也很累啊，亚内检察官。

牙琉：很遗憾，你没有拒绝的权利。请把证人逆居雅香带到证人席来。

法官：请证人上庭！

牙琉：请再次说出你的姓名和……职业。

雅香：……

牙琉：你既然选择了“诈骗犯”这种危险的职业，难道一点觉悟都没有吗？

雅香：唔……什么嘛。

（雅香突然摇身一变，从畏畏缩缩的女招待变成了充满自信的诈骗犯，带着一脸狡猾的笑容看着众人。）

雅香：我的名字是逆居雅香，职业“发牌手”，人称“老千雅香”。请多关照。

王泥喜：案发当晚你究竟有什么企图！

雅香：也好……就把我们的“作战计划”告诉你们吧！

法官：希望你能明白目前辩方指证你才是本案的真凶。谎言很有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雅香：哼！我是浦伏影郎雇来的“专家”，在他和被告“对决”的前几天进入哈尔波奇当招待的。

王泥喜：原来你和死者是一伙的……

雅香：浦伏在这一带玩梭哈很有名。如果作战计划成功就能终结成步堂龙一的不败记录。“陷阱”很简单，就是悄悄在成步堂的口袋里放进一张陷阱牌。当牌桌上出现“五张A”的时候就由浦伏对其搜身，在他口袋里找出那张安排好的牌后就指责他出老千。这样一来既能终结他的胜利，又能给他留下出老千的恶名，可谓一箭双雕。那么他“七年不败”的传说就彻底消失了。

法官：的确，只要有一次出老千被逮到，那么之前的所有胜利都会被怀疑。

雅香：这就是当晚“对决”的目的！

牙琉：的确很有趣。但有一点很遗憾。虽然是有趣的“陷阱”，但更有趣的是你所说的“陷阱牌”，后来到底怎么样了？

雅香：那个人，运气不错……他居然没有中计！

法官：下面，请证人就你的“陷阱”和事情结果重新对当晚发生的事作出证言。

雅香：案发当晚我的确把那张牌放进了成步堂的口袋里。而牌局的结果正如我们事先计划好的，他输了，然后由浦伏对其搜身。但不知为什么，那张牌却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计划失败了！紧接着，成步堂就抓起瓶子给了浦伏一下。所以打浦伏的绝对不是我，而是被告！

法官：这些证言的确为案件打开了新的局面，那么辩方，下面请你询问。

王泥喜：（的确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证人，请问你放进去的是什么牌？

雅香：红桃五。

王泥喜：那么，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雅香：当然是在打牌之前，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借由上菜的机会悄悄放了进去。

王泥喜：当牌桌上出现五张A的时候，你们对被告进行了搜身，但你放进被告口袋里的那张牌却……消失了？

雅香：对，我们没有找到那张红桃五，完完全全消失了！我搜查得很仔细，连他帽子里都找过，但还是找不到。

法官：那么“红桃五”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雅香：恐怕这得问成步堂先生吧。

王泥喜：那成步堂先生为什么要用瓶子打被告呢？明明就没被搜出任何东西。

雅香：那、那个……

王泥喜：证人，你恐怕隐瞒了什么吧！

雅香：乱说什么！你这个……

亚内：反对！辩方这种说法一点根据都没有嘛。

王泥喜：那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看见被告打人的瞬间了吗？

雅香：当、当然看到了……

王泥喜：（嗯？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雅香的细节动作！这就是“看穿”么！）就是那里！

雅香：什么啊？别突然那么大声好么……

王泥喜：雅香小姐，恐怕连你自己都没注意到吧？你在说那句证词的时候，一定会用左手摸自己的后颈。

雅香：唔！我、我没有！

王泥喜：也就是说，那句证词唤醒了你的某段记忆，而你的身体对这段记忆的反应就是……摸后颈。一定就是这样！

法官：辩方，既然你得出了这么奇特的结论，那么请你出示相关证据！

王泥喜：（对！就是这个原因！）一提到案发瞬间，证人一定会作出那样的动作，也就是说……你想起了那个果汁瓶！但被打的明明就是死者浦伏影郎，为什么你会对凶器有这么大的反应？

亚内：也、也就是说……

王泥喜：这简直就像……没错，就像当时被打的是你自己一样！

亚内：反对！根本就没见过这种思路的询问！以、以证人的“习惯动作”为证据……

牙琉：王泥喜，怎么回事？我也是第一次见你这样。

王泥喜：牙琉老师，要揭穿证人的全部谎话就得趁现在！雅香小姐，请你对案发“瞬间”详细作出说明！

雅香：……的确是被告打的人！警察来到现场之前我一直盯着成步堂，他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王泥喜：反对！案件记录上清楚地写着“警察是因为接到了被告的报案才赶去现场的”。而且，被告如果要用手机报案的话就必须走出房间，从楼梯回到餐馆里才行。那么证人，事情就不可能像你所说的“一直盯着成步堂，他一步都没有离开”！

雅香：啊啊啊啊！唔……那天晚上，拿瓶子打人的不是被告……分出胜负的那一瞬间，浦伏拿起在成步堂身边的瓶子，把我打晕了！而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浦伏却已经死了……所以我之前才隐藏了身分。如果与死者是同伙这件事被人知道了，我一定会被怀疑。

法官：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下放心了。牙琉律师，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牙琉：……

王泥喜：牙琉老师？

牙琉：辩方认为证人刚才的供述完全是在歪曲事实。

雅香：什么！

牙琉：案发当晚在那个房间的只有被告、死者和证人三个人。此外，证人有“杀人动机”。死者浦伏影郎能够证明证人的诈骗失败，为了让他永远闭嘴，于是证人就……

雅香：说了不是我！我是被陷害的！

成步堂：哼哼……害人终害己。牙琉雾人，这一点也不像你啊。真是荒唐的论证。

牙琉：为什么这么说？

成步堂：为什么你对另一种可能性只字不提呢？那就是“现场还有一个人”。

王泥喜：（休庭之前成步堂先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

成步堂：有人在事情发生之后偷换了一张牌，那个人明显不知道使用的是两种牌，他也就是所谓的“第四人”。

亚内：反对！我们跟本没有找到你所说的那个“第四人”！

成步堂：而那个人才是本案的真凶！

法官：真、真凶？

成步堂：万幸我早已找到了有关消失的第三人的必要“线索”。王泥喜，你明白了吗？

王泥喜：没问题……可您到底想要我明白什么啊……

成步堂：刚才我已经说了，把牌换掉的

“第四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王泥喜：是牌的颜色吧？

成步堂：没错，从证物上能清楚地看到，最后一把我们用的是“红色牌”。但就在这个法庭上，却有一个人说牌是“蓝色的”。王泥喜，想起来了吗？那个人到底是谁？

王泥喜：（怎么突然问我……）啊！我知道了！是牙琉老师！

成步堂：看来你没有辜负我的期待。牙琉雾人，我从一开始说的就是他。

王泥喜：但是牙琉老师理所当然知道牌的颜色啊！

成步堂：为什么这么说？就像你们看到的，因为现场照片是黑白的，散落在桌上和地板的牌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出哪有“蓝色”。

王泥喜：但在这张照片上（拿出彩色的筹码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牌的背面是蓝色的！

成步堂：不过很遗憾，牙琉第一次说出“蓝色”这个词的时候，这张照片还根本没有被当作证物提出来！

王泥喜：（的确，在审判开始不久后，老师就说过“蓝色火焰覆盖在静谧而又热情的卡片上”这句话……）

成步堂：怎么样，牙琉？

牙琉：……

王泥喜：牙琉……老师？

法官：牙琉律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牙琉：不好意思……看来事情有些出乎意料。成步堂，你是认真的吗？

成步堂：牙琉……你也是啊。直到现在你才发现我没有开玩笑吗？

亚内：反对！这太不符合常理了！把自己的辩护律师说成是罪犯！

成步堂：哪里不合常理？

亚内：而且，死者与牙琉律师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连面都没见过！

成步堂：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呢？实际上，在案发当晚，我们开始玩梭哈之前，牙琉雾人和死者可能见过面。

法官：你、你说什么！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隐藏的“真相”就是这个吗……）成步堂先生，请你作出证词！

牙琉：反对！我不能同意你这个请求，王泥喜。证言应该局限在与事件相关的问题上，而两人玩梭哈之前的事情，跟本案完全无关。以上是辩方的意见。

法官：很遗憾牙琉，负责本案的律师并不是你啊。王泥喜律师，请发表你的意见。

王泥喜：好……好的！我认为被告成步堂龙一的证言很有必要！（这就是成步堂先生的计划！我一定要帮他完成！）

牙琉：王泥喜，你打算背叛我吗？

王泥喜：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法官：请被告成步堂龙一作出证言。

成步堂：那天晚上，我和牙琉一起吃的晚饭，就在照片里这张桌子上。他走后不到五分钟浦伏影郎就出现了。之后浦伏的计策失败，他就用瓶子把逆居雅香打晕了。浦伏没想到自己下手会这么狠，一时有些慌乱。我留下他，从楼梯回到餐馆给警察打了电话。回到房间后就发现他已经死了，血从他额头上呈一条直线流了下来。这时我又打了一个电话，是打给牙琉律师的。

法官：牙琉律师！案发当晚你是否也在波尔哈奇里！

成步堂：我和他经常一起吃饭。

亚内：而且在事情发生之后还和被告通了电话！

成步堂：也就是说他也卷入了这场谋杀案中。因为我当时觉得可能会用到律师，所以打了个电话给他。

牙琉：成步堂，你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这个吧。为了把我也拖进来。

成步堂：我只是想弄清楚“真相”而已。这个原则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

牙琉：因为你是我的好友我才接受这个委托，看来你并不领这个情啊。

法官：下面请辩方询问！

牙琉：王泥喜。他一定是在撒谎，请不要相信他。

王泥喜：我、我知道了……（牙琉老师和成步堂先生，到底该信哪一边啊……从没听说过这种案子。）请问您是怎么样让他们的计策失败的？

成步堂：呵呵，那种把戏真可爱。我无意之中把手揣进口袋，结果发现里面有一张牌。拿起来一看，发现是张红桃五。因为有不好的预感，所以在最后一把牌之前把它处理掉了。

法官：“处理”……究竟怎么处理的？

成步堂：我把它卷起来塞进了旁边的葡萄汁瓶子里。

亚内：难道就是在现场发现的……凶器？

成步堂：因为从外面很难看清瓶子里究竟有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

王泥喜：（凶器果汁瓶里的牌……很奇怪啊，是警察看漏了吗？再检查一次吧……果然，瓶子里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成步堂先生说了谎？没办法了，为了“真相”……）反对！成步堂先生，请你仔细看看这个瓶子，里面根本就没有牌啊……

成步堂：啊？是么……

法官：被告！你那是什么表情！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成步堂：我也很纳闷为什么牌不在里面啊。我的确把牌塞了进去，不会错的。

牙琉：你又打算说是那个“第四人”把牌拿走的是吗？

法官：牙琉律师，那可是你的委托人啊，你这样说话未免太……

牙琉：不好意思……

亚内：我们在搜查时也没有在瓶内发现任何东西……

王泥喜：（怎么回事？是牌“消失”了还是……成步堂先生在说谎？）

法官：请辩方继续询问。

牙琉：王泥喜，就这样继续进攻，我们律师的责任就是把证人踢出局。

王泥喜：（怎么回事啊，气氛变得好奇怪……刚才的证词里还有一处矛盾……）成步堂先生，根据这张现场的照片，死者是戴着帽子的，可您刚才说一进房间就看见“血从他额头上呈一条直线流了下来”。可您当时应该看不见额头上的血才对……

成步堂：……的确如此。

牙琉：王泥喜，干得不错，再加把劲就能揭穿他的真面目了。

法官：被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成步堂：对……有件事我忘了说。死者头上的帽子，是我戴上去的。

王泥喜：哎？

成步堂：玩牌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有取帽子，但我给警察打完电话回到现场后，就看见了他那颗“精彩”的光头。对，就跟这张照片里的一样，一点遮挡都没有，还像瓷器一样隐约发着光……

法官：所以你就……

成步堂：从地板上捡起帽子给他戴上。

亚内：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成步堂：只是为了向他道歉……我在现场就只做了这件事。

王泥喜：那么，证人逆居雅香也看到死者的头了吗？

成步堂：她当时已经昏了过去，所以目击者大概只有我吧。

牙琉：又来了……

王泥喜：牙琉老师？

牙琉：哦，不好意思。委托人好像不是第一次说谎的样子。

王泥喜：（突然说这种话，老师还真让我为难啊……）

牙琉：不过，算了。被告证词里的矛盾实

在太多。成步堂，你在七年前失去律师资格果然不是偶然啊。

成步堂：哼……对委托人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太过分了啊，牙琉。

牙琉：明明是你先攻击我的。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请你说真话吧！

成步堂：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谎话。无论是“将口袋里的牌塞进瓶子”还是“给死者戴上帽子”，都是有理由的。为了这个，（拿出手机）那天晚上通知完警察后我又给牙琉律师打了个电话，为了以防万一，我把那次通话录了下来。就趁这个机会给大家都听听吧。

（电话录音）

成步堂：不好意思，我好像遇到麻烦了。

牙琉：是玩牌的事吗？

成步堂：对，没错。

牙琉：今晚向你挑战的那个绅士出事了？

成步堂：对……好像被打死了。

牙琉：不会是你干的吧，在那颗光洁的“骨灰瓷器”上砸出个裂缝……

成步堂：你饶了我吧，别这么说。总之警察快来了。万一有什么事的话，拜托了。

（录音结束）

王泥喜：“骨灰瓷器”？

成步堂：是瓷器的一种，以质地较软而富有光泽出名。如果用来形容人的脑袋，大概就是死者的头部那种感觉。

王泥喜：（等等，刚才的录音，总觉得有些奇怪……）牙琉老师在和成步堂先生一起吃过晚饭后，马上就离开了波尔哈奇吗？

成步堂：不会错的。

王泥喜：那为什么……牙琉老师会知道死者的脑袋秃得就像个“骨灰瓷器”一样？

成步堂：就是这样，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或许能看到我朋友的另一副“面孔”。

牙琉：……

成步堂：因为有些放不下心，所以我重新回到了现场。而一看到死者的头，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会有那种“不安”。“牙琉老师”，舞台已经准备好，没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请你登台了吗？请告诉我们，你为什么知道死者脑袋的“秘密”？

牙琉：……原来这就是你用帽子遮住死者头部的“理由”。

成步堂：没错，“牙琉老师”。

牙琉：你算计我，成步堂龙一。

（一片喧哗）

法官：肃静！肃静！事已至此，我们不能回避。我提议请牙琉雾人律师作出证言！检方有没有异议？

亚内：啊、那个……检方没有异议。

法官：好！那么十分钟以后开始对牙琉雾人律师进行询问！没问题吧？

牙琉：悉听尊便。

法官：那么，现在休庭！

同一天 下午2点32分
地方法院 被告第三休息室

（休庭时，一个突然出现的小女孩给了王泥喜一张带有红色污渍的黑桃A，告诉他这是胜诉的“王牌”，还没等王泥喜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小女孩便已经不见了）

同一天 下午2点45分
地方法院 第二法庭

法官：审理再次开始。牙琉雾人律师，请你到证人席去。首先请说明为什么你会知道死者帽子下面的“秘密”？

牙琉：请问是什么秘密？为什么法官大人对“秃顶”这个事实这么执着呢？完全没有必要嘛。

成步堂：反对！这么做可不对啊。

牙琉：你到底想干什么？

成步堂：我俩的立场已经“逆转”了。那

天晚上死者一直都戴着帽子，但只有一个瞬间帽子被取了下来……

王泥喜：就是犯罪的“瞬间”吧。成步堂先生报案后回到小屋，就看到帽子掉在了地上，于是捡起来给死者戴好。也就是说，能看到死者秃头的地方……就只有“案发现场”。

牙琉：你是想说，我就是“真凶”对吧？

成步堂：分析得不错，王泥喜。

牙琉：哼哼哼……

法官：牙琉律师你笑什么？

牙琉：其实我一直没有说真话。当然，这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掩盖委托人成步堂龙一的罪行。不过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也没有继续隐瞒的必要了。接下来就让我告诉你们“真相”。

法官：那么，请作出证言。案发当晚，你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牙琉：当晚，我因为注意到那个人的杀气而返回了餐馆。来到地下室以后，通过那个望风的小窗口观察屋里的情况。那是凶案刚发生不久的事。死者以照片上的姿势躺在椅子上，从我的位置能清楚看到光头、昏倒的少女，以及……手持凶器的成步堂。因为突然想到“继续待在这里可能有麻烦”，于是就从现场离开了。之后便接到了成步堂的电话。

亚内：也就是说你也目击了凶案！

牙琉：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并没有看到那个“致命的瞬间”。

法官：你作为律师，居然提供了对被告不利的证词！

牙琉：我也是没办法啊。因为我如今站在证人席上。

成步堂：就是这样，牙琉律师。

牙琉：嗯？

成步堂：如今的你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证词吧。“从走廊上的小窗口目击了整个事件”之类的……因为除此以外，根本没有其他机会可以看到死者的秃头。

啪！（击锤声）

法官：下面请辩方询问。没问题吧？

王泥喜：没有问题。（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与老师的“对决”！仔细想想，有什么漏洞吗……）您确定在现场的只有三个人吗？

牙琉：我看到的只有他们三个。

亚内：也就是说，犯人只可能是成步堂龙一！为什么不对警方说明这一点！

牙琉：理由有两个。我并没有看到凶案发生的“瞬间”，另外，因为成步堂委托我担任他的律师，我可不能扔下朋友不管啊。

法官：嗯，听上去有道理。

王泥喜：反对！事情发生时现场应该还有一个人！

牙琉：王泥喜，我已经说过了，“没有看到”。

王泥喜：但成步堂先生不是已经证明这一点了吗？

牙琉：现场的“第四人”就是“真凶”，他一定是这么主张的吧。那我问你，真凶到底为什么要换牌？怎么样？你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理由”吗？

王泥喜：（怎么办？我能行吗？）

成步堂：第五张“A”的确是被换掉了，王泥喜。

王泥喜：第五张“A”？（现在就是一决胜负的时刻！）辩方可以出示证据指出换牌的理由！

法官：请辩方出示证物。

（王泥喜拿出带红点的黑桃A）

王泥喜：证据就是这个。

亚内：“A”？

法官：这是……上面有血迹！

牙琉：怎么会这样！

亚内：我、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

法官：难道这就是……真凶从现场拿走的“第五张A”么！

牙琉：混……混蛋！为什么……为什么你

会有这种东西！

王泥喜：（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成步堂：这张牌是当晚凶案发生后，我在波尔哈奇里捡到的。

牙琉：反对！你……你撒谎！怎么可能！我不认可这件证物！一定是伪证！

成步堂："伪证"？为什么这么肯定？能够断言这是"伪证"的人，应该只有从凶案现场将牌拿走的"真凶"吧……

牙琉：你……

成步堂：那么，请继续问话，王泥喜。这滴血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那就是"真凶"必须要拿走这张牌的理由。请大家再仔细看看照片上死者的头部，额头的鲜血呈一条直线朝后脑流去，那么死者的血就不可能会溅到牌面上。而犯人为了掩饰这一点将牌换掉了。

牙琉：反对！总之！这件证物是违法的！成步堂！你也是当过律师的人，隐藏证物是多严重的犯罪，你不会不知道吧……

成步堂：那种事以后再说，律师先生。在那之前，我想我能够回答你的疑问。

牙琉：什么！

成步堂：也就是犯人拿走这张牌的理由。那上面留下的一滴血，对他来说是个"致命"的漏洞……所以不得不带走。

牙琉：反对！你的这种推理根本一点根据都没有！

成步堂：反对！你错了！牙琉律师！

牙琉：你说什么……

成步堂：那一滴血，已经告诉了我们真相！其实是很简单的逻辑。怎么样，王泥喜，请你想像一下凶案发生时的情况。当时死者面朝牌桌坐在椅子上，手中那张沾血的牌被换掉了。如果真实情况是这样，那么就有一处地方有矛盾，你知道是哪里吗？

王泥喜：果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死者的姿势就与事实不符！由于额头受到重击，浦伏是以后仰状态死去的，那么他额部的血就应该往后脑方向流去。鲜血就算溅出也应该是溅到地板上，而不是落到摆在死者面前的扑克牌上。

法官：的确如此！那么，也就是说……

王泥喜：没错！死者真正的姿态应该是背对牌桌！是犯人为了搅乱我们的视线故意"颠倒"了死者的朝向！

成步堂：那么我们进入下一阶段，请再仔细看一看现场的平面图。如果案发时尸体面向相反的方向，那么又产生了一个矛盾……

王泥喜：是犯人！因为死者是额头正面遭到重击。如果犯人位于死者背后的话，根被没办法用瓶子击打前额！

亚内：辩方的主张有一点很不自然！游戏进行时死者为什么要面向他背后的书架？

成步堂：理由我等一下会揭晓，先继续吧。在这种情况下，犯人需要站在哪里才能击打到死者的前额呢？

王泥喜：但那里明明有一个书架啊……

成步堂：没关系，按你的推理进行就行。那个书架，你无视它就可以了。

亚内：反对！这怎么可能嘛！死者与书架之间根本就没有可以供人站立的空间！而且犯人也不太可能爬到书架顶上去打死者吧。

成步堂：逻辑上犯人的位置的确是在这里，而案发时……

王泥喜：对了！案发时……那个书架有可能根本就不在那个位置！

法官：怎么可能！

成步堂：我们只能这样想。你认为呢，牙琉律师？

牙琉：……

成步堂：法官大人！辩方有一个请求！请立即派人仔细检查那个房间里的书架！

啪！（击锤声）

法官：法警！立刻安排人手去现场调查！特别注意检查现场的书架是否被人移动过！

成步堂：另外，法官大人。搜查人员还应

该要调查一件事。请把这个给他们。

（成步堂递给法官一张纸条）

法官：呵呵，的确如此。只要有你在的法庭，就一定会变得乱糟糟的……

成步堂：谢谢……那我们继续。请看平面图。如果案发时犯人站在这里，那么那个书架的位置就应该发生变化。

王泥喜：是这样吗？

（将图上的书架向左移动后，可以看到死者面对的空隙正好可以容纳一个人……）

成步堂：对，就是这样。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书架的位置就是问题所在。案发时书架只能是在这个地方。这样一来现场才有犯人站立的空间。但我们将书架移动之后，又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那么这个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呢？王泥喜？

王泥喜：移动之后书架刚好把望风的小窗完全档住了！也就是说，站在走廊里的牙琉老师根本不可能透过小窗看到屋内的情景！

牙琉：你说什么！

成步堂：终于开始动摇了。你还是算漏了一件事，案发时“那个小窗被完全档住了”这个事实。牙琉律师，可以告诉我们吗？你究竟是在哪里目击事件的！

牙琉：呃……

法警：打扰了，法官大人！

法官：肃静！现在还在审理之中！

法警：刚刚派去调查现场的搜查员打来了电话，他们已经调查了那里的书架。在书架背后有一条隐藏的通道！

法官：什么！

成步堂：我已经说过了，那个房间里有一些熟客都知道的机关。因为以前有很多黑帮把那里当作地下交易的地点，所以理所当然地设计有用来逃跑的密道。密道另一头是波尔哈奇的大厅，那些老大们可以在躲过警察的搜查之后悠闲地坐在餐厅里吃东西。这次的犯人也是这样……接下来的推理就交给你了，王泥喜。

王泥喜：也就是说……在成步堂先生离开报案的这几分钟里，有机会看到死者“脑袋”的人只能身在那个房间之中！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您认为呢，牙琉老师？

牙琉：……

王泥喜：这张带血的A刚好暴露了凶手的行踪，所以他不得不将它换走。而没有真正“进入”房间的凶手根本不知道死者和成步堂先生最后一把用的是红色牌，于是随便捡了一张蓝色背面的牌换上！

（一片喧哗）

法官：终于进行到这里了。这个案件已经完全呈现出另一种局面。真的……真的很遗憾，牙琉律师。

王泥喜：牙琉老师……

法官：亚内检察官！我要求检方作出进一步搜查！被告成步堂龙一的嫌疑现在已经完全消除。牙琉律师，我真的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下达逮捕你的……

牙琉：反对！原来如此。这就是传说中律师的“肮脏战术”吗？法官大人，你刚才差点被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蒙骗了。

法官：为什么这么说？

牙琉：“被告成步堂龙一的嫌疑现在已经完全消除”？您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当初检方是因为掌握了确凿证据才起诉他的。他不过是用了“违法的证据”想要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且还把他原本的辩护人推上了被告席！

成步堂：反对！能说明一下吗？牙琉律师，到现在仍然没能消除的疑点？

牙琉：比如这个瓶子——凶器果汁瓶。而且上面还留有被告极为“不自然”的指纹。是这样的吧，亚内检察官。

亚内：没错。瓶子上的指纹是倒着的……

牙琉：如果你对这个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话，就不能消除你的嫌疑。因为只可能在握着瓶颈打人的时候才会留下这种指纹。您认为呢？法官大人？

法官：嗯……

成步堂：最后的挣扎吗……你怎么认为，王泥喜？你能帮我说明一下这个瓶子上的指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吗？你应该可以的。

王泥喜：好、好的。（但好像……倒着拿瓶子，的确有些奇怪啊……）

成步堂：不要被牙琉律师的“暗示”束缚思路哦。其实答案很简单，查查法庭记录就能轻易发现。

王泥喜：（您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嗯，应该是这个吧。）比起口头陈述，还是实际演示一下比较快。请将瓶子放到地板上。

法官：地板上？是这样吗？

王泥喜：没错，然后请再拿起来。要坐在椅子上拿。

亚内：啊！

王泥喜：没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很自然地“倒握着”瓶颈将它拿起来，所以映在上面的指纹才会是“倒着的”！

（拿出雅香拍的照片）

王泥喜：被告成步堂龙一总是把果汁瓶放在地上弹钢琴。也就是说，会产生那种“倒着”的指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成步堂：当天晚上好像是和你一起吃的饭，牙琉。我在那时也喝了果汁。

王泥喜：牙琉老师您将死者杀死后，用放在钢琴下面的瓶子替换了凶器！

（一片喧哗）

啪！啪！啪！（击锤声）

法官：肃静！肃静！肃静！你怎么认为，牙琉律师？

牙琉：原来如此……这就是传说中律师的“障眼法战术”么……

王泥喜：为什么这么说？

牙琉：你说我换了瓶子？那么证据呢？

王泥喜：那、那个……

牙琉：原来你说的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那个瓶子里可什么都没有……

成步堂：反对！那又怎么样？法官大人。刚才在您派人调查凶案现场的时候，我还拜托了您一件事。

法官：啊！的确。你递给我的纸条上写的是“请收回在波尔哈奇里那架钢琴下的瓶子”。我已经拿到了，就是这个。

（拿出另一个果汁瓶）

牙琉：哼！你打算调查上面的指纹吗？虽然上面到底有什么还很成问题……

王泥喜：（老师的确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那个瓶子上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成步堂：王泥喜，你好好看看那个瓶子。

王泥喜：但、但是……

成步堂：让你检查就检查！这个案件应该能解决了。完全地……

王泥喜：（啊！瓶子里有东西！）这、这是那张消失的“红桃五”！

牙琉：什么！这张牌到底是……

王泥喜：对了！成步堂先生，您把这张牌给“处理”掉了！

成步堂：这就是那张“红桃五”。当晚能换掉瓶子的只有一个人，他已经承认了自己在凶案发生时就在波尔哈奇里。对……除你以外没有别人！牙琉律师！

（牙琉恼羞成怒，一拳打在栏杆上）

成步堂：以上，是我的发言。

牙琉：这就是你的复仇吗？成步堂龙一。

法官：复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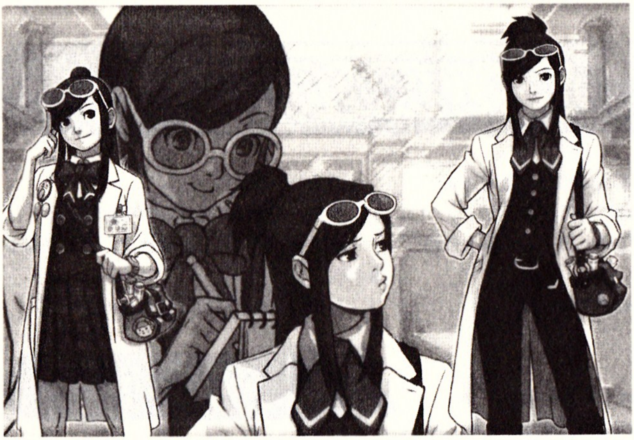
牙琉：这是对七年前那件让你失去律师资格的案子的复仇吗？

成步堂：……人的过去也像逻辑推理一样是一条单行线，事后无论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而我只是把降临在我身上的火星朝正确的方向挥开而已。

牙琉：……算了。能和你“对决”真的很高兴。

亚内：这怎么可能！

法官：那么，对本案的审理到此为止。亚



内检查官，牙琉雾人他……

亚内：已经认罪了，逮捕手续正在办理。

法官：但他到底为什么要杀人呢？他应该没跟死者接触过啊……

亚内：对，的确如此。

法官：成步堂，你怎么认为？

成步堂：……我没什么可说的。

法官：另外，关于死者浦伏影郎，他好像是个"旅行家"，但他在这之前的行踪我们一点也查不到。

亚内：我们会进行跟踪调查的。

法官：好。成步堂。

成步堂：什么事？

法官：你又办了一个漂亮的案子。

成步堂：牙琉雾人……他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无论作为朋友，还是作为律师。

法官：是因为他那出众的才能吧。

成步堂：惩罚他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不能容许"邪恶"介入的法庭，二是不能容许"邪恶"介入的人，也就是律师。那就是你，王泥喜。

王泥喜：您是说我吗？

成步堂：现在法律界可以说正处在"黑暗时代"。"序审法庭"，这个从现有制度里诞生的扭曲事物，我们一定要打破它。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

成步堂：我很期待你今后的发展哦。

法官：终于可以宣判了，被告成步堂龙一——无罪。退庭。

（案件虽然结束了，但留给王泥喜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疑问。首先，成步堂的吊坠盒的确是他从死者脖子上取下来的；其次，王泥喜怎么想也想不通老师牙琉雾人为什么一定要杀人；最后，他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小女孩拿给他的那张"王牌"竟然是成步堂伪造的，这让王泥喜又惊又怒，情急之下打了成步堂一拳。不过成步堂对此好像并不在意，笑嘻嘻地给了王泥喜一张他事务所的名片，之后便留下一头雾水的王泥喜走了出去。）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一边说一边走出了房间，我的第一个案子也就此完成。虽然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当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些谜全部都是由"一条线索"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怎么样，律师王泥喜法介的故事，以这样的形式开始了……

第一话 逆转连锁的街角

一名成年男子拉着拉面摊吃力地行走着，不停转动的车轮似乎向我们昭示着什么……

突然，男子停了下来，因为前面有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就在这时，一声枪响划破黑夜……

只要我们还活着
“命运”的车轮就会不停转动
无论大事小情，我们都会被卷入其中
命运的车轮不停转动
而当“命运”的车轮停止转动时
就宣告了某人生命的终结

6月15日 上午9点12分
成步堂法律事务所

王泥喜：（牙琉老师被逮捕之后，已经过了两个月……第一次出庭辩护就让我失去了工作和尊敬的老师。虽然知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但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真的……这里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成步堂法律事务所”么，我还是有些紧张啊。）

？？？：初次见面，所长就是我成步堂美贯，是个大魔术师。

王泥喜：（这个时候我想起，两个月前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是这个女孩把那张“伪证”交给了我。成步堂先生吊坠盒里的照片上，也是这个女孩。）原来是这样，美贯。

美贯：请收好，这是我们事务所的宣传单。那么，请问你是谁？

王泥喜：王泥喜法介，是个律师。那个、请问成步堂先生去哪儿了？

美贯：他在医院……

王泥喜：医院？

美贯：具体是什么病我也不知道……

王泥喜：请问他在哪家医院，我现在想去看看他。

美贯：是附近的引田诊所，一起去吧。

同一天 上午9点45分
引田诊所

王泥喜：（这里就是成步堂先生住院的地方吗……）

（一个长相极其猥琐的人穿着白大褂走了过来。他头顶有一撮紫红色的头发，牙齿也参差不齐。）

？？？：请问是要探病吗？

王泥喜：是的，请问您是……

引田：哦，我是院长引田。

美贯：医生您早！

引田：小美贯，你今天也很可爱哦。

美贯：爸爸的病房是这里吗？

引田：哦，他去做早上的诊察了，大概很快就能回来。比起这个……小美贯，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叔叔给你检查一下？

成步堂：院长，有医生在找你。

引田：啊！那个……谢谢你。那我先走了。小美贯再见。

王泥喜：什么啊，那个院长……

成步堂：早上好，比我预想的要早啊，王泥喜。

王泥喜：成步堂先生您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会住院？

成步堂：啊，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碰上了“肇事逃逸”。

王泥喜："肇事逃逸"，也就是说您被车撞了？

成步堂：他其实是想躲开的，但没成功。可以看出他做出了躲避的动作。我撞在发动机盖上，大概飞出了十米远……之后头磕在电线杆上落了下来。

王泥喜：怎么会这样！您的身体没问题吧！撞得那么严重！

成步堂：万幸，只扭伤了脚踝。

王泥喜：（比传闻中还要幸运……）那个，请问到底找我过来什么事啊？

美贯：哎？你不是来工作的吗？

王泥喜：其实我本来没打算来这里的……但是今天早上突然接到成步堂先生的电话，他声嘶力竭地跟我说："事务所遇到大麻烦了！请你过来帮帮忙！"所以我才过来的……

成步堂：的确，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我变成这样，不可能继续经营事务所了，所以……一边看地图我一边给你说委托的事。

（拿出事务所周边的地图）

成步堂：昨晚大概是快九点的时候，我离开事务所朝荞麦面店"有田亭"走去，本来打算到那去弹钢琴的。但走到人情公园门口时，突然有一辆车子把我撞飞了。之后它转过弯，消失在了夜色笼罩的街道里……挺可怕的吧？

王泥喜：的确……但更可怕的是您被撞得那么惨，脸上却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成步堂：事情就是这样，拜托你了。

王泥喜：哎？

成步堂：这就是我的委托。请你找出让我与电线杆亲密接触的凶手。

王泥喜：哎？我是律师啊！又不是侦探！

成步堂：总之，找到犯人之后我一定会起诉他的，到时候在法庭上，你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哦。

王泥喜：那不是检察官的工作么！不好意思，请你找别人吧！

成步堂：呵呵，刚才只是个小玩笑。真正的委托人现在应该已经到事务所去了。

王泥喜：事务所……是那个文艺事务所吗？（还是先接下来吧，反正我也没有工作……）

成步堂：还有，我的事也拜托你顺便调查一下。

王泥喜：（最后还是让我去干啊……）

同一天 上午10点05分
成步堂文艺事务所

？？？：喂！你们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

美贯：大叔，你好！

？？？：是美贯啊。这次可不得了啦。

（两人刚走进事务所，一位挺精神的大叔就跳起来对着他们大吼。他的穿着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卖拉面的小摊贩，而头上的帽子根本就是个……倒扣着的拉面碗嘛。）

？？？：你就是那个什么……王泥喜？从大将那里听说了吧？有件事要拜托你！

王泥喜：（大将？是指成步堂先生吧……）是！是辩护吗？

？？？：辩护？你在说什么啊小哥。是拉面摊！拉面摊！那可是本大爷的城堡啊！

美贯：这位是矢田吹麦面先生。是拉面店"矢田吹屋"的老板。

麦面：（吹口琴）拜托了，小哥。大将他经常到我的拉面摊去吃东西，而且这个小店有悠久的历史，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十五代了。年轻时我曾为了理想而违背家人的意思没有卖拉面，但后来我还是回到了正途上。看来我的血管中果然流淌着拉面之血啊！

王泥喜：……

麦面：但就是这个珍贵的拉面摊……居然被偷走了！

王泥喜：被偷了？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

麦面：是昨天晚上不见的。昨晚我像平常一样，收了摊之后一边吹口琴一边在街上

散步。但就在今天早上我再次回到面摊时发现……我的城堡不见了！

王泥喜：是不是有人喝醉酒，把您的面摊拉到其他地方去了？当然，我这只是按照常识的推理……

麦面：总之，没那个我就开不了张，所有碗都放在里面啊。事情就是这样，那么拜托你了，小哥。

王泥喜：哎？那个……难道说……所谓的“委托”就是……

麦面：是的，请你帮我找到面摊。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通宵的拉面！保证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王泥喜：但是……我其实是个律师……

麦面：我的家在就这附近，有什么发现的话就到那里去找我。那我先走了。

（麦面在地图上画出家的位置，就在事务所的斜对面。）

王泥喜：什么啊……交通事故之后是拉面摊小偷……

美贯：那个……实际上我也有件事想要拜托你。也是昨晚发生的事，我有件东西被偷走了……那个……是我的……我的内裤……

王泥喜：内……内裤……是怎么被盗的，你的那个什么东西……

美贯：是内裤！昨晚我负责留下来看守事务所，我的内裤就挂在那扇窗子外面。发现不见之后我马上追了出去，因为那条内裤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就一边喊“站住”一边追着那个小偷。

王泥喜：你胆子也太大了……

美贯：但最后还是跟丢了……没有那条内裤的话，我……

王泥喜：是……（开始着手调查吧，“肇事逃逸案”，“拉面摊被盗案”，“内裤被盗案”……）先去肇事逃逸现场看看吧。

同一天 某时刻
肇事逃逸现场

王泥喜：这就是成步堂先生被撞飞的地方吗……旁边这间院子好气派啊，而且有一种奇特的压迫感……

美贯：那里有一位看上去很面善的大婶。我们去问问她吧。

王泥喜：哦，好。（说起来，旁边这座公园也挺可疑的……）

（人情公园的大门口被警方封锁了起来，不仅有警察站岗，远处还有一辆救护车。公园对面那间院子的大门口有一位穿着和服的大婶正在扫地。）

美贯：打扰一下。

？？？：有什么事吗，小姐？

美贯：真是个气派的院子，屋主一定很有钱吧。

？？？：这里是北狐家的院子。

王泥喜：哎！

？？？：怎么了，小哥？

王泥喜：没、没什么！快走吧，美贯。

美贯：不行！我们还什么都没问呢！

王泥喜：但北狐家是……（是这一带相当有名的黑社会啊！）

（扫地大婶忽然面露凶光，抓住手中的扫帚轻轻向两头一拉，露出一截雪亮的刀刃）

？？？：我是北狐家第四代组长的妻子北狐小梅，有什么就快问！亏你还是个男人！

王泥喜：啊啊啊啊啊！是！那个……昨晚在这附近好像有一场交通事故。

小梅：昨晚……

王泥喜：哦原来您不知道啊！真是打扰了！（还是快点离开这种地方吧！）

小梅：等等！是那场有人被撞出十米远的车祸吗？

美贯：是的！那个人是我的爸爸。

小梅：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就是那场车祸让我一大早就得在这儿打扫门口啊。

王泥喜：是这些油漆吗？也就是说这些油漆是车祸发生的时候……

小梅：昨晚大约九点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们打开门看见你爸爸全身都是油漆。

美贯：是大婶救了我爸爸吗？

小梅：要谢就谢我家组长吧。那辆肇事车将我家门口的油漆和你父亲一起撞飞之后一拐弯就不见了。本来还想用那些油漆重新粉刷一下墙壁。沾上油漆的垃圾我都处理了，剩下就是洒在路上的那些。

王泥喜：（垃圾？都扔到对面的垃圾箱里了吗？）哎？怎么有个女孩一直盯着公园？

美贯：那个姐姐好漂亮啊。总感觉她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那样做的……

王泥喜：（的确有些奇怪……）不管了，先去那个垃圾箱里看看。嗯……沾上油漆的垃圾有两件。有一双像是医院用的拉鞋和……

美贯：啊！这是汽车的……后视镜吧。

王泥喜：没错。像是受到什么冲击被撞落了……说不定是撞飞成步堂先生的那辆车上的东西。

美贯：那就先把这个收起来吧。

王泥喜：另外……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公园里一定有什么线索。

美贯：还是先进去看看吧！



警官：小姐，现在不能进去。如果是玩游戏的话还是请你们到别处去吧。

王泥喜：我们可不是在“玩游戏”！我是律师……

？？？：怎么了？

警官：啊！宝月刑警！您辛苦了！

（看着眼前这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王泥喜很难相信她是一位刑警。）

？？？：这两个小孩想干什么？

警官：他们自称是律师，但大概只是来捣乱的。

？？？：你们要玩游戏的话到别处去。

王泥喜：我说了我们是……

？？？：不然的话，我可要翻脸了……总之，你们不要在靠近这里，明白了吗？

王泥喜：唔……没办法，先走吧。（真想进去啊……）

美贯：问问刚才那个大婶吧。

王泥喜：那个……请问一下。

小梅：什么？

王泥喜：公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小梅：好像是有人被杀死了。而且死得很奇怪……

王泥喜：什么！

小梅：好像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而且我家也发生了一件很讨厌的事。

美贯：大婶家里也……请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小梅：那件事无论道义上还是人情上都说不过去啊。你真的想听吗？

（小梅又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美贯：你摆出这种架势，分明是不让我们拒绝嘛……

王泥喜：请问到底是什么事啊？

小梅：内裤。我北木小梅大人的内裤昨晚被人偷走了！

美贯：大婶的也被偷了？我也是！

小梅：什么！你也一样？无论在道义上还

是人情上都说不过去啊。不会是你干的吧！

王泥喜：不、不是我！请不要乱猜啊！

小梅：最近这几天总是听说附近有人丢内裤，而且好像都是同一个人干的。

王泥喜：（美贯和大婶的内裤都……真是，根本没有共通点嘛……）

美贯：既然如此，我们顺便也把大婶的内裤找出来吧！

小梅：那就拜托你了！小哥！

王泥喜：（呜呜呜……这个死小孩净给我找麻烦……）

？？？：……

王泥喜：（啊！是刚才站在公园门口的奇怪女孩。）

小梅：哦，小姐你回来啦。

？？？：啊。哎……我回来了。

王泥喜：（是北狐家的人吗？）

美贯：请等一下！姐姐！

？？？：有什么事吗？

美贯：我们是做这个的。

（美贯把事务所的宣传单递给了她。）

？？？：成步堂“什么都做”事务所？

王泥喜：“什么都做”事务所？

美贯：嘿嘿，我把它改了一下。这位是王泥喜法介律师。

？？？：律师？

美贯：有什么事的话请尽管到事务所来！

？？？：谢谢。那我先走了。

王泥喜：你干什么？怎么突然把事务所的宣传单给她？

美贯：总觉得她有什么苦恼。

王泥喜：那可是黑帮的大小姐啊，就算有什么也不可能会请律师吧。

美贯：不试试怎么知道。

王泥喜：（真是人小鬼大……）接下来去另一个出事地点调查吧，矢田吹麦面先生的住所。

同一天 某时刻
面摊失踪事件现场

王泥喜：那个……就是这里？

（王泥喜看到的所谓“住所”，根本就是一处非法搭建在两栋建大楼之间的违章建筑，其简陋程度要不是亲眼所见根本无法想像。）

美贯：没错，就是这里。

王泥喜：也就是面摊被盗的案发现场。根本找不到一点线索嘛……

（美贯把视线转到旁边的宇狩外科医院，发现医院车库的门口停了一辆警车。）

王泥喜：什么啊！这个医院真是华丽得一塌糊涂。

（的确，连大门都是金光闪闪的……）

王泥喜：名字是“宇狩外科医院”。

美贯：偷内裤的犯人就是逃进了这家医院里！那辆警车就是来搜索内裤的么！

王泥喜：应该没这种可能吧……

警官：小姐，现在不能进去，如果要玩的话请到别的地方去。

王泥喜：（你怎么看出我们是来玩的……）宇狩外科医院……真想再多得到一点关于这里的情报。

美贯：去问问隔壁的麦面大叔吧。还有那个车库也一定要好好检查！

王泥喜：那个，请问……隔壁的医院发生什么事了吗？

麦面：好像是有人中毒了。那辆警车是刚刚才来的，事情我是从别人那儿听说的。我以前就觉得那个医生有问题，像他那种人总有一天会遭天谴的。那个流氓医生！

美贯：对了！偷美贯内裤的那个人跑进了隔壁医院的车库里！

王泥喜：车库……难道说犯人就是医院里的人？

麦面：哼！说不定真是那个医生干的！



美贯：大哥，我们去调查一下吧。

王泥喜：嗯……走吧。

同一天 某时刻
宇狩医院车库

（车库里停着一辆绿色的跑车，墙角的纸箱里装有零碎的肢体模型，一副金黄色的人体骨架孤零零地立在一旁。）

美贯：偷内裤的人就是在这附近不见的。

王泥喜：没弄错吧？

美贯：可能吧……所以才要好好调查一下嘛。一定要找出内裤小偷的踪迹！内裤小偷说不定留下了什么明显的线索！

王泥喜：哎？这是手机么？

（王泥喜从汽车后胎下面捡出一个粉红色的手机，但奇怪的是手机上还绑着一只小怀表。要看时间的话用手机不就完了么？）

美贯：放在轮胎边上的话，汽车稍稍一动就会被压碎的。

王泥喜：嗯……是医院里的人丢的么？

美贯：等一下还给他们吧。

王泥喜：排气管里好像塞了一个布团……

美贯：虽然感觉有些恶心，不过为了破案……还是把它扯出来吧。

王泥喜：果然塞着东西！难道这就是……

美贯：啊！是我的内裤！

王泥喜：哎？这么容易就找到了！

美贯：谢谢谢谢！谢谢你王泥喜！你真是个天才！

王泥喜：没什么……

美贯：给你看看吧……当当当当！美贯的内裤！

王泥喜：这是什么啊……

美贯：我已经说过是我的内裤了！

王泥喜：这、这是用来穿的吗？

美贯：嘿嘿，看清楚哦！这个内裤里面有什么呢？哈！

（美贯突然从空无一物的内裤里拿出一只装拉面的碗）

王泥喜：怎么回事啊！突然从内裤里……

美贯：因为我的内裤是个小宇宙！什～么东西都能变得出来！这是我的拿手戏——魔法内裤！

王泥喜：魔法……内裤……

美贯；每天晚上我在“美啤酒吧”里表演的时候都很受欢迎哦！

王泥喜：那一开始就该跟我说清楚啊！（气死我了……）总算解决了一件事……

美贯：你说什么啊！犯人都还没有逮到！

王泥喜：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哎？

美贯：什么？

王泥喜：那辆车……没有左后视镜？坏掉了？（这可是重大的线索啊！）“至关重要的线索”……就是这个！

（拿出在垃圾箱筐里捡到的后视镜）

美贯：啊！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都刚刚好！这个后视镜确实是这辆车上的东西！也就是说，昨晚把爸爸撞伤的……

王泥喜：应该就是这辆车了。

美贯：那么我们现在去跟爸爸报告吧！去晚了他可是会生气的。

王泥喜：明白了。不过我可一点也不觉得他会生气……（为了这种小事还专门去“报告”，感觉挺丢人的……）

同一天 某时刻
引田诊所

成步堂：事情办完了吗？

王泥喜：那个……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

成步堂：真没想到你们的动作这么快。

美贯：王泥喜他很厉害哦！一下子就找到了美贯的内裤！就像他自己是小偷一样。

王泥喜：这真是最低劣的表扬……

成步堂：然后呢？那个把我撞出十米远的凶手怎么样了？

王泥喜：可能是宇狩医院的医生干的。

成步堂：“宇狩”……我听说过那个地方。关于那里，有一些不好的传闻啊。

王泥喜：那个……所谓“不好的传闻”，究竟指什么啊？

成步堂：我也不是很确定，只是听说过。最近闹得比较凶，听说它跟黑帮有联系，那个组织叫“南狸家”。

王泥喜：是不是“北狐家”啊……（你是故意说错的吧……）

成步堂：他们如果受了不能去正规医院医治的伤，就会到宇狩外科医院去，在那里秘密接受治疗。大概就是这种关系。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我睡够了之后就到宇狩外科医院去，以前律师的身分向他提出索赔。

王泥喜：那个……报酬呢？成步堂先生的“肇事逃逸”案件和美贯小姐的“某个”事件都已经解决了。

美贯：是美贯的内裤事件！

成步堂：面摊事件还没弄完吧？如果有什么困难就再来找我，除了钱以外，无论什么事我都会提供协助的。

王泥喜：（还是被他搪塞过去了……）

美贯：好！那我们回事务所去吧！

同一天 某时刻
成步堂“什么都做”事务所

王泥喜：你！你不是北狐家的人吗？

（那位北狐家的漂亮小姐突然出现在事务所里，难道她真的有事情要请王泥喜帮忙？）

？？？：是……

美贯：你果然遇到麻烦了对吧！那么，请进来说！姐姐！

美波：那就麻烦你们了。我的名字是并奈美波。我有事想委托你们。

王泥喜：委托？你也有东西被偷了？

美波：其实是想请你帮我辩护……

王泥喜：真、真的吗！请我当辩护律师？

美贯：姐姐你遇到什么事了吗？

美波：不是，不是请你为我辩护。是为我的……那个……未婚夫。

王泥喜：未婚夫？请问他出了什么事？

美波：警察说他是凶杀案的嫌疑犯。你们听说发生在公园的事件了吗？

王泥喜：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美波：警方也没有向我提供很详细的情况，只知道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就在离北狐大屋不远的地方。死者好像是被凶手用手

枪射杀的。但有人说现场的情况很奇怪……

王泥喜：你的未婚夫就是因为这个案子而被逮捕的么？

美贯：你的未婚夫是什么样的人啊？

王泥喜：大概是北狐家的独生子吧？

美波：名字叫北木泷太，这是他的照片。

（美波拿出了照片，上面的男子打扮得很花哨，而且无论脸型还是发型都无愧于“北狐家”这个名字……）

王泥喜：他既然是组长的独生子，也就是说将来……

美波：对，将来大概会坐上组长的宝座吧。总之请你们救救我的泷太。

王泥喜：（总算有一个像样的案子了！）

美波：这是委托书。

美贯：太好了！那么我们先去案发现场看看吧！

同一天 某时刻
北狐家大门口

警察：你们怎么又来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吧，如果是玩游戏的话……

美贯：说了不是玩游戏！我们有“搜查令”哦。

王泥喜：（笨……）请看，这是我们的委托书。

警察：“委托书”？这背后明明写着“决斗书”嘛……

王泥喜：（美波小姐好像是用了北狐家的信封……）

？？？：请让我过去一下好吗？

（有一名年轻帅气的男子走近三人，他的相貌……怎么看怎么像王泥喜的恩师牙琉雾人。）

警察：啊！您辛苦了！牙琉检察官！

王泥喜：嗯？（怎么回事！这个人……）

？？？：怎么了？虽然我已经习惯了被女孩子盯着看……不过有男人看得目不转睛，这还是第一次。

王泥喜：牙琉……老师？

？？？：小姐，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美贯：那个看门的好过分啊！我们明明拿着委托书，他却不让我们进去。

？？？：的确很恼火。那好吧，我带你们去现场怎么样？

美贯：真、真的吗？

？？？：没问题吧？

警察：是！当然没有问题！

？？？：呵呵，请进吧小姐。

美贯：是！

王泥喜：……喂！我还没有进去啊！

同一天 某时刻
人情公园内

？？？：再见，那我去搜查了！

美贯：谢谢你！希望有机会再见面！

王泥喜：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哎？是刚才的小鬼？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上次威胁他们的那个女警又出现了。）

美贯：是个像王子一样的人带我们进来的。

？？？：又是那个家伙……叮叮当当的，就知道妨碍搜查。不管怎么说，今天这里禁止出入！

王泥喜：不不不！请你先看看委托书！

？？？：嗯？稍等一下。

王泥喜：（她要干什么啊，居然把显微镜都拿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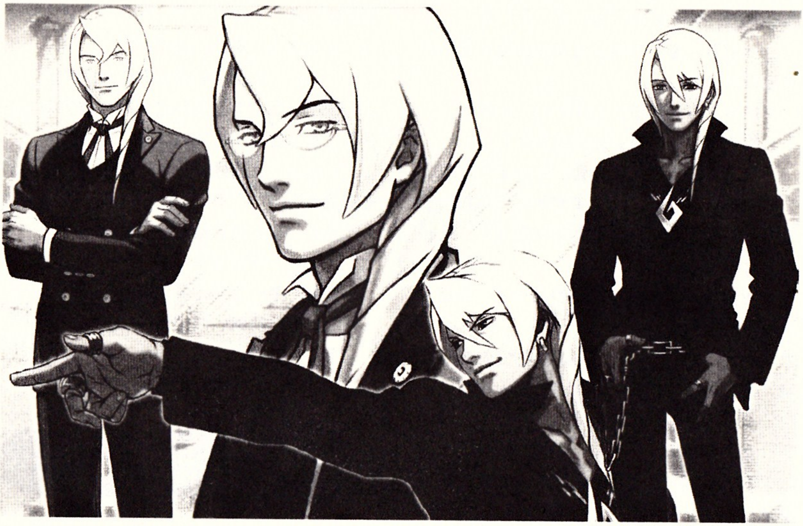
（半小时后……）

？？？：这的确是并奈美波的笔迹。

王泥喜：呼……（居然让我们等了30分钟！）那个，请问那个面摊是怎么回事？

？？？：我们用人偶代替尸体来保护现场的状况。

王泥喜：（尸体……拉着面摊？）



？？？：另外……你刚才说你是律师？我是刑警宝月茜，是凶案现场名义上的负责人。

美贯：你这个负责人好像一点都不开心啊。

王泥喜：看上去好像在闹情绪……

茜：总之，你们别妨碍我做事。我出门一般会带两副手铐哦。

王泥喜：哎？那个不就是……麦面大叔的面摊么？

美贯：上面的确写着“矢田吹屋”……

王泥喜：这样一来，大叔的事情也解决了。虽然以这种样子结束实在是……那个，宝月刑警，能不能讲讲凶案发生时……

茜：别说话！我正在吃零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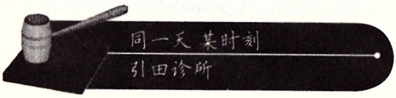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美贯：事情一点进展也没有……

王泥喜：（这个人好像很闲的样子……也不准我们动现场的东西，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调查嘛。）

茜：真是倒霉啊。在美国留学九年之后专程回到这里，结果既没有人邀请我，那个人也不干律师了。

王泥喜：（不干……律师了？难道是……）美贯，我们到你爸爸那里去。



成步堂：回来了？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王泥喜：没有，只是我接下了人情公园那件凶杀案的委托。

美贯：我们在凶案现场找到了麦面先生的面摊！

成步堂：原来如此，的确很蹊跷。这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拉面摊杀人事件啊。

王泥喜：凶器……好像是别的东西……

成步堂：连凶器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吗？

美贯：因为现场有个很讨厌的刑警一直在妨碍我们！明明是警察却穿着一身白大褂！

成步堂：白大褂？负责人是个女的吗？

王泥喜：你认识那位刑警吗？

成步堂：算认识吧……在十年前的某个案件中合作过。她那个时候还在读高中。

王泥喜：（什么嘛，跟我差不多大啊。）

美贯：爸爸真了不起！认识那么多警察。啊！对了！大概您知道那个人的事吧？美贯想知道那个骑摩托车的“王子大人”到底是谁！

成步堂：“王子大人”？王泥喜，美贯说的是谁啊？作为父亲我可不能置之不理。

王泥喜：是在现场见到的一位跟牙琉老师一模样一样的人……

成步堂：这样啊……

王泥喜：你认识他吗？

成步堂：一定是牙琉雾人的弟弟。牙琉响也，是个视摇滚乐为生命的男人。

美贯：响也先生吗，真是个不错的人啊！

成步堂：最近或许还能见到他。如果不能在公园调查的话，事情会很麻烦的。

美贯：没错，那个刑警老是找我们的麻烦！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成步堂：在事务所的绅士帽里有一个装着白色粉末的瓶子，把那个拿给她看。你们拿去就知道了。顺便代我向她问好。

同一天 某时刻
人情公园前

王泥喜：那个……请你看看这个。（拿出装着白色粉末的瓶子）

茜：这个！难道是……

王泥喜：这是从我们事务所拿来的……

茜：原来是成步堂法律事务所的人啊？

美贯：请问你和爸爸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茜：爸、爸爸！那个……请问你是……

美贯：我是他女儿，名字是成步堂美贯。

茜：哎！成步堂他都有女儿啦！

美贯：看来对你的打击不小啊。

茜：如果是成步堂的女儿和徒弟的话，就不能不帮这个忙了。请多指教！

王泥喜：是。也请您多指教。（我可不是什么徒弟啊……）

茜：这个白色粉末是采集指纹用的。如果发现了留有“手迹”证物记得告诉我，可以用这个把指纹提取出来哦。

王泥喜：（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积极……不管了，先好好调查一下吧。）上一次来就注意到了，这把……小刀？

茜：刑侦术语应该是叫“匕首”。被告北木泷太是黑帮家族的独生子，警方认为这把刀应该是他的东西。

王泥喜：（但凶器不是手枪么……）哎？这把刀上有被人用过的痕迹？

茜：的确。那应该能提取出指纹。

（宝月先把白色粉末涂在需要检验的位置，然后轻轻吹去多余的部分，最后得到一个完整的指纹。完成之后再将这个与警方提供的样本做对比，发现匕首上的指纹确实是被告北木泷太的。）

茜：果然是那个人的。看到没有，“科学”就是这样起作用的。

王泥喜：（看来这次我接了一个棘手的案子啊……）哎？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

美贯：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有……内裤！

王泥喜：这是……

美贯：这不是我的！

王泥喜：（难道这也是赃物吗……）宝月刑警，能给我们说一下案件的经过吗？

茜：就像你们看到的，警方在今天凌晨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就是这个样子。尸体当时的状态跟那个人偶一样……

王泥喜：那为什么……

茜：“为什么尸体会拉着面摊”是吧？别问这么老套的问题，我也想知道……

王泥喜：请问有目击证人吗？

茜：有一个。他好像正好目击了案发经过。

王泥喜：那么死因是什么呢？

茜：太阳穴中弹，手枪打的。一般人应该没办法搞到那种东西吧。

王泥喜：（只可能是警察和……黑帮。）

茜：死者名叫宇狩辉夫。解剖记录刚刚才到，也给你们一份吧。真是的！什么啊这是！为什么会拉着面摊呢？

美贯：刑警姐姐我知道！这个面摊是……

王泥喜：这个面摊是矢田吹麦面先生的东西。他是“矢田吹屋”的老板，那个面摊在这附近很有名的。

茜：调查得很清楚嘛。省了我们不少事，谢谢了。

美贯：死者到底是什么人啊？

茜：好像是附近某个医院的院长，听说很有钱。医院的名字是“宇狩外科医院”。

美贯：就是门口停着警车的那个医院……

茜：哎？你们知道啊？

王泥喜：算是一种偶然吧……

（王泥喜把面摊被盗案告诉了宝月。）

茜：原来如此，那么这个面摊好像是被死者偷了之后拉到这里来的。说起来……你们见过被告了吗？

王泥喜：还没有。

茜：探视时间已经快结束了，我劝你们还是去问问看吧。

王泥喜：的确……（有目击证人，现场的匕首上有被告的指纹……真麻烦啊……）

同一天 某时刻
拘留所探视室

看守：不好意思，探视时间已经结束了。

王泥喜：不是还有三分钟么！

看守：你们还得先办申请手续啊。这样一来时间就不够了。而且现在嫌疑犯正在房间里和他父亲谈话。

美贯：父亲……也就是北狐家的组长北木常胜！

？？？：死吧！混蛋老爸！

？？？：马上要死的是你啊！

看守：好像过来了。

（一位身着黑色和服的高大老者朝两人走了过来，他身上隐隐透出惊人的威严。但红色的头带和他身上的黄色围裙上实在是……）

王泥喜：（好强的压迫感……但这个滑稽的围裙是怎么回事……）

？？？：你就是泷太的律师吧。

王泥喜：是、是我！

常胜：我是北狐组第四代组长北木常胜。

王泥喜：那个……我来是想问一些关于您儿子的事。

常胜：王泥喜先生。我儿子是无辜的，他没有杀人。如果他被判有罪，事情就麻烦了……你明白了吗？

王泥喜：我会尽力的！

常胜：在这个世界上光“尽力”可不行啊。在你短暂人生的最后时刻，或许你就能明白这一点了……

王泥喜：（呜……突然感觉好冷啊……）

泷太：胡说什么啊！臭老爸！别一直把我当小孩！我还没有去修罗场闯荡一番呢！

王泥喜：你就是泷太吗？

泷太：只有吃过牢饭的才是真正的黑帮男人！事情办完了就快回去吧！别在这儿碍事！

常胜：你给我适可而止吧！对不起，律师先生，他平常其实是个好孩子。

王泥喜：（我可不这么认为……）

泷太：这次我可不要臭老爸帮忙！没错！就是我干的！根本没必要审判！

常胜：请你们今天先回去好吗？明天在法庭上就拜托你们了。

王泥喜：探视时间结束了，结果还是没能和被告好好谈谈。

美贯：不过今天我们解决了不少事情吧！能找回内裤实在是太高兴了！

王泥喜：不过我对最重要的事情还是一头雾水。（没问题吧，明天的审判……）

待续

Disney SQUARE ENIX

KINGDOM HEARTS Re:Chain of Memories

Re:チェイン オブ メモリーズ

忘却一切的城堡、化为碎片的记忆

连接两代之间那段空白的历史……

王国之心 记忆之链

利库篇

文/白金之星　编/暗星

※人物介绍※



利库

居住在命运之岛上的少年，索拉的好友。由于渴望前往外面的世界，他被安塞姆的黑暗力量所诱惑，并被后者夺去了身体。在摆脱了安塞姆的控制后，利库被关在了暗之门的里侧。



索拉

被键刃选择的14岁少年，利库的好友。为了寻找利库，他在XIII机关的引诱下来到了忘却之城。



奈米妮

能够控制人的记忆的白衣少女。在机关的命令下，她被迫更改了索拉的记忆，不过最后也正是因为她，索拉才能找到令记忆复原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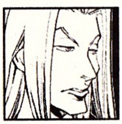
雷克塞斯

XIII机关的№.5，负责管理的是忘却之城地下部分。力大无穷的他代号为“寂静的豪杰”。



杰克西昂

XIII机关的№.6，负责管理忘却之城地下部分。头脑冷静的他外号为“影之策士”。



维克森

XIII机关的№.4，在利库篇中因泄露机密被同伴阿克塞尔所杀。代号为“冰冻的学士”。



安塞姆

暗之探求者，曾因想要独占王国之心而控制了利库的身体。在被索拉击败后，他被封印在了利库的内心深处。

特别提示 由于本作中各个迪士尼世界的剧情与一代基本相同，只是将关键词改为了“记忆”而已。因此，在这里只会涉及与游戏主线相关的剧情，请各位见谅。

索拉篇故事概要

为了寻找被困在暗之门的利库和米奇国王，索拉、唐老鸭和果菲展开了新的旅途，而在另一方面，XⅢ机关的玛尔夏为了独揽机关大权也盯上了索拉的力量。

他将索拉引诱至忘却之城，并凭借谜之少女——奈米妮的力量篡改了索拉的记忆。虽然最后索拉在奈米妮的帮助下击败了玛尔夏，但原先的记忆却需要经过一年的沉睡才能恢复，而且还会失去在忘却之城的这段记忆。在许下“向奈米妮道谢”的约定后，索拉与同伴在仪器中进入了长眠。

但索拉不知道，就在他之前战斗的同时，他一直在寻找的朋友，也在忘却之城的另一个地点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梦，无休无止的梦。

在这个漫长的梦中，我能听到朋友的欢声笑语，能感受到微微吹拂的海风和温暖的阳光。但当我睁开眼睛想要寻找他们时，触目之处却只有黑暗。

黑暗——无边无际，充斥着每一寸空间的黑暗。

它们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笼罩着我，贪婪地渗透至我的心底。

不久之前，我还曾经渴求拥有这种力量，渴望离开那个小小的岛屿前往新的世界。但在寻求前往新世界之力的那一瞬间，我的心便被黑暗沾染了。而也正是因为我的无知与不满足，才令那个男子轻而易举地控制了我的身心。

“他的心已经回归于暗中。这个世界从黑暗中诞生，从黑暗中结束，心也是如此。黑暗之内孕育出心灵之芽，不久之后整个心灵都将渴望黑暗。那才是心的真正形态，所有的心都将归于黑暗。”

在幻觉构成的命运之岛上，银发黑肤的安塞姆单手指向天空，冷笑着对索拉和他的朋友说道。

而那时，我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这一切。这本来是我的身体，但现在却已经被他所占据，就连我的心也是……

那时的我本以为一切都已结束，但索拉的勇气却让我再度燃起了希望。

最后的决战，光与暗的决战，伴随着索拉手中键刃对安塞姆的一击奏完了最后一篇乐章。但是，王国之心的暗之门依然无法关闭，而在门的里面，有无数个黑色的存在正在慢慢苏醒。

“不要放弃，索拉。我们一起把它关上吧。还有，凯丽……就拜托你了……”

在米奇陛下和索拉内外两把键刃的光芒下，王国之心的暗之门终于消失无踪。我身处于被无穷无尽的黑暗笼罩的里侧空间内，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

那时的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门外的世界究竟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光，闪亮的光。黑暗中，无数颗光点缓缓地自上空落下，既像飞翔在夜空中的萤火虫，又仿佛清洗这黑暗世界的光之雨。正是在这光芒中，黑暗像破碎的镜子般在一瞬间化为块块碎片消失无踪。

一望无际的海洋，拍打着沙滩的海浪，温柔洒下的阳光，高大的椰子树，熟悉的小木屋。

我无法再度回去的故乡——梦幻之岛。

索拉和凯丽应该会愉快地生活在一起的。

在那个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的

世界；在那个和谐微风吹拂着绿色大地的世界；在那个梦幻般的世界；在那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世界。

至于我，应该会沉睡在这黑暗中吧……

从那之后过了多久了？

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

我根本就不知道。暗之空间里无从感受到外界的时间流逝，我所能感觉到的就是自己一直躺在这个世界里，将意识静静铺散于黑暗中。

于黑暗中闭上双眼，于无声中沉入迷梦……直至我能找到舍弃黑暗的方法的那一刻到来。

终于，它来了……

（在无边无际的黑暗空间内，银发的少年缓缓睁开了眼睛。）

利库：唔……我……这里究竟是……

（正当他迷茫不解时，不知从何而来的一个低沉的男声传入了他的耳中）

？？？：沉睡。

利库：谁？！

（利库急忙四处张望，可却看不到一个人的影子，而那个声音依然回荡在空间中。）

？？？：在这光与暗的夹隙中，你一直在静静地沉睡。

利库：光与暗的……夹隙？……对了，陛下到哪里去了？我们一同被关在了暗之门里，然后……可恶，记不起来了！

？？？：国王在非常遥远的地方。与黑暗的战斗就交给他吧，你只要一直沉睡就好了。耀眼的光会刺痛现在的你，你只能背向光线，紧闭双眼。

利库：哼，说得我好像是只能生活在黑暗中的怪物一样。

？？？：你想知道真相吗？只要你被这温柔的黑暗拥抱，就将永远沉睡下去。

（随着这句话落下，一个淡淡的小光球渐渐自这黑暗的空间出现，并绕着利库缓缓飞舞着。而利库依稀能看到，在这光球中似乎有某样东西存在。）

利库：这是……卡片？

？？？：**准确地说，这是通向真实的钥匙。**凭借它，你就可以结束沉睡迈向真实之路。不过，所谓的真实反而会令你痛苦莫名，即使如此你还要去吗？那样的话，可就没法再安稳地沉睡了。

（利库犹豫了一下，然后伸手取出了光球中的卡片。）

利库：哼，在这种地方睡大觉有什么意思？

？？？：果然是你的回答方式啊。

（光芒闪过后，黑暗瞬间消失无踪，利库的置身之处已经变为了一座白色的陌生城堡——忘却之城。而在空空如也的大厅正前方，有一扇紧闭着的金色大门。）

利库：卡片是通往真实的钥匙吗……

（他大步向前，用卡片打开了前方的那扇门。可是，门后面的那个世界却令他大吃一惊。）

利库：这里是……梅尔菲森特的城堡？我怎么会在这里？难道说是有人在我沉睡时把我带到这儿来了？……究竟是谁？

？？？：这里并非现实，而是你记忆中的世界。

利库：我的记忆？

？？？：你曾在这座城堡中生活过的记忆化为了卡片，而后创造出了这里。想起来了吗？

利库：……嗯。不过倒是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在这里我能了解到什么？又能遇到谁？

？？？：可能会遇到存在于你记忆中的那些人吧。

利库：你指谁？

（那个声音消失了。）

利库：喂！你到底什么意思？……切，我最想见到的就是只敢偷偷躲着说话的你呢。真不知道你究竟在说什么……

地下12层

虚空城

（整个虚空城内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仿佛一座死城一般，出现在利库面前的，只有接二连三来袭的黑色无心。利库一路战斗着，并按照以往的记忆很快来到了自己曾居住过的书房。）

利库：这里好像确实是我记忆中的世界，至少这个房间与我印象中的一模一样。

？？？：久别重归的感觉如何？你应该想起些什么了吧。

利库：你又来了？不过很遗憾，没什么美好的回忆，因为这里是梅尔菲森特给我的房间。

？？？：没错，你曾接受过黑暗之力的诱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舍弃了故乡，舍弃了朋友，结果，换到手的就只不过是这一个小小的房间而已。

利库：……别在那里胡说八道。另外，好像从刚才开始我就只遇到过无心……喂，你应该一直在监视我吧？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无法遇见记忆中的人吗？快回答我！

？？？：你真的想见到他们吗？

利库：……当然。

？？？：当初你不是抛弃了他们吗？还记得吗，你为了前往外面的世界走进了暗之门。抛弃了家人、朋友、故乡，只是为了追求黑暗的力量。

利库：可、可我已经舍弃了黑暗的力量！

？？？：那你又获得了些什么呢？舍弃了故乡，舍弃了黑暗，你的心中还剩下些什么呢？没错，什么都没有，就如同这空荡荡的房间一样。**正因为你的记忆一片空白，所以你才无法在这里见到任何人，惟一残留在你心中的，就只有黑暗。**

利库：你说够了没有？我说过自己已经舍弃黑暗了！

？？？：哈哈，你真这样认为？

（突然，空间开始急速扭曲，当面前的景象安定下来后，一个一身黑衣，浑身充满邪气的女人出现在利库面前。而令利库震惊的是，那竟然是当初曾诱惑他堕入黑暗，但早已死去多时的魔女梅尔菲森特。）

梅尔菲森特：我一直在等你，利库。

利库：梅尔菲森特，你还活着？

梅尔菲森特：还不懂吗？如今的我只不过是从你记忆中诞生的幻觉罢了。

利库：我最先遇到的果然还是你啊……

梅尔菲森特：当然了，因为你的心早已被黑暗浸染，自然只能见到我这样的黑暗存在。

利库：岂有此理……

梅尔菲森特：不是这样吗？正是因为你的心中一片空白，所以才看不到任何人。而你之所以见到我，恰恰说明了你心中存在的那份黑暗。

利库：我可不想见到你。

梅尔菲森特：果真如此？你忘了过去追求黑暗力量时是怎样乞求我的吗？说实话吧，是不是一直渴望得到更强大的黑暗力量，更加享受这份黑暗？

利库：……也许那时将心交给黑暗的我会这样想。但正是因为那段经历，我才明白黑暗之力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迷失了自己，心中只剩空虚，也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黑暗。如果以后我只能遇到像你这种黑暗存在的话……那我就要将你们全部打倒！

梅尔菲森特：哼哼，那样的话最后迎接你的就只有灭亡而已。因为你与我一样，也只能存在于黑暗之中。

利库：那又如何？软弱的心让我求助于黑暗，而我对曾经那样的自己憎恶至极。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当我看到像你这种被黑暗侵蚀的家伙时，就会更加感到愤怒！

（利库毫不犹豫地从腰间拔出黑色的妖刀——噬魂者，摆出了迎战的姿态。）

利库：谈话结束，梅尔菲森特。

梅尔菲森特：你是如此憎恶黑暗，一心想与它战斗，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痛苦。那么就让我用这无比强大的黑暗力量来结束你的痛苦吧！

（伴随着房间剧烈的震动，梅尔菲森特变为了一条巨大的黑龙。虽然黑龙的利爪和吐出的火焰给利库带来了很大麻烦，但在经历了一番战斗后，利库还是击败了它，并通过其后方的楼梯来到了上一层大厅。）

地下11层

出口大厅

（当利库来到这里时，刚才的那个声音再度响了起来。）

？？？：为什么要拒绝黑暗？

利库：哼，听到我刚才与梅尔菲森特的对话了吗？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什么人吧。

？？？：黑暗就是你最强大的武器，如果你不选择接受的话，只会给你带来难以想像的困扰。

利库：你什么意思？

？？？：别再抗拒了，接受黑暗吧。然后……再次成为我的奴仆！

（光芒闪过后，银发黑肤的男子出现在利库面前，金色的瞳孔闪耀出诡异的光芒。这个男人，竟然是曾控制利库的身体，之后被索拉击败的安塞姆！）

利库：安塞姆，果然是你。

安塞姆：哦？看来你不怎么吃惊嘛。

利库：只有你才会将黑暗一直挂在嘴边，我早就发觉到了。说吧，你的目的依然是将我引入黑暗，然后再度利用我的身体对不对？

安塞姆：哼哼，因为你是最适合我的奴仆啊。那么，我就再次将你的身体……

利库：闭嘴，那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了！

（利库拔刀冲向安塞姆，但却被他身上的防护罩弹开，摔倒在了地上。）

安塞姆：愚蠢，你以为能够打倒我吗？当初的你即使借助黑暗之力依然败在了索拉手下，真是太弱了。就是因为这份软弱，你才会需要黑暗的力量。放弃吧，利库，跪倒在我与黑暗的面前！

利库：……混账……谁要黑暗那种破东西……

安塞姆：能成为你力量的只有黑暗而已。

？？？：绝不是这样！

（就在此时，另一个声音传入了两人耳中。虽然看不到人影，但那个声音却是如此熟悉。）

利库：这声音是……国王陛下！？

米奇：没错，利库，正是我！你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相信你，利库，光明依然在你身旁。即使身处于黑暗中，你也一定能够寻找到那份光芒！

利库（微笑）：我知道了……我绝不会输给黑暗的。

（他缓缓起身，再度将噬魂者指向了安塞姆。）

安塞姆：想以那么微弱的光来对抗我的暗吗？

（虽然利库在一番激战后击败了安塞姆，但从后者轻松的表情上来看，他似乎并未尽全力。）

利库：怎么，这样就不行了吗？

安塞姆：你现在似乎下定决心要和黑暗交战了嘛。那么，我就让你自己看个明白。

（说着，他从怀中拿出一张卡片。）

利库，那是什么？

安塞姆：根据你的记忆创造出来的卡片。只要你沿着卡片创造出来的世界不断前进，自然就会明白，无论你怎样想要寻求光明，都命中注定要重新皈依黑暗。

利库：哼，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逃。拿来吧。如果我在卡片创造的世界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的话，那么我就赢了。

（看到利库接过自己扔去的卡片后，安塞姆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安塞姆：那么……最后再送你件礼物吧。

（话音刚落，利库忽然感到自己体内涌现出了一种古怪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只是稍瞬即逝，但他清楚地感到了自己与之前的不同。）

利库：你刚才干了些什么？

安塞姆：没什么，不过是将你心中残留的黑暗力量稍微增强了一点儿而已。

利库：我可不需要这种力量！

安塞姆：用不用完全取决于你。我会等待的，利库，等待你绝望放弃，并屈服于黑暗力量的那一刻尽快到来。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昏暗的房间内，XIII机关的三个黑衣人——№.4维克森、№.5雷克塞斯和№.6杰克西昂正在进行着交谈。）

维克森：杰克西昂。发生什么事了？

雷克塞斯：说吧，你究竟感觉到了什么。

杰克西昂：气息……我感觉到了正处于地底最下层的两个气息，其中之一是梅尔菲森特。

维克森：那个魔女早就被黑暗吞噬了，她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回到这个世界。

杰克西昂：听我说完。准确地说，那种气息属于一个非常像梅尔菲森特的赝品。不过还没等我进行详细调查，那个赝品就被另一个气息打倒了。

雷克塞斯：另一个是谁？

杰克西昂：不清楚，不过他的气息与我们的领袖很接近，甚至就像是同一个人。

维克森：不可能！

杰克西昂：事实如此。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雷克塞斯：……别轻举妄动，先观察一下再说吧。

地下10层

入口大厅

利库：从刚才起就有些不对劲……这种气味……我似乎在哪里闻到过……对了！是黑暗的味道，而且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我……已经成为黑暗的奴仆了吗？

米奇：别担心，利库。

（这时，米奇的声音又一次传入利库耳中。利库惊喜地看到，伴随着声音，国王的身影也慢慢出现在他的面前。不过，对方的样子似乎有些奇怪。）

利库：陛下！怎么回事？您为什么……是透明的？

米奇：我的力量只能微微抵达此地，所以，我有一个请求。

利库：请求？

米奇：是的。拜托了，利库。即使你体内散发着黑暗气息，也绝对不要轻易放弃。虽然这很艰苦，但与你心中的黑暗勇敢地战斗吧！别忘了，无论黑暗有多深，在那其中都一定会有光明的存在。

利库：黑暗中的光明……

米奇：不记得了吗？你我一同看到的，从门另一侧远方闪耀的温柔的光芒……是王国之心的光引导了你，所以，利库，不要放弃。

利库：明白了，我会努力的。

米奇：我也会全力寻找前往你那里的方法。相信我，我一定会过去的，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利库想要和米奇握手，但却握了个空）

利库：摸不到……是幻觉吗？

米奇：我们已经在心中握过了啊。别忘了，你我的心始终都是相连的。

利库：哈哈，是啊。

（而在同一时刻，在忘却之城地下会议室内，三个黑衣人又一次展开了讨论。）

杰克西昂：查清楚那个气息的身分了，是利库。

维克森：利库？他不是应该与国王一同消失在门的另一边了吗，怎么逃出来的？

杰克西昂：他曾拥有过黑暗力量，有一半算是黑暗的存在吧。

维克森：所以才会与我们的领袖有相同的气息吗……原来是这样。他运用之前被赐予的黑暗力量逃离了暗之世界。真有趣，竟然同时受到了键刃和黑暗之力的影响，看来应该多收集一下他的资料才是。

杰克西昂：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维克森：哼哼，这还不简单，自然是受到另一位勇者的感应了。正是因为索拉来到了这里，所以利库才会受到他的呼唤同样出现于此吧。

杰克西昂：索拉在这里？

维克森：没错，索拉和他的同伴刚刚来到了这座城，现在玛尔夏一定在利用奈米妮的力量操纵他的心。

杰克西昂：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维克森：尽管不太情愿，但他想得到索拉就随他便吧。不过以防万一，我们最好把利库控制在手中。**毕竟……你也清楚他与我们领袖之间的那层关系。**

地下10层

出口大厅

（正当利库准备前往上一层时，维克森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看到对方那一身黑衣的打扮后，利库立即拔出了噬魂者。）

维克森：你就是利库？

利库：你是谁？和安塞姆是一伙的吗？

维克森：……算你对了一半吧，虽然那和你所指的安塞姆有所不同。**他既是安塞姆，又非安塞姆，而是“不存在的人”。**

利库：不存在的人？我可不喜欢猜谜，直接说好了。

维克森：既非光，亦非暗，游走于黎明与黄昏间的人。我也是一样。

（利库一愣，忽然心中一紧，好像想到了些什么。）

维克森：嘿嘿，察觉到了吗？没错，与现在处于光与暗的夹隙的你很像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是我们的同伴呢。

利库：……也许吧。但是……

（他的眼神再度恢复了凌厉，冷冷地盯着维克森。）

利库：但那又如何？你接下来不会说"加入我们"这种蠢话吧？正如你所言，黑暗力量依然存留在我身上，但它依然是我的敌人！我要将这种黑暗的气息粉碎殆尽，你也是如此！

维克森：哈哈，蛮有干劲的嘛。好，来试试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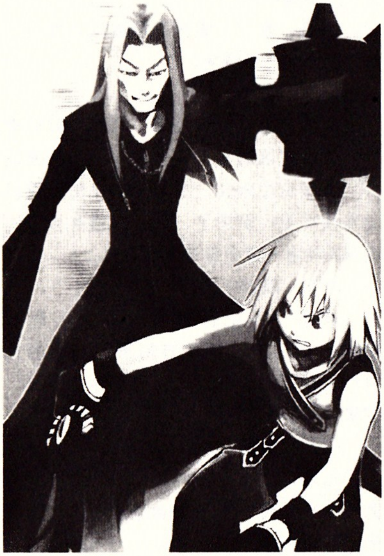
（一番激战后，利库轻易击败了维克森，但对方反而满意地点了点头。）

维克森呢：哼哼，只有实际战斗过我才能搞清楚，你身上果然隐藏着无比强大的黑暗力量，故意激怒你这着棋看来没走错。

利库：……想利用我吗？

维克森：当然。全靠你的全力配合，我才能得到如此完美的研究数据。非常感谢，利库！

（说完这句意味不明的话后，维克森就消失了，只剩下一头雾水的利库。）



地下9层

出口大厅

（地下会议室内，雷克塞斯与杰克西昂正在讨论着些什么。）

雷克塞斯：维克森现在在做什么？

杰克西昂：他以利库的数据为样本去制作复制品了。

雷克塞斯：索拉那边呢？

杰克西昂：情况不太妙。奈米妮的力量起了作用，索拉正渐渐被虚假的记忆所影响，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玛尔夏的人偶。另外，拉克茜努似乎也不值得信任。

雷克塞斯：再就是阿克塞尔了，谁都不知道那家伙在想些什么。

杰克西昂：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后再告诉维克森吧。

雷克塞斯：你知道他很厌恶玛尔夏，我怕这会带来一些麻烦。

杰克西昂：所以才要这样做啊，让维克森代替我们去招惹那些麻烦不是正好？

地下8层

出口大厅

（当即将去到上一层时，一个黑影忽然出现在了利库面前。当看到那个人的相貌时，利库惊讶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利库：什……什么？你、你是谁！？

？？？：很吃惊吗？嗯，那是当然的吧，因为与自己长得完全一样呢。

（黑影慢慢走到他的面前。就如同镜子一般，出现在利库面前的竟然是与他一模一样的少女。但与利库的穿着不同，那人的衣服正是利库被黑暗力量侵蚀后的装束。）

假利库：吓得说不出话了吗？那么……我就让你彻底安心吧。我……是维克森以你为原型制造出来的复制品。

利库：……我的冒牌货？

假利库：来战斗吧！别以为自己是原型就了不起！虽然你我无论相貌和力量都毫无区别，但有一点却是我们决定性的差异。那就是……我并不像你一样是个懦夫！

利库：敢叫我懦夫！？

假利库：别掩饰了。你是如此害怕自己心中的黑暗，那种恐惧让你无所适从。但我不同，我完全接受了黑暗，可以自由运用暗之力量，所以……你绝对赢不了我！

（虽然颇为自负，但假利库没过多久就败下了阵来。）

利库：嗨，冒牌货，你刚才不是自信满满的吗？

假利库：哼，别忘了我才刚刚诞生而已。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会变得越来越强，很快就会完全超越你。等着吧，下次见面时，就是你的末日了！

利库：下次？别开玩笑了，我在这里就会将你解决掉！

（利库冲上前去，正当他的刀即将砍在假利库身上时，对方体内忽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将利库弹开了数米远。假利库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假利库：哈哈，真棒，这就是黑暗的力量！如此强大、如此愉快……笨蛋，你竟然还惧怕甚至抗拒这种力量，真是太蠢了！

利库：闭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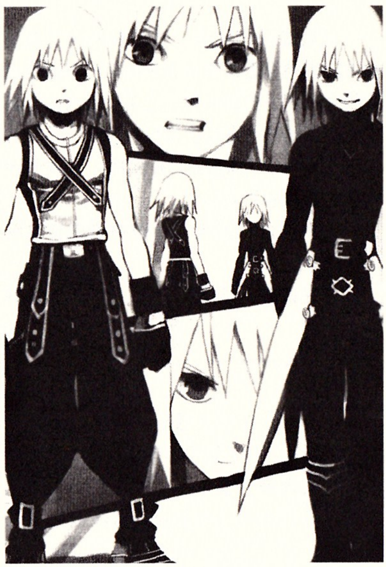
假利库：哼，顽固的懦夫。那么，就此别过吧，真货，下次再玩咯。

（抛下这句话后，假利库得意洋洋地离开了。）

利库：居然敢说我是懦夫……可恶！快出来，冒牌货！你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就在这时，一直隐藏在他心中的另一位男子发出了冷笑）

安塞姆：冒牌货？你真以为是这样？



利库：你想说什么？他明明就是我的冒牌货。

安塞姆：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将其称为你原本应有的面貌似乎更合适一些呢。他接受了黑暗的力量，就如同你过去接受了黑暗的我一样。现如今，我倒认为对黑暗感到恐惧的你才是冒牌货。

利库：我从来就没害怕过那种东西！

安塞姆：你在卡片创造的世界中不顾一切地与黑暗战斗，那正是你对黑暗感到恐惧最有力的证明。

利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不是想说“如果在战斗的时候害怕黑暗，那就别再战斗了”这种话？别痴心妄想了，我会一直战斗下去！

安塞姆：……冥顽不灵的家伙。那么，你就按照你的想法继续战斗下去吧。渐渐你就会明白，违抗黑暗根本就是徒劳无功。

（说完，安塞姆再度陷入了沉睡。）

（而在同一时刻，维克森来到了位处于地上的阿克塞尔和拉克茜努面前。他接过了阿克塞尔手中的卡片，准备让假利库与索拉一战以测试一下自己实验的数据。）

假利库：不过是一张卡片，这种东西能派上什么用场？

阿克塞尔：那张卡片隐藏着索拉与利库的故乡的回忆。

拉克茜努：如果正确使用那张卡片并借助奈米妮的力量，你就能得到与真身相同的记忆，然后就会忘记自己根本就是个赝品的事实了～

假利库：？

拉克茜努：也就是说对你的心做些手脚，让你与真正的利库完全相同。

假利库：等、等一下！对我的心做些手脚是什么意思？！利库那家伙完全是个惧怕黑暗的胆小鬼，我才不要那样的心！

（拉克茜努没有理会他，将身体转向了维克森。）

拉克茜努：如何，维克森？你不是要利用利库来测试索拉的价值吗？

（维克森沉思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维克森：确实有必要这么做。

假利库：什么！你、你要背叛我吗，维克森！

维克森：我说过“会让你发挥作用”的。

拉克茜努：别担心，应该不会很疼哦。

假利库：白日做梦！

（他拔出噬魂者想攻击走向自己的拉克茜努，但女子只是轻轻一挥手就将其打倒在地。）

拉克茜努：真笨～只是个假货也敢向我挑战？不过……放心好了，你对我的厌恶记忆马上就会被奈米妮消除掉。而且，她还会在你心中植入非常美好的回忆哦，尽管那一切都是虚假的～

假利库：不、不要……不要啊！

地下6层

出D大厅

（在地上忘却之城的控制室内，拉克茜努正笑着与奈米妮说着些什么。）

拉克茜努：怎么了，奈米妮，干嘛愁眉不展呢？是因为厌恶操纵索拉的记忆？或者是……

（这时，假利库从门外走了进来。他挡在奈米妮面前，怒视着拉克茜努。）

假利库：够了，拉克茜努！奈米妮明明不想再回忆索拉的事情了。

拉克茜努：哦，对啊。

（假利库拿出一个护身符，将头转向奈米妮，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温柔。）

假利库：放心好了，奈米妮所有的痛苦我都会一一消除。我向之前你送给我的这个护身符发誓。

奈米妮：……

假利库：那么，一会儿见了。

（说完这句话后，假利库转身离开了房间。当他的背影在门外消失后，拉克茜努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拉克茜努：真了不起，你完全更换了他的心啊。尤其是护身符那东西的构思更是绝妙，你就像用卡片带来虚假的回忆一样，也做出了回忆中的物品呢。我想想……你也对索拉用了同样的手段吧，是不是把凯丽给他的护身符改变了形状？呵呵，这样下去索拉就会完全忘记利库，脑海中只想着你的事情~

奈米妮：……不会忘记的……

拉克茜努：？

奈米妮：无论记忆怎么改变，索拉都不会忘记凯丽……不管我如何将虚假的记忆灌输到索拉脑中，都只会增强他对凯丽的思念。因为……我是凯丽的影子……

拉克茜努：……总之，加油干吧。只要完全更换了索拉的心，你就再也不是凯丽的影子了，而是真正的凯丽。没错，在索拉的心中，只有你才是真正的……

地下5层

出口大厅

（虽然位处于地下，但杰克西昂清楚地感觉到，正在地上活动的维克森的气息渐渐消失了。虽然同伴的死并不让他怎么吃惊，但下手的人还是令他颇感诧异。）

杰克西昂：怎么了，雷克塞斯？

雷克塞斯：维克森的气息消失了。

塞克斯昂：嗯，我也感觉到了。令他消失的是阿克塞尔的气息。为什么同为机关的同伴却要……

雷克塞斯：问题在于索拉。这位能够打倒维克森的勇者正被奈米妮控制着，总有一天，他会成为被玛尔夏操纵的傀儡。

杰克西昂：那我们该怎么做？在这之前干掉索拉如何？

雷克塞斯：大概没这个必要。**如果玛尔夏得到了索拉这样的“光”，那么，我们就应该得到“暗”。**

杰克西昂：……利库……

地下4层

出口大厅

（当利库来到地下4层出口时，雷克塞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虽然之前没有见过，但对方的穿着和身上散发出的气息立即令利库察觉到了他的身分。）

利库：……这种气息……你也是“无之人”对吧？

雷克塞斯：果然是利库。老实说，我对你能来到这里感到非常惊讶，你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不过，具有如此力量的人竟然害怕黑暗，这还真是可惜啊……

利库：……我可不怕那种东西。

雷克塞斯：你瞒不过我的。你完全可以成为黑暗的支配者。克服害怕黑暗的弱点吧，敞开心扉，控制黑暗。

利库：要是我不愿意呢？

雷克塞斯：那么，光与暗都将于此刻

在你身上完全消失！

（随着雷克塞斯的一声大喝，整个忘却之城都剧烈地震荡起来。）

雷克塞斯：感受到了吗，这就是黑暗的力量！畏惧黑暗的你根本就不可能击败我。放弃吧，利库，快点向黑暗敞开心扉！

（一番苦战后，利库终于击败了雷克塞斯，但自己也累得不行了。死期将至的雷克塞斯半跪在地上，一脸难以置信的神情。）

雷克塞斯：简直不敢相信，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利库：怎么样……雷克塞斯。黑暗力量根本……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我赢了……

雷克塞斯：哼……你以为我会轻易认输吗？尝尝我的黑暗吧，消失的我释放出的黑暗会将你完全吞噬！

（伴随着雷克塞斯的消失，剧烈的冲击波忽然爆发，整个空间在一刹那变得一片黑暗。利库在冲击波下昏迷了过去，当他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处在黑暗的世界中。而在此时，一个声音刺入了他的脑海中。）

？？？：看见了……看见了啊……

利库：雷克塞斯？

？？？：利库……我看见了你的心。

利库：不对……这种强烈的黑暗气息，难道是……

？？？：没错，想起来了吧？我就存在于你的心底……

利库：安塞姆！

安塞姆：哈哈哈哈……利库……你终于叫出我的名字了。你在想我，并且惧怕我的黑暗，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你越想我，我复活的时刻就越快来临。过不了多久，苏醒过来的我就会将你的心……完全掌握在手中！

（伴随着话音落下，安塞姆出现在利库面前。而在此时，另一个急切的声音也在空间内响了起来。）

？？？：小心，不要被这家伙控制了！

利库：这声音是……陛下？

安塞姆：可恶，国王！

（在剧烈的闪光过后，利库又一次回到了白色的大厅中。他起身环顾四周，但身旁却空无一人。）

利库：陛下，你在哪里？回答我！

（没有回应。利库沮丧地垂下头，声音也变得微弱起来。）

利库：拜托了，请留在我的身边吧……

（与此同时，身处于地下会议室的杰克西昂也感觉到了雷克塞斯的死。）

杰克西昂：继维克森之后，雷克塞斯也……机关究竟怎么了……

（这时，阿克塞尔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阿克塞尔：由于奈米妮的背叛，连拉克茜努都死在了索拉手下。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

杰克西昂：……也许是你吧。

阿克塞尔：我？哈哈，那不可能。我刚刚才故意输给索拉并逃了回来，暂时不会再和他交手了。也就是说，下一个被消灭的就是玛尔夏。

杰克西昂：战胜了自我的索拉决不可能败给玛尔夏，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阿克塞尔：没错，想利用索拉背叛组织的玛尔夏一定会被索拉消灭。

杰克西昂：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必费心得到利库了。

阿克塞尔：对，没必要让他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杰克西昂，你也很期待与消灭雷克塞斯的这个少年认真较量一下吧？

杰克西昂：不要用你的想法来揣测我。有没有利库故乡的资料？

地下3层

入口大厅

（当利库走到地下3层入口时，整个忘却之城忽然震动了起来。）

利库：嗯？一股强大的气息消失了……

？？？那是因为，这里的城主玛尔夏被持有键刃的勇者击败了。

（伴随着这句话，杰克西昂出现在了利库面前。）

利库：键刃的……你是说索拉！？索拉也在这里？

杰克西昂：没错。你想见他吗？不……应该说，你能见他吗？

利库：什么意思？

杰克西昂：现在，黑暗……安塞姆的影子依然潜伏在你心中，你有脸以这样的姿态与索拉重逢吗？索拉是与黑暗战斗的勇者，而心中潜藏着黑暗的你注定要与他为敌。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就自己去亲眼确认一下吧。

（他将一张卡片扔给了利库。）

利库：这张卡片，是我们的……

杰克西昂：没错，你们的故乡。

地下3层

命运之岛

（用杰克西昂给的卡片打开地下3层的大门后，利库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出现在他面前的，正是令他魂牵梦萦的那个小岛。虽然明知这一切其实都是幻影，但他的心底依然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利库：这海风……真令人怀念……呵，过去我那么想离开这座岛，可现在却感到如此安心宁静。

（走了不久后，利库遇到了塞尔菲等人，但他们却立刻就消失了。而在海边的小桥上，利库吃惊地看到了一个女孩的身影。）

利库：凯丽……

（他犹豫了一下，想和对方打声招呼。可令他惊讶的是，就如同先前的三人一样，凯丽也消失在了他的面前。就在这时，杰克西昂的声音再度在他耳畔响起。）

杰克西昂：你一定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吧。

利库：你什么意思？

杰克西昂：在来到这里之前，你经历了自己记忆中的数个世界。但是，你在那里遇到的只有黑暗的存在。也就是说，如今你的心中只剩下了黑暗的记忆，对于故乡的记忆，已经在你脑海中渐渐消失了。

利库：胡说八道！不管是泰达、塞尔菲还是瓦卡，岛上的每个朋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凯丽！索拉！大家都是……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

杰克西昂：那么，舍弃这些好朋友的人是谁呢？你难道记不得自己过去做过些什么了吗？**别忘了，毁灭故乡的就是你！**

（空间迅速转换，阳光明媚的天空刹那间变得一片昏暗。而先前生机勃勃的岛屿也变得一片狼藉。）

利库：这是……那时候的！

杰克西昂：养育你成长的这座岛遭到严重的破坏，无数心灵迷失于黑暗中。而这，全都是因为你！你厌恶了在这小小岛屿上的生活，所以打开了暗之门。正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才会令这座岛招致毁灭

的命运！那时的你被黑暗笼罩，从而成为了黑暗之民，直到现在这个事实也没有改变。看看吧，你的真正面目究竟是什么！

（伴随着杰克西昂的一声大喝，一个巨大的黑色无心出现在了利库面前。那正是当初对命运之岛大肆破坏的那只无心。）

利库：这就是……我的真面目？

（当利库击败无心后，一个意外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那是索拉。可奇怪的是，虽然利库想和他打招呼，但索拉却好像不认识他一样，只是一个劲地以键刃向他发动攻击。利库一边苦苦招架，一边试图让对方清醒过来。）

利库：快住手，索拉！是我啊？

索拉：我要与之战斗的就是你！因为……我看到了你的真面目！

（索拉大喝一声，将利库打倒在地。）

索拉：竟然如此畏惧光之力量……你已经变成了完全的黑暗存在。你不再是利库了，而是黑暗的奴仆……所以，我一定要以光之力量消灭你！

（在朦胧中，利库感到自己仿佛漂浮在一个白茫茫的世界中。）

利库：我……会消失吗……被光明力量……消灭……

（正当他感到迷茫时，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女孩的声音回荡在他的脑海中。）

凯丽：你不会消失，也不会输给任何力量，不管是光明还是黑暗。所以，不要畏惧光明，也不要害怕黑暗，它们都能成为你的力量。

利库：……黑暗……也是力量？

凯丽：嗯，你自己的力量。尽管隐藏在你心中的黑暗非常强大，但只要你害怕它，勇敢地去面对它，它们就将变得不值一提。

利库：让我不要舍弃心中的黑暗吗……

凯丽：虽然心中隐藏着黑暗，但你必须要有坚信不会输给它的勇气。因为，那是只有你才能得到的不可替代的力量。即使是在没有光的黑暗深处……

利库：即使在耀眼的光中，黑暗也能……

凯丽：也能为你指引方向，将你引导向好友所在的地方。

利库：……还能见面吗？

凯丽（微笑）：你不想见吗？

利库：怎么可能？那么……我去了！用我的力量……黑暗的力量！

（在解除了心之枷锁后，利库唤醒了心中的黑暗力量，再度站起身来正面索拉。）

索拉：怎、怎么可能……

（索拉的身影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惊诧的杰克西昂。）

杰克西昂：怎么可能……为什么你在光芒中能找到我？

利库：是那种黑暗的气息，即使在光芒中我也能清楚地感觉到。看起来，是黑暗为我指引了方向呢。

（杰克西昂面色铁青地站起身来，死死地盯着利库。）

杰克西昂：……你果然是不折不扣的黑暗存在。

利库：那又怎样？我就是我。

杰克西昂：终于敞开心扉了吗？明明到刚才为止还一直对黑暗那样恐惧。

利库：现在不同了！

（他挥刀攻向杰克西昂，后者躲闪不及，被噬魂者砍了个正着。当意识到此时的自己已无法与利库抗衡后，杰克西昂慌忙用空间转移逃回了会议室。虽然利库暂时还无法来到这里，但他依然感到心有余悸。）

杰克西昂：为什么……为什么那家伙竟然能……迄今为止从没出现过像他那样接受黑暗的家伙！一次都没有过！

（此时，阿克塞尔带着假利库出现在房间中，让杰克西昂吃了一惊。）

杰克西昂：什么……利库！？啊……对了，是维克森做的复制品。我明白了……用他说不定就能打败利库。

（这时杰克西昂才发现，阿克塞尔从刚才起就一句话不说，只是一脸嘲弄地看着他。）

杰克西昂：阿克塞尔？

阿克塞尔：喂，利库。你非常清楚自己只是个赝品吧？那么……想不想成为真货？

假利库：嗯。

阿克塞尔：那就简单了，只要你得到真正的利库不具备的力量就可以了。那样，你就不再是利库或是其他人，而是全新的存在。不再是谁的赝品，而是真真正正的自己。

杰克西昂：阿克塞尔，你究竟在说什么！

阿克塞尔：看吧，这里就有最合适的触媒。

杰克西昂：你、你胡说些什么！

阿克塞尔：抱歉咯，杰克西昂。全都是因为你的帮助，我才能这样轻松地观察利库和索拉，真是太谢谢你了。

（假利库走近杰克西昂，失去抵抗能力的杰克西昂一脸恐惧地看着他，突然明白了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命运是什么。）

杰克西昂：……住手……住手！

地下2层

入口大厅

（另一侧，当利库准备前往上一层时，安塞姆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

安塞姆：利库……你一定感觉到潜藏在自己心中的我了吧？你向黑暗敞开了心扉，所以，你的心将会成为将一切吞噬殆尽的黑暗。

利库：我与那时候已经不一样了！

安塞姆：真的？

（伴随着安塞姆嘲讽般的语调，利库忽然浮了起来，飘浮在半空中。）

利库：身体……！？

安塞姆：随着你心中黑暗的加深，我的力量也会渐渐苏醒，像操纵你这种事根本就是轻而易举。

（在这危急关头，国王的帮助让利库逃过了一劫。）

安塞姆：呜！？可恶……

米奇：好险好险，正好赶上……我想，这样安塞姆大概就暂时无法控制你了。

（利库急忙回身，米奇正笑着向他走过来。那不再是之前的幻影，而是真真正正的国王。）

米奇：来迟一步，抱歉了，利库。

利库：陛下……？

（他伸出手尝试着想摸摸米奇，将这位国王陛下吓了一跳。）

米奇：喂喂，你干什么？现在我可不是什么幻觉了！

利库：哈哈，总算可以碰到了。你能来帮我真是太好了。

米奇：呵呵，我之前不是向你保证过要过来帮你的嘛。

（这时，利库忽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又让米奇吓了一跳。）

利库：哈哈，抱歉，我没事，只不过完全放松下来了。我……以前一直都是一个人，所以当有人陪伴在我身边时……怎么说呢……我想那就是所谓的“温暖”吧。不过，国王陛下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米奇：是卡片的引导。当我在黑暗世

界中寻找道路的时候，这张卡片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当我将它拿起来时，就能在黑暗的最深处看见你的心，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过来的。也许，是这张卡片很想来到你身边吧。

利库：或许吧……

地下2层

黄昏镇

（在用米奇拿来的卡片打开地下2层的门后，利库来到了一个夕阳下的小镇。不过，他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正当他想要扭头询问国王时，却吃惊地发现身旁没有一个人在。而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刺入了他的耳中。）

？？？：国王不在了。

（利库急忙回身，映入他眼中的，正是银发黑肤的安塞姆的身影。）

安塞姆：现在，你必须独自与我的黑暗力量抗衡了！

（利库急忙摆出迎战的姿态，但在察觉到某件事情后，他皱了皱眉头，而后放下了噬魂者。）

安塞姆：怎么，放弃抵抗了？那就再次接受我的控制吧！

利库：……你不是安塞姆。气息完全不同。在我心中的安塞姆散发出的是一股强大的黑暗气息，但你的气息却并非黑暗……而是……而是其他某种东西。

（他沉吟了片刻，脸上露出了笑容。）

利库：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一开始引导我的并非安塞姆，而是你。你之所以以安塞姆的形态出现，并将卡片交给我，是为了让我能与黑暗战斗。

安塞姆：……你说对了。

（话音刚落，安塞姆的身影便在利库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出现的，是一个披着一身鲜红色装束，甚至连头部都缠着红布，完全看不清相貌的男子。）

红衣人：叫我迪兹吧，我已经观察你好久了。

利库：你是什么人……又想让我做什么事情呢？

迪兹：选择。

利库：选择？

迪兹：**你是特别的存在。你位于光与暗的夹隙，黎明与黄昏的交界点。**所以，你必须要与奈米妮见面，并且做出选择。

利库：奈米妮？那是谁？

迪兹：见到就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后，迪兹就消失了。利库虽然搞不清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也只有继续走下去。不久之后，他来到了一间大屋前，但紧锁的铁门却阻挡了他的去路。正当他想闯进去时，假利库忽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假利库：哼哼，你变了。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还在害怕心中的黑暗。

利库：你怎么知道？

假利库：因为我就是你。

利库：我只有一个，但绝不是你。

假利库：……我就是我吗……真令人羡慕啊，真身。像我这样的赝品永远都没资格说出这种话。没错，我是假的！相貌、记忆、感情都是如此！甚至连这全新的力量也是！

（利库清楚地感觉到，此时站在他面前的这个赝品与上次见面时截然不同，那种强大的气息令他吃了一惊。）

假利库：我以为只要获得新力量就不会再是你的赝品，就可以成为另一个人。

但是……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心中依然是如此空虚！

（看到对方拔出噬魂者后，利库也急忙摆出了应战的姿态。）

假利库：一切都非我身上之物。只要你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就永远都只是一个影子！

（一番前所未有的苦战后，假利库败下阵来。他捂着胸口半跪在地上，身体渐渐开始变得透明。）

假利库：我……要消失了吗……

利库：……

假利库：哼，我根本就不怕这种事情，反正我怎样都只是个假货。我没有真正的心，现在感觉到的心情也全都是虚假的东西。

利库：你感觉到了什么？

假利库：身为假货的我消失后，心将会去往何方呢？大概会消失吧。

利库：……也许和我一样，会去到某个地方吧……

假利库：切……连这个也可以冒充吗……

（他摇摇头，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假利库：算了，就这样吧……

（伴随着这句话的轻轻吐出，假利库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不知走了多久，利库终于来到了那个银色的房间内。在那里，他看到了站在一个如花朵般的容器旁的白衣少女。）

利库：你就是奈米妮吗？

奈米妮：对。

利库：……是吗，原来是你……

奈米妮：哎？

利库：不，没什么。

奈米妮：到这边来吧。

（奈米妮将利库引到了容器旁。透过那层银色的外膜，他清楚地看到了正在容器中沉睡的那个少年的身影。）

利库：这、这是索拉？你究竟把他怎么了！？

奈米妮：别担心，他只是睡着了。只有这样他才能恢复记忆。

利库：……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

（当听完奈米妮的话后，利库终于了解了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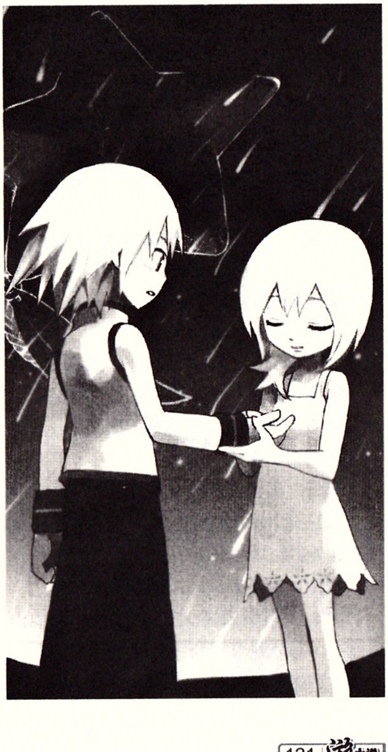
利库：原来如此……索拉选择忘记这里发生的事情，恢复原本的记忆。

奈米妮：我也想知道你的选择呢。

利库：我的记忆可没被夺走。

奈米妮：我指的不是记忆，而是黑暗。

利库：……



奈米妮：我能感觉到你心中的黑暗，安塞姆就沉睡在那里。尽管现在他被封印了，但是……他将在不久后苏醒，并再度支配你的身体。所以你才需要我，因为我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将你的心牢牢锁起来，这样就可以阻止安塞姆从你心中苏醒过来。

利库：……心被锁上后我会变成怎样？像索拉那样失去记忆吗？

奈米妮：你的记忆将与心中的黑暗一同被封印，而与黑暗有关的记忆也将就此消失，恢复成原来的你。总之，下决定的人是你。做出选择吧，利库。

（利库沉思了半晌，慢慢走到容器旁凝视着沉睡的索拉，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

利库：这家伙还真悠闲……我也会像他一样沉睡吗？

奈米妮：是的。

利库：索拉这家伙以前就很任性，和我做事的时候总是喜欢偷懒，比如说出岛用的木筏根本就是我一个人做的……

（他笑了笑，脸上露出了下定决心的神情。）

利库：我决定了，等这家伙睡醒后我再臭骂他一顿好了。明明告诉他“凯丽就拜托你了”，可他却敢这样悠闲地睡大觉。如果我也像他一样沉睡的话，可就没这个机会了……总之，我的心不需要什么钥匙。如果要我靠那种东西的话，我宁愿选择与安塞姆一战。

奈米妮：可是，如果你被安塞姆控制的黑暗吞噬的话……

利库：没关系，那时黑暗会引导我的。

奈米妮（微笑）：……说的也没错呢。

利库：哈哈，你好像早就料到我会这样回答了。

奈米妮（微笑）：不是，我只是期待这样而已。我希望你能直面黑暗，因为，你拥有那样的力量。

利库：所以你才会在那光芒中以凯丽的模样帮助我吗？

奈米妮：啊，你察觉到了吗？

利库：见到你之后才突然明白的。因为……你有着与凯丽相同的气息啊。

（微笑着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过身向门外走去。）

利库：索拉，就拜托你了……

地下2层

出口大厅

（当来到这里时，利库又一次遇到了米奇。看到利库后，米奇高兴地走了过来。）

米奇：你果然没有选择沉睡。

利库：您怎么知道？

米奇：迪兹告诉我的啊。

（这时，利库才注意到了站在米奇身后不远处的红衣男子）

利库：您认识他？

米奇：我也搞不太清楚，以前应该没见过……可我总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

（利库转向安塞姆，敌意减轻了许多。）

利库：你究竟是什么人？

迪兹：我不是任何人，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任何人。至于是否相信我，悉听尊便。

利库：你好像很喜欢让别人做选择题嘛。

迪兹：你拒绝了沉睡，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与安塞姆一战。

利库：觉得我是个笨蛋吗？

迪兹：路由你自己选择，我只是个旁观者。

利库：听不太明白。你究竟是鼓励我继续走下去呢，还是希望我就此放弃？

迪兹：做出选择的人是你，接下来，你只要相信自己的选择就可以了。

（他将一张卡片扔给了利库。）

迪兹：这是在这个世界中引出你心中黑暗的卡片，去和安塞姆决战吧。

利库：……走吧，陛下。

地下1层

入口大厅

（走在半路上，利库忍不住又看了一眼迪兹交给自己的那张卡片。）

利库：使用这个就能让安塞姆出现了吗？

米奇：没问题的，我会与你并肩作战。

利库：抱歉，我想一个人战斗。

米奇：为什么？

利库：因为，如果我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件事，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我还有件事情想要拜托您。如果我败在安塞姆手下，成为了他的傀儡的话，那就请国王陛下您亲手结束我的……

米奇：当然！我一定会帮你的。

利库：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希望您能将我和安塞姆一起……

米奇：那可不行，我做出的选择是“无论如何都要帮助你”，我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如此你也不相信我的话吗？

（犹豫了片刻后，利库笑着摇了摇头。）

利库：做出选择的人是我，而我选择相信国王陛下。

米奇：我也相信你，你绝对不会输的。

利库：嗯！

地下1层

忘却之城

（一走进这个银白色的城堡，利库就放声大喊了起来。）

利库：安塞姆，你究竟在哪里！

（片刻后，空中传来了回应的话语。）

安塞姆：哼哼，不要心急。我在黑暗的中心等待着，并且会关注你使用黑暗力量不断前进的样子。

利库：出来吧，安塞姆，我感觉到你的气息了。

（话音刚落，安塞姆的身影就缓缓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安塞姆：干得漂亮，你已经成功掌握了黑暗的力量。不过我不明白，你既然接受了黑暗，为什么又要反抗我呢？你与我很像，我们都是被黑暗指引而前进着的。对，我们明明是同一种人，那为什么……难道说你还在惧怕黑暗吗？

利库：不，我只是……讨厌你那种气息而已！

（利库拔出噬魂者，冷冷地看着安塞姆说道。看到对方决心一战后，安塞姆露出了冷笑。）

安塞姆：真愚蠢，竟然选择战斗……曾经被我控制过你的应该最清楚我的黑暗力量是多么强大吧？

利库：嗯，我明白。但你也别忘了，那时的我虽然得到了你的力量，依然没能胜过索拉，你的力量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安塞姆：那么……你就永远沉睡在我的黑暗之中吧！

（一番激斗后，利库终于打败了安塞姆。他快速上前，一刀刺穿了安塞姆的身体。）

利库：这样就结束了！

安塞姆：绝不会……结束……你的黑暗……是我赐给你的……只要我的影子依然存在……总有一天……会再回来的！

（随着安塞姆消失前的怒吼，整个世界变得漆黑一片。而在这黑暗的空间内，利库清楚地看到了如同萤火虫的一个亮光，而米奇的声音也在此时传入了他的耳中。）

米奇：虽然你说要独自战斗，不过帮你这个小忙应该不要紧吧……走吧，利库。

（在米奇的帮助下，利库再度回到了现实世界中。）

米奇：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利库？

利库：……怎么办……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我能感觉得到，那个家伙的气息依然……总之，在他消失之前，我是不能回去的。说不定，我还在被那家伙的黑暗束缚着吧……

米奇：不对，那种黑暗是属于你自己的，正如同光明也伴随着你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都以为黑暗是不该存在的东西，但在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中，我的想法也慢慢发生了转变。如果利库选择的是这样的路，那么也许……与光明相对的黑暗，也许会有能接触到那无人知晓的姿态的可能性。我也想看看，在你前进的道路前方究竟会有些什么东西。

（他走近利库，向少年伸出了右手。）

米奇：所以，我想和你一起前进。

（利库笑了笑，伸出手与国王握在了一起。）

利库：被国王陛下这么一说，我都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米奇：你一直叫我“陛下”，这才让我不好意思呢。

利库：哈哈，我知道了，米奇。

（在黑暗的夜空下，身着一身黑衣的米奇与利库沿着小路慢慢走向前方。而在交叉的十字路口处，迪兹正背着手站在那里等待着两人的到来。）

利库：这次你又想让我选什么？

迪兹：光明之路……还是黑暗之路？

利库：**两个我都不要，我选择光与暗的正中间。**

迪兹：由黑夜延伸出的黄昏之路吗？

（利库停下了脚步。他扭过头来看着迪兹，嘴角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利库：不，是黎明之路。

黑暗并非罪恶。

黑暗并非光的对立者。

广漠宇宙间，有光即有暗。同一种事物，从正面看到的是光；从背面看，看到的也许就是暗。光与影的轮舞永远不会停息，因为它们原本就属于一体，只不过，是不同的人按照各自的信念给了它们不同的称号而已。

那么，就让我借助黑暗的力量吧……

走在没有你的路上，以黑暗之力达到光明之途。

为了履行那被遗忘的约定。

为了，在前方与你相逢……

利库篇完

零 ZERO

原著／雏咲真冬　译／夜蓝

前情概要：

记者雏咲真冬因为接受了一份将游戏改编成小说的工作，从而被卷入了一系列的诡异事件中。相识多年的良师益友高峰准星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自己的妹妹雏咲深红也神秘地消失了……而这一切都和一款名为《零 ZERO》的游戏密切相关。

为了解开所有谜团，雏咲真冬与编辑井冈以及负责游戏剧本的柴口一行三人来到了这款游戏的舞台——冰室邸进行取材，而在这里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更大的阴谋……

人物介绍



雏咲真冬

记者，深红的哥哥。为了解开所有的谜团并找到妹妹深红，他来到了冰室邸。

雏咲深红



学生，真冬的妹妹。与哥哥一样，她的身上也有继承自母亲的灵力。



高峰准星

神秘类小说作家，真冬的恩师。他在事业上给予了真冬很多关照。

平坂巴



高峰准星的助手兼秘书，也有一点儿灵力，能够感受到灵体的存在。

雏咲深红

“哥哥从我面前消失了……”

深红这样想着，内心变得沉重起来。

母亲死后，对深红来说这世上惟一的亲人——哥哥真冬也消失了。哥哥的恩师高峰老师就是在这间宅邸里失踪的，得知这件事情之后，挂念恩师的哥哥也来到了这里。

真冬和深红一样都是有灵力的人，他只要接近这个宅邸，应该就会感应到异常猛烈的灵气。可是，他还是走了进去，并消失在这里。就好像自己喜欢的人溺水了，即便自己不会游泳也会飞身跳下水去救她。明知无法相救也要和那个人死在一起，这就是真冬的性格。

因为不知该如何与自己相处，哥哥感到非常苦恼，深红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从母亲自杀以后，深

红就渐渐地和别人产生了隔阂。并非她喜欢这样，只是如果自己的与众不同被其他人知道的话，那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就会被轻易瓦解，继而被朋友圈所排斥。这样的事情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

“围起来围起来，笼子里的小鸟啊，何时才能放出来，赶在太阳升起前，吉凶祸福不知道，猜猜谁在你身后。”

小时候大家总是唱着这首童谣来玩猜人的游戏，而深红总能猜中是谁站在她身后，几乎百发百中。刚开始小伙伴们只是感到惊讶，后来大家都怀疑她作弊。虽然深红拼命想要证明自己没有那样做，可大家根本不听，之后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和她保持着距离。如果深红不明所以地追上去，他们就会恶毒地中伤她、捉弄她，将她视为眼中钉。

自从深红发现了这点之后，就开始扮起了捉迷藏中鬼的角色，但不是在游戏里，而是在生活中。在游戏中被朋友排斥，在生活中也要躲躲藏藏，这令深红伤心不已。这种感受，没有体验过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深红将自己藏了起来，游戏中应该去抓人的鬼，自己却藏了起来……不，深红决定不去想那些。那种东西深红不能跟其他人说，即使说了他们也无法理解，所以最后只好保持沉默。

深红能够深刻地理解妈妈自杀时的那份心情，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多少次想随她而去。妈妈究竟忍受了多少辛酸，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害怕。

虽然被别人听到的话一定会被认为是不孝，但是深红还是想对自杀的母亲说：“谢谢你。还有，你能够得到解脱真好。”

只要一想起以前的事情，深红的心情就会渐渐变得很忧郁，不过现在她却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可能是因为她正孤身一人走在充满了诡异气氛的宅邸中的原因吧。

随着深红每向前走一步，地板都会跟着吱嘎作响。深红能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小声地嘲笑着胆怯的自己，并且时不时地还能看到一些通常情况下看不到的东西。

刚一转过走廊的拐角，深红就瞪大了双眼，用双手捂住嘴巴停下脚步一动不动。

在离深红五、六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女人，长长的头发一直垂到腰际，好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一样还在滴着水。她那苗条的身材给人一种虚弱的感觉，站在那里摇摆不定，好像马上就要晕倒似的。

最让人感到害怕的就是这女人的双眼。她的眼睛不知被什么弄瞎了，从黑洞洞的眼窝里滴滴答答地流出了黑血。女人踉踉跄跄地走着，两手直直地向前伸出。

“哪里？在哪里？”那女人用非常低沉的声音问道。

“鬼……”

深红反射性地脱口而出。

即便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深红一看到这个女人孤独的样子，马上就回想起自己曾经在游戏中当鬼的经历。

那女人听到深红的声音后，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细绳牵住一样，将脸转向深红这边。

那女人之前还只是缓缓地移动，可是一旦锁定了深红的方位之后，她就像是被吸引一般加快脚步走了过来。

“不要……不要过来！”深红瞪大了双眼，拼命地摇头，“不是啊，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可越是这么想，那女人越像是得到了确认一样走来。深红觉得自己的脊梁好像被什么东西勒紧，双腿瘫软动弹不得。她曾经

看到过很多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可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逼真的东西。

她一眼就能看出眼前的这个女人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可是却拥有如此鲜明的存在感，那种真实的恐怖感几乎令人窒息。

如果现在不跑，被她抓住的话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想到这里，深红拼命地想要逃离这里。可是她却绝望地发现，自己的腿已经抽筋了。

不行，跑不了了……

这时深红和那个女人之间的距离已经不到五米了。因为女人的全身都笼罩着像是死人魂魄一般的磷火，所以即使是在这个阴暗的宅邸里，深红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容貌。

与她那毫无血色的苍白面孔和嘴唇比起来，从溃烂的眼窝中流出的血显得红得发黑。她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憎恨的神情，也许并非对深红，而是对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感到无限愤怒吧。但是在作为幽灵长年彷徨的过程中，这个女人渐渐地只残留下了对这个世界的怨恨，于是将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都当作怨念的对象。

"拜托了……去那边吧，拜托了……"

深红被吓哭了，而那女人已经站在她的眼前，伸出的指尖甚至碰到了她的脸颊。

忽然，深红心底浮现出了某种影像。就如同是在看电视一般，显现出的画面像是被刮伤的黑白胶片一样粗糙而又古老——那正是女人被刺瞎双眼的场景。

一群神官模样的人将那个女人抓住，强迫她戴上一个面具，可那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面具，通常应该被挖空的双眼部分却被堵上了，而且还向脸的内侧伸出了两根尖锐的刺。如果有人戴上那个面具的话，那两根刺就会刺瞎佩戴者的双眼。

女人一边哭喊着，一边扭过头乞求饶恕。可是那些神官毫不犹豫地将她的四肢牢牢地绑起，用力地将女人的脸扭正，一下子把面具戴在她的脸上。

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后，神官们放开了那个女人。她蹲在那里，轻轻地将面具摘了下来。可是，她的两个眼球已经没有了。鲜血从血淋淋的眼窝中滴滴答答地流出来，随即将她的白色和服染成了红黑色。

"好残忍啊，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啊！"

在深红受到这残忍场面震撼的一刹那，一种类似疼痛的恐怖感袭上了心头，那女人已经碰到了她。深红觉得全身的骨头好像被无数冰冷的手紧紧抓住，并被恶狠狠地掰开，自己的身体好像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束缚住，像是有电流经过一般感到一阵麻痹，并缓缓地听到了"好黑啊，好黑啊……"的怨念。

"不要！"

深红一边尖叫一边拼命地晃动着身体，终于从已经和那个女人重合到一起的身体中脱离了出来，摔倒在地板上。膝盖由于撞到铺在走廊里的碎木板上而感到火辣辣地疼，但不知和被那个女人抓到时所感受到的恐怖比起来，哪个会更好受一些。

"好黑啊，好黑啊……"从深红的背后又传来这样的声音，令她急忙回头望去。

那女人改变了方向，几乎就要压在深红的身上了。深红竭尽全力站起，拼命想要离开这里。她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着，但一旦想要加快步伐，刚才被撞伤的膝盖就会传来剧烈的疼痛。

不行，跑不掉了！

越是着急，深红的腿就越是害怕得发抖。再被那个瞎眼的女鬼抓到的话，也许自己就会被杀掉。

就在深红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个声音。

“这边……”

虽然以为是幻听，但深红还是下意识地四处张望。而映入她眼中的，是在走廊前方五、六米拐角处站着的一个少女。

那是一个年纪很小，留着短发穿着和服的孩子。深红马上就觉察出从这个少女身上散发出不同寻常的灵气，但是却丝毫感受不到邪恶，完全是一种纯真无暇的感觉。

“这边，这边。”小女孩指着左边。深红来不及考虑，拼命地向她走去，然后迅速地转过走廊的拐角。

然而，在那里的却是……

※ ※ ※ ※ ※ ※ ※ ※ ※ ※

雏咲真冬

“那和我创作的游戏——《零 ZERO》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突然传入耳中的话语令我连忙抬起头来。

此刻我正站在宅邸的中庭，一架巨大的水车吱吱嘎嘎地转动着，柴口先生就站在水车前。

水车的下面应该是一条小河，柴口先生是怎么站在那里的呢？

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于是看了看他的脚下，可是月光被云雾笼罩着四周十分模糊。如此说来，他的脸也看不清楚，但是我却知道站在那里的是柴口先生。

“你刚才到底去哪儿了？”我问道。

可是柴口先生像是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一样，面无表情地说道：“在我创造的游戏世界中，深红拿着一个叫射影机的照相机在宅邸里到处找你。但是你感受到的深红却只是不停地逃跑，这和游戏完全不同啊。”

柴口先生一脸的愤慨，可是我却根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突然消失，突然出现，而后又说出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并不想抱怨，但他也的确有点儿过分。我本想责备柴口先生几句，但当我再度望向水车那边时，却发现那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我忽然想到，应该消失了的柴口先生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向我找茬，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对劲。那个时候我应该会感到奇怪才对啊，可是为什么我想的却是抱怨呢？

我盯着自己的双手，活动了一下手指，又看了看掌心。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想要确认一下，自己的手掌是不是和刚才的柴口先生一样也笼罩着一层烟雾。

我和深红都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看到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但一不留神，就很有可能会弄不清楚那究竟是现实还是虚幻。像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能看到自己的手，那么就可以判定自己并不是在做梦。

有时候我一边吃早餐一边和深红聊天，会突然听到从厨房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妈妈在切菜，并且妈妈看到我之后还跟我说：“早啊。”但当我平静地回到餐桌前的一瞬间，却会猛然发现那只是幻觉。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但这次似乎不是幻觉，我的手显得很真实。如果是梦的话，我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手没有真实的存在感。

那么，现在我所处的现实是……

一定要从目前这种奇怪的状况中逃脱出来才行。事实就是我和柴口先生、井冈先生三个人来到位于东北深山中的一座宅邸进行取材，那么深红现在怎么样了？还

有那种不可思议的体验——我的意识进入深红的体内，与她的身心合为一体共同行动。那种体验究竟是现实发生的，还是我虚构出来的呢？

柴口先生的话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游戏中的深红拿着一个被称为射影机的相机，但是我看到的深红并没有拿着那样的东西。突然现身的柴口先生也指出了这一点，可是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想法呢？

现在考虑这些，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混乱而已，所以我决定暂时先不管它们。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深红。如果说我所体验到的深红的行动不是存在于这个游戏中的话，那么我几乎就可以肯定——深红为了找我也来到了这里。

我试着喊了一声深红的名字，但没有回应。我提高音量又喊了几声，依然是如此。我屏住呼吸，竖起耳朵，生怕错过深红的回应。可是回音过后，这宅邸就陷入了一片死寂，甚至让我以为自己失去了听觉。如果能有风吹树叶的响声的话，也会让我觉得安心一些吧。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吧嗒吧嗒”的声音，像是一群孩子光着脚在宅邸里跑来跑去。我甚至还能听到他们的笑声，还有细小的声音说道：“喂，好了没有……”

“捉迷藏。”我低声自语道。

忽然，我脑海中电光石火般地闪现出刚才深红的那段体验，一个想法同时在我的头脑中浮现出来。

现实与游戏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而且我和深红都被卷了进来。

如果真是如此，追查游戏的设定和情节发展才是解决这一事态的最佳方案。想到这里，我连忙放下背包，从里面拿出游戏的资料。这游戏我只玩了一点儿就来参加取材，后面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我完全不知道。总之现在也不是为自己准备不足而感到羞愧的时候，我在打印出来的资料中找到了游戏的主要情节，马上读了起来：

深红与哥哥失去了联络，凭借着哥哥的笔记本，她终于来到了冰室邸。

在那里深红找到了哥哥拿的射影机，她一碰到射影机，在她的脑海中顿时闪现出了不祥的场面。

真冬在逃跑，他的身后还有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女人。

真冬被追到墙角……

深红知道哥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寻找哥哥的途中她遇到了一个双眼被刺瞎的女鬼。

她开始拼命地逃跑，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小女孩，站在走廊中指着一个方向，小声地说：“这边，这边。”

于是深红荒不择路地向着少女所指引的方向逃去。

在那里……

※ ※ ※ ※ ※ ※ ※ ※ ※ ※

雏咲深红

在那个小女孩的指引下，深红转过了走廊的拐角，然而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面古老的屏风。

屏风上落满了灰尘，原本贴在上面的金箔也因为年头太久而剥落了。虽然能看出这个屏风很名贵，但这里就是走廊的尽头了啊。

“我该怎么办？”深红抑制住绝望的心情，回过头看着那个小女孩。

“试着用那个拍照吧。”

小孩指着深红的手，然后就像烟雾一般消失了。

深红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自己的手，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自己正拿着一台旧式的照相机。

那个孩子应该是说让她用这个古老的相机去拍摄屏风吧。这相机的构造非常简单，操作也很方便，可是，为什么只是将这个相机拿在手里就有种熟悉的感觉呢？

“妈妈……”深红脱口而出，随即吃惊地看向相机。

*这台相机是妈妈的遗物，妈妈在生前称之为射影机。*这些事情深红本来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因为自从妈妈死后，这相机就被哥哥收了起来，不想再让她看到。可是，为什么这相机会在自己的手里呢？

深红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还是按照刚才那孩子所说的将相机对准了眼前的屏风。

在取景器的中间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光圈，当射影机的焦点错过屏风时，蓝色光圈就会渐渐地消失，当焦点和屏风重合时又会再次亮起来。这明暗交替的光亮拨动着深红心底秘密的琴弦，那是她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秘密琴弦——灵力……

“妈妈，请您保佑我……”

只要一拿着这个照相机，深红就会有种不可思议的安全感。身处在这个阴森的宅邸里，深红觉得手上的照相机就是自己的伙伴，同时这也让她联想到自己去世的母亲。

“好黑啊，好黑啊……”

突然，这个声音再次从深红背后响起。她回过头一看，那个双眼被刺瞎的女人也转过了走廊的拐角，又一次向深红逼近了。

可是，奇怪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

深红保持着拍照的状态回过头，通过取景器看到了那个女人，当焦点落在那女人身上的时候，取景器中的光圈发出了红色的光芒。取景器将这女人完全收入进来的时候，红光变得更加强烈，当射影机开始剧烈震动时，深红不由自主地按下了快门。

快门发出的轻轻“咔嚓”声仿佛切开了弥漫在周围的污浊空气，被怨念驱使着逼近深红的女人开始变得扭曲，像是被空气中的漩涡所吞没了一般。而这个漩涡就是从射影机中所产生的。

转眼之间，那个女人就被射影机吞没，失去了踪迹。大吃一惊的深红连忙放下相机，刚才一直弥漫在周围的浑浊空气也被瞬间消除掉了。

“这个相机……是妈妈遗留下来的射影机，它可以吸收灵气吗？”

在深红的心里涌起了一丝勇气，虽然只有一丝，但比起刚来到这个宅邸时的感觉要好很多。

“妈妈也希望我能找到哥哥。”

虽然有些牵强，不过只要这样想，深红就不会一味地想要从这里逃出去了。

她向四处张望着，却找不到那个女孩。于是她又将射影机对准了那个屏风，以一个蓝光最亮的角度按下了快门。当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深红从取景器中看到的屏风变得透明起来，好像在屏风后面隐藏着一扇门。她放下相机再看，屏风却没有丝毫变化。

幻觉？不对，刚才还看得十分清楚。

于是深红将屏风挪开，灰尘四处飞舞令人喘不过气来。她用手电一照，果然如同刚才在取景器中看到的一样有扇被隐藏起来的门。多亏了那个神秘女孩和妈妈的



射影机，她才能发现这扇门。

“穿过这扇门，也许就能找到哥哥了吧”。

这样想着，深红伸出手拉开了门。

那是一间弥漫着污浊空气，中间有一个地炉的房间。深红先沿着四周观察了一下，在墙边放置着古老的铠甲，这不是单纯装饰用的，而是可以实际穿着的铠甲，并且有曾经被频繁使用过的迹象。铠甲旁边还放置着老式的衣柜和狮子头等各式各样的古董做装饰。看来好久都没有人来过这里了，房间里到处落满了灰尘。

隔壁的房间里放置着摆满了书的书架，每本书都是破破烂烂的样子。深红好不容易才弄明白，这些书里面记述的都是一些类似“传说中的活祭品”、“降灵异闻”等关于怨灵和祭祀活动的民间传说。再往里面走有一条通往二楼的楼梯，楼梯旁边放置着一个巨大的时钟。时钟的指针停在了十一点四十五分，好像停了很长时间，指针上也结满了蜘蛛网。

四处都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哥哥的线索。深红觉得自己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了。她一边想着一边靠近了屋子中间的地炉，忽然发现，只有地炉周围的地板上没有灰尘，好像是最近还有人使用过的样子。

“难道是哥哥……”

深红打着手电，在地炉附近找到了一本崭新的红色笔记本。她拣起来翻开一看，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平坂巴”。

平坂应该是高峰老师助手的名字，深红虽然没有见过她，但是曾经听哥哥提起过。深红翻开笔记本，认真地读着用十分潦草的字迹写着的话语：

8月27日

不知为何，随着调查进程的发展，我的心也越来越忐忑不安。

也许这个题材会成为老师下部作品的大卖点，但是，我真的不想来参加这次取材。

我不想到那个宅邸去……但这是我的工作，就算再不情愿也没有办法。不能仅仅因为自己的预感而让老师扫兴。

我这才发现拥有很强的灵力也许并不是件好事。虽然那能够让我得到更多的情报，但是……

9月10日，20：00

我在玄关附近的镜子前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色和服的长发少女。

她的手脚都绑着绳子，当她走动时，那些绳子也像是有生命力一样舞动着。

说起来，绪方先生好像也向我提到过类似的事情。

这房子果然有问题……

9月11日，06：30

我又看到那个身穿白色和服的女人了，而且这次她还跟我说话了，似乎她感应到了我身上的灵力。

她的名字是雾绘，我不敢也不想再靠近她，太可怕了……

9月12日，13：45

我感觉到这里有小孩子在玩。

尽管我看不到他们，但他们好像在邀请我与他们一起玩捉迷藏。

可能他们就是照片上的那些孩子。

那个房间里有许多并排摆在一起的人头，它们告诉我，它们都是被冰室家的家主亲手砍下来的。

我果然不应该来这个地方。在这一点上，我的灵力是正确的。

镜子破碎了，破碎了……破碎了……

很多人在房子里倒下了，很多人……很多人……

他们好像都在逃命……

而且看起来是那样地惊恐……

在房子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出来了……

我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

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

那个穿白色和服的少女似乎想告诉我什么事情，虽然听不太明白，可那个声音一直回荡在我脑海中。

但是听到那些话后，我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们已经无法离开这里了……

破碎……

镜子……化为碎片……

我要告诉老师……解开诅咒的方法……

※ ※ ※ ※ ※ ※ ※ ※ ※ ※

雏咲真冬

“这是平坂小姐的笔记本。”我的声音又一次将自己唤醒。

刚才在不知不觉中，我又通过深红的视角在这个宅邸里面游荡，并且还知道深红捡到平坂小姐笔记本的地方——从玄关那里通过走廊的拐角处的房间。我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向那个有地炉的房间走去，一想到深红也许还在那里，我就变得心急如焚起来。

宅邸里很暗，手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力不足的原因忽明忽暗地发着光。我一边小心地前进一边呼唤着深红的名字，但当我来到那个房间时，却并没有发现深红的身影。

我走到刚才深红所在的地方，那里确实放置着一个笔记本，但封面却并非红色，而是黑色。仅仅翻开第一页我就清楚地知道，那是高峰老师的笔记本。高峰老师的笔迹很有特色，所以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我用手电照亮笔记本，开始阅读记在上面的笔记。

关于冰室邸的调查

冰室邸是曾经统治这片地区的大地主的房子。不仅如此，这个家族还主持着这个地区的神道仪式，换句话说，这个房子在此地有着特殊的意义。（无法找到关于这个神道仪式的资料）

有传言说冰室家的最后一任家主杀死了自己所有的族人，再加上后来住在此屋的一家三口神秘失踪，现在已经没人敢住在这里了，因此，这间宅邸渐渐地变成了一座荒宅。

之所以找不到有关神道仪式的记述，大概也和这个原因有关。

7月24日，关于冰室邸

冰室邸是统治这里的大地主所住的房子，而且这里还是举行此地神道仪式的场所，据说为此还在某个地方建造了一座秘密的神社。

不过，当时的人都对这个神道仪式讳莫如深，甚至连仪式的名称都不会提起。

如今关于那个仪式的记录大多已经流失，只有极少数的资料流传了下来。

8月20日

好像有个叫宗方良藏的民俗学者对冰室邸流传下来的各种仪式做过专门的研究。而且他似乎还留下了一些研究书籍，不过我怎么都没找到，应该会在某个图书

馆里残留一些手抄本吧。

8月30日

还是没有找到那些书，我联系了一下编辑部的绪方先生，拜托他帮我找找。

9月13日，9：30

绪方的遗体被发现了。

他的四肢和头都从身体上被残忍地撕扯下来了……

毫无疑问，这种杀人手法与之前发生的数起惨案一模一样。

虽然我们想马上报警，可是宅邸的大门不知被什么封上打不开了，我们好像被关在了这里。

绪方的手边放着一张他最后拍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其四肢和头部好像都缠着绳子。

这与本地传说中的“绳之巫女”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9月13日，12：10

巴的情况有点儿奇怪。

从刚才起她就含糊不清地念叨着：“绳子……绳子……”

可能是她看到绪方惨死的样子之后，头脑有些混乱了吧。

9月13日，15：00

巴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她不停地发抖，并且始终在重复同样的话。

不管她是生病了还是感到了什么灵异现象，我只希望能尽快离开这间宅邸。

因为巴已经不能动了，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去寻找出口，即使继续等下去，也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可是，我仍然没有找到出口，我们完全被封闭在这个宅邸里了。

9月14日，10：00

巴将那个身穿和服的女人称为“雾绘”，那个女人和传说中描绘的“绳之巫女”几乎完全相同。

而且绪方的死状也和传说中极为相似。

那个女人应该就是“绳之巫女”吧。

9月14日，20：00

在巴收集的资料里提到了冰室家世代相传的五面镜子。那些镜子的作用是替当地消灾解厄，以及封印异界之门。

现在发生的这些诡异现象应该都与那些镜子有关。

前些天这里发生的地震将这个地方神社中的圣镜破坏了。我也是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才开始构思这次的新作品的。

现存的圣镜共有五面，有一种说法是：另有一面是作为“本体”的御神镜，而曾住在这间屋子的民俗学家留下的研究书稿也证明了这种说法。（但是，这本书在我逃离那个女人时不知掉到哪里去了）

下面是我的推论。

前些天被地震所破坏的五面镜子也许是用来“监护”那面御神镜的，而这五面镜子之所以破碎可能也并非由于地震的缘故，而是因为那面御神镜的封印不知为何被破坏所导致的。

或许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警告……

我准备前往冰室家里的神社，因为御神镜就放在那里。

诅咒已经将我牢牢束缚，对于走投无路的我来说，这也许是惟一能做的事情——复原被破坏的封印。虽然希望渺茫，可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拿到镜子需要五个佛像，我已经找到了其中的四个，而最后一个的位置我也通过古文书找到了相关线索。

谨将悲哀的巫女之魂
献给大神之前
就像在大鸟的脚下
供奉在御佛之地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看到这些笔记，我也可以将它应用到自己的下部作品中。

最后我想向我的好助手、好同伴平坂巴小姐致以最由衷的谢意。

如果不是她最后的遗言，我也不可能来到这里。

高峰准星

读完之后，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高峰老师真的来到这个宅邸了，可那到底是现实中的高峰老师，还是游戏中的高峰老师呢？

也许这个疑问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我来到这个宅邸之前，高峰老师就已经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了。

游戏《零 ZERO》中的我——那个叫雏咲真冬的青年为了寻找他的恩师高峰准星而来到这个宅邸，可是我却是为了将《零 ZERO》改编成小说才来到这里的。那么深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深红是我惟一的至亲，难道连她的存在也被完全抹消了么？不，我仍然坚信高峰老师和深红都还存在于现实中。如若不然，那就是我所走过的人生被彻底地否定了。

"原来你在这里啊，总算找到了！"

突然传来的声音吓得我几乎魂飞魄散。等我定下神来才发现，原来说话的是井冈先生。

"啊，对不起，吓到你了吧？"井冈先生急忙道歉。

"你刚才到底去哪儿了？"

"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以为与你和柴口先生走在一起，可是突然发现同行的两个人变成了其他人。"

"其他人？"

"你猜是谁？竟然是在游戏中登场的高峰准星和平坂巴，我竟然和他们俩走在一起。"

"等、等一下，游戏中的高峰老师和平坂小姐是和名叫绪方浩二的编辑在一起的啊。"

"是啊，我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绪方浩二。"井冈先生若无其事地看着我说。

他的眼神让我感到害怕。这时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井冈先生，而是在游戏中登场



的那个叫绪方浩二的编辑。

忽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对哑然地愣在那里的我说：“你是雏咲真冬先生吧，我们之前曾在高峰老师的介绍下见过面的。你忘了吗？我是高峰老师的责任编辑绪方啊。”

“井冈先生，你在说什么啊？”我嘴角抽动了一下，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井冈先生？喂喂，你认错人了！”

“可是，刚才你还……”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如果我告诉他刚才他还在说其他人什么的，他一定会觉得我很奇怪吧。可是到底要怎么说才好呢？绪方浩二这个编辑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虽然我认识高峰老师和平坂小姐，但是绪方却只是在游戏《零 ZERO》中登场的人物而已，高峰老师更不可能将我介绍给他。

“不过你来这里做什么？”井冈先生——不，那个叫绪方的编辑问道。

“做什么？当然是进行改编小说的取材了。”我实事求是地说。

“不对吧，你的任务是来寻找失踪的高峰老师一行人才对啊，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我的任务？什么意思？”

听了我的问题，他微微一笑：“我们在这个宅邸里失踪了，你赶来救我们，结果也和外界失去了联络。于是你的妹妹深红为了找你也来到了这个宅邸，只有这样这个游戏才能得以发展啊。”

他话中那种奇怪的感觉一下就提醒了我。

“我明白了，你是柴口先生吧？”

我以为一定是柴口先生扮成了游戏中的绪方浩二来捉弄我，可是他却歪着脖子一脸迷茫的表情。

“柴口先生？啊，就是那个制作游戏的男人吧，他也来到这里了么？”

“我为了将《零 ZERO》改编成小说，所以才来到这里进行取材，和我一起来的还有TECMO的柴口先生和责任编辑井冈先生。可是我和那两个人走散了……”

“其实我特别恨那个叫柴口的人。”他无礼地打断了我的话。

“你恨柴口先生？”

“是的，我恨他。像你这样的主要角色甚至到最后都有出场机会，可是我这样的小配角呢，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下场么？”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

他紧皱着眉头说道：“请看这个。”

说着他从身穿的马甲兜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来，递到我的面前。我接过笔记本，开始翻看起来。

8月20日

高峰老师需要为下部作品搜寻资料，所以我必须寻找那位民俗学者的著作，据说那本书中记录了关于冰室邸的资料。

书中记载了各地的神道仪式，作者为宗方良藏，但我却不知道书的名字。

8月22日

由于怎么也找不到那本书，无奈之下，我只得转而调查那位民俗学者的线索。据说那位学者为了研究一直都住在冰室邸，可后来因为某些事件导致他全家都神秘失踪了。

尽管找不到书，但我却发现了当时的报纸。虽然失踪这种题材卖点不太好，不过还是可以当成取材资料吧。

9月10日，11：00

上个月的地震以及山中小村发生的惨案似乎都与冰室邸有着某种联系，应该可

以成为下一本小说的题材。

高峰老师似乎也对这个题材相当满意，看起来无需担心他的精力问题了。

9月10日，16：00

大门不知什么时候坏了，怎么都打不开。没办法，只好找其他的出口了。

9月11日

从前天晚上开始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劲。

准确地说，是自从平坂小姐帮我拍了那张照片之后。那张照片中的绳子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9月12日

绳子又增加了一根！

绳子……

“绳子？”我抬起头，可是面前却一个人也没有。在刚才那个男人站着的地方，放着一台小型录音机。

我捡起来一看，里面的磁带大概录了一半左右，我轻轻按了下倒带键，磁带嗖嗖地转了起来。我想要按播放键，可是却感到有些困惑。绪方浩二说到底只是一个游戏里的人物，如果我播放了他留下来的磁带，那我不就渐渐陷入了这个游戏的世界观里面了么。我究竟该怎么办？

现在已经不是听不听这个磁带的问题了。从我接受这次将《零 ZERO》改编成小说的工作开始，现实世界就已经开始崩溃了。所以，我没有退路了。我只有掌握所有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寻找使我们陷入这种事态中的原因，并且救出深红。于是，我在内心说服了自己，用颤抖的指尖按下了播放键。

从磁带中传出的奇怪杂音让我感到有些恶心，那是在民间形容怨灵走路时所发出的“咯噗咯噗”的声音。伴随着这种杂音，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入了我的耳中。

“九月九日，十七点四十分。这间宅邸在地图上没有任何记载，我是问了山脚下的村民之后才好不容易找到这里的。在我和村民的交谈中得知，这间冰室邸已经几十年都没有人住过了，而且那些人都异口同声地跟我说‘还是不要去比较好啊’，这让我印象深刻。”

这是刚才那个绪方浩二的声音。他说完这段话后录音好像就结束了，我连忙把磁带倒回去，又将那部分重新听了一遍。

不停地重复听着录音时，我忽然感受到一种仿佛要将我的骨髓榨干的恐惧。

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虽然那声音很模糊，但是我知道那绝对不是我的幻听。

就在绪方的话结束后，录音即将结束前的几秒钟里，一个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那声音柔弱得如同风中的柳枝，可是却能让听到的人感到彻骨的冰冷。

“我要让你们也尝尝同样的痛苦……谁也……不能从……这个宅邸里出去……”

这句话令我感到浑身无力。

录音不止这些，磁带继续播放着，录音中怨灵的声音变得更加强烈，像是什么东西划过玻璃。这时，绪方的声音再次响起。

“九月九日，二十一点四十分。在晚上走山路太危险，所以我决定在这个宅邸里过夜，继续进行取材。虽然这宅邸的外观比较破旧，可是内部却比我想像中保存得更完好。刚才我在靠近玄关的走廊上，好像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这可以作为一个素材，不过我还要进行其他的取材。”

在绪方说完这些话，我即将按下停止键的时候，那个女人的声音又响起了。

“谁也……不能从……这个宅邸里出去……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那声音更加疯狂，并带着更加强烈的怨念。

我用颤抖的双手拿出了游戏资料，继续看游戏的情节介绍。**“依靠教条的人……永远都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这句话。这是我以前在某杂志报道当代年轻人的时候，发表过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虽然这想法有些自虐，不过目前对我来说，这游戏的资料确实是我的救命稻草，于是我只好继续看下去。

“被绳子的诅咒杀害的编辑——绪方的怨灵”

编辑绪方的四肢及头部被从身体上撕裂下来，他是被那个女人——“雾绘”的绳之诅咒残忍地杀害的。

双手，双脚，还有头部。

当这五个部位都有绳子的勒痕时，诅咒就完成了。

于是这些被诅咒杀害的人都将变成怨灵在这个宅邸里面游荡。

绪方变为怨灵之后，对深红发动了袭击……

“深红有危险！”

这个想法令我一下子跌入了不安的谷底。

※ ※ ※ ※ ※ ※ ※ ※ ※ ※

雏咲深红

“穿白色和服的少女……雾绘……应该就是她的名字吧。”深红小声地嘟哝着，合上了笔记本。

“是的，那个少女的名字就叫雾绘。”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在深红背后响起。

深红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得险些跳了起来。她猛然转过身，手中的手电和射影机差点儿掉落。

“对不起，吓到你了吧，你是深红小姐吗？”那男人说道。

“是的。”深红一边胆怯地回答说，一边紧张地看着这个男人。这个人穿着一件马甲，之前应该没有见过面，可是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的名字？

“您是……”深红小心地问道。

“失礼了，我是Mediaworks的井冈。如果我说我是这次拜托你哥哥将游戏改编成小说的人，你就能明白了吧？”

“拜托我哥哥将游戏改编成小说？”深红一脸的茫然。

这个叫井冈的男人得意地笑着说：“我都知道了，你劝你哥哥不要接受这次的工作。”

“是我哥哥跟你说的么？”

“不是，因为我读了他的小说，你哥哥将这些事情都写在小说版《零 ZERO》中了。”随即这个男人从挎包里拿出一本小说，开始翻找起来，“有了，有了，就是这里。嗯，我给你念吧。‘第二天，住在一起的妹妹不知为何想要阻止我去参加碰头会。’这就是小说开头的一部分。”他一边朗读一边得意地说。

“这真的是哥哥写的？”深红问道。

那人随手把小说递给深红。深红接过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那本小说的封面是一张自己倒在地上，双手还绑着绳子的照片。小说的标题是《零 ZERO》，作者正是

自己的哥哥雏咲真冬。

“请看版权页，那里也有你哥哥的名字。”

深红用颤抖的双手翻到了最后一页，果然看到了哥哥的名字。

看来这小说确实是哥哥写的，可是自己从来没听说过哥哥出版过小说，而且也从来没对哥哥的工作插过嘴啊？

“这到底是……”深红的心中满是疑问，“……这本书是怎么回事？还有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那男人从深红的手中夺回小说放到挎包里，反问道。浮现在他脸上的笑容得意而又带着一丝嘲讽。

“可能你是和高峰老师一起来到这里进行取材吧？”

那男人听了深红的话之后，好像听到了无比可笑的事情一样，哈哈哈地放声大笑起来。

“有什么可笑的？”深红生气地问道。在这种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被人当作傻瓜一样嘲笑，也难怪深红会生气。

那人一边说“抱歉，抱歉”一边还是一副嘲笑的表情看着身材矮小的深红，而深红也一脸不服气地咬着嘴唇看着那个男人。在这个废墟一般的阴暗宅邸里，两个人就这么奇怪地盯着对方。不一会儿，大概也就过了二、三十秒——对深红来说却像是过了二、三十分钟那么长——那个男人又开口说：“这样啊，那么你应该是游戏里的雏咲深红。”

“游戏里的？这是什么意思？”深红不明所以地问道。

可是那个男人却自顾自地站在一边，好像突然想通了一样：“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他不停地点着头说，“这么说，我的应对方式也应该变一下。”说着，男人便深深地低下了头。可是那却并非普通的低头，而是看上去就像是被摘除了脊椎一样，脑袋失去支撑耷拉在了胸前。

“井冈……先生……”深红喊着男人的名字。

可是那个男人依然耷拉着脑袋说：“不，我的名字是绪方浩二，我是高峰老师的责任编辑。我和高峰老师还有平坂小姐一起来到这个宅邸进行取材。我们失踪了，于是你的哥哥为了寻找我们也来到了这里。”

“这么说，你见过我哥哥了？”

“可以说是见过了，也可以说是没见过。”

“什么意思？”深红大声问道。难道这个人到了这种时候还在开玩笑吗？

“深红小姐，难道你没有发现吗？”那个男人依然耷拉着脑袋说：“你也好，我也好，我们都不过是在这个游戏中登场的角色罢了。”

“游戏中的角色？”

“是的，我们只不过是TECMO公司发售的游戏《零 ZERO》中的角色而已，我们没有实体，只是虚拟出来的形象。”

这个人有些过于疯癫了。深红这么想着，露出了一丝苦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开玩笑也有点儿太无聊了吧。如果是通常情况下，深红完全可以当作没有听见而扭头就走。可是现在却不行，面前的这个男人掌握了一些关于哥哥的线索，想要得到这些线索，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也要认真地应付这个男人的胡言乱语。于是深红硬着头皮说道：“在这种时候还捉弄人，你太无聊了。你知道我哥哥在哪里吗？请你告诉我吧。”

“深红小姐，关于自己的过去，你能说点儿什么吗？”那个男人好像没有听到

深红的问话一样。

“不要再闹了！”

“你要是能的话，就试着说说吧。怎么样，你能吗？”这个男人执着地问道。

深红有些不耐烦地说：“当然能说了，我叫雏咲深红，十七岁，父母双亡，有一个哥哥。正如你所知道的，我的哥哥就是记者雏咲真冬。”

“家庭情况就算了，朋友呢？”

“朋友也有啊……”深红在学校里确实有可以一起说话的伙伴，但是真正能称得上是朋友的，她没法马上回答出来。还没等深红说话，那个男人抢先说道：“平时在和朋友的交往中，无法从内心深处和大家融洽相处。能让你敞开心扉的，只有可以理解你的能力的哥哥真冬。”

“你怎么会知道……”

“很简单，你的角色设定资料上就是这么写的。”

“说谎，你一定是从我哥哥那里打听到的。”深红反驳道。

“那请你说出一个同学的名字吧，谁的名字都可以。”

“那很简单，比如我经常在教室里面遇到的……”深红说到一半，就愣在那里，脑海中怎么也想不起同学的名字。“要冷静，好好想一想。不要慌，经常能在教室里遇到的那个是……”深红一边安慰自己一边想着，可无论如何她就是想不起来了。

“不仅仅是同学，你能说出学校的名字么？你的学校在哪里？教学楼是什么样的？还有不光是你现在就读的学校，你能想起来自己念过的小学和中学么？你能说出小学同学和中学同学的名字么？哪怕一个人也好。远的不说，咱们说近一点儿的，你能说出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么？具体要搭乘什么车，又在哪一站下车呢？”这个男人的问题像是连珠炮一样。

听了这些话之后，深红像是一个断了线的木偶，呆呆地站着。关于这些问题，她一个也回答不了。她自己一直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可以打开记忆的大门，她会不会发现，里面已是空空如也呢。

“什么也想不起来，那很正常。因为那些信息根本就没有被设定出来。”那男人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深红。

“你撒谎，那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深红拼命摇头辩解道。

在这样的宅邸里，又是在这种状态下，被人强制询问了这么多问题，自己一定是陷入了暂时的记忆障碍中。这一定是诱导询问，一种类似催眠术的东西。

深红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口气，房间里潮湿而又腐臭的空气通过气管注入了肺中，这种鲜活的感觉就是自己生存的证据。

反复地呼吸了几口气之后，深红冷静地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兄妹可以看到那些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哥哥的心地很善良。自从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之后，能让我敞开心扉的就只有哥哥。母亲去世之后，哥哥成了我惟一的亲人……”一旦有了一个开头，后面的话也跟着源源不断地出来了，“这个冰室邸……哥哥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某个人的踪迹。那个人就是著名作家，哥哥的恩师高峰准星先生。高峰先生在取材旅行的途中失踪，后来哥哥和我联系过，说他掌握了高峰老师的线索，那时我突然就觉得哥哥像是离我越来越远……”

那个男人突然打断了深红的话，插嘴道：“和哥哥的联络已经中断两周了。我

拿着他留下的笔记本，终于找到了这里。好像有什么在呼唤我一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深红觉得像是被人从楼顶推下去一样，那男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深红接下来想说的。

“假的……这肯定都是骗人的……”

“很不可思议吧，但这就是事实。而且我——也就是绪方浩二之所以会在冰室邸遇见你，这也是程序设计好的，事实很残酷吧，你看……”说着，男人伸出了双手，手腕上有一道清晰的绳子印，“不光是手腕，还有这里。”男人敞开了衣襟，他的脖子上也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迹，一片淤黑。

“太残忍了……”深红小声说，忽然在她的脑海中闪现出黑白的影像，在影像中出现的正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他惊慌失措地躲进了衣橱里，可是从衣橱的四壁却伸出了无数的手，任意拉扯着男人的身体。不知不觉中，那男人的手腕、脚踝还有脖子都被系上了绳子，下一个瞬间，那些手同时拉紧了绳子。

“不要啊……啊……”深红看到这里，也伴随着影像中男人的惨叫大叫起来。

“不，这些都是假像，全部都是假的。”

深红正想要否定眼前的现实，忽然觉得身体好像被什么压住一样透不过气来，胃里面也像是翻江倒海一般，这是怨灵靠近自己时才会出现的征兆。深红猛然抬起头一看，站在那里的男人已不再是刚才的样子了，他的脸部已经腐烂，从脸颊和嘴的裂缝中钻出无数的蛆虫掉落在地上。瞪大的双眼中都是白眼珠，根本不知道他在看着什么。伸出的双手像要抓住什么东西一样痛苦地在空中挥舞。

“绳子……绳子……增加了……绳子，增加了……”

那个男人喃喃地说着，向深红这边走了过来。

深红被吓得坐在了地板上，随即拼命地向后退去，想要离那个男人远一些。可男人已经不是刚才那个样子了，此刻他已经化作了怨灵。不，这个男人出现在深红面前之前就已经死了。他在极度的恐惧中被杀害，于是变成了怨灵。他嫉妒活着的深红，所以才会跟深红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他的目的是想要深红变得神志不清，然后再伺机杀害深红。

“没有钥匙……钥匙在哪儿……啊，老师……平坂小姐……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啊？”

“不要，不要过来。”深红想要站起来，可是脚底一滑又摔倒在地板上。深红紧紧抱着手电和射影机，在地板上打起滚来。深红心想：“只有和他拉开一定的距离，才能用射影机将他封印在照片里。”可是地板已经腐朽不堪，从裙子中露出的腿上扎满了毛刺，深红紧皱着眉头，一边咬着牙一边滚动着身体。

忽然，射影机从深红的怀里掉了出去。

“不能没有相机！”

深红急忙稳住身体停了下来，可是那个男人也跨过射影机追了上来。她挣扎着坐起来，而那个男人就站在深红与相机之间。

前所未有的恐惧使深红的身体变得僵硬，豆大的泪珠让深红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完了，一切都完了。就这样被这个男人附身，然后他会用怨念杀了我么？”深红的脑海因为恐怖和混乱而变得一片空白。“脑海中一片空白……”深红想到这句话，“自己的记忆会变得空白，难道自己真的不是真实存在的人吗？难道自己真的只是一个存在于游戏中的角色吗？”

“不，不是的！”深红轻声自语道。

这一切都是那个男人的谎言，自己甚至都不知道他生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他有过悲惨的遭遇，如今变成了怨灵，他对活着的人类产生了极大的憎恨。于是他就用花言巧语愚弄这些活着的人，让他们失去希望，痛苦不堪，然后将他们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怨灵。深红曾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怨灵。之所以这次会丧失判断力，完全是因为身处在这种环境中受到了惊吓，这也是深红第一次遇到如此逼真的灵异现象，所以才会无法冷静地做出判断。但是自己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能在这里就被他杀掉，而且对手是个怨灵，也就是说他是个不存在的东西。如果自己只是一味害怕的话，那么对方就会有机可乘。如果拿出勇气反抗的话，也许还会有一线生机。

“能行的，如果我是真实存在的人，对方只是个怨灵，我就一定能突破过去。但是如果我像他刚才所说的，只是个游戏中的角色的话……”

各种想法刹那间在深红的脑海中交错，但是没有时间了，那个男人已经向深红发动了攻击。“跑不了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只会被他杀掉，但反抗的话就有可能打败他，因为……我是真实存在的人。”

深红咬住嘴唇，摆出一副飞身跳水的姿势向那个男人扑去。男人完全没有预料到深红竟然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他正展开双臂想要抱住深红，但深红的脑袋却直接扎进了他的肚子。深红觉得自己闯进了一堆胶状的物体当中，在闯进这个男人身体的一瞬间，她感觉到这些胶状物质好像从她的毛孔一直渗入到身体里，让她的五脏六腑难受得不得了。

深红勉强抑制住这种呕吐的感觉，但嗓子里还是涌出了些许酸酸的胃液。刚才她也和那个女怨灵接触过，那是在逃跑的时候被她抓住了。可现在却是自己主动要穿过这个怨灵的身体，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以前深红如果看到幽灵等灵体，会马上远离那种东西，但现在的行为与之前的习惯却截然相反。

这种痛苦非常明显……不，应该说会感到痛苦是很正常的，因为自己还活着，自己不是游戏中的角色，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自己和怨灵接触时所感到的痛苦就是证明，必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了生存而战。

深红感觉自己好像跳入了一个满是沥青的泳池中，只能拼命地向前挪动着身体，气管和肺里面，甚至是五脏六腑中满是腐臭的黏液。这种感觉几乎让她窒息过去。但是，一个强烈的信念始终在支撑着她，那就是她还活着。正因为自己还活着，所以不能就此放弃。

再往前走，深红觉得自己的头撞到了一层隔膜，无论她怎么挣扎都无法通过。

“不能放弃，我要继续前进。我还活着，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摆脱困境。”窒息的痛苦让深红觉得体内的血管都像是破裂了一样。

“不行了……不，我不能放弃！”

在深红觉得痛苦与紧张都要到达极限的时候，眼前的障碍物好像一下子被消除了，阻挡她身体前进的那股力量消失了。向前扑去的深红急忙做了一个在体育课上学到的前滚翻，她无暇顾及散乱的裙子，在地板上打了一个滚坐在了地上。这次摔得有些疼，深红试着呼吸了一下，此时已经不再感觉窒息了。虽然空气中满是灰尘，不过那确实是新鲜的空气，这让她的心情稍微有些恢复。

深红稍微整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回过头看见了那个男人的背影，她知道自己

成功地从怨灵的身体中穿了过来，于是立即拣起地上的射影机对准了他。而这时那个男人也慢慢地转过身，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地歪着头，两只手向上举着，向蹲在地上的深红扑了过来。

当回想起刚才穿过那个男人身体的那种感觉时，深红的全身不禁颤抖起来。她压抑着这种畏惧心理，用颤抖的双手将那个男人收进取景器中，在马上就要被怨灵碰触到的一瞬间，用力按下了快门。

仿佛时间静止了一样，这个男人停止了动作，弥漫在室内的空气好像被扭曲成一个漩涡。男人发出了惨叫声，身体像是被换气扇吸卷的漩涡状烟雾一般进入了射影机中。就在他的身影消失前，男人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雾……绘……要当心……雾绘……"

随即，嘈杂声消失了，暴风雨过后的寂静将深红包围了起来。深红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此时才发觉自己已经有些虚脱，重又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重量。除了恐惧和疲惫之外，深红甚至还感受到了一点点快感。自己没有被那个男人的谎言所欺骗，并且还用自己的力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可是，她又想起那个男人最后说的那句话，

"要当心雾绘。"

刚才拣到的平坂巴小姐的日记中也提到了同样的名字。那个叫雾绘的女人大概是盘踞在这个宅邸中的灵体的真面目吧。

正当深红这样想着时，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 ※ ※ ※ ※ ※ ※ ※ ※ ※

雏咲真冬

"深红……"

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全身的衣服像是刚洗过一样都被汗水湿透了。

深红和那个叫绪方的怨灵战斗的场面就像是发生在我的眼前一样，是那么地真实。我的妹妹正在遭受攻击，可是我却不能救她，不管我怎么喊叫，她都听不见，难道妹妹就要在我的眼前被怨灵杀害么？我心如刀割，如果妹妹不在，我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还好最后深红终于打败了绪方，她用那个相机将怨灵吸了进去。可是回想起刚才的那一幕，我的心情却是纷乱而又复杂。我是在接受了这次改编小说的任务之后才知道有射影机这个东西的，因为这是游戏中的一个道具。可是在母亲的遗物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更不会存在母亲死后，我为了不让深红看到而把这东西藏起来的事情了。但深红却认为射影机是妈妈的遗物，而用它来和怨灵战斗，这完全就是游戏中的场景。

"深红……真的不存在吗？"这种想法刚在心中萌生就马上被我否认了，因为那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深红只不过是游戏中的一个角色，那么我这个哥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虽然难以相信，不过我也许是走进了一种从过去就经常被提起的神秘现象中。比如消失在百慕大三角海域四次元空间里的战斗机、费城实验、还有整艘船安然无恙，只是全体船员都消失了的玛丽·赛勒斯特号事件……因为自己拥有敏锐的灵力，所以我无法否定这些神秘现象。这个世界不光只有我们存在的三次元世界，也许还存在着四次元以及其他多次元的空间。像幽灵之类的东西可以从那些空间来到我们的空间，而我和深红就拥有可以感受到存在于异空间的生物的能力。不只是

我们，还有其他人也拥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人数很少罢了。

当然，还有很多人是冒牌货。有一些人并没有灵力，但是他们却打着灵力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在我们这些真正拥有灵力的人看来，那些家伙简直是愚蠢之极。我并不认为真正拥有灵力的人会到处大肆宣扬，甚至要通过媒体曝光，而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没有那么做。因为我们不想被卷入麻烦的事情中，所以一直都是在有意识地隐瞒并尽量躲避着。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被卷进这样的事态当中了呢？

“是那个时候。”我脱口说道。

这次的时空扭曲——暂时假设为这种情况——我进入这次的时空扭曲，应该是从我准备坐地铁去参加碰头会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从我进入地铁车站开始，我就感受到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感。这种感觉和我以前遇到怨灵时所感受到的嘈杂声有些不一样，我自己无法解释，也不是单纯因为气压的变化和空调的温度而引起的生理上的不协调感。之前深红还阻止过我，虽然说的话有些含糊，不过她也许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可是我却没有在意，还是搭上了地铁。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那个地铁站所以并没在意，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地铁站里除了我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乘客了。那个时候我所在的地铁站就已经是时空扭曲所产生的，而不是普通的地铁站。

我就在那个空无一人的月台上独自等待着，乘上了那趟列车，并且在车里遇到了高峰老师和平坂小姐。可能那个时候高峰老师他们就已经死了。所以那个地铁即便不是两个空间的中转站，也是一个可以通往异世界的装置，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和高峰老师他们在地铁中“偶然”地相遇。但是我们之间有一点是不一样的，那就是只有我在中途下车了。正因为下了车，我才能回到这个现实世界，而继续乘坐电车的高峰老师等人的存在就从这个世界被抹杀了。

我的脑子像是有些短路了一样在生搬硬套地对自己解释着，突然一个想法电光石火一般在我脑海中闪现，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即便是没说对也离正确答案不远了，可这种想法却让我目瞪口呆。虽然我在中途就下车了，可我还是乘坐了那趟地铁，即使下车之后我从地下走到地上，这就能说明我回到现实世界了么？那个时候和井冈先生见面的市谷车站的世界，还有来到这里进行取材的宅邸所在的世界，甚至还有我生活过的这个世界，难道我能说这些世界全部都是真实的么？

以前我曾经读过美国作家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ric Brown）写的科幻小说《发狂的宇宙》，这本书在科幻类小说中被视为经典名作。在这本小说中，因为某次爆炸引发了空间混乱，主人公掉进了其他次元的世界中。那个世界看上去和主人公原来住的世界毫无二致，可是住下来之后主人公才发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于是他就被卷进了一系列的混乱之中。那本小说的基本世界观就是拥有多次元的宇宙，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仅只有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无数个并行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各自的生存方式，就如同次元一样，世界观和历史观都有着微妙的差异。

而我所想到的就是这个科幻小说中的多次元世界。虽然我们这个世界被区分为人世和黄泉等，但实际上把它们理解成如同多次元宇宙一样的空间就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个时候我搭乘的地铁列车就像是小说中的那次爆炸，或者可以将其理解为

是一个把相关人员送到其他次元空间的装置，那么这次发生的事情也会比较容易理解。对我来说，妹妹消失的事，高峰准星消失的事，还有那些现实世界（就是我最初存在的那个世界）中所残留下的记忆，在现在这个叫做《零 ZERO》的世界中汇集起来，所有的事情就都能够解释得通了。不过，很难说现在我所处的世界就是安定的，因为这里还存在着时空裂缝，人和人会错过，还会出现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无法接触本应和我在同一个宅邸里的深红，但却能时常感受到她经历过的场景，甚至还会感受到她的心理活动。

“不，那个交给你的β版游戏光盘不是还放在你的包里么？”突然有人说道。

我抬头一看，柴口先生就站在我的面前。

我沉默地盯着他，在向其质问前，我首先要把自己的思路整理清晰。

站在我面前的肯定是柴口先生，因为比起之前站在水车前的那个人，他现在的身影要清楚许多。当然，我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那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柴口先生能够知道我在想什么。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我自己就能够体会到深红的想法。虽然我不清楚原因，不过正如我可以感受到深红所看、所听、甚至是所想一样，柴口先生也非常清楚我内心的想法。

这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操纵游戏中角色的玩家一样，对么？”柴口先生说道，他的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嘲笑我似的。

我突然感觉很愤怒，只觉得血液都涌上了我的太阳穴。可是在我发表反对意见之前，柴口先生先说道：“收起你那些什么侵犯隐私之类的迂腐言辞吧。说来你能够体会到深红的心理，她也没有抗议过啊，更何况我只不过是能够预测你和深红的行为罢了。”

“单纯地能够读取我的思想，和所谓的预测可不一样啊。”我压抑着内心的愤怒说道。

“不，我是真的能‘预测’，因为你和深红都是我创作出来的角色。”

“这不过是你自己的看法罢了。我是实际存在的，深红也是一样，这就是我所处的现实。”

“虽然你刚才提到了《发狂的宇宙》那本过时的小说，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通过游戏和漫画，还有一部叫做《黑客帝国（MATRIX）》的电影，对于多次元宇宙空间和虚拟世界这样的事情已经极为熟悉了。”

“我知道。”

“不过，你之所以会知道《发狂的宇宙》，只是在游戏制作阶段，有一个年纪大的制作组成员偶尔会提到这个小说，所以在制作你的时候就残留在你的记忆中了。”

柴口先生非常肯定地说道，他的口吻好像自己掌握了完全的支配权。我不仅仅是对他这种傲慢的态度感到愤怒，还想到了刚才看到的深红和那个叫做绪方的编辑的对话。绪方也和深红说过类似的话，并试图抹消深红的存在。正如那个时候深红所想的，他们的惯用手段就是让对方产生疑问，从而对自己的存在没有自信。我非常佩服深红的勇气。在那种情况下她不但承受住了一切，还毫不气馁奋起反抗，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我一定会记住自己曾存在过的世界，还有自己的记忆，因为只有那些才是现实。如果我失去了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不仅仅是我，甚至还会失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自己创作出的角色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柴口先生，你不要再耍花招了。这个宅邸中发生的事情，确实和你制作的游戏世界非常相似。但那不过是因为你曾来过这个宅邸进行取材，选取了这个现实中存在的宅邸作为游戏的舞台罢了。正因为如此，你才会再一次来到这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柴口先生说道。

在听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柴口先生的脸上闪过一丝动摇的神色，虽然转瞬即逝，但也没有逃过我的眼睛。同时，在我的脑海中又涌现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柴口先生将我和深红，甚至是高峰老师和平坂小姐这样我熟悉的人使用在游戏中真的只是偶然而已么？我自己想了想就不由得哑然失笑，答案实在是太明显了，这一切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了。如果只是一两个人的名字相同还好，像这样从名字到长相都完全一样的情况，只能认为这是将现实中的我们完全复制过来。但是柴口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这真的是柴口先生做的么？或者柴口先生不过只是一个幌子，在他的背后还隐藏着其他的东西。

“住口，你胡说，这些都是你毫无根据的推测。”也许我的想法正好说到了柴口先生的痛处，他听到我的心声后，双手抱着头慌张地说道。

“那么，你为什么这么惊慌？”

柴口先生没有回答，而是转过身向着什么地方跑去。我想追上去，但他身上掉落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两盒磁带。当我捡起磁带再望向四周时，柴口先生已经不知所踪，甚至连脚步声都听不到了。

为什么他会如此惊慌失措？他想让我们把自己都当成游戏中的角色，究竟有什么企图？还是说……我怎么也想不出个头绪。也许在我捡到的这两盒录音带中会有什么线索吧。我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刚才捡到的微型录音机，把一盒贴有红色标签的磁带放进去按下了播放键。一段嘈杂的声音过后，平坂小姐的声音响了起来。

“九月十日，十点二十分。我在衣柜的抽屉里找到了一张照片，我很在意照片上的东西。绪方先生的日记中也曾提到过，应该是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民俗学者的孩子吧。照片相当古老，孩子们正在玩捉迷藏。可是在照片的角落里，隐约可以看到有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小女孩，她指着这里，我觉得她好像要告诉我们些什么。”

在平坂小姐的话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磁带中传出了一阵好像冰面破裂的声音，我还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声音在说：**“快点……快点……请你……阻止……我……”**可是平坂小姐却像是完全没有注意到一样，毫无反应地按下了停止键。随即，声音又再次响起。

“九月十一日，二十点十六分。整个宅邸都找遍了，可还是找不到绪方先生。就算这个宅邸再怎么大，也不应该找不到啊，难道他自己先回去了？自从昨天拍摄了那张照片之后，他就像是中邪了一样，不停地说着‘绳子增加了……’什么的。”

空气中只剩下平坂小姐的余音，她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在我等待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又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大家……全都要……缠上绳子……裂绳……”

这是一个女人充满了恶意的声音，让人听了之后感到不寒而栗。我之前捡到的那个叫绪方的编辑留下的录音带中，也有

同样的声音，我忽然感到有些冷。普通的人也许听不到这些声音，只有灵力敏锐的我才能听到。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定是怨灵的声音。

在按键声过后，另一段录音又开始了。

“九月十二日，刚过九点。找到绪方先生了，他的尸体跟村子里发生的惨案中的人一样……头和手、脚都被撕下来了……难道真有这种事！”

“你也……一样……无法逃脱……绳子……”

又是那个女人恶毒的声音，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磁带中继续播放出新的录音。

“自从见过那个女人之后，我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幻觉。宅邸中的怨灵也对我说，我已经无法从这里出去了……真的会这样么？我甚至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总之，我留下了这盘磁带，可是……但愿这只是一个梦……”

平坂小姐的声音非常急迫，在背景中还有一些不明生物在不住地发出叫声。还有那个发狂的女人在说：**“你跑不掉的……同样的痛苦……让你……同样的痛苦……”**

我实在受不了了，按下了录音机的停止键。可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却并没有因为磁带的停止而消失，反而好像是在我耳边响起一样。

“跑不掉的……同样的痛苦……要让你们尝尝……要让你们尝尝……”

我连忙把磁带拿出来，又把另一盘贴有白色标签的磁带放了进去，这次传出了高峰老师的声音：

“九月十二日，十五点二十分。虽然有点儿难以置信，不过这个宅邸里除了我们之外，好像还存在着其他什么东西。我看到了好几次，好像是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女人。我觉得在这个宅邸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我们唤醒了某种东西吗？还是说我们是受到那个东西召唤才来到这里的……”

说到这里录音被切断，不一会儿就又开始了。

“都是那个女人干的吗？过去发生的惨案，绪方的死，阿巴的死，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女人干的吗？难道说我的下场也会和他们一样吗？传说中绳之巫女的仪式，双手，双脚，还有脖子，这些地方都被绑上绳子的时候，诅咒就成功了。现在我的照片上这五个部位都已经显现出绳子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高峰老师的声音越来越急切。

传说中绳之巫女的仪式……究竟会怎样呢？我从夹克的口袋中将《零 ZERO》的资料拿出，忽然犹豫了起来。虽然我相信自己是真实存在的人，可是却还要求助于这种游戏世界中的设定资料。我无法自己做出判断，而要依赖于资料，但是相信与否则另当别论。这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参考，通览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并且比起现在我毫无头绪只能不安地在这个宅邸里乱闯，毕竟这根救命稻草还可以给我一些精神上的慰藉。也许这只是借口，也许是我软弱，我一边矛盾地想着一边阅读资料。

“关于解开绳子的诅咒——

作家的助手平坂巴从那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少女那里得到了解开诅咒的方法，但是她却被雾绘残忍地杀害了。高峰得知想要破解诅咒只有将破碎的御神镜恢复原状，他为了收集镜子的碎片也在最后关头惨死。而深红在高峰身亡的鸣神神社拿到了镜子的碎片，同时她的脑海中又一次闪现出可怕的画面，画面中的镜子破碎了，

于是宅邸中的很多人都倒下了……”

“这么说高峰老师和平坂小姐都已经……”

虽然我告诉自己这不过是游戏的情节罢了，可是内心中仍然感到非常震惊。果然还是不应该看这些东西……虽然心里这么想着，可是我已经看完了，并且十分想知道之后的情节是如何发展的。

不要，不要再看了——我的内心在呼喊着，但翻看资料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在翻开资料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焦躁不安，浑身发热，也不知是有意还是偶然，后面写有后续情节的资料不见了，接在后面的是游戏中的台词一览。

“从天井掉落下来的横梁横在玄关当中，而大门却像是被什么堵住一样打不开了，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封了起来。我们不能从玄关出去了，只好寻找其他的出口……

窗子的那边放置着一个很大的东西。虽然蒙着布，但总让人觉得那是个人……

窗子的那边放着一个人那么大的东西……

被落下来的横梁压碎了，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地板上开了一个大洞，从洞里冒出阴森冰冷的空气，有什么东西掉进去了么?

洞下面漆黑一片，我用手电照了照，什么都看不见。

满是灰尘的地上留下了几个脚印，应该是除了哥哥之外的其他人留下的吧。

掉落下来的横梁砸破了地板，地板发出了可怕的声音。我不想再接近那里了……

掉落下来的横梁砸破了地板。

蜡烛被点亮了，哥哥就是导火索么……

蜡烛被点亮了，哥哥就是导火索么……

蜡烛被点亮了，哥哥就是导火索么……蜡烛被点亮了，哥哥就是导火索么……蜡烛被点亮了，哥哥就是导火索么……蜡烛被点亮了，哥哥就是导火索么……蜡烛被点亮了……”

我紧紧地将资料握在手中，身体在不停地颤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有些后悔看了这些东西，看来不能依靠游戏的资料，只有靠自己的判断才能解决问题。虽然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

总之先四处查看一下吧。虽说时空发生了扭曲，不过深红也的确是来到了这里。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拯救她的办法。我将资料收好，抬起头刚要往前走，随即我就呆住了。原本应该是一片漆黑的屋子里，放在墙边的蜡烛不知什么时候被点亮了。

蜡烛被点亮了，蜡烛被点亮了……

待续

（完结篇下期登场）

幻想传说 テイルズ オブ ファンタジア TALES OF PHANTASIA

沉寂的历史

原著／祭纪りゅーじ　译／清雨

前情提要

少女维诺娜·匹克福德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巡回马戏团的台柱，拥有“让狩猎精英——森林中的精灵也叹为观止”（团长语）的华丽弓弩技巧。在前往米德加鲁兹王都北边的草原寻找独角兽的途中，她被突然出现的金黄色光球带到了位于大陆东北角的一座古城里，并在那里邂逅了失忆的神秘青年达奥斯。为了拯救生命力不断流失的达奥斯，维诺娜带他来到了水都维内兹亚南边的精灵之森，希望借由精灵之树伊格德雷西尔的力量帮达奥斯恢复活力。但巨树的存在并没有让他高兴起来，因为那棵树的意识已经死了，无法产生能拯救达奥斯故乡的“巨大之实”。不过，维诺娜却因达奥斯的无家可归而隐隐产生了一丝喜悦……

登场人物简介



维诺娜·匹克福德

天真烂漫的女孩，本书主人公，从不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之前一直随巡回马戏团到处表演，但在与达奥斯相遇后对其产生了好感。



达奥斯

神秘出现在维诺娜面前的青年，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似乎什么都忘了。但他需要依靠“玛娜”生存的事实却隐约透露出他非同寻常的身分。



爱德华·D·莫里森

似乎对维诺娜颇具好感的历史学家，但他有个一遇到感兴趣的事就问个不停的坏毛病，这让周围的人（特别是维诺娜）对他相当反感。

第2幕

4201

急急忙忙从精灵之森踏上返程之路的两人回到了哈梅尔。因为维诺娜不想看见达奥斯那绝望的表情，所以决定尽快远离那片森林。

在返程途中，维诺娜曾给前往维内兹亚的马戏团伙伴去信传达了这个意思，因此他们刚到哈梅尔就从市政厅收到了回信。团长在信上说让他们就在哈梅尔等着和大家汇合，在那之前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也就是说，他们不用到维内兹亚去了。

维诺娜接受了团长的建议，在旅店中住了下来，等待达奥斯恢复平静。期间，这位少女使尽浑身解数想让他高兴起来。而与再度见面的少女莉雅·斯卡雷特之间的谈话则填满了她空闲的时间，她们几乎每天都会聚到一起谈天说地。

“半精灵？”

“嗯。”

两人当时正在城市的街道中漫无目的地散步，听到这句话的维诺娜吓了一跳。

莉雅从米德加鲁兹的王都搬到这儿不久就认识了一名半精灵少女，她可能住在紧邻哈梅尔东部的名叫罗恩的小岛上。

“哎，好神气啊。真好，有那么棒的朋友。”维诺娜从心底发出羡慕的赞叹。

“下次把你也介绍给她吧。她是个充满活力的女孩，每次来去的时候都是用魔法笤帚‘咻’的一下。她和你有很多地方都很像哦，说不定你们很快就能成为好朋友呢。”

“到底哪里很像啊？”

“嗯……对了！你们说‘啊！’和说‘哇！’的时候最像！”

“什么跟什么啊……”

“就是说你们都是一冲动起来就不顾后果，莽莽撞撞的。”

“嗯……连这都注意到了。不过我还真没办法反驳……”

之后两人又聊起了爱德华。因为莉雅的父母都在米德加鲁兹的王室研究所工作，所以她们都认识那个古板的历史学家。然后又谈到由于莉雅一家似乎被卷入了不明真相的可怕灾祸中，因此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久居，可能很快又会离开哈梅尔搬到其他城市去这样的话题。最后，两人约定就算再次分开也要保持联系，及时告诉对方自己所在的城市。

毫无保留地谈过话之后，维诺娜回到旅店，对依然闷闷不乐的达奥斯说：“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哦，下次也介绍给你认识吧。”

不过，达奥斯只是漠然地点了点头。他的心此刻早已飞到了别处，根本就不在这个旅店的房间之中，。

平静的几天就这样过去了，可达奥斯心中的悲伤却丝毫也没有减退。这时，在维内兹亚的马

戏团伙伴寄来了第二封信，上面说他们已经朝哈梅尔前进了。考虑到信寄往这里所需的时间，现在他们大概已经走了一半路程，再过两、三天就能到哈梅尔了吧。

等汇合之后，他们就要踏上前往尤格利特的旅程，之后分别访问各地豪族的领地，在那里表演节目，这也就是所谓的公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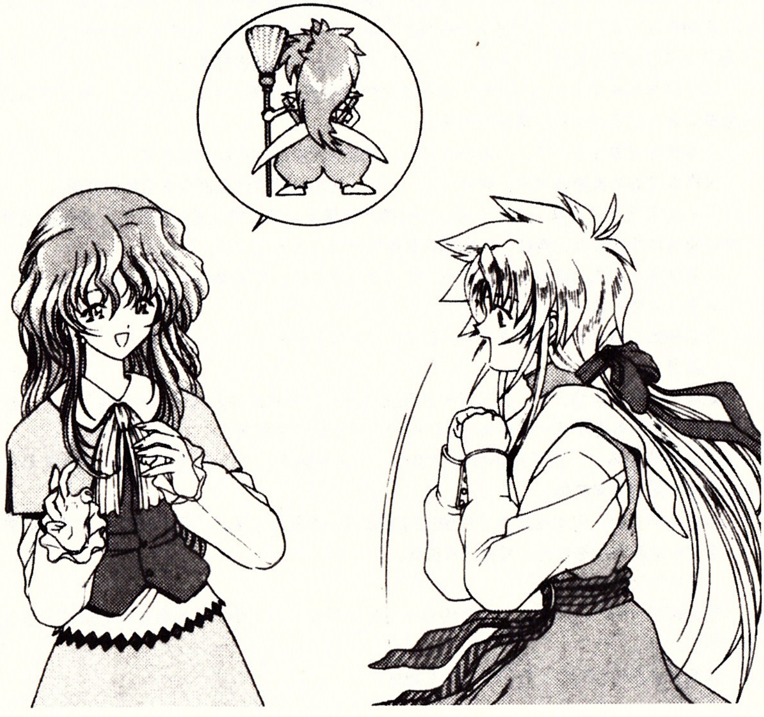
尤格利特并不像米德加鲁兹周围那样有魔物频繁出没。有人说这多亏附近精灵之森的巨树伊格德雷西尔抑制住了魔物的力量，而且让它们的数量无法增加。

出现这种说法，是因为有一些人相信尤格利特被居住在伊格德雷西尔的“精灵”们保护着。因为魔物很少，也几乎没有凶残的野兽，所以这一地区是旅行的好地方。晚上宿营时也不用神经兮兮地安排专门人员站岗。

当然，也不可能绝对地安全。按照莉雅的说法，割据尤格利特地区的豪族们正暗中酝酿着什么。

统治贝内兹亚地区的迪罗依诺家族，统治尤格利特南部的梅尔冈家族，以及统治尤格利特北部的尤格利特家族，这三大豪族为了在尤格利特大陆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准备。虽然具体的时间现在还不知道，但可以预见的是将有一场横跨尤格利特大陆全境的战争爆发，因为通过谈判来达成统一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战争在公演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爆发，那马戏团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无论走还是



留都要面临极大的危险。在这样的动乱局势中带着达奥斯一起走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虽然自从来到尤格利特后没有再昏倒过，但他明显还没从在精灵之森受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哈梅尔的旅店时也是整天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所以，他们不得不和达奥斯在这里分开。

维诺娜站在广场的桥上注视着泉水，难过地抱着头苦思冥想，可怎么也想不出解决办法。

事到如今不能把他赶走，可带着他一起走又实在是太危险。如果有合适的理由或许能改变大家的想法，但如果想不出这个理由，就等于宣判了达奥斯死刑。

维诺娜现在也了解到了一些不能为人所知的痛苦。

她非常害怕。

如果将掩藏的秘密公开出来会不会又一次被抛弃呢？

曾经被亲人抛弃的这个事实让她一时语塞。

这时，维诺娜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在米德加鲁兹研究所工作的莉雅父母曾说过一句话，而那句话一下子为她指明了道路。

莉雅家族似乎有精灵的血统，因此她的父母能使用魔法。魔法是一种以玛娜为能源的力量，因此魔法师们一直都很热衷与玛娜相关的一切研究，而以此为职业的一些专业人员则一直在探索玛娜的高效率采集和使用方法。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清楚地知道一些关于玛娜的情报，或许能从他们那里问出除了精灵之树以外还有哪些地方有能产生玛娜的物质。如果有这样的物质存在，那么达奥斯或许能在那里找到“巨大之实”，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回去拯救故乡了。

虽然这样想未免太过不切实际，但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维诺娜只有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看似荒诞的主意上。

“我到莉雅那儿去一下。”她站在门口，看着房间里的达奥斯这样说道。

倚在窗边的达奥斯转过来，轻轻点了一下头，之后又把目光重新投向窗外的夜景。

沉闷的空气再度充满了这间小屋。维诺娜只好带着一丝寂寥从房门前走开。走廊上地板的吱吱声伴随着她的脚步奏然响起，少女重新收拾好心情，走出了旅店。

就算咬着手指头注视那个人也没用，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都不会开始。

首先，得迈出这一步。

维诺娜鼓起勇气朝莉雅家走去，并在不久后来到了那里。

“莉雅，我是维诺娜。”

她敲了敲莉雅家的大门，里面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再次敲击之后对着大门喊了几声，还是没人应门。莉雅没有像平常一样高兴地出现在门口迎接她的好朋友。

“已经睡了吗？”维诺娜不禁这样想到。于是她站在门口，透过大门上的玻璃窗朝房里望去，没有一盏灯是亮着的。

虽然很不礼貌，但维诺娜为了早些知道答案再一次敲响了大门，提高音量再次呼唤莉雅的名字，但无论是莉雅还是她的父母都没有出现。

“还是改天再来吧……”

维诺娜正开始考虑放弃时，却不由自主地将手搭在了门把手上。轻轻扭动之后打开了没有上锁的大门。

看着洒满月光的房间，她不禁皱起了眉头。

太奇怪了……

在客厅里有准备好的晚餐，桌子上整齐地摆着三组餐具，各种各样的食物分别盛放在几个器皿中。一块拳头大的面包掉在了地板上，而烛台里的蜡烛也燃烧殆尽，融化之后又凝固的蜡凌乱地滴落在烛台周围。像是正在用餐时突然出了门，之后再也没回来过的样子。

维诺娜突然想起，莉雅说过他们是因为卷入了不明原因的灾祸之中，因此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久居。难道是这个"灾祸"追到哈梅尔来了吗？

"有种不祥的预感……"

为了寻找莉雅一家，维诺娜走出了房子，而路上遇到的负责在城里巡逻的自卫团成员告诉她一个消息。

"斯卡雷特先生刚才带着他妻子和女儿出去了。"

"出去了？"

"一家人好像很惊慌的样子，我看见他们朝罗恩岛的方向去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什么，谢谢你！"

向团员致过谢后，维诺娜朝通向罗恩的大桥跑了过去。这座桥位于城市的东面，其两端分别连接着哈梅尔与罗恩。

全力奔跑的维诺娜内心充满了焦虑。如果不是情非得已的话，这里的居民极少在晚上出城。虽然这里的野生动物没有生存在米德加鲁兹周围那些魔物的凶残，但在遇到它们时还是有必要提高警惕。其中一些保留着夜行动物的特性，时常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旅行者会遭到袭击。斯卡雷特一家连护卫都不带就贸然闯入了这样的环境中，那他们只可能成为野兽的猎物。

"怎么办啊……到底该怎么办啊！"

维诺娜认真思考了与莉雅在米德加鲁兹相遇时对这个名字感到熟悉的理由之后，不禁有些自责。应该早些找她问清楚原因的。

她一边检查手中的小型弩，一边通过了大桥。

踏上小岛的土地后，维诺娜便朝着北面的风之谷——罗恩瓦雷伊前进。那是从哈梅尔所在的北部尤格利特大陆通往南部大陆的必经之地。莉雅口中的半精灵朋友似乎就住在那里，说不定可以去拜访她。

当天上的乌云被夜风吹散后，视野慢慢开阔了起来，也更有利于搜集情报。

"找到那个半精灵女孩后一定要拜托她一起去找莉雅。"

就在维诺娜朝着罗恩瓦雷伊直线前进时，她突然发现，目的地周围竟然发生了滑坡。

天上既没有下雨，那个位置也不是断崖，但街道被突然崩落的大量泥土埋在了下面，夹在高山与大海之间的道路被拦腰截断。当一声女孩的尖叫夹杂着山体滑落的巨大响声传入了维诺娜的耳中时，她不禁心中一惊。

"莉雅！"

维诺娜大声喊道。随后竭尽全力朝声音的来源冲去，顷刻便赶到了滑坡发生的地点。

她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边环顾四周，借着月光在不断掉落的沙尘中全力搜索人形的身影。不久便在一棵和土石一起滑落下来的树木旁发现了一具半埋在土中的身体。泥土不仅掩盖了那人的下半身，而且越堆越高，眼看就要将她整个埋入地下。维诺娜赶紧冲过去将她拉出了土堆，这才看清了那张脸。

这是莉雅的母亲。在出发去精灵之森那天莉雅介绍了她们认识，因此维诺娜还记得她的长相。而被埋在树荫中的另一个人则是莉雅的父亲。两人都已经断了气，双眼满是不甘地仰望着夜空，张开的空洞大嘴再也发不出任何一个音节。

维诺娜抓着莉雅母亲的手，痛苦地将头埋进了土里，满怀怒火的她将冰冷的双手捏得吱吱作响。

但这时她突然想起还有一个人没找到，于是急忙抬起头将视线跨过满是沙土的街道，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正在颤巍巍地缓慢移动的人影。

“莉雅！”

注意到那就是莉雅后，维诺娜冲破土石的包围朝前方冲了出去。尽管齐膝深的沙土让行走变得异常困难，但她最后还是越过泥土形成的高山朝莉雅跑去。

“太好了。”维诺娜向就在不远处的好友伸出了手。

莉雅这时也注意到了正朝这边跑来的金发少女，也将手向她伸去。

但没等两人交握到一起，莉雅的身体就突然轻颤了一下之后栽进地面之中，然后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时间仿佛停止了。

呆立着的维诺娜看着倒在地上的莉雅，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像是被开了几个大洞，肩膀和腰上各有一个，其深度直达胸口和腹部。

那个温柔的莉雅。

那个搞怪的莉雅。

那个悲伤的莉雅。

她脑中慢慢浮现出莉雅各种各样的姿态。

“如果能早一些发现，如果能早一点想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混账！一直都是这样。不管怎么样都弄不好，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无论我怎么想，无论我怎么做都无法达成心愿。”

愤怒突然涌上了心头，这股怒火的来源既是自己，是抛弃自己的双亲，也是造成这种悲剧的那个人。

突然，维诺娜抽出小弩朝头顶上的杀气射了一箭，弩矢划破夜空向上方飞去，随即从黑暗中传来一声短促的呻吟。与此同时，一颗火球拖着耀眼的红光从弩箭的目的地砸了下来，掠过少女的鼻尖落到地面上。剧烈的爆炸过后，火光照亮了周围的一切。

维诺娜发现斜上方的山坡上站着一个人，他全身都被掩盖在披风之下，不管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魔法师。

看到自己已经暴露之后，魔法师开始想要溜走。但他显然低估了维诺娜的能力。金发少女瞄准魔法师冷静地扣动了扳机。愤怒的箭矢切开夜晚的狂风，准确命中了那个黑影的右脚。

再次发出呻吟之后，裹着黑袍的偷袭者脚下一滑，从斜坡上滚了下来。途中又倒霉地撞上一块突出的岩石，之后一边发出第三次呻吟一边落入了岩石的阴影中。躲在巨石后的他发出如旋律一般的声音，大概是在吟唱咒文。

维诺娜在准备好第三根箭矢后立刻冲了出去，利用身体的轻盈快速冲上斜坡，急速地接近那块魔法师藏身的岩石。为了躲避法师的攻击，她不断地朝左右跳动来改变身体所处的位置，同时慢慢地缩短距离。

“你竟敢……你竟敢将我重要的朋友莉雅……你给我去死吧！”

饱含怒火的弩箭猛然射向藏身于岩石之后的黑影，精确地射进了魔法师的额头。但是……

“怎么会！”

维诺娜被从侧面突然吹来的狂风刮到了半空中，她显然无法理解眼前的状况。陷入惊惧之中的金发少女看见隐藏在岩石后的身影正渐渐消失——那是幻影魔法，只是将影子留在那里，本体则早已移动到了其他地方去。

愤怒干扰了她的判断，要是平时的维诺娜绝不可能把真人与幻影弄混。

难道真的不可以为没上过战场的人报仇吗……像枯叶般飘在夜空中的少女此时对自己刚才的举动充满了自责。从眼睛的余光中，她发现魔法师的火球已经迎面扑来。

“对不起，莉雅……”少女低语道。

维诺娜的意识渐渐被一片火红所包围，她只能闭上眼睛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可是，意识并没有离她而去。

添满视线的红色已经散去，维诺娜的身体被某个人托举着，浮在了半空中。

“达奥斯……”

救下少女的达奥斯就这样抱着她停在了空中。

大概是一种魔法吧。怀抱着维诺娜的达奥斯不依靠任何物质，就这样飘浮在夜空中。敏锐的视线在脚下的山地中搜寻着什么。

“为什么……”

“你离开哈梅尔后我就感到了一股奇特的玛娜波动。我预感肯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赶了过来”

面对维诺娜的问话，达奥斯淡然地回答道。即使在说话时也没有停止搜索。

“莉雅她……”

虽然对达奥斯能停在半空中这件事还存有疑问，但被救的事实，以及突然出现的友人让维诺娜绷紧的神经终于得到了放松，眼泪也如绝堤的河水般涌了出来。

“莉雅死了！莉雅被杀死了！怎么办！都是我的错，如果我早些注意到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不，并不是你的错。是那家伙干的。”

一直持续着搜索的达奥斯在斜坡上发现了正准备离开现场的黑色人影。袭击维诺娜的魔法师似乎没有打算将自己隐藏起来，也没有注意到达奥斯的存在。大概以为已经将维诺娜彻底消灭了吧。

俯视着那人的达奥斯眼中充满了怒火。突然，他将手抬起来对准了偷袭者，从手中发散出的银白色光芒化成无数光球朝黑袍法师飞了过去。

如流星般落下的白光碰到大地之后便炸裂开来，将魔法师周围的土地撞出一个个大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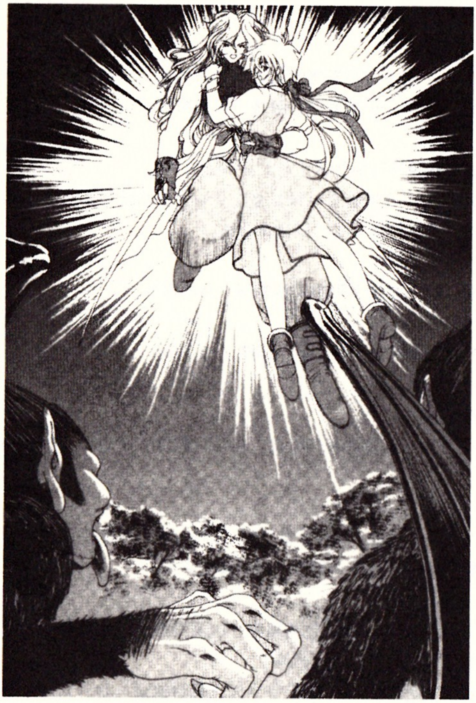
最后堆积如山的土石完全堵住了法师逃跑的路线，在接连遭受维诺娜和达奥斯的攻击后，黑袍的偷袭者似乎已经耗尽了力气，呆立在包围圈中一动不动。

达奥斯用冷峻的目光凝视着眼前的敌人，又一次在手中聚起白色的光芒，准备一击结束战斗。可是，维诺娜却突然阻止了他。

“不要！莉雅一家人都在那里！”

魔法师站立的地方，正是莉雅一家人遗体的所在地。

达奥斯点点头，停止了攻击准备。他抱着维诺娜缓缓降落到街道上，将少女安置好后独自朝卑鄙的偷袭者走了过去。就在这时，空气中突然响起一阵钟声。



那是似乎在某处听到过的声音，充满了压力感，而且很诡异。

“跟那个时候的……”

维诺娜在古城中与达奥斯第一次相遇时听到的就是这种声音。刚刚注意到这一点没多久，伫立在沙丘顶端的魔法师身后就出现了一面雕刻着丑陋浮雕的墙壁。

和上次一样，墙壁中心出现一道纵向的裂缝，接着它便像门一样分成了左右两部分，一个又一个魔物从门里的洞穴走了出来。魔法师则摆出一副防守的态势。那些魔物与维诺娜在米德加鲁兹古城见到的一样。

“我们跑吧，达奥斯……”

话虽这样说，但维诺娜牵着达奥斯的手却停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连两人背后都出现了魔物。

“的确，这次的情况比较糟糕。”

明确了少女的提议之后，达奥斯再次将她抱了起来。

“又要再回到天上了吗……”维诺娜一边想一边抱紧了他。

“跳到早上去吧。”

达奥斯说了一句奇怪的话，维诺娜正准备发问，但怀抱自己的男子突然一声大吼，之后两人便被包围在一片璀璨的金色光芒中。

“啊！”

少女发出一声短暂的尖叫之后，他们的身影便从罗恩岛的夜空中消失了，只留下迷惑不解的魔法师和众多魔物。

浸入大海的金黄色光芒照耀着伫立在岸边的两个人。静静的海潮伴随波浪和海风，将穿越了整个海岛的新鲜空气带到他们面前。

维诺娜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对一瞬间就天亮这一事实困惑不已。

“我们飞越了时间。”

达奥斯小声说道，他那与朝阳相同颜色的头发随海风的吹拂不断飘动着。

“飞越了……时间？”由于不明白意思，维诺娜只是低低地重复着达奥斯的话。

“是的。从刚才那个时刻算起，我们来到了大约6小时之后的未来。”

在眼前的漆黑空间里，有一颗宝石般的碧蓝色球体飘浮在空中。绿色与茶色的斑驳纹样交叉装饰在它表面。尽管被一张白色的面纱覆盖着，但这颗光球在黑暗之中还是隐隐透出一片光芒。

达奥斯躺在某个房间的地板上，无力的双眸充满空虚地注视着窗外那片星空，最后的一滴眼泪静静地从脸颊滑落。

“回去吧……”

少年把手中的长剑当作拐杖，慢慢站了起来，然后望着断气的达奥斯轻轻说道。少年身后还有五位年轻人，他们互相搀扶着彼此那遍体鳞伤的身体开始向门口走去。

六名青年对身后达奥斯的尸体连看都不看，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出了房间。

拉上窗帘的房间显出一种薄薄的透明感，维诺娜裹着一张毛毯蹲在墙角。她尽力压低声音地抽泣着，嘴里不断重复同一句话：“不要……不要……不要……”

大雨之中，有一列以三具棺木打头的黑衣队伍穿行在城市之中，之后朝山间的墓地静静走去。其间隐约传来一阵阵呜咽与脚步声，但随即又都消失在了雨幕之中。飘落在街道上的花瓣乘着流淌的雨水，跟随这列队伍一起流出了小城。盛夏的雨水就像被烧开了似的，让燥热的水蒸气充满四周，加重了葬礼的阴郁气氛。

“老师！老师！”

队伍的肃穆空气突然被闯入者搅乱，一名年轻的男子跑到队伍最前方，挡住了众人前进的道路。他拨开拦路的人群冲到棺木旁，伏在上面发出绝望的大喊。

那位青年好像叫做迪米特尔。

站在旅店门口目送葬礼队伍出城的维诺娜想起了他。有一次从莉雅家出来的时候刚好碰到了迪米特尔，虽然只见过一次，但当时莉雅把青年介绍给了自己认识，所以还记得他的长相。

那个人好像是以前住在维内兹亚北部的魔法师。莉雅一家搬到尤格利特之后，就跑到这里来成了她父亲的弟子。

看着痛哭失声的迪米特尔渐渐远去，莉雅的样子又一次出现在维诺娜的脑海之中。虽然她竭尽全力想要抹去这一切，但那些笑脸还是一个接一个地不断跳出来。这让悲伤的少女难以忍受，她飞快地冲进旅店，紧咬着下嘴唇在走廊上飞奔，之后一头撞进了房间。

从葬礼队伍回来的达奥斯刚想开口说一些安慰的话。但维诺娜就像是拒绝一般跑到墙边，将身子背了过去，双肩剧烈地抖动着。

整个房间中只有时间在流逝。

达奥斯躺在床上，双眼茫然地追踪着一个个壁纸上的花纹。而维诺娜则将身子缩成一团坐在墙边的地板上，一言不发地将脸埋进双膝之中。

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人说话，静谧的房间里只有时间还在流动。

这时，从走廊上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最后停在房间门口。紧接着门便被敲响——有客人来了。

维诺娜还是缩在那里，一动不动。

“有些话想问问你们。”

出现在门口的是自卫团团员。他们都穿着像是狩猎用的装备，这让房间里的空气显得有些紧张。

“什么？”

“请你们离开这个地方。”

一名团员立刻回答到。

“很突然啊……能告诉我们理由吗？”

但没有人理会达奥斯的问话。

虽然他们死死盯着房间里的两人，但没有一个人说话，一直保持着沉默。紧张的空气再度凝结，似乎一触即发。

这时，呆坐在墙边的维诺娜突然发出了一声低低的轻笑。

“会给你们添麻烦是吧……如果知道真相的我们一直留在这里的话。”

维诺娜的笑容变成了一种冷嘲。她的视线越过达奥斯的肩膀，死死盯着那些团员。

参加葬礼时，她听到周围的居民都说斯卡雷特一家是因为“意外”而丧命的。但从现场将遗体运回哈梅尔的维诺娜和达奥斯确实已经将事情真相告诉了自卫团。他们应该知道莉雅一家是被魔法师杀害的，而且那个杀人凶手已经逃走。但自卫团对此不管不顾，也没有在城里进行任何警戒。在之后举行的葬礼上，他们将悲剧说成是由“意外”造成的。也就是说，自卫团掩盖了真相。

哈梅尔这座城市是连接南北尤格利特商业及旅游的中继站，也是两块大陆之间惟一的陆上通道。因此有许多观光者在来往南北尤格利特大陆时都会选择在这里落脚休息。而就在这个城市的周围如今却发生了谋杀事件，并且嫌疑犯目前仍逍遥法外，对哈梅尔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坏消息。如果让人知道残忍的凶手杀了三个人之后得以逃脱的话，说不定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人敢到这个城市里来，那么这座城也就会慢慢变得萧条。

除了哈梅尔以外，连接南北尤格利特大陆的还有需要花些时间的海路。对于这块隐藏着杀人凶手的土地，大概是没有人会冒险涉足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城市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你们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立刻离开哈梅尔，关于这件事今后也不许再提一个字。如果坚持要将真相告诉民众的话，那我们现在就逮捕你们。”

“你们会让知道真相的人就这样离开吗？”

“我已经说过了今后不许再提这件事。如果违反我们就将你们认定为嫌疑犯。因为只有你们为了寻找斯卡雷特一家而出城，结果却带着尸体回来，也只有你们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面对维诺娜的威胁，自卫团团长冷酷地回答道。似乎不管维诺娜怎样辩解他们都认定眼前的男子和少女就是嫌疑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如果将他们逮捕之后又捉到真正的犯人反而麻烦，因此自卫团决定将所有事都掩盖起来。

“知道了……只要我们离开就没事了吧。”

维诺娜带着不屑的笑容慢慢站起身，然后开始往放在床边的行李袋里塞东西。

“这样好吗？”达奥斯走到少女身边对她说。

“这个城市……有莉雅的味道。”

离开哈梅尔后，两人朝着北边的维内兹亚前进。

从维内兹亚出发的马戏团应该也快到达这附近了，他们应该能碰上。但维诺娜没有考虑汇合之后的事。是说服大伙儿返回维内兹亚然后经海路去南边，还是像之前一样单独行动。她想不出

到底怎么办才好。除此之外，她还想追查出为什么有人一定要杀死莉雅一家，烦恼的事接二连三涌上心头。

那个魔法师好像率领着那群魔物，他能够使用遇见达奥斯时看到的那面墙壁来召唤妖魔，而从中出来的魔物应该都是他的仆从。

“我决定了。”

牵着马走在前面的达奥斯忽然对落在后面的少女小声说道。

“什么事？”

“离开那片森林后我就一直在想。既然那棵‘卡兰’不能产生巨大之实，那么我也就失去了目标，不知道今后该往哪里去。所以，从今以后你想去的地方就是我想去的地方，你的目的地就是我的目的地。”

“嗯……”

维诺娜点了点头，但心中却思绪万千。

能和达奥斯一起走吗……

带着他一起走，这样好吗……

她似乎能感觉到隐藏在达奥斯前方的危险。

“请等一下！维诺娜小姐！”

两人停了下来，回过头远远地看见有一个人骑着马正朝他们赶来。拙劣的骑术让他显得有些狼狈，但总算是平安接近了维诺娜和达奥斯。仔细一看，原来是莉雅父亲的弟子——迪米特尔。

两人将宿营地选在了临近街道的高台上一块岩石阴影之中。这里地势较高，视野广阔，可以轻易发现趁夜偷袭的怪物，也能清楚地看到顺着街道南下的马戏团。

维诺娜一边拣拾干柴准备生火，一边向同行的迪米特尔打听莉雅一家的事情。

“莉雅的双亲曾经在米德加鲁兹的王室研究所工作，那个单位被称为‘魔科学研究所’。”

“魔科学？”听到陌生的词汇，维诺娜不禁皱起了眉头。

“是的。我也只是从他们夫妇的口中得知有这么一个地方，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但好像进行的是让纯血统人类也能使用魔法的研究。”

在遥远的古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人类能够自由地操纵那些在现代只有继承了精灵之血的人才能使用的魔法。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从某个时刻开始人类就不再能使用魔力了，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在米德加鲁兹进行的“魔科学”研究似乎是一项可以打破这种现状的科技。只要使用魔科学，任何纯血统的人类都能拥有像魔法一样的力量。

“但事情好像没这么简单……”

这本来是能带给人们幸福的未来技术，但它的参与者却似乎都隐藏着什么。虽然迪米特尔曾向斯卡雷特夫妇询问过有关细节，但他们没有告诉他。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秘密，莉雅一家才不得不离开米德加鲁兹，逃到这里来。

“这次的惨剧，米德加鲁兹一定脱不了干系。”

迪米特尔一脸严肃地继续说道。

“一定是米德加鲁兹的某人授意杀手找出掌握着魔科学秘密的斯卡雷特夫妇，然后让他将握有秘密的人以及那个秘密一起埋葬！”

正说得起劲，青年转过头看到维诺娜和达奥斯已经把火生了起来，两人都等着他得出结论。

“那么……你想让我们怎么做？”金发少女以奇怪的眼神盯着刚才滔滔不绝的迪米特尔，开始询问他的真意。

“什……什么？”

“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我们帮你做事吧。我问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维诺娜以强硬的语气继续追问。

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青年终于将话锋转到了正题上。

“在米德加鲁兹的研究所里我有个熟人，他也是斯卡雷特夫妇的朋友。我希望能和他一起弄清魔科学的真相。同时请求你们找出他们一家人必须得死的理由以及杀人凶手。为了告慰在九泉之下的斯卡雷特一家，请你们帮帮我。”

与留在哈梅尔寻找凶手的迪米特尔分开后，维诺娜和达奥斯踏上了北去的道路。

两人不久后便抵达了维内兹亚，但一路上都没有看到马戏团的影子。少女猜想可能是在路上不小心错过了，虽然很遗憾，但事到如今后悔也没什么用。

“公演好像延长了。”

大概是马戏团在维内兹亚太受欢迎，所以把上一封信寄给维诺娜后，大伙儿又都留在了这里。维诺娜刚一到达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马戏团，迎接她的团长却是一脸苦笑，大概是看到达奥斯还陪在身边吧。

旅店里有许多在米德加鲁兹分开的团员，他们都从家乡赶了回来与团长率领的留守成员汇合。还没来得及好好休息，就已经开始在旅店的一间房子里着手搭建舞台。

“欢迎大家回来！”

“呵呵，好久不见。”

回到集体的许多团员都高兴地和维诺娜打着招呼，虽然“欢迎回来”这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由别人对她说……

有几个陌生的女孩走上来向她打招呼，这些好像是在维内兹亚首都新加入的演员。她们一一和维诺娜握了手，脸上却都带着别有意味的坏笑。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团长老是提起你，耳朵都听得快起茧了。还告诉了我们一些你的小秘密哦，呵呵。”

“老爸！”

维诺娜终于知道那些女孩坏笑的理由了，一记飞腿踢中了正准备逃出房间的团长。

分别了好几周的团员归队后，马戏团又变得热闹非凡，这让维诺娜不禁高兴地流出泪来。

几天后，一位客人来到了马戏团。初次尝试喝酒之后连续两天都晕晕乎乎的维诺娜一见到来访的客人就立刻清醒了不少。

“我收到迪米特尔的信之后，立刻赶了过来。”

出现在少女面前的是在米德加鲁兹曾见过几次的魔法师杰斯特纳，迪米特尔所说的“熟人”

大概指的就是他。另外，还有一个人与杰斯特纳同行。

“莫里森老师……”

少女已经猜了爱德华·莫里森到访的理由——是达奥斯。

一见到达奥斯，这位古板的学者眼里就放出兴奋的光芒。当然，因为他跟斯卡雷特夫妇是旧识，所以也有可能是来凭吊的。

早知道就不带他去见达奥斯了……

如果他俩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爱德华的好奇心就不会如此强烈。但如果不是那样，说不定达奥斯会在米德加鲁兹陷入最糟糕的境地。身体也将持续虚弱，最后可能会死掉吧。

到底选择什么是对，选择什么是错呢？究竟如何选择才能让事态有所好转呢？

维诺娜对此烦恼不已。

“混蛋！我一定要找出杀人凶手！”

得知莉雅一家人惨遭毒手后，杰斯特纳狂怒不已。许多年前，他刚进米德加鲁兹研究所后不久就认识了斯卡雷特夫妇，那两人算是他的老朋友。那个时候连莉雅都还没有出生。

“最近米德加鲁兹王室的举动很奇怪。不仅向研究所派遣了监视人员，而且还下达了尽快完成研究的命令。这都是在斯卡雷特一家失踪后发生的事。”

杰斯特纳感到整个米德加鲁兹都有诡异的气氛在涌动。但由于和爱德华一样都不是研究所的正式成员，因此没办法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即便如此但还是对周围的变化有所察觉。

“‘魔科学’究竟是什么啊？”

“嗯？你从哪听到的？”

维诺娜的问题让爱德华吃了一惊。得知情报的来源是迪米特尔后，他的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对方竟然将国家机密轻易告诉外人极为恼火。不过杰斯特纳并不怎么介意，开始向维诺娜进行说明。

“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洞。”

“喂！杰斯特纳！”

“没关系，爱德华。你在研究所工作这件事本身不就已经暴露了真相吗。”

面对杰斯特纳的指责，这位历史学家无言以对。

很久以前，在维内兹亚东北方的大海上曾经有一个名叫“托尔”的文明。它使用的是现在无法想象的超尖端“科学”，那时甚至存在能进行时间转移的技术。所谓时间转移，也就是能自由来往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旅行。

当从某本古书上得知托尔的存在后，爱德华便被这项技术迷住了，迫切地希望通过它到现场去亲自解开一个又一个的历史疑案。之后，他开始醉心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也就渐渐变成了维诺娜所讨厌的那个古板历史学家。而爱德华受到邀请加入魔科学研究的原因，正是因为魔科学的部分内容与时间转移技术紧密相关。如果不是这样米德加鲁兹也不用舍近求远，专程去雇佣其他国家的学者来协助研究。

杰斯特纳开始对大家说明自己所知的全部情报。

刚才提到的“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洞”，其实就是用魔科学的一个分支——时间转移技术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运用魔科学打开一个从现在前往遥远过去的临时时间通道。

那是一个人类可以使用魔法的遥远时代，如果能通过这个“洞”将过去与现在的空间相连，

说不定就让现代人也能使用魔法。而当这个设想实现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会得到大幅度提高。在这个没有精灵的世界里，一切劳动都得靠人类自身的力量，能使用魔法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梦想。

听完杰斯特纳的陈述，维诺娜陷入了深刻的思考。

她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感觉。表面上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但这种理由实在太过冠冕堂皇，根本没有可信度。而且实施这一计划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数不清的丑恶交易和卑鄙计谋。

难道莉雅就是因为那些阴谋而死的吗？一心想追查事情真相的维诺娜有了一些触动。

“总而言之，对米德加鲁兹进行的魔科学研究内幕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因此希望可以再多一个能进入内部工作的人。”

杰斯特纳无视爱德华的嘲笑，向维诺娜和达奥斯发出了合作的邀请。

“和我们一起回米德加鲁兹吧。”

就在马戏团马上就要离开维内兹亚的时候，其内部发生了一场纠纷。维诺娜和团长就各自的行进路线问题在旅店的房间里展开了激烈争吵。

“我说了只是去看一下，过几天就回来！”

“别说傻话了！还有下次公演在等着你呢！”

两人都互不相让地扯着嗓门大吼。

维诺娜拒绝与即将南下公演的马戏团同行，突然说要从维内兹亚坐船回米德加鲁兹。虽然团长对她爱护有加，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这样胡闹，结果最后就和维诺娜吵了起来。

“不是跟你说了没问题么！我一定会赶在最后的公演前回来的！”

“你知道来尤格利特大陆之后你已经错过几次公演了吗？”

“我知道，我知道！但无论如何一定得去啊！”

“别跟我说什么‘一定得去’！好好把理由说清楚！”

“要是能说的话我早说了！你这个笨蛋！”

“你竟敢说你老爸是‘笨蛋’！”

“罗嗦！你又不是我真正的老爸！”

大声顶撞团长的维诺娜突然呆住了，因为她也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虽然想马上纠正过来，但已经晚了。

泄气的团长深深低下头，转过身去。

“我明白了……随你的便吧……”

他一边低语一边走出了房间。

“不去道个歉吗？”

“算了……就算他挽留我也没用……”

看到静静守在自己身边的达奥斯这么关心自己，维诺娜重新振奋了精神。

“但这样一来……”

“达奥斯……我有很重要的话跟你说。”

打断他的问话后，维诺娜改变了话题。她稍稍考虑了一会儿，接着说道：“让我一个人去米

德加鲁兹吧。”

“你说什么？”达奥斯眉头紧锁，不明白女孩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一个人跟莫里森老师他们回米德加鲁兹，你和马戏团的大伙儿一起留在尤格利特。”

“等等，都到这个时候了怎么还说这种话？”

“我的话到此为止。再见。”

“维诺娜！”

扔下跟在身后的达奥斯，维诺娜冲出了旅店。深吸一口气之后她调整好自己的表情，朝与爱德华约好的港口跑去。途中只回头望了一眼。

一艘印有米德加鲁兹纹章图样的帆船停泊在港口中。由于现在没有从尤格利特直达米德加鲁兹的民用船，因此这艘一定是国家间在有紧急事件时使用的临时船只。

甲板上的水手们被盛夏的日光晒得满身是汗，但他们仍然在辛勤工作着，为出海做准备。

没有风，也没有浪，湿热的空气就像凝结了一样沉积在澡堂一般的大海上。这让水手们的动作更加缓慢。就连岸边的海鸟也都一个个无精打采地低着头。不仅仅是港口，停泊在那里的船只内部也早已变得像桑拿房一样。虽然很讨厌在这样的天气下工作，但船员们还是不得不继续整理行李。而在船舱的一间船室里，空气却是异常活跃。

“我反对！你认为上面会允许一个普通人进去吗？”爱德华敲着桌子大声吼道。

“事到如今说这些有什么用。你不也是为了探究魔科学的真相才出来的么。”

杰斯特纳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双肩惊讶地收缩了一下。

这番情景被站在门口的维诺娜清楚地看在了眼里。

爱德华和杰斯特纳对是否要带维诺娜去米德加鲁兹产生了分歧。按爱德华的说法，维诺娜只不过是个普通人，并且只有十五岁。而魔科学研究所是一个充满了国家机密的地方，因此她根本不可能得到准许进入的许可。但杰斯特纳的提议是经过稍许伪装之后由他和爱德华两人将她偷偷带进去。因此两人之间发生了争吵。

“先不说这个！为什么探明真相这件事一定得靠她不可？”

“我们人手不够啊！为了找出他们的真正目的，普通人也好小孩子也好，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她送进研究所！”

“这本该是我们来做的事吧！为什么要把无关的人牵扯进来？”

“喂！你刚刚说什么？‘把无关的人牵扯进来’？”

杰斯特纳突然冲过去抓住爱德华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

“斯卡雷特夫妇还没生孩子以前他们就是我的好朋友！我才不管是不是涉及了无关的人，我一定要找出那个凶手，然后把他碎尸万段！”

发觉自己的话触到了杰斯特纳的痛处，爱德华只好赶紧闭嘴。他虽然认识杰斯特纳已经超过了一年，但交情着实不怎么好，也就是见了面会相互打个招呼的程度。跟与他交往了十年以上的斯卡雷特一家比起来，自己的存在的确显得不那么重要。

“你就是这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管不顾。不管是有人哭泣也好失去自我也好，每当遇到你不感兴趣的事就用一些大道理来搪塞。你抛弃故乡的孩子和卡米小姐在全世界到处跑就是最好的证据。”

面对杰斯特纳尖锐的指责，爱德华一时找不出词语反驳。因为他说的全部都是事实。注意到这点之后，这位历史学家突然感到一阵沉重的负罪感。

看着垂头丧气的爱德华，维诺娜胸中的气愤似乎消解了一些。

“现在才发觉不嫌太迟了么……”少女在心中一边自嘲一边小声说道。

不过，她决不能因为这些罪责的折磨而退缩。维诺娜决心亮出王牌。虽然这曾经是她尽力避免的选择，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把我的秘密当作材料吧。”

维诺娜突然开口说。听到这句话的爱德华也张开眼睛，带着一副夹杂了惊奇与困惑的滑稽表情抬起头斜斜地望着她。

“但这样一来……”

“没关系。只要能给莉雅报仇，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就像是要说服犹豫的爱德华一样，维诺娜语气坚定地说。

“嗯？怎么回事？”杰斯特纳对两人刚才的谈话有些不解。

“我其实……”

正当维诺娜想要说话时，船身突然猛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遭遇了风暴一样。船身的木板也发出了如悲鸣一般的声响。

港口里乱作一团，许多船员因为这场强烈的冲击而被抛入了海里，有些还跌落在码头上。货物四处飞散，桌子歪倒在一边，原本悬着的吊灯从天花板上砸了下来，瞬间变成一堆玻璃粉末。墙壁变成了天花板，天花板变成了墙壁。在这片由风暴造成的混乱中，维诺娜他们死死抓住地板，一动也不敢动。

这时，在三人停留的船室中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亮光。伴随着狂风的金色光芒让眼前的景象显得更加混乱。

那团金光在摇摆不定的船舱中越变越大，其形状也开始从球形慢慢变成纺锤形。

“啊！”维诺娜明白了那颗光球究竟是什么，不禁大声喊了出来：“不要！不要在这里！”

但光球并没有一点要散去的样子。不断变化着的球体开始显现出一个人的模样，最后完全变成人形，室内的金色光芒也在一闪之后消失不见。

摇晃渐渐变缓，风也慢慢停止了，屋里三人的目光却都死死地盯着同一个地方。

代替金光填满众人视线的，正是达奥斯。

“把我也带到米德加鲁兹去。”

达奥斯俯视着一句话也说不出的爱德华与杰斯特纳，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命令道。

“不行！绝对不行！我求求你，就和大伙儿一起留在尤格利特吧！”

维诺娜跑上去搂着他，急切地恳求道，但达奥斯却对此无动于衷。

本来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定能让爱德华带她去米德加鲁兹的王牌，但达奥斯的出现让她这张“王牌”的威力根本显不出来。

“我是从一小时前的过去来到这里的，我拥有转移时间的能力。”

爱德华与杰斯特纳目瞪口呆地死死盯着面前的金发男子，良久一动不动……

维诺娜站在甲板上，一边接受海风的吹拂一边默默地看着眼前这片反射着日光的广阔大海。

现在的她正在后悔，如果当初她达奥斯的话去跟团长和解的话，那么……

“维诺娜。”

听到声音转过头的少女看见达奥斯站在连接船舱的楼梯上，静静地望着自己。

“调查结束了吗？”

说完之后，维诺娜又将头转回去面向大海。她这是在讽刺爱德华和杰斯特纳这两个不停讨论达奥斯力量的书呆子。

“对不起，我没有理会你的决定，擅自跟来了。”

“……”

“但我并不是在报恩。只是不想让你独自去冒险……”

“说句老实话……”维诺娜打断了达奥斯，转过身来。带着脸上那无比灿烂的笑容，她一边用手在鼻尖上画圈一边接着说：“说句老实话，你能跟过来，我很高兴……”

“是吗。”对眼前的少女还以微笑之后，他上前几步，和她并排站在一起望着远方。

就像在前往尤格利特的那艘船上一样，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什么话都没说，就这样眺望着碧蓝的大海。然后也跟那一夜一样，维诺娜轻轻问他：“我们俩一直能像这样待在一起吧。”

“当然。”

达奥斯点了点头。但维诺娜没有看到，青年的脸上隐隐浮现出悲哀的表情……

广场上的树木随着轻风徐徐摆动，细瘦的树干被划过枝叶的微风吹得嘎吱直响，投射在地面上的树影也满是缝隙。

尽管现在正值盛夏，但在米德加鲁兹的首都之中却看不到一丝喜悦的风景，到处都有悲伤在蔓延。整个城市就像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一样死气沉沉，仿佛充满了极致的疲惫。

广场上的树木也好，道路两旁的行道树也好，都是一幅摇摇欲折的惨淡样子。不只是植物，从市民身上也感觉不到一点生气。那些倦怠的人行走在单调乏味的街道中，满脸阴郁地望着这个城市。

维诺娜站在广场旁一间小屋的窗边，厌倦地拉上了窗帘。

与达奥斯同行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本来他俩应该已经进入了到魔科学研究所内部，但正是由于有达奥斯在，所以维诺娜没办法一起去。因此在良心发现的爱德华的帮助下，两人只得在这间由杰斯特纳提供的空屋里暂时栖身。

虽然这是一个做梦都想拥有的“家”，但既没有住在一起的人，也没有访客，那它便只是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摆设而已。也可以说是用来束缚维诺娜的枷锁。

而得以参加魔科学研究的达奥斯立刻受到国家的重视，轻易进入研究所的核心地带。也正因为如此，他就像是被关在了研究所一样。刚开始还只是回来得比较晚，后来渐渐变成彻夜不归。

维诺娜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过达奥斯了。虽然她曾拜托过官员帮忙带话给他，但之后一点回应都没有。她怀疑自己的口信根本没有传到达奥斯那里。

即便是到王城去也只能在大门口干等着，连面都见不到。爱德华和杰斯特纳也很久没有出现了，不知道莉雅一家那件事调查得怎么样。

自己费尽周折跑到米德加鲁兹来，结果一件事都没办成。

马戏团的大伙儿现在到底在哪呢，他们在做什么呢？虽然约好了要赶回哈梅尔去参加最后的公演，但那个日期早就过了。他们应该已经出发前往别的城市了吧。当初满怀热情地来到米德加鲁兹，结果却把事情都交给别人去干，自己什么也没做。说不定此刻就有什么事正在发生。

自己只是一个小姑娘，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早知道是这样就不应该来的。但如果当初量力而为的话就没办法和达奥斯结伴同行了。

不管做什么都事与愿违，此刻维诺娜的心中充满了后悔。她看着闲散的房间，不禁在这仲夏季节感到有些寒意。一股无力感突然涌上少女的心头。

不知什么时候，维诺娜蹲在窗边的地板上睡着了。

“这样对身体不好哦。”有个声音对她说。

少女听到一直期待的话语，意识一瞬间就清醒了。她猛地抬起头，果然看到了达奥斯那副熟悉的面孔。

“欢迎回来。”维诺娜慌慌张张地说了一句。

“我回来了。”达奥斯带着苦笑回应了她的问候。

那种怀念的安心感觉又回到了少女身上。

“啊，天已经黑了么。”

“你什么时候睡着的？”

“嗯……大概是白天的时候吧。”

“什么时候醒的呢？”

“也是白天。”

一边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维诺娜一边想把屋子弄得亮一点。蜡烛上已经盖了一层薄薄的灰尘，点燃之后冒出一股焦臭味。

摇摆不定的橘黄色光芒将原本有些清冷的屋内照得满是温情。

“要干什么呢？洗澡？吃饭？还是睡觉？”少女把手放在嘴边痴痴地笑着。

达奥斯面对这无邪的笑容轻轻扬起了嘴角。

“大概可以和你待上两、三天。”达奥斯在沙发里坐定之后开口说道。这句话让维诺娜两眼放光，像颗炮弹一样扑过来向他求证。

“真的？真的真的？”

“是真的。”

“他们同意了吧？”

“还不是跟你学的。”

“我？”

“我强迫他们同意的。”

“过分。”

维诺娜像是生气了一样鼓起脸颊，但吐出一口气后又开心地大笑起来。就像将来到米德加鲁兹之后的阴郁全都吐出来了一样，心情豁然开朗。

笑声过后，屋内又归于平静。

蜡烛那跳动的火焰将两人摇曳的身影映照在墙壁上，就像是在跳华尔兹。

从烛台上滴落的蜡水掉在桌上后迅速凝结成块，维诺娜漫无目的地用指尖戳弄着这些温热的白色圆点，开口说："我想去一个地方……"

夜渐渐深了。

少女此刻的种种思绪就像被小河边的水车载着一样，在她脑海里划着一个又一个的螺旋。

在连一声虫鸣都没有的寂静树林里，维诺娜和达奥斯正静静走着。

两人在达奥斯回家的第二天就出发了，在离开首都后，他们来到了位于平原边上的茂密丛林，也就是之前维诺娜为了去见传说中的独角兽而打算前往的地方。上次是因为和达奥斯相遇而错过了，今天她终于来到了这里。

由于季节的关系，树林里一点雪也没有，但周围的冷风还是能让人感到一丝寒意。高大的白桦树也像都城里的那些植物一样衰弱地缩着枝杈，一点精神也没有。

"独角兽？"

到达林中的喷泉之后，达奥斯得知了来到这里的理由，之后意味深长地朝周围看了看。

"据说遇到它就能帮我实现一个愿望。"

维诺娜在泉水周围不断寻找独角兽，连果树和岩石的阴影处也不放过。

"愿望……如果找到了你想实现什么愿望？"

"喂——独角兽——嗯？那个……嗯。现在的愿望是希望达奥斯能回到故乡。"

"现在？让我能回去？"达奥斯一边在心中描绘故乡的风景，一边歪着头思索维诺娜的话。

"那天我就是在前往这里的路上与你相遇的，因为有一个小愿望想要实现。不过现在它已经无关紧要了。比起那个，我更担心你。"

少女瞥了一眼达奥斯，之后回过头继续寻找独角兽。

在尤格利特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达奥斯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他通过吸收遍布大地各处的玛娜来回复气力，现在根本看不出他刚到米德加鲁兹的那段时间里曾经那么虚弱。但如果达奥斯继续待在这个玛娜稀薄的地方，一定会慢慢变得衰弱，最后支撑不住的。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已经开始恶化了，停留的时间越久，他的危险就越大。

"研究所的那帮家伙根本就不会为你的身体着想，只是把你当成物品来使用，用完了就扔在一边。所以我希望赶在这一切都发生之前把你送回故乡去，只有你平安了我才能安心。"

"我的身体没事，那时之所以昏倒是因为之前的旅行耗尽了我的力量。比起这个……你难道忘记在参加完莉雅一家的葬礼后你答应过我的事了吗，你难道忘记我们在船上的约定了吗？"

"嗯……这样啊……但是……"

维诺娜叹了口气，一时语塞。到底该说还是不该说……思考了良久之后，少女就像是独白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

"但也许……我真的无法遵守那个约定……"

生活又回到了独自一人的状态。

两人在树林里并没有找到独角兽。刚回到城里达奥斯就被士兵们带走了。维诺娜只得独自回

到空旷的大屋，一个人待在那里。

她连提出抗议的力气都没有，只是站在那望着王城，静静等着时间的流逝。

去给莉雅道个歉吧……

达奥斯短时间内大概不会回来了，总觉得这回他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待得更久。记录已经被更新了……

那么干脆就趁这段时间去一趟尤格利特，在莉雅墓前向她道个歉。

但我又不能把达奥斯留在这里，自己一个人离开。

维诺娜脑袋里开始不知所谓的自问自答。

突然，几个人影冲了进来。

“你们干什么！”

没人理会少女的质问，冲进小屋的十几名士兵立刻将她包围了起来。

“搜！”指挥官无视维诺娜的反对下达了命令。

想起来了。自从达奥斯进城后这个人曾经来过几次，是骑士团的团长，好像叫莱泽恩。

“喂！你们干什么！别乱来啊！”

士兵们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似乎在搜寻什么东西。维诺娜虽然不停地在制止，但一个少女的力量显然起不了什么作用。有许多家具被推倒，还有一些小物件都被弄坏后扔在地上。

“好像不在这里……”一名士兵跑到莱泽恩身边说。

莱泽恩抓起维诺娜，恶狠狠地逼问道：“那个家伙在哪！你把它藏到哪去了！”

“‘那个家伙’？‘藏’？你在说什么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衣领被牢牢抓住的维诺娜朝莱泽恩脸上吐了口唾沫，然后不甘示弱地对他大吼。

骑士团长收敛怒气，抹去了脸上的口水。静静看了一会儿被制服的维诺娜后，突然一拳打在她的脸上。少女口中立刻充满了一股铁的味道。

“是那个家伙！那个带你回来的怪物在哪！说！”

莱泽恩又一次对着维诺娜怒吼。

少女似乎明白了。

他们所说的怪物其实就是达奥斯。在一般人看来，拥有那种超自然力量的达奥斯或许真的像个怪物。

他大概是从研究所逃走了吧。作为国家机密的核心人物，达奥斯的失踪无疑让高层惊慌失措，所以他们才会派出军队搜索。其中达奥斯最有可能藏身的地方显然就是家里，因此骑士团到这里来审问最有可能知道达奥斯行踪的维诺娜。

少女抬起头，一脸不屑地对莱泽恩说：“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混蛋！”

维诺娜的轻蔑态度进一步激怒了莱泽恩，他抓起孱弱的少女扔给部下：“把她带回城里，看她说不说。”

一行人正打算前往下一个搜索地点，但突然出现在门口的人影拦住了众人的去路。

“把她放下！”爱德华大声喊道。

“这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是靠你们这些学者耍耍嘴皮子就能解决的！”

莱泽恩推开爱德华走向屋外的战马，但历史学家并不死心，追上去对他小声说：“这样可以么？她可是用来讨在野党议员开心的材料啊。”

爱德华指着被士兵押解的维诺娜脸上一块拳头型的印记，用锐利的目光盯着莱泽恩。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不得不做做样子啊。”

两人都死死地盯着对方，旁人在他们目光的交接处几乎能看到火花。

首先停止这种无意义对视的是莱泽恩。对于他而言，眼下最紧要的事是搜索达奥斯，而此时的维诺娜决定不管受到怎样的拷问也绝不透露达奥斯的行踪。虽然本来就不知道……

“所有人分成两队，一队在城内搜！剩下的跟我出城找！行动！”

莱泽恩用眼神提醒部下放了维诺娜，之后骑着马绝尘而去。一分为二的士兵们开始执行各自的任务，留下少女和爱德华呆立在家门口。

“就像你听到的，达奥斯不见了。”

爱德华开始向维诺娜说明整件事。

少女朝地上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狠狠盯着眼前的学者。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这样下去他会有危险的，不如你带我一起去找他……”

“闭嘴！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个时候才出现！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叛徒！去死吧！”

维诺娜说完之后立刻跑开了。她击倒一名巡逻的卫兵，抢过他的马飞快向远方奔去。

“维诺娜！等等！维诺娜！”

爱德华想要追上去制止她，但少女的身影还是从夜色浓郁的平原上消失了。

“混蛋！怎么会变成这样！”爱德华悔恨的吼声清楚地回荡在城里。

维诺娜骑在疾驰的骏马上，借着夜色的掩护朝大平原东北方直冲过去。伫立在地平线上的古城终于出现在少女的视野中，但她脸上的焦虑却越来越明显。

“混蛋！又晚了一步么！”莉雅去世时那种厌恶的预感又一次充满了少女的脑海。

时隔半年后，她再度来到了这里，古城的轮廓似乎更显忧郁。因材料腐朽而塌陷的地段又多了几处，透过天花板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大片星空。

无数瓦砾在地板上堆成一座小山，就像块墓碑一样仰望着天际。不时有新的石块掉落在上面，激起一阵飞舞的沙尘。

达奥斯就伫立在这些腐朽的残骸中，和周围的瓦砾一起抬头凝视着夜空，脑海中驰骋着关于遥远故乡的记忆。

“达奥斯……”维诺娜站在折断的立柱后，颤抖着呼唤他的名字。

“嗯？你来啦……”达奥斯转过头，在黑暗中带着微笑回应维诺娜。

还是平常那个达奥斯。于是维诺娜放心地从柱子后面走了出来，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过一堆堆瓦砾朝男子走去。

少女从首都出来后就一路疾驰，但走到大约一半路程时马匹就力尽而死，之后她便靠自己的双脚从那里徒步走了过来。尽管现在她已是筋疲力尽，但还有对达奥斯的思念在支撑着身体。

“就坐在那儿吧。”

维诺娜在达奥斯所指的那堆瓦砾上坐好，然后抬起头看着他说：“一听说你不见了我就到这来找你。我猜你应该在这……”

“这样啊。对不起。”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知道了魔科学的真相。”

达奥斯的话让维诺娜吃了一惊。

“魔科学和魔法使用的是同样的技术，产生原理也很相似，同样都是以玛娜为能源的力量。但魔科学有一个重大缺陷。”

魔法是以自然界的活性元素玛娜为能源，魔科学也是一样。利用玛娜来产生强大的力量。但魔科学的重大缺陷就是——它所使用的玛娜比普通魔法消耗的量要大得多。像打开空间洞穴这种连通过去与未来的技术，其消耗的能源必定非比寻常。米德加鲁兹周围玛娜异常稀少的原因就是这个。在研究所内进行的魔科学实验将附近的玛娜全部吞噬了。

而且，被影响的不仅仅是米德加鲁兹，就连与这个国家隔海相望的尤格利特大陆也受到了波及。精灵之树伊格德雷西尔的死亡正是这项实验造成的。米德加鲁兹政府却无耻地掩盖了真相。

玛娜消失后，精灵们也纷纷逃走。导致树木枯萎、庄稼歉收，尽管政府高层都知道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米德加鲁兹会变成一片死域，但仍然对这项试验的负面作用只字不提。

只要完成了魔科学一切都会变好的——这大概就是那帮人的乐观想法吧。他们打算利用这种离开玛娜就什么都不是的技术去编织未来。

“打算置之死地而后生么……**但‘魔科学’绝不是光辉未来的基础，它只会带来死亡**。真是愚蠢啊……”

达奥斯突然痛苦地低下头，用两手遮住脸，但扬起的嘴角却又分明传达着一种轻蔑的嘲笑。

“就是因为这些愚蠢的人，我才没办法回故乡去。”

“那、那个，达奥斯……”

维诺娜为了打断他的独白，轻轻说道。

但达奥斯的心此刻正在急速地离少女而去。

“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愚蠢的人，我的故乡才会面临毁灭。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愚蠢的人，故乡的那些朋友才不得不挨个死去。”

“达奥斯，首都的士兵都在找你，大概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来。”

“为什么……我究竟在干什么……”

“走吧达奥斯，不管怎么说都不能回米德加鲁兹了，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为什么……”

“对了，我们去尤格利特吧，回马戏团去。大伙儿一定都等着我们回去呢。”

“闭嘴！”

达奥斯用力甩开维诺娜伸过来想要牵他的手，大声吼道。

“我真正想去的地方是故乡！那里的伙伴都在等着我回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等着我，我也无处可去！我只想回故乡去！”

达奥斯将手指向头顶的星空接着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星球！我来自于一颗正在夜空中慢慢消失的星星！我一定要得到卡兰产生的那颗拥有再生之力的‘巨大之实’，然后用它去拯救濒临灭亡的故乡！”**

达奥斯原本不是这个星球的人。他是在与维诺娜相遇那天刚从其他星球飞到这里的来访者。

但是。

“但现在还来得及！求求你了！跟我一起回去吧！”

虽然得知了令人惊异的事实，但维诺娜并没有放弃。

真奇怪啊。她明明知道两人不是来自同一个世界，但维诺娜也没有产生丝毫的动摇。就像是早已知晓这个结果一样，

“不快些离开这里的话我们会有大麻烦的。我绝对不要那样的事发生！”

维诺娜拼尽全力想要说服达奥斯，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内心的变化。有件事她从很早以前开始就一直犹豫不决，但她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能够面对这一切。达奥斯为了弄清少女的意志如此坚定的原因，开口问她：“我也会回不去吗？”

“是的！你已经回不去了！”

看见达奥斯还是没有回复神志，少女感到有些喘不过气。那种似乎即将被抛弃的绝望和恐怖不断涌上维诺娜的心头，让她不禁感到有些后悔，愕然呆立在原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你为什么说我回不去了！”

“……！”维诺娜面对达奥斯的质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说！你为什么说那样的话！”

达奥斯突然抓住维诺娜的双肩，用力摇晃那纤细的身体。

从肩膀传来的剧痛绞碎了少女清丽的面庞，而那分筋错骨般的剧烈摇晃更是让她头晕目眩，但即便如此维诺娜还是没有把那个理由说出来。

说出来的话我就要被抛弃了。

虽然这种恐惧已深植于心，但少女最终还是开口了。

“那个梦……”

“梦？”维诺娜的回答让达奥斯皱起了眉头。

“我在梦里看到过……我在梦里见过了！**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但我真的梦见达奥斯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杀死了！六个不明来历的人合力杀死了你！我拥有在梦中预知未来的能力！我能在梦中看到未来！**”

维诺娜流着泪说出了连马戏团团长也不知道的秘密。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她拥有在梦中预知未来的能力。好像是因为在她的祖先中有一人是精灵，而这个神奇的精灵血统到了维诺娜这一代忽然觉醒，给予她这种力量。

与她的意志无关，未来的景象会突然出现在她的梦境中，而且也不知道那幅景象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只是告诉她一个结果。

正因为她拥有这种能力，维诺娜从小就遭到周围人群的嫉妒、厌恶，最后流离失所。后来有一天她预知到父亲的死亡，因此被家人抛弃了。

“我们两个其实很像。你拥有前往未来的能力，我拥有窥视未来的能力。尽管我一直很讨厌它……但只要能和达奥斯在一起怎么样都无所谓！”

“维诺娜……”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所以我才回到这里。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来得及。”

达奥斯动摇了，缓步朝少女走去。此刻他的内心已经停止疯狂的思考，回应着维诺娜的期盼。就像是找到了一个能分担孤独的人。

但突然出现的闯入者打破了平静。

“找到了！他们在这儿！”

话音刚落，立刻有十几名士兵出现在两人面前。莱泽恩也在其中，嘴角带着轻蔑的冷笑。

士兵们为了确保他们不能逃走，高举着火把组成一个三层的包围圈将两人围在中间。达奥斯和维诺娜紧挨在一起站在圈子正中央。

这些卫兵的运气实在太好了。因为除了维诺娜以外没有人能想到达奥斯可能会在古城出现。

不管怎么想都逃不出去了。维诺娜想到这儿，充满恐惧地盯着莱泽恩。

而骑士团长对此并不在意，走上前来想要把达奥斯带走。

“真想念你啊，达奥斯阁下。我们可有一阵子没见面了。”

他随即用眼神命令几个士兵朝达奥斯走去，大概是想强行将达奥斯带回首都去，但达奥斯却没有要抵抗的意思。

已经放弃了么……还是在想如果抵抗的话，说不定会把维诺娜也牵连进来……

达奥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就这样被士兵押着朝城外走去。

“等一下！达奥斯不会跟你们回研究所的！”

面对达奥斯的沉默，维诺娜突然大吼起来。她快步追上去想把达奥斯抢回来，但一下子就被推到了一边。

“等等！等一下！等一下！”

再次发出大喊的维诺娜猛地从把她推开的士兵腰际抽出长剑，冲向押着达奥斯的几个人。她将剑高举过头顶，瞬间——

“唔！”

赤红的闪光划过整个大厅。

一团黑影越过士兵的头顶，带着一条弧线掉落到达奥斯脚边的地板上。

人们终于看清在地板上弹跳了两次之后才停止运动的物体——一只握着剑的右手。

达奥斯一下子紧张起来，他急忙扭头，看到的是只剩一只手呆立在那里的维诺娜。

她的右手从肘部被砍断，鲜红的血液代替原本美丽的手臂喷涌而出。

“啊、啊、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维诺娜紧按住伤口一头栽倒在地板上，嘴里发出绝望的惨叫。莱泽恩则站在她旁边面无表情地收起还在滴血的长剑。

看着在血泊中痛苦呻吟的少女，达奥斯的双眼里瞬间燃起愤怒的熊熊烈火。

“走吧。”

莱泽恩再次命令。

“不可原谅……”

达奥斯发出一声如野兽般的低吼。而一名士兵却无视这一举动，走上前想把他强行拖出城。

但那名士兵转瞬之间就变成了飞散的肉片。

碎裂的铠甲混在猩红的血雨中向剩下的卫兵倾注而去。

“不可原谅！你们所犯的罪实在太重！都给我下地狱去吧！”

伴随达奥斯一声怒吼，喷薄而出的金黄色火焰将他的身体包裹其中，强烈的冲击波撼动着整个古城。气流卷起沙石混入金色焰光之中，渐渐变成一条恐怖的巨蟒耸立在众人面前。

达奥斯的疯狂攻击让士兵人数不断减少，他们根本来不及逃跑，只能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之

后变成散落的肉块。

“恶魔……”

达奥斯慢慢靠近被恐惧包围的莱泽恩，在金发男子身后则是成堆的尸体。

那幅景象，简直就如同地狱一般。

在询问了卫兵之后，爱德华跟踪莱泽恩也来到了这个古城。他一边祈祷一边走了进去，但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有三个活人。

呆立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的莱泽恩，与其对峙的达奥斯以及倒在血泊中的维诺娜。而跟莱泽恩一起追到这里的士兵却一个也没看到，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部件”……

目睹眼前的惨状，爱德华不禁感到一阵反胃，痛苦地蹲了下去。这些动作让莱泽恩发现了他的存在，于是保持着持剑与达奥斯对峙的姿势向不远处的历史学家发出一声怒吼：“莫里森！都是你干的好事！是你把这个怪物带到这里来的！”

爱德华猛地抬起头，脸上充满了无辜的表情。

“达奥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打算与整个米德加鲁兹为敌么！”

达奥斯的目光越过莱泽恩落到爱德华身上，突然笑了起来。

“‘恶魔’……‘怪物’……然后是‘敌人’……因盲目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将周围一切都带往毁灭之路的你们就是用这样的词语来称呼我的么。你们自己就是这个星球的祸根，切下少女手臂的贵族就是恶徒！”

金发男子的嘲笑声回荡在整个大厅里，他渐渐将愤怒的对象变成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类，开始完全否定那些将世界当成私人物品任意践踏的人类。

“你们为什么要辱骂我？我为什么要为了你们这些混蛋而牺牲自己？邪恶？你说我是邪恶的存在？那你们这些正在杀死这颗星球的人又是什么！”

“我们是在探索人类的未来！和滥杀无辜的你不一样！”

“别惹我发笑了。那我问你——你们赶走精灵，让树木枯萎，让大地腐烂，这些行为难道不是对自然界的杀戮吗？”

面对达奥斯的问话，莱泽恩一时语塞。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有邪恶的话，那绝不是我。而是在你们人类的心中！为了拯救这个星球，为了拯救故乡，我要将祸根彻底铲除！那才是拯救世界的开始！”

达奥斯站在鲜血汇成的小池正中央高声说道。他那透着凛冽杀意的愤怒目光死死盯在愕然的爱德华和莱泽恩身上。

“不要……不要啊达奥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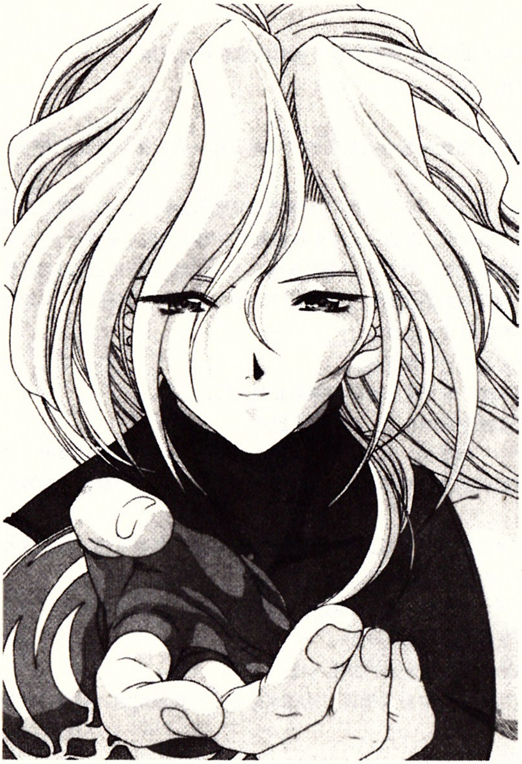
蹲在地上的维诺娜紧紧压住伤口，带着几乎让人昏厥的剧痛奋力扭动着身体，无休止的痉挛让她快要一头栽倒在地。

维诺娜无法聚焦的视线四处搜寻着达奥斯，接着她看到一只手向她伸来，头上传来他的声音：“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为了拯救你和世界。”

达奥斯带着温柔的微笑向维诺娜发出了邀请。

但是，维诺娜看到达奥斯手掌的那一瞬间，因疼痛而扭曲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恐惧。

而维诺娜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像是逃跑似的向后退去。



因为达奥斯手上沾满了刚才被他杀死的士兵的鲜血！

少女突然被疼痛拉回到现实之中，她颤抖着说：“不、不是这样的！达奥斯。呃！我、我、我不是那个意思……”

维诺娜拖着满是鲜血身体向达奥斯爬去。但达奥斯却转过身，甩开维诺娜想要挽留他的手，向着血海中走去。

“……永别了，维诺娜。”只留下一句话，达奥斯便消失在了夜色笼罩下的古城中。

“独角兽！出来吧独角兽！独角兽！”

雪花不断从灰白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刚开始结冰的泉水边回荡着一声声悲痛的呼喊。声音穿过光秃秃的树木越传越远，之后便被笼罩在森林里的白色帏帐所吞没。

站在那里不停喊叫的正是维诺娜。她满脸焦急地来到这个森林，又一次开始搜索独角兽的行动。

她的样子简直可以用“悲惨”来形容，眼角和脸颊上全是黑影，原本靓丽的金发此刻就像一团泥土一样又脏又乱。而藏在披风下的身体不管怎么看都只有一只手。

与达奥斯分别之后的这几个月里，维诺娜吃尽了苦头。虽然被爱德华救回了首都，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她已无法再使用弓弩，达奥斯也不见了，而且无法与马戏团取得联系。维诺娜自己被严密地监视着，政府把她当作用来威胁达奥斯的人质软禁在王城里。曾经逃跑过很多次但都没有成功，不过，她最终还是逃了出来。

她的心中只剩下一件事——那个想让独角兽帮她实现的愿望——希望达奥斯找到巨大之实，返回故乡。

因此维诺娜拖着残缺的身体再一次来到这里，但不管她怎么喊，独角兽始终没有现身，眼前只有一片初冬的萧索景象。

“为什么！为什么不出来！我已经这么恳切地拜托你了！”

维诺娜一脚踏破薄冰，走进了泉水中。

据说独角兽只可能出现在纯洁的少女面前，她不求什么回报，只是单纯地想要守护重要的东西。现在的维诺娜已经无法再用弓弩，无法为守护重要的东西而战斗，因此她才会回到这片森林。即便如此，独角兽还是没有出现。

“错的明明就是人类！达奥斯他原本什么也没干！都是人类不好！达奥斯他并没有错啊！即便是这样你也不肯帮我么！混蛋！”

维诺娜痛苦地大声喊了出来。

这时天空突然暗了下来，有几个黑影投射在深达膝盖的水面上。

它听到我的愿望了么！

少女高兴地仰起了头，但眼前的景象却让她睁大了惊恐的眼睛。

有一群生物将黑色的斑纹印入灰白的雪云之中，那是魔物的大军在空中成群结队地前进。

维诺娜立刻冲向最近的一棵树，拼尽全力用单手爬了上去。站在能俯瞰整片森林的树枝上，她终于看清了地平线附近景象。

魔物们开始在那座古城的上方集结。

爱德华刚把维诺娜救出后不久，古城周围的魔物就多了起来，而且禁止人类靠近。其数量简直就像是把整个米德加鲁兹的魔物都聚集到了一起一样。

魔物们在那里集结之后，进一步组成一个军团。

“达奥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想回故乡去吗！”

维诺娜朝着漫天魔物高声呼喊达奥斯的名字。

就在那一天，维诺娜离开了米德加鲁兹。

待续

To Be Continue



公务员之死

——《生化危机4》同人小说

文/周行文　编/夜蓝

我凝视着堆积于地板上的血浆与内脏残渣良久，这些本来属于我的血肉30秒前从我的嘴里与鼻腔中喷薄而出，很难确定促成这一惨状的原因究竟是早先被神棍BOSS打进的小虫子突如其来的胎动，还是被眼前这砣颤巍巍的超合金二世祖刚刚从五米高处跃入怀中所直接赋予胸部及腰部的超负荷压强所致。但不管怎样，生命是目前最宝贵的。我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从兜里掏出了仅存的一瓶“好得快”喷剂……

得救了。

感谢Capcom，感谢三上，感谢芝加哥假药六厂生产的“好得快”喷剂——虽然这一小瓶就要花我5000金币而且还是限量上架，但还是太值得了。因为它的功劳，诸如《无念！FBI高级特工被美国总统千金活活压死！》这种不体面的整版红色标题才免于出现在全美各大报刊和网站的头版头条，从而也挽救了一个花季公主被自身重力势能毁掉一生的名誉，从而也……啊，实在不能想像亲爱的艾达姐姐拿起这份晨报时，美丽额头上将浮现出多少根令人胆战心惊的黑色竖线。

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自己实在是太高大了……

不过，我可不会因此毫无防备地露出猥琐的咧嘴笑容。内敛的神情对我的形象相当重要，一个受欢迎的冷面杀手最基本的就是不能大面积改变面部肌肉构造以及发出哈哈呵呵

嘎嘎其中任何一种或近似波段的声音，压低帽沿嘴角上扬15度再伴随一声漫不经心的“哼”就是表达的极限。（不可否认这与我在本次任务中损失的数颗门牙不无关系，无数次从二楼破窗而下对本人而言自然是小菜一碟，我的落地缓冲前滚翻无疑也是完美的，只是这没修过路面的荒野山村有太多凹凸不平的石头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不动声色地对着在场惟一的观众巧妙地分享了自己的喜悦——就是给她施展我秘藏的绝技——空中720度甩了个黑色小礼帽，并以无比优雅的迈克尔·杰克逊月球漫步体势瞬间收尾，毫厘不差，完美收场（当然，这个华丽的过程中我冷酷的面部表情并没有改变）。毕竟这个动作我已经在家偷偷练习了六年，为强化效果还专门秘密订制了一套意大利黑手党行头，还有一条即使在无风密室里也会飘扬的纯白围巾和一把配备无限弹鼓的“芝加哥打字机”。所以每当我使出这个挑战酷劲极限的POSE，这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变成被征服者——他们无一例外地目瞪口呆、指尖微颤。（一般人是不能达到这种效果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POSE的诀窍是收尾动作一定要定格延迟3秒钟）这次也是一样，这种由空气中充满躁动的脑电波所带来的激昂快感曾使我无数次地感谢父母能够生下我，同时强烈地期待着下一次POSE的时机。

我回过头来，看到的是铠甲下20岁少女脉脉含情的双眼。从她的目光中可读取的信息是：不管是否已经别无选择，她都决定把所有的信任交托给我。事实上我们此后就手拉手形影不离了。有趣的是每当我假装上上弹夹或是推推小帽子(SUPER POSE的通常起手势)的时候，我都能敏锐地感受到阿什莉公主的周围弥漫着一股凉意，尽管我不认为那身重铠加上这种季温能有那么寒冷，但这种时候我还是会很绅士地把我的外套给她披上……

我的名字是里昂·S·肯尼迪，是个年轻有为的FBI探员………等等，肯尼迪？对了，很多人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我的名字更有美国总统的味道，由我担任总统念起来才比较顺口。他们大概是不知道，担任这个生化世界的美国总统其实是一件挺悲惨的事。有什么好事基本轮不到此人出面，若是遇上什么政治黑幕或是类似发射核武器将浣熊市或其他啥地方连镇带人连根拔除这种天怒人怨的决定时，被正义之士鄙视的坏人名单里自然就跑不了他，虽说真格论起职业道德的话总统也没有什么过错……此外，总统阁下在此类游戏中也经常扮演受恶人欺负、虽大权在握却不敢声张的苦瓜角色。我的这次秘密任务正是为这样一个苦瓜出头。

格雷汉姆总统阁下的生命之光（注1）据说这次是给什么邪恶组织绑票到了欧洲某贫困山区部落，可怜的总统不敢吱声，只有私下派遣我这种档案上狗运事迹无数的小强代表去帮他找回小心肝儿。起初我并无意接受这么个上

山下乡的使命，因为我看过一部片子叫作《甲方乙方》，所以外界针对这类山旮旯无责任宣传的“远离尘嚣回归自然”、“无公害农家美食”、“体验淳朴民风”等广告语对于一名落单现代化美国公民的现实性到底怎样我心中大致有底。但其他同为出差候选的同僚们见状纷纷劝说我教育我“跟定总统哥，有吃又有喝”云云，我仔细品味后觉得挺有道理，再加上总统阁下给我的公主可爱照片及其地下版，总算促使我下定了决心……

好吧，我错了。不对，应该是我最初的预感极为正确。在这辆忽悠忽悠的小破车蜿蜿蜒蜒地驶向这块世外桃源的半路上我就意识到了。我并不是对没有配给豪华专车有意见，但我好歹也算个高级公务员，如此重要的境外公干一分钱一块干粮都不给带就有点儿过分了。下车后，映入我眼中的并没有蓝天下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只有满眼的枯藤老树昏鸦。路边茂盛的小草倒是一堆接一堆，但其中没有发现我喜欢反刍的那种草药……联想到之前的那些什么有吃又有喝的鬼话，我歪下帽檐，沉默地涌出两行悔恨的眼泪。但事已至此也别无他法，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但话说回来，我并不具备斯内克前辈那种跳蚤都可以捉来当瓜子嗑的耸人听闻的野外求生能力，更别提老鼠蜥蜴蚱蜢什么了。说实话我连只鸟连条蛇都不敢吃，顶多只能对它们那几颗微不足道的蛋打打主意……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与淳朴村民间建立的淳朴友爱之上。嗯……话说着我已经眺望到村口第一间孤零零的民居了。

一位老先生背对着我在自己房间里抠嗤着什么，听到我的招呼后，老先生回过头来怒目而视，但对我而言，这个表情已经要比六年前某人在洋馆中看到的变质秃子那回眸一笑温柔很多了。我绝不会因为年轻帅气而无法了解这种独居大叔的凄楚内心世界，因此善意地掏出小公主的玉照给他鉴赏，打算以少女之萌来抑制老先生胸中的悲愤。老先生二话不说劈头给了我一斧子，我不确定是不是这张并非真萝莉可能连类萝莉都算不上的照片使他认为自己的品位被侮辱，但在颈动脉大出血和言语不通手忙脚乱的最恶处境下，我惟有带着遗憾与不解把他放倒了。

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意外的悲剧，后来被某个特别喜欢在晚间新闻攻击我国失业率的社会主义国家旗下的一位枪手捉住，被加油添醋大肆渲染之后推出了一系列《震惊！血洗十里屯事件》《平凡村民李老汉不畏强暴！英勇反抗美帝侵略者光荣牺牲！》之类的文字，这些充斥过激的假设与恶意的揣度以及大量不实描写的文章一经散布马上成为舆论焦点，使得诸多友邦大为惊诧，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这太没有公理了，我才是受害者吧。这个世界上，想要触及事实的本质果然是太困难……算了，反正都是后话了。

事已至此，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望已成泡影。而送我前来的两位当地派出所干警同志也在我一个不留神之时与他们的小破车乒乒乓乓滚下山崖，动机不明。也就是说我已经不可能回头了。逐渐加剧的生存本能逼迫我开始向村里自由散漫的家畜们下手，导致我的名声越来越差，人人喊打。当偷鸡摸狗得差不多之后，我又忍不住染指了村里自古承包的鱼塘，偷吃了若干鱼苗又弄死了一条大鱼……这下终于触动了全村人的逆鳞，村民们无论老幼妇孺全员出动不分昼夜对害虫进行围追堵截。尽管我已经是游击战专家中的翘楚，一天下来插在肩膀背脊上的斧头和镰刀的统计数字还是让我见识到了农民兄弟团结

一致的可怕，忠实地再现了那首歌里描写的：“庄稼汉嘿庄稼汉，武装起来千千万。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四面八方齐开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嘿！”

周旋之余，我也渐渐领略到了这个村庄神奇的民风，并为它的魅力而倾倒：

◆例如挂在化粪池上的珠宝项链，其独特的审美和作为人品测试的创意真可谓别出心裁。

◆地方产业主要可能是建材加工一类吧，因为电锯是这个村落里为数不多的比较普及的机械化工具，为村民广泛喜爱，甚至发展成一种另类的信仰，村中为此还评选过“电锯姐妹花”。而“蒙面电锯侠”也是村里人人皆知的强力保护神。

◆村民大概为了向他们最尊崇的勇气致敬，都无畏地在村主干道上甚至自己屋里设置大量陷阱和捕兽夹，还有地雷。

◆村里的葬仪风俗品目繁多，令人眼界大开。有印加式头骨葬，虫葬，犬葬，临死胸口碎大石葬等难以计数……两位殉难的干警也在村民的帮助下分别体会到了土耳其烤肉风格的叉烧火葬以及墨家最高的追求抛尸大川喂鱼虾的薄葬。

◆村民们最爱听的声音是午饭的钟声，每当钟声响起，即使他们下一秒钟就能把我的脑袋揪下来，也会放下手里的家伙欢快地奔向食堂，把整个村子留给我自由搜刮。因此我也很爱听。大锅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最神奇的是——乌鸦喜欢收集光亮的东西已众所周知了，但这个村的乌鸦很神，它们每一个都可以去当珠宝鉴定师。我掏过的窝里塞的东西中没有垃圾，最低档的也是绿宝石。这还没完，村里的所有母鸡又有着高概率生金蛋的体质……有这么牛X的收入来源，怪不得大家可以整天不务农事来回瞎转……

没错，搞不好这个村的真相应该是大家都很有钱才对。但问题是这么有钱的一伙人，为什么要去绑票呢？

啊……绑票？一道闪电猛然穿过我的身体——对了，在村里玩得太高兴几乎让我忘记自己的真正使命……赶紧去找村长打针发展剧情吧。

省略了以下省略号内的千辛万苦，我终于在





某个小黑屋成功找到这次任务的目标——阿什莉·格雷汉姆——不过除了脸，其余部分跟照片上的全都不一样。

……

阿什莉很乖，虽然那身全金属重铠套装很不想让我使用小鸟依人这个词，但她简直就像那刚出生的小鸡，会自动把第一眼看到的人当妈妈一样，死命地贴着我。我只用“wait”、“follow me”这两个简单的词汇就足够操纵她所有的行动。只是这只小鸡哐哐哐的走路声使得我所有的潜伏和隐密技巧都被动地失去了意义，当然更要命的还是高处跳下要我做人肉垫子的游戏，而且小鸡似乎很着迷这种游戏，每次有梯子有台阶都不用，非要压在我虚弱的身体上。想要牢骚两句的时候小鸡就会露出水萌萌的两只大眼睛望着我直至我斗志丧失殆尽。但是当我想把脸凑近一点儿仔细审视时，那个该死的头盔就会适时地哐啷一声关得严严实实……动作感应装置？这也太绝了吧。我心中悲愤莫名。

悲愤之余定睛一瞧，忽觉似曾相识。这种样式的头盔，短粗的四肢……对啊，亚瑟，这不是亚瑟骑士吗？想当年我可是《魔界村》的核心玩家，这么说起来在那个时代我就已经和僵尸结下不解之缘了……且慢，莫非小鸡殿下也是一位热爱COSPLAY的宅吗？想到这里我体内的宅血一下子开始沸腾了……不知《魔界村》里亚瑟受到伤害后裸体穿花裤衩劈腿180度跳跃的经典造型是否也会忠实再现呢？我对COS的内构学可是极为重视的，对于进阶的COSPLAYER而言这可是划分高下的一门相当重要的职业素质。不行了，无论如何我也想知道，不惜一切代价我也要试一试。

很快我就制造了一个完美的良机，故意被邪教徒群殴至重伤然后跑到角落去慢慢装死嗑药，让傻傻的小鸡在前边为我抵挡呼啸而来的流星锤与石火箭，敌人的一轮攻势过后，小鸡的形态没有丝毫改变……于是我一下子跌落到了失望的谷底。

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深深失望的我没用多久就发现了另一个更伟大的优势。小鸡在敌人的密集攻势下并没有显出任何程度的痛苦，痛苦全部集中在那些想要抬走她却被死死压在身下的可怜敌人脸上。

这太让人吃惊了。我在她的身后，偷偷地用麦林，用火箭筒都小试了一下下……除了

蹦出几粒火星，真的完全没有反应啊。

物理攻击无视。这一刻的确定使我泪流满面。果然超合金魂才是王道啊……以后打《机战》一定要选超级系！

人们全被压死后，小鸡微笑着告诉我，这其实是她爸爸亲自为她监制的试作型01号防狼裤，望着这件倾注着总统阁下心血闪烁着魂之光辉的圣衣，我沉默了……

现在，虽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也隐约混杂着一丝庆幸……至少我应该能够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现在该由谁拯救谁呢？貌似我已经彻底没用了。这次可不可以换我钻进垃圾箱，等所有人精疲力竭后再叫我呢……

最后显然还是艾达姐姐更有先见之明，在偷偷给了我前往村长家后院的钥匙之后，还偷偷嘱咐我说不带小鸡单挑村长可以获得巨额奖金。虽然这几天在村子里搜刮了不少银子但谁又会嫌钱多啊？带着这样的希望和梦想，我独自面对强悍的村长。

艾达姐姐内心其实一定是爱着我的，我不应该对小鸡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巨大的火箭筒从天而降的时候，我对这个美女的身影飞吻了一下。亲爱的艾达姐姐似乎没有任何财务上的烦恼，那就干脆让我来帮您分担打败邪恶恐怖分子村长的烦恼好了，同时也分担金钱带来的烦恼……随着轰然一声，金矿矿长的悲剧一生就此结束了。

抓着抢来的沉重金块，我拽着超合金少女打算离开小岛，不料此景竟被艾达姐姐看到，姐姐在扔下一把游艇钥匙之后负气离开了。我和总统千金只能顺着迂回的小路乘船离开，然而就在我跃上快艇的一瞬间，快艇摇晃的幅度让我心中有了极其不妙的预感。

抬起头，我看见一片银白色的金属正朝我飞过来……

FBI的不死传奇里昂·S·肯尼迪，死于游艇翻船事故。

注1：“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系著名小说《洛丽塔》的开头第一句，在这里指代总统的女儿。



完



『Fate线』

"如果说科学是朝着未来疾驰，
那么魔术师们便是向着过去而飞奔。"
——第二魔法使 基修亚·泽尔里奇·舒拜因奥古

文/黄昏君　编/YULA

主要人物简介



卫宫士郎

本作主人公，入门级别的魔术师。尽管性格顽固但却相当坦率，老好人般的脾气使得他常常成为学校里的免费劳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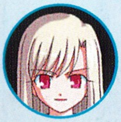
赛芭（Saber）

剑士职阶的英灵，号称平均能力在英灵之中最为优秀，不过本作里因为受搭档拖累所以看不出来……为人一板一眼，似乎不太好通融。



远坂凛

魔术世家远坂家的继承人。表面上是品学兼优、举止高雅的学园偶像，实际上嘴巴却非常刻薄。



依莉雅

全名依莉雅苏菲尔·冯·爱因兹贝伦。狂战士（Berserker）的主人，在战场上是冷酷无情的杀人者，战场外却是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弓兵（Archer）



枪兵（Lancer）



骑兵（Rider）



术士（Caster）



暗杀者（Assassin）



狂战士（Berserker）

[序曲]

圣杯战争，这是一场七位魔术师为了求得至高的圣遗物——圣杯之垂青，驱使七之名为英灵的使魔展开的无比残酷的厮杀。而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最后一组魔术师与英灵，便会被圣杯授予实现心中愿望的权利。

所谓英灵，即是曾在历史上创下丰功霸业，超越人类限界的伟大英雄。圣杯给予存在于时间轴之外的他们以肉体，将他们划分为七个职阶供魔术师们差遣。

这七个职阶分别是：剑士（Saber），弓兵（Archer），枪兵（Lancer），骑兵（Rider），术士（Caster），暗杀者（Assassin），狂战士（Berserker）。圣杯同时也赐给每名魔术师三个令咒，用以约束英灵。

为了实现世代相传的夙愿，出生于魔术世家的天才少女远坂凛也参与到这场厮杀中来。自信满满的她本想召唤出七职阶中最为优秀的剑士，但却意外地因家中时钟不准而导致仪式失败。非但召唤出的是一名记忆混乱的弓兵，更因两人一言不合又白白浪费了一个绝对命令权的令咒，可谓祸不单行。

两天后，依然过着正常高中生活的凛在校园中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结界。在放学后勘探结界的过程中，她受到了英灵之中的枪兵的突然袭击。当与凛迅速召出的弓兵战至正酣时，枪兵突然发现有第三者旁观战斗。本着“魔术师的战争不可为外人所见”的原则，他杀死了过路的学生。尾随而至的凛因为某种理由，不得不以家传的宝石为代价将学生救活，然后悻然离去。

深夜，被弓兵提醒的凛猛然惊觉，若是枪兵发现目击者仍然在世，必定会再次前去刺杀。当凛与弓兵赶至那名学生家中时，却看到了枪兵慌忙逃窜的一幕。

霎时间，一名英灵从天而降，将能与枪兵战至不相上下的弓兵一击斩倒。凛急忙将弓兵召回，一人独战那名英灵，但对方却以无与伦比的抗魔力将她引以为豪的大魔术一一化解。

看着指向自己的长剑，远坂凛猛然醒悟，这名威风凛凛的少女，恰恰就是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完美英灵——剑士。



[命运起始之日]

十年前，一场大火席卷了冬木镇。一名少年奇迹般地从那焦炎地狱里生还，被自称为魔法使的男人卫宫切嗣所收养。

当初的少年卫宫士郎如今已成为了数百万高中生中的一员，学妹间桐樱时常来家中帮忙家务，父亲的朋友——外号老虎的藤村大河也顿顿不拉地跑来蹭饭。正因如此，尽管父亲卫宫切嗣已去世多年，但家中依旧热闹非凡。

为了追逐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梦想，士郎一直都在坚持着包括魔术在内的各种锻炼。尽管自己毫无魔术师的才能，尽管那个梦想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他始终不曾中断努力，日复一日地修炼着自己惟一能够做到的"强化"魔术。

虽然最近镇上发生的离奇杀人事件使得正义感过剩的士郎有些心绪不宁，但那对于平凡的他而言似乎还是颇为遥远的事情。直到某天归家途中，一名神秘的银发少女与他擦肩而过，留下了一句拨动命运之齿轮的奇妙话语……

"再不快点召唤出来的话就会死哦，大哥哥。"

一天下午放学后，士郎独自留下打扫偌大的校弓道场。而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他惊讶地目击到一场真枪实剑的华丽战斗。意识到对方绝非人类的士郎正欲逃离，却被其中的持长枪男子发现，全无还手之力地被一枪刺穿心脏。

……朦胧中，士郎依稀感觉自己被一名女性以奇妙的力量治愈。待他睁开双眼却什么都没有看见。

茫然地回到家里后，士郎惊觉方才的持枪者再次出现了。他以自己仅有的魔术技能拼死抵挡着男子暴风骤雨般的进攻，被一步步逼入院子中的仓库。在惟一的武器被击毁的瞬间，士郎强烈而单纯的求生欲望触发了某种奇迹——

炫目的光华里，一名身着银色盔甲的美丽少女出现在士郎身前，一击便格开了男子的长枪。

"——我问你。你就是我的主人(Master)吗？"

沐浴着银色的月光，少女凛然说道。

"使魔·Saber，遵从召唤而来。"

"——自此吾剑与汝同在，汝命与吾共存——于此，契约达成。"

[长夜]

自称赛芭（Saber，剑士）的少女不等士郎反应过来便与枪兵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她以"不可视的武器"将枪兵逼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最终逼得后者使用了英灵们最后的杀手锏——宝具。

虽然枪兵以真红的死棘之枪（Gae bolg）刺中了赛芭的胸口，但却因为后者有所提防而未能造成致命伤害，反而还因此被其识破枪兵的真实身份——凯尔特神话中的光之子库·丘林。

当枪兵逃离战场后，还没等士郎与赛芭说几句话，感应到外敌来袭的赛芭又跃出了墙外。

紧随前去的士郎目睹着负伤的赛芭依然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了不明身分的二人组，并阻止了赛芭准备对魔术师斩下的最后一剑。令他吃惊的是，那个魔术师居然是同校的学园偶像远坂凛。才从鬼门关被拉回来的凛在对士郎致谢后，紧接着便是对士郎的三脚猫魔术水准大加嘲讽。初次见识到凛掩藏于优雅外表之下的毒舌，士郎也颇感讶异。

作为在战斗中留手的谢礼，凛教给了

士郎一些关于圣杯战争的基本常识，并将其带到了本地的教会。在那里，士郎见到了本届圣杯战争的监督者——神父言峰绮礼。这名浑身散发着异常气息的男子仿佛对士郎被卷入圣杯战争一事十分兴奋，他愉悦地告诉士郎，十年前那场恐怖的火灾，便是不断重复的圣杯战争所留下的伤痕。士郎在震惊之后，毅然决定投身于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夺取身为灾难之源的圣杯。

在回程的路上，当士郎与赛芭正准备和凛告别时，神秘的银发少女再度现身。自称依莉雅苏菲尔·冯·爱因兹贝伦的她指挥着怪物般的英灵狂战士（Berserker）向众人袭来，有伤在身的赛芭和凛的魔术支援根本无法与其抗衡。

看到一直保护自己的赛芭在强大的狂战士英灵——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海格力斯的攻势下就要抵挡不住，士郎毅然飞身撞开赛芭，身体却被狂战士的斧剑拦腰斩断……

除了像这样挺身而出，我什么也做不到……

看到这幕景象，依莉雅不知为何仿佛十分悲伤。她停止了攻击，带着狂战士就此离去。



[正义的一方]

迷离中，士郎忆起了父亲逝世的那个夜晚。

那个适合赏月的晚上，自己毫不犹豫地把卫宫切嗣悲伤的梦想继承了下来。

要成为“正义的一方”。

像父亲救助自己一样救助所有人，不让任何人悲伤地死去。

……那是一个绝对不可能会实现的，绮丽的梦想。

当士郎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并未死去。担心了一整夜的凛对于士郎的鲁莽一顿臭骂，并坦言被砍成两截的士郎并非由她治愈，而是自行痊愈的。据凛推测，这是因为赛芭的自愈能力倒流到了士郎身上。

之后，凛就现状展开分析，提议在弓兵重伤未愈的情况下与士郎合作抵御强敌。凛离开后，士郎在家中的道场里找到了赛芭。经过与赛芭的一席长谈，士郎才发现赛芭并不是如想像中那般冷面无情的杀人者，而是

坚守骑士道、有信有义的武人。而赛芭也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为了安全起见暂时不把自己的真正身分透露给士郎；二是因为自己与士郎之间缔结的契约并不正规，无法从士郎那里获得魔力补充，所以必须多多休息以减少消耗。而在不久后的一次晚饭前，凛带着旅行箱突袭卫宫家，不由分说地住了下来。

在凛的提示下，士郎发觉有魔术师在校园中偷偷布下结界吸取学生的生命力。在解除结界的过程中，士郎偶然得知间桐樱的哥哥——花花公子间桐慎二亦参加了圣杯战争。士郎断然拒绝了慎二提出的与其联手除去凛的建议，并从谈话中士郎得知山上的柳洞寺也潜伏着一名魔术师。

是夜，不顾士郎的阻止，赛芭拖着疲弱的身躯独自潜入了柳洞寺，而暗杀者——剑豪佐佐木小次郎正在山门处严阵以待。在战斗中，赛芭被暗杀者神秘的剑技·燕返牢牢压制，无奈之下，她解放了自己剑上的风王结界，但却因魔力透支而昏倒。

佐佐木小次郎没有对赛芭痛下杀手，宽宏地将她交给了闻讯赶来的士郎。回到家后，赛芭再次因为主动出战一事与士郎争吵起来，在凛的解释下，赛芭终于了解到士郎并非是逃避战斗，而只是单纯地关心着自己。于是赛芭与凛达成共识，为了使士郎成为有用的战力，从明天开始便由二人开始对士郎进行剑术与魔术的特训。

在魔术特训的课程中，士郎得知原来慎二也向凛提出了合作邀请，却因其纠缠不休反而被凛打了一顿。随后，凛纠正了士郎错误的锻炼方式，帮他接通了魔术回路，不过还是无法改变士郎强化魔术成功率低下的事实。冷眼旁观的弓兵提醒道："现实中赢不了的东西，就在幻想中打败吧"。

第二天，接到慎二电话的士郎匆忙赶往学校，并在那里惊讶地发现原来布下结界的人正是慎二。一直暗恋远坂却被拒绝的他丧心病狂地准备杀死全校的学生来补充英灵的魔力。无法同慎二的英灵骑兵（Rider）相抗衡的士郎消耗令咒召唤出了赛芭，顺利终止了结界，但慎二却因为骑兵发动强力宝具得以逃之夭夭。

搜寻慎二时，近来一直处于体力透支状态的士郎险些昏倒，被赛芭勒令休息。而在那场火灾发生之处的公园里，士郎也向赛芭吐露了心中的悔恨。尽管他被父亲所救，但却有无数和他一样的人死于那场火灾，自己惟一能为死者做的事情，就是不让这样的惨剧再度发生。

在入夜的商业街中，士郎一行再次遭到了骑兵的袭击。骑兵的真身正是戈尔贡三姐妹之一的美杜莎，她驾驭着从自身鲜血中诞生的飞马，对赛芭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为了保护士郎，赛芭不顾一切地解放了宝具——誓约胜利之剑（Excalibar）。

黄金的闪光宛如流星般划破了夜空，消去了骑兵的身影。但赛芭自身却也因为魔力枯竭而陷入了深度的昏睡……

[最强之敌]

诊断完赛芭的身体状况后，凛告诉了士郎一个严酷的事实：因为赛芭无法从士郎身上获得魔力，所以除非士郎愿意像慎二那样驱使英灵摄取无辜者的灵魂，否则赛芭的魔力短时间内便会宣告枯竭。

困惑的士郎想起了赛芭的剑，只有传说中的一位王者拥有那样高贵的黄金之剑……

在梦中，士郎仿佛看见了那娇小的少女在众骑士的惊叹中拔出了石中剑。她以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与圣剑立下契约，驰骋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身为一位完美的国王，十年沙场未尝一败。

但是，赛芭那时所持的佩剑，却仿佛和

现在有所不同……

深感迷惘的士郎在街上四处游荡时，再次遇见了依莉雅。心不在焉的他轻易被依莉雅以魅惑魔术绑架，带到了郊外的爱因兹贝伦城中。

看到劝降不成，依莉雅恼羞成怒地扬言要杀死凛与赛芭，然后愤愤而去。担心赛芭安危的士郎设法挣脱了束缚，却惊喜地见到赛芭、凛与弓兵已然秘密潜入城堡前来营救。正当众人准备逃离之时，依莉雅却带着狂战士拦住了去路。原来依莉雅根本没有离开城堡，只是故意设下圈套引诱众人，以便将对手一网打尽。

面对着毫无可能战胜的敌人，凛忍痛指挥弓兵留下抵挡狂战士，争取逃跑的时间。

“啊啊，争取时间是没问题——不过就这样把那怪物打倒也没关系吧？”

弓兵在展露着自信的同时，也给卫宫士郎留下了最后的忠告。

“别忘了，要想像的应该是最强的自己。不需要什么外敌，只有自己的想像，才是你的战斗对象。”

三人想要尽快逃出爱因兹贝伦的领地，但虚弱之极的赛芭却一再地拖众人的后腿。赛芭决意要两人扔下自己继续前进，这种要求理所当然被士郎严厉驳回。正当二人争执不下之时，感应到弓兵牺牲的凛下定决心，为了与狂战士正面相抗，她提出了一个可能解决赛芭魔力问题的方案。

“什，什么？！”

所谓的补充魔力的方案……竟然是让士郎与赛芭同寝。

尽管道德上难以接受，但最终两人还是半推半就地度过了幻梦般的一夜。

黎明到来，稍稍贴近了一些的二人还来不及感到尴尬，便又再次投身于残酷的战斗之中。

按照凛的计划，士郎与稍稍回复了魔力的赛芭吸引着追赶而来的狂战士的注意力，而凛则是躲在一旁伺机偷袭。在至近的距离下，凛以四个大魔术的连射成功将狂战士的首级完全打飞。正当众人庆幸强敌得除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家伙的身体，不被杀个十二次是不会消失的。”

令众人吃惊的是，海格里斯的宝具居然是通过了诸神十二道试炼而获得的不死肉身。尽管弓兵已经将其杀死六次，而凛又杀死一次，但众人已无力再对这怪物造成伤害。眼见凛偷袭不成反陷困境，一切攻击对狂战士都毫无效用，赛芭又一次不顾自身安危地想要使用宝具。但在这紧要关头，士郎却以令咒将赛芭制止……

我不知道。

那种事情我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只是，用了那个你就会消失。

我不允许那样。

不论是救不了远坂的我，还是连剑都无法驾驭自如的我。都不允许。

回想起弓兵那意有所指的忠告，背负着同伴们的愿望与生命，士郎将一切赌在最后的魔术上。不再是修补事像的强化，而是创造事像的投影！将那梦中见到的赛芭的佩剑，即是——传说中的骑士王亚瑟曾经拔起而又永远地失去了的圣剑——必胜黄金之剑（Calibar，石中剑）丝毫不差地再现！

铸剑者（士郎）与挥剑者（赛芭）合力的一击，居然创下了一击消灭狂战士七条性命的奇迹。在金色的黎明里，又一场满是伤痛的战斗结束了……

[孤独的王]

在梦中，士郎的意识再次回溯到了遥

远的不列颠。梦中的赛芭隐藏起女性的身分，作为完美的王而驰骋沙场。她为了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宛若抛弃了感情般地讨伐杀戮，宛若天平般以数量衡量着人命。在她冷酷的统治下，不列颠的统一仿佛近在眼前……

但看着这一切的士郎，却不由得感到由衷的愤怒与悲伤……

虽然最强大的敌人狂战士已然不复存在，但是卫宫家的麻烦却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善心大发的士郎认为教会不够可靠，执意要把年纪尚幼的依莉雅藏在家中，但是小恶魔般顽皮的依莉雅却几次三番惹得赛芭大发雷霆……

不知为何，自从与狂战士一战以来，赛芭在剑术训练中变得非常拘束，仿佛有意地回避与士郎的肢体接触一般。洗浴时被士郎撞见也不像以往那样不以为然，而是满脸通红把士郎赶出浴室，犹如刚刚萌发了女性意识的小女生般闹着微妙的小别扭。

在洒满月光的仓库里，赛芭又一次对士郎提起了那个话题。正如士郎在梦中看到她的过往一样，她也在沉睡中看见了士郎痛苦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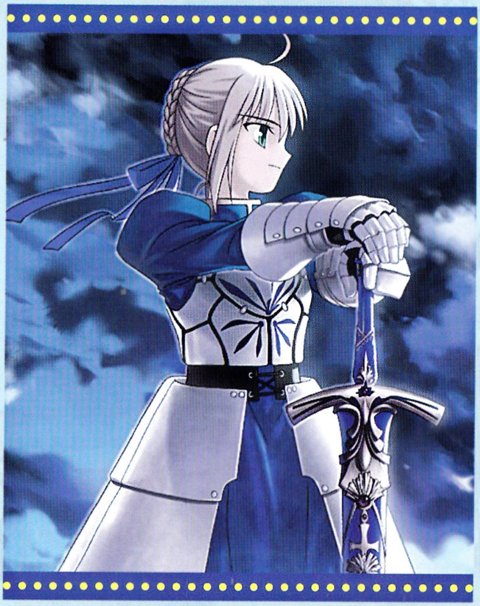
“因为我和你是相同的，所以我知道。”

“……士郎，那场火灾并不是你的过错，你不需要背负那个责任。”

“我必须得到圣杯。但，士郎也一样。”

仿佛无法正视自己心中巨大的矛盾一般，赛芭留下了这些话以后，便匆匆地离去了。

那个晚上，士郎梦见了赛芭最后的记忆。



她是一架被称为亚瑟王的完美机械，她对于她的子民和仇敌，抱持着毫无差别的仁爱与公正，或者说，毫无差别的冷酷。牺牲在所难免，只要能获得全局的胜利，即使子民由自己亲手葬送也毫无关系。

没有人比她救助了更多，也没有人比她扼杀了更多。

自己悲哀的末路，从决心成为王者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决定了。

“——有很多人露出了笑颜。我想，那一定不会是错误的道路。”

曾经的少女，无比坚定地拔起了圣剑。

然后，被称为“剑栏之役”的结局降临了。

在亚瑟王出兵远征的途中，一名骑士举兵谋反，她的国家一分为二，相互厮杀。她用统率骑士的圣剑将骑士斩杀，她守护城池的军

队将城池践踏。在战争的最后，遍体鳞伤的她在尸体堆积的山丘上迎来了孤独的胜利。

……那份毫无报偿的人生，到此结束。

对那个梦耿耿于怀的士郎在闲聊中假装不经意地谈起了圣杯的话题，结果却意外地得知赛芭并非是死后才成为英灵，而是临死前一瞬间与“世界”立下契约，穿梭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追求圣杯。而她想要向圣杯许下的愿望，居然就是将身为亚瑟王的自己从历史之中抹消，让石中剑选择一位更加贤明的国王。尽管士郎对如此绝望的想法难以接受，却也不知该做些什么才能对赛芭空虚的一生有所补偿。

在这尴尬的时刻，英灵之中迟迟未露面的术士（Caster）突然来袭。他以召唤出的大量龙牙兵与高超的魔术技巧将士郎困住，威胁赛芭缴械投降。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时，突然间天降剑之豪雨将龙牙兵摧毁殆尽。尽管士郎已经见过了本届圣杯战争的全部英灵，但此刻又有一名不明身分，身着金色盔甲的男子出现于众人眼前，不费吹灰之力便以无数剑戟将术士刺杀。这名被赛芭称为弓兵（Archer）的男子丝毫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傲慢地将赛芭称之为“我的东西”，随后径自离去。

令人惊讶的事实一件件接踵而来，原来10年前的那场圣杯战争赛芭也曾经参与其中，而与她搭档的魔术师正是卫宫切嗣，金色骑士则是当时的弓兵。赛芭眼中的卫宫切嗣是个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的冷酷男子，他在最后关头背叛了赛芭，以令咒强制命令她破坏了圣杯。但是切嗣为何要这么做？理应损坏的圣杯为何还在继续运作？而金色的弓兵为何没有随圣杯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所有的疑问都仿佛一团乱麻般毫无头绪……

深夜，士郎来到教会，向圣杯战争的监督者言峰神父汇报了第八名英灵的存在。但居心叵测的言峰却看穿了士郎心中的苦恼，暗示他若不想在圣杯战争结束后与赛芭分别，只要得到圣杯后将赛芭强留在这个时代即可。

士郎的内心并不认同如此自私的做法。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在接下来不多的时日里，竭自己所能给赛芭留下幸福的回忆。

[剑与鞘]

尽管难以启齿，士郎还是鼓起勇气向一脸茫然的赛芭提出约会的邀请。对于毫无经验的士郎而言，与赛芭的约会仿佛就像打仗一般丝毫不敢放松。逛商业街，打保龄球，吃午饭，无一不是全力以赴毫不怠慢。可赛芭却犹如察觉了什么似的，并没有表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

夕阳西下的归家途中，士郎将希望赛芭留在这个时代的想法表达了出来，却遭到了赛芭的拒绝。压抑不住自己感情的士郎冲动地否定了赛芭想要将自己的存在一笔勾销的愿望，劝说她应当更重视自己身为一个“人”的幸福。

被戳中痛处的赛芭与士郎大吵一架，不肯放弃自己的信念向对方妥协的二人就此分道扬镳……

时至半夜，士郎才发觉到赛芭仍然没有回家。担心女孩安危的他毫不犹豫地跑到城里寻找赛芭，出人意料的是，赛芭仍然站在分别的桥头。

迷惘的女孩并不知道在这个陌生的时代里自己该去向何方。虽然士郎在原则问题上不肯退让，但他仍然不介意赛芭还在闹别扭，温柔地牵起了她的手，把她拉回了家。若即若离的两人，仿佛在这一刻才稍稍地拉近了距离。



正在此时，噩梦般的黄金弓兵又阻挡在了二人面前，目中无人的他傲慢地要求赛芭成为自己的女人。自知胜算低微的赛芭为了给士郎争取逃跑的时间，主动向弓兵发起进攻，但却被弓兵种类繁多的宝具打得节节败退。最终弓兵自我炫耀般地报出了自己的身分，身为世间最古老的神话所记叙的英灵——美索不达米亚的英雄王吉尔伽美什，他拥有着世间一切宝具的原型。就连赛芭誓约胜利之剑的一击，也全然不敌他手中的天地开辟乖离之星（Enuma Elish）；而士郎拼死投影出的必胜黄金之剑，更是被他的魔剑格拉姆一击粉碎。

在赛芭的呼喊声中，奄奄一息的士郎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对赛芭的爱意和盘托出，以自己残存的魔力再次为赛芭实现投影……

将英雄王逼退的赛芭，仿佛理解了一切般温柔地拥住士郎。

“——终于明白了。原来士郎，就是我的鞘啊。”

固执的二人，终于以自己的意志紧紧相拥在了一起……

[遗世孤立的理想乡]

次日早晨，烦恼着如何应付英雄王的士郎再次来到教会，希望从神父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在空无一人的教会里，士郎察觉到某种怪异的气氛。当他潜入到教堂深处时，却在那里看见了一副人间地狱般的悲惨画卷。无数处于生死边际上的尸体被某种魔术囚禁着，活生生被抽取着灵魂。突然出现的神父言峰绮礼此时终于现出了他的真面目，10年前的火灾之后、本应被教会收养的其他孤儿就是这样被他当作英灵的食粮，而枪兵正是他的英灵之一。感应到士郎身处险境的赛芭不顾一切地冲入教会，见到的却是倒在血泊中的士郎……

言峰当着赛芭的面，将士郎深藏心底的那份罪恶悉数挖出。十年前的那场火灾中，人们在炼狱中哭喊求救，一点点化为焦炭。而年幼的士郎却只顾自己逃命，将这些声音抛之脑后。尽管他最后被卫宫切嗣所救，但人们的惨叫却成为了他心底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的阴影。无论是追逐父亲的梦想，还是参加圣杯战争，都只是他在潜意识里拼命地想要抹去自己的罪孽。

“回答我吧。只要你希望，我就把圣杯给你。”

宛若恶魔般的言峰，如此诱惑道。仿佛只要士郎认同，言峰就会借助圣杯的力量，将这那场灾难完全抹消。

“不，我不期望那种事情！”

“那条道路，我至今仍然相信自己没有走错！”

面对与自己如此相似的赛芭，士郎哭泣着，仿佛是在说给自己听，又仿佛是在对赛芭告白。过往的错失永远无法挽回，人们或许会懊丧，或许会追悔，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这一路走来的自己完全否定！人不能逃避罪孽，而应当背负着罪孽而活！

引诱士郎不成的言峰又把矛头对准了赛芭，但是对终于与士郎心意相通的赛芭而言，那已无足轻重……

“若是那圣杯会将我玷污的话，我拒

绝！因为我所祈求的，已经全部得到了。”

以他人的痛苦为乐的言峰对此失望至极，将圣杯野蛮的本质和盘托出。原来，他正是造成十年前那场火灾的元凶，而英雄王居然也是他的英灵。受言峰之命，枪兵与英雄王拦在赛芭与士郎的面前。但本性豪爽的枪兵却因不满言峰卑鄙的行事作风，自愿留下替二人阻拦追兵。

从教会逃出生天的赛芭再次将士郎的伤口全部治愈。原来十年前切嗣为了拯救危在旦夕的士郎，将赛芭的最强宝具——遗世孤立的理想乡（Avalon），也就是誓约胜利之剑的剑鞘埋入士郎体内，所以士郎才能在赛芭的支援下获得自行治愈的能力。此时赛芭终于理解了切嗣与士郎的苦心，下定决心要将圣杯完全摧毁。

回到家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凛身负重伤。原来言峰偷袭了卫宫家，掳走依莉雅打算用作圣杯的容器，凛判断言峰应该会以柳洞寺作为降灵场所。为了让赛芭在面对英雄王时不落下风，士郎把剑鞘从自己体内取出，将它物归原主。

决战的时刻来临了。士郎直冲向言峰所在的祭坛，而赛芭则是负责对付守卫的英雄王。不再有所保留的英雄王将天地开辟乖离之星的力量全部解放，被圣杯选中的言峰则打开了“此世万全之恶”的诅咒。但是对于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跌倒了无数次的二人而言，那已不再是无法逾越的沟壑。他们的手中，牢牢地握着同一个梦想——

对于她而言，那是最强的宝具。

对于他而言，那是最后的投影。

天地开辟的火焰无法将其烧毁，无上之罪的诅咒无法将其玷污；那便是悲哀一生的亚瑟王，死后终于到达了的妖精之国度——遗世孤立的理想乡（Avalon）！

战争，终于结束了。

尽管心中有着言语无法形容的依恋，尽管如此希望赛芭像普通的女人一样获得幸福，但却没有人比士郎更清楚，赛芭毫无回报的一生有着怎样沉重的分量。

“……赛芭，完成那个责任吧。”

闪光划破黎明的天空，污浊的圣杯，终于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而亚瑟王追求圣杯的无限旅程，也终于在这里结束。

“最后，有一句不能不说的话。”

就如同第一次见面时那样，赛芭凛然地，决不后悔地说道。

“士郎——我爱你。”

[Dream]

在那久远的年代里，孤独的王自梦中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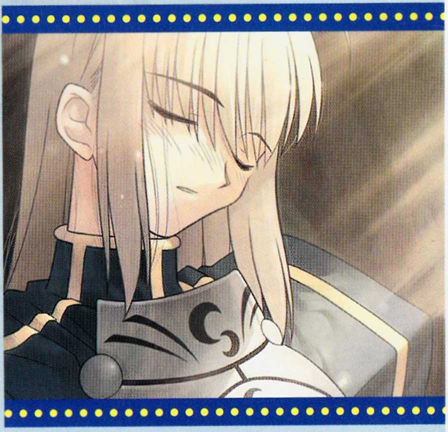
那是一个漫长、却又无比温暖的梦境。

终点，终于到达了。

她不再有任何悔恨地阖上了双眼。

……因为在遥远的时间与国度里，有一位少年注视着与自己相同的梦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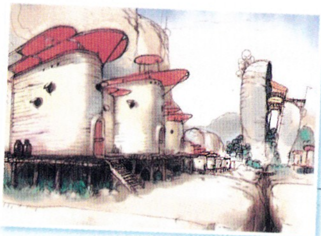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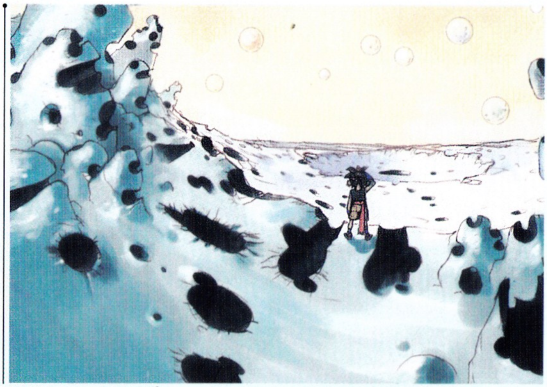
秘藏设定图集

BLUE DRAGON

这里将为大家公开全面展现《蓝龙》世界观的珍贵全彩设定图！从造型多样的建筑物到冒险的画面描写，大量绘制于制作期间的精美设定图一次性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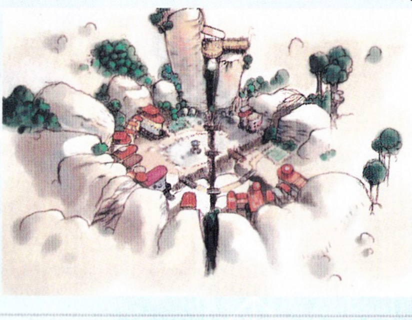


宁静的塔塔村中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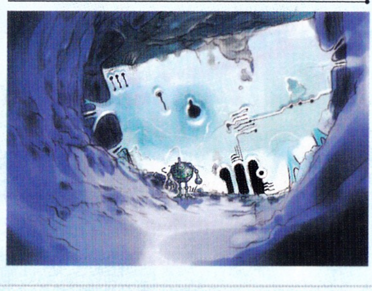


无数的月亮和激光地带

塔塔村全景



一架伫立在黑暗洞窟内的机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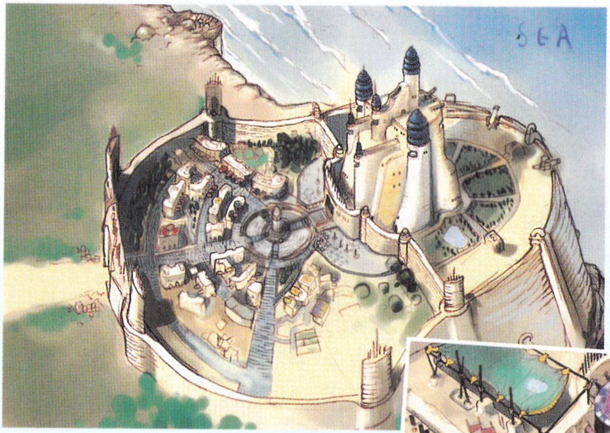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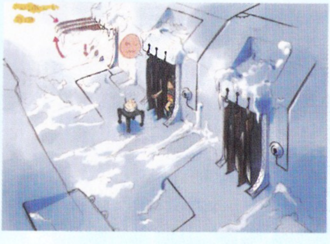
寂静的海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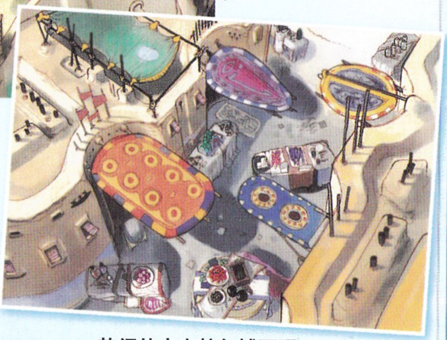
变成红色果实的死人之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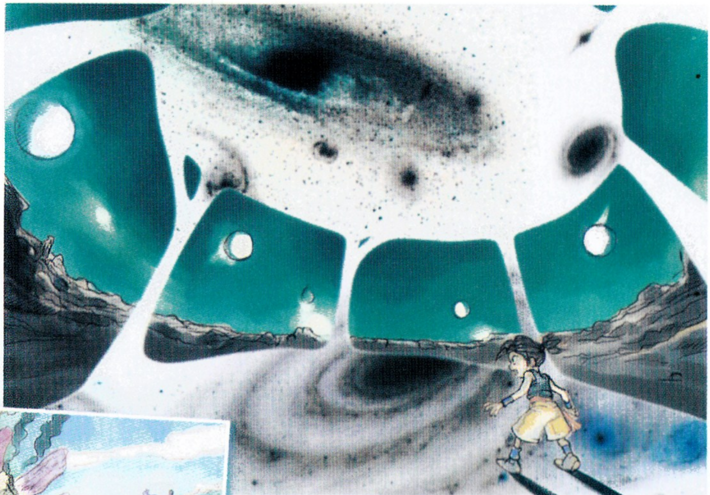
高贵的吉布拉尔城



被囚禁在牢狱的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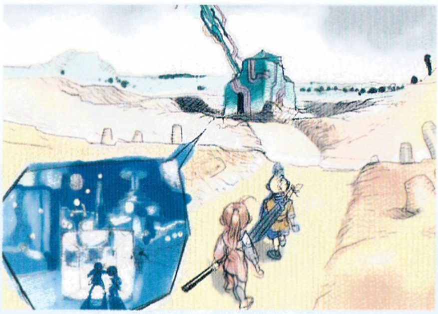
热闹的吉布拉尔城下町



修和若干的月亮



刺扎于地表的神秘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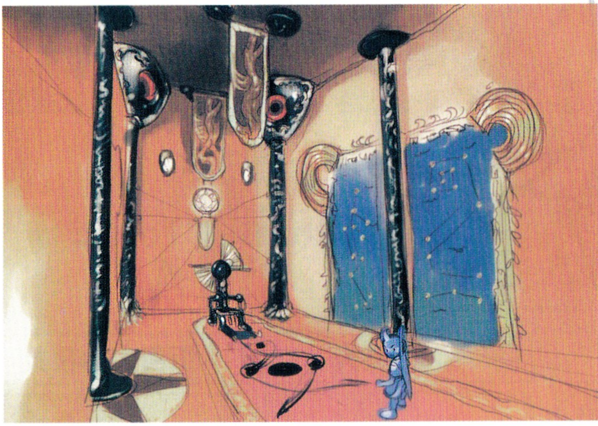
通向古代遗迹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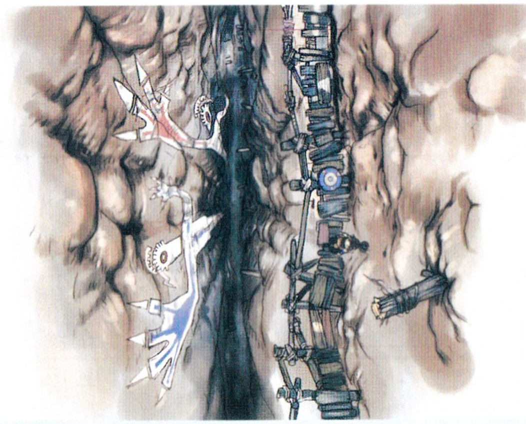
古代遗迹　过去的样子



修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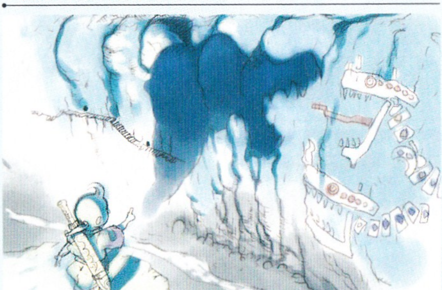


幽静的古代遗迹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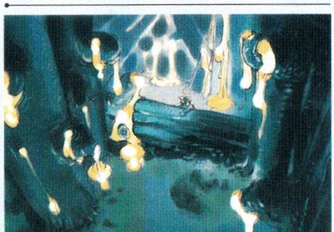


壁画之谷的强敌们

影所面向的壁画山谷



谷尔山脉的妖异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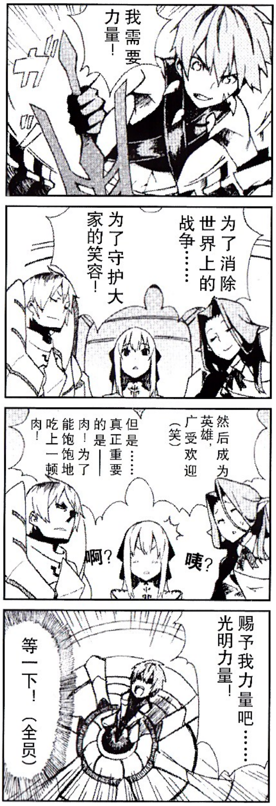




四格漫赏

Shining Force EXA

托马的呐喊！



3天没吃肉



饭量大的精灵



光明力量EXA



赛娜丝好萌



心烦意乱



反省



CHRONO TRIGGER クロノ・トリガー



超时空之钥

机种：SFC	发售时间：1995年3月11日
制作公司：Square/Enix	类型：RPG

“那个生物的时间已经停止流动了。它已经孤独等待了数万年，请你们离开前让它沉睡吧……”

——看到这样的独白，几乎所有人都会有一点感动吧？

懵懂少年在晨光中起床的开场在SFC时代实在太过泛滥，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会让人有一种凡是日式RPG都要从起床开始的错觉……从这方面来看，《超时空之钥》惟一的不同在于起床之后能把窗帘拉上，这个细致的细节设定让人感觉到了这款游戏的与众不同。

少年克鲁诺的时空之旅开始于一次意外的机械故障，整个故事的开头非常简洁有力，首先克鲁诺在广场上撞倒了一位美丽的少女玛露，而后又为了解救不知道被传送到哪里去了的少女开始了冒险旅程。

不过……鸟山明、堀井雄二、坂口博信三大巨匠合力打造的RPG大作，是否真的这么简单呢？

想知道答案很容易，只要把故事再稍微向前进行一段，复杂宏大的剧情就开始慢慢浮出水面。克鲁诺和玛露误入时空之门只是一个开端，随着故事的不断发展，数个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慢慢取代了最初少年冒险的那种兴奋，取而代之的是压在身上的沧桑和使命感。

事实上，克鲁诺的名字已经决定了他必将跟因果关系这种永远说不清的话题如影随形的命运，Chrono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时间因果流动等意思，克鲁诺斯又是时间之神。带着这样的意象出现的克鲁诺，虽然没有宿命纠缠的出身，但还是成为了拨动时间齿轮的最重要的力量。《超时空之钥》在故事开端并没有说明主线，只是将一个冒险的任务交给主角，使得主角不得不为女主角的安危而进入时空隧道。这个开端很像传统少年漫画，但随之而来的情节就开始逐渐变得有趣了。虽然四百年前解救了玛露和她的祖先，但回到自己时代的克鲁诺却要面对诱拐公主的审判。当逃狱后的他再次开启时空之门时，游戏的真正目的才慢慢显露出来。

众人来到已经被毁灭后的世界时，1999年世界毁灭的录像深深震惊了他们。现在游戏的目的终于明确了，打败拉沃斯改变未来……而关于拉沃斯的一切，此时还尚未明朗。

到AD2300年这一段为止，游戏剧情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虽然随后出现的时间尽头让人莫名其妙，但正是到了这里，整个

游戏的剧情才表现出一种半开放式的新面貌，在任意时间内旅行的乐趣开始吸引了众多玩家。

事实上，一直到游戏的后半段，宛如蜂巢一样的故事架构才真正呈现出它的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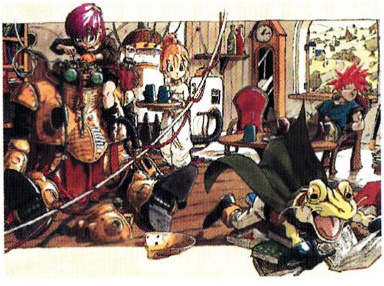
伟大的超魔法时代BC12000年，女王的心灵被拉沃斯吞噬后试图唤醒这个强大的魔神，她软禁了试图阻止自己的三位贤者，这三位贤者后来流落到各个时代隐居：时间尽头的老人，AD2300的Nu，还有懂得修理圣剑的老者。三人用不同的方式等待因果的到来，也守护着这个世界的时间，克鲁诺的到来无疑就是三贤者最终等待的结果。BC12000年女王的儿子和女儿，一个成为了魔族的魔王，另一个则只留下了玛露现在佩戴的这条项链，没有留下其他任何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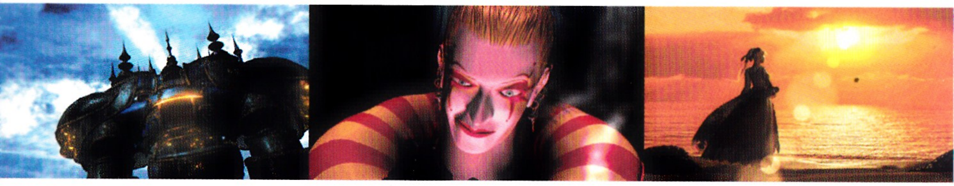
编剧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用少年热血的冒险串联起了一个带着一点时空悖论和因果理论的家庭悲剧。女王一家的命运无疑才是跟这个世界安危真正息息相关的重点，整个过程中克鲁诺的作用无非是修正一次又一次历史上的谬误，产生新的结果，也正是这种前后因果关系的搭配，让玩家在为世界命运奔波的同时感受到了种种感动和快乐，这种轻轻撩动玩家情感的煽情方式，如今已不多见。

由于游戏采用了蜂巢式的故事解构，使得各种桥段都能很好地依附于主线之上，又无损主线的完整流畅。在主角一行人回到AD600年的时候，青蛙和魔王的恩怨一度成为了故事的主要线索，以至于很多人都抱着一种誓要杀死魔王的态度进行游戏。而随着剧情的发展，玩家不断从魔王表现出来的冷酷之外获得更多信息，最终竟然出现了能让魔王和青蛙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方式。这个剧情的转折带给玩家的冲击显然是巨大的，直到现在，仍有人对这个桥段津津乐道。

而游戏的另一成功之处在于，它在少年冒险的风格中给玩家增加了一些沧桑的感动。当最终时代变迁，克鲁诺站在曾相逢数次的托马墓前那一瞬间，恐怕许多人都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吧？而当玛露决定将机器人罗伯留在四百年前开垦沙漠，一行人跨越了时间来到四百年后的沙漠中央，看到的却是满身斑驳锈迹已经损坏的罗伯时，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感动？即使是克鲁诺舍身救下众人的段落在Holy典籍中已有记载，看到玛露哭着扑向复活的克鲁诺，一直屏息的玩家应该也能感觉到一丝感动……还有那最重要的一幕，当理之贤者的灵魂使用Nu的身体将时之翼交给主角一行人之后，他觉得一切该做的都结束了，于是说出了本文开头的那一段话。此时此刻，又有多少人能够心情平静？经过数万年的等待，闭上双眼的Nu看起来有一点滑稽可爱。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代表生命起始和终结的生物已经就此沉睡，永远不会醒来。

游戏的最后，拉着气球俯瞰灯火辉煌的世界，无数玩家为此心中慨叹。珍惜你应当珍惜的吧，即使没有经历过这样蜿蜒曲折的过程，也请一起用心来聆听生命的八音盒。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VI
FINAL FANTASY VI

最终幻想VI

机种：SFC	发售时间：1994年4月2日
制作公司：Square	类型：RPG

“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而活着……我们创造出了什么……我们应该守护什么……若在有生之年，能把这些答案找出来，那不是很好吗？”

——蒂娜

作为一部以“抵抗”和“爱”为主题的作品，群像类的角色描绘容易构成史诗的风格。从最初选择角色个人故事递进剧情的讲述方式开始，《最终幻想VI》就注定了要成为日式RPG史中不平凡的一页。其实就故事本身而言，Square中期作品最大的灵感汲取源泉无非是西方的Holy系列和历代史诗风格作品的边角余料。这些内容在传统文艺作品中已屡见不鲜，但对于游戏这个新生儿来说，这种摘录和改编却显得无比重要。尤其是当游戏剧情中加入更多符合东方思维方式的含蓄表达意念之后，这种意义就变得更加重大了。

对剧情比较热衷的游戏迷都知道，日式RPG通常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少量角色上着力太多，以至于整个故事变得单薄。《最终幻想VI》在走出这一困境上所做的努力是以往作品所不能比拟的，它在故事的表现上使用了群像风格，使得整个故事的编排和世界观的灌输难度都大为增加。这种叙事方式很容易让人想起“导演”而不是“表演”。Square的电影化叙事在《最终幻想VI》之后走得更高更远，也跟这种风格的成功有一定关系。游戏的最开始是一段苍凉音乐配合上前往炭坑都市的三个孤单人影，这一段的影像和字幕结合，明显带有《星球大战》等美式电影的影子。在1994年的特定环境下，这种电影化叙事风格让人一眼看下去就有了玩下去的冲动。而故事的紧密编排，更使得一个又一个出场的人物成为玩家不断期待的兴奋点，维持着游戏的魅力。

尽管SFC的机能赋予了诸如回旋放大等等诸多特效，但当时的技术仍不能满足《最终幻想VI》故事表现的需要，很多动人场面只能用优美的音乐来留给人更深刻印象的回忆。与音乐相比，《最终幻想VI》的文字方面则薄弱了很多，尤其是

对白部分还有很多提升的余地。从最初炭坑都市的逃离战开始，简洁有力的对白固然适合游戏剧情发展需要，却使得很多细节看起来更加模糊，有一种看话剧表演的感觉。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如果在对白上能够更加丰富一些，游戏可以挖掘的部分必然会更加丰富。而另外一个遗憾则是《最终幻想Ⅵ》故事中可供选择的机会实在太少，惟一能够左右后来剧情发展的选择不过是在世界毁灭之前是否等待影忍的那一次而已。

围绕灭亡和反抗的主题，本作汇聚了众多个性不同的角色，几乎囊括了日式RPG的各类角色，其中还包括注定要成为剧情牺牲品的悲情角色。如此演绎出来的《最终幻想Ⅵ》之中居然冲淡了日式RPG最多也是最泛滥的爱情成分，进而突出亲情和友情，这也是作品能够在众多爱好者心中留下美好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洛克和塞莉丝之间的爱情故事虽是游戏当中的一大亮点，甚至还引发了整个游戏最经典的歌剧段落。但比起蒂娜和众多孤儿的段落，塞莉丝养父的段落，嘎亲生父母的段落，马修和艾德之间的段落……友情和亲情，尤其是亲情部分的刻画在《最终幻想Ⅵ》里得到了更多的体现。日本的流行文化本身就具有欧美文化的强烈符号特点，而日式的加工更加扩大了这种符号，使得大多数日式RPG的故事更集中在个人体验方面。《最终幻想Ⅵ》无疑更加突出了这种个人体验，把亲情和友情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鲜明亚洲文化特点的优秀故事。例如表现影忍回忆的剧情，在这一段里影忍会在世界各地的旅馆中做几个梦，这些梦境代表着他的过去和曾经遗忘的回忆。这一部分的含蓄表达让很多爱好者浮想联翩，而这种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正是最符合亚洲人性格特点的方式。



从抵抗到共存到破灭再到重生，《最终幻想Ⅵ》的主线依然包含了日式RPG剧情发展的鲜明特点，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亮点其实是杰夫卡这个人物。在故事的初期，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小丑一样的人物最终会变成BOSS。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杰夫卡的所作所为让玩家痛恨，同时打倒他也成为将故事继续进行下去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通过几次大的剧情转折，杰夫卡完成了从一个小人物到神的转变，而玩家也随着剧情的推进不断朝新目标努力。这样的段落让游戏的节奏看起来更加曲折也更加可信，一直到游戏后半世界毁灭之后，当所有角色聚集在杰夫卡之塔下的时候，那种成就和感动必然深深打动玩家。所有参战角色都说出自己座右铭一般的台词，把整个剧情的感染力推向了巅峰。

在那一刻，战斗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有着共同经历和目标的十四个人。



紧接着上期的《寂静岭》，本期的主题是《死魂曲》，虽然说如此密集的恐怖片选材绝大多数原因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私心作祟，但是也要和目前整个游戏改编电影市场不景气密切关联起来，最近除了听闻《街头霸王》和《如龙》要改编电影之外，就硬是没什么其他大作的音讯，让人好生失望。

下期预告：影游秀主题《死或生》电影版，8页火爆激情彩图，片中出场女星私密资料公开，拍摄过程趣闻妙谈。

——以上，当然都是骗人的–_,–

Siren Forbidden

到底这个故事说的是什么？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如果还有另一个世界

——《死魂曲 Forbidden》

有些故事，粗粗一看会觉得剧情无聊，结局扯淡，但是细细一追究又觉得处处均是玄机，这个也是暗示，那个也是隐喻，弄到你完全不知道相信哪边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导演的目的都已经达到了。

而《Siren Forbidden》就是这样一部游戏改编电影。

Siren Forbidden 故事不是这样编的

《死魂曲》的电影版初看之下相当无聊，架驻在一个气势还算宏大的背景下，却被硬生生拍成了“一个妄想狂的妄想故事”。虽然将原来游戏中的世界观颠覆这个设定应该十分吸引人，但是在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编剧和演员的努力下，终于成就了又一部没玩游戏的人看不懂，玩了游戏的人觉得烂的无聊电影，可喜可贺。

电影延续了游戏中的世界观，有夜美岛上所有人离奇失踪；有8月2日海底电缆大断电，岛上所有村民都变成尸人的设定；有主角市川由衣被一群尸人村民追来追去的惨事。但是故事发展到最后，突然有人告诉我们，尸人全部都是假的，看到尸人的人才是危险人物，在电影中一直很可怜的女主角患有妄想症，所有乘客的失踪和村民的消失根本就是这些危险人物进行了残忍的屠杀，这分明就是官方在迎合广大同人玩家的调侃和恶搞。

于是在故事最后，市川由衣这个一直在电影中的惊弓之鸟淫笑着举起了匕首，打算再一次替天行道铲除“尸人”的时候，故事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只是作为一个外传或是解惑的官方同人，



解释得未免有些让人难以信服，作为另一个平行世界下的产物，又有些缺乏可看性。如果不是怀疑这部电影被剪掉了很多导致完全没有逻辑可言，就只能用一句话概括我心中真实的感受。

导演，你真的没问题吧？

Siren Forbidden
另一些声音

虽然《死魂曲》的电影版有些单薄，前半段更是迈上了典型日式量产恐怖片的套路，台词说了前半句，你就猜到后半句，但是本身的设定确实可以说吸引眼球，至少它不会让你觉得电影刚刚开始，就知道要怎么收尾。

我们早已认定了尸人的存在，但是在本片中，一切却都是一场幻觉，再联想到游戏中将杀光尸人逃出魔窟的主角报道为"残杀了一村村民的屠夫"，整个世界观就更加让人恐惧和不解。

难道我们在游戏中杀死的其实都是普通村民？难道我们的主角才是真正有问题的人？如果原先以为正确的世界，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世界呢……

而且，在主角有幻想症的前提下，电影也仍然留下了一些值得细细揣摩的地方，一个妄想症不可能解释所有的怪事，如果仅仅女主角患了妄想症，但是关于尸人的部分也是事实呢？

不管这些在电影之后的猜想是不是制作人员所希望的，但是对于玩家来说，至少见到了《死魂曲》的更多种可能。对于这部电影，我也有一句话要说。

剧本没问题，但是堤幸彦，你还是拍回爱情片去吧。

◎闲言碎语◎

老实说，今年比较著名的几个恐怖电影，《死魂曲》表现最差了，根本没有表现出本身的精髓，看到后面，只能说主人公是个妄想狂。——**游戏玩家谈《Siren Forbidden》**

作为一个对原作不是很了解的人来说，这部电影还是蛮不错的，看到了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都是自己的心理在作祟，可能大家对原作了解太过深入了，所以看到电影改成这样才很不满。——**没有玩过游戏，但是对游戏有爱的玩家谈本作**

说句题外话，这部片子本身就逻辑混乱，无论影评还是观众反响绝不是一点半点，2006年网上评分结果这片子才2.4（满分5分，《英雄》在日本放映的时候观众评分4.2，《大逃杀2镇魂歌》2.9），如果非要把这么个东西当神作来研究，可能会有点累的。——**在对电影进行考据时出现的冷静声音**

◎幕后花絮◎

★本作的导演堤幸彦，曾以一部《在世界中心呼唤爱》赢得了广泛声名，但是显然他对于拍摄恐怖电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

★本片中屡次出现的红衣少女，就是出演了游戏中岸田百合一角的高桥真唯，原作中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狠角色，不过在电影中似乎没使上什么力。

◎相关链接◎

如果你喜欢《Siren Forbidden》，那么也有可能喜欢以下电影：



《血色月亮》（Haute tension）

导演：亚力克山大·阿嘉（Alexandre Aja）

又一部逆转了你的思维的作品，凶手与被害者之间的沟壑模糊不清。



名场面

“我说，你也学玛娜在《游小说》上开个栏目吧。”

“10顿大餐。”

“……别这么贪，3顿吧……”

“5顿，OK，成交……不过要最好的餐馆哦。”

就这样，在与暗星同学经过友好和谐的协商后，本人就出现在了这里，而栏目题材就是曾在UCG上做过两次特别企划的“游戏史上的名场面赏析”。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卡伦始终无法做“名场面”的综合第三弹，所以干脆就在这里改成栏目的形式吧，光盘中也会收录当期“名场面”的影像，这样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另外提醒各位读者朋友，这个栏目并非卡伦的一言堂，同样欢迎各位踊跃投稿，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既不用写东西又可以免费吃大餐了，哦活活活……







重逢别离

◎出处：《龙背上的骑兵2 封印之红 背德之黑》 ◎地点：女神之城

当米德加鲁特大陆上的五处封印之地都被破坏之后，被咒文束缚在女神之城长达十八年之久的那个生命终于在愤怒的火海中冲天而起。

由于这些年一直忍受着世人难以想像的痛苦，如今的红龙完全失去了理智，她看不到任何事物，听不到任何声音，充斥在脑中的只有对背叛自己的人类的愤怒与憎恨。

“可恶！竟敢欺骗我！不能原谅……不能……原谅！”

“我成为最终封印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人类，只是为了那个人而已！”

“我在神殿里受着那样的痛苦，为什么人类要对我这样？为什么！”

愤怒至极的红龙无休止地将熊熊烈焰喷至大地，无数城池化为焦土，无数民众流离失所。当明白到自己已无法令红龙恢复理智后，凯姆以念语向诺威提出了最后的请求。

“打倒安吉尔吧……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她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

一声悲鸣后，红龙从万米高空坠落在了女神之城的正中央。而在生命之火即将消逝前，她也终于从狂怒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

“凯……姆？”望着慢慢走向自己的男子，红龙以微弱的声音吐出了那个令其魂牵梦萦的名字。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真是抱歉……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为了我……究竟是在与多少人为敌……我……我是多么想和你见面啊，凯姆……我一直在等待着……与你重逢的这一天……”

无法言语的凯姆慢慢走上前，轻轻抚摸着红龙的面庞，眼中流露出温柔的眼神。当感受到男子那熟悉的体温时，完全放松了下来的红

龙终于轰然倒地，欣慰地永远闭上了眼睛。而就在其气息消失的一刹那，蓦然燃起的火焰覆盖了她的全身。

在熊熊烈火中，凯姆转身望向呆呆站在远处的诺威，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即使在火焰将其团团笼罩时，男子的笑容也没有丝毫改变。

“签订契约？哼，愚蠢的人类，你以为你有那种资格吗？”

“回答我，是契约还是死！也许我没有与你签订契约的资格，但是，我必须活下去！”

当年就是在这里，濒死的男子以语言能力为代价与濒死的龙签订了契约。在世界濒临灭亡时，一人一龙挺身而出，与疯狂的至高神生死相搏。

失去了一切的男子心中剩下的惟有憎恨和杀戮，但龙却在嘲笑讥讽他的同时一直陪伴他并肩作战。而在救世之途结束后，为了不让男子因世界灭亡而死去，高傲的龙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有点冷，为我暖一下吧……”

“这样就好……把我作为最终封印吧。”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流泪呢……有一件事你要好好记住，安吉尔（Angel）——这是我的名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人类……”

“永别了，愚蠢的人啊……”

十八年前，龙为了拯救男子选择了成为世界的最终封印。

十八年后，男子为了拯救龙选择了放弃这个世界。

为了这一刻的到来，人与龙苦苦等待了十八年……

由于剧情相比黑暗的前作变得光明了很多，卡伦其实并不怎么喜欢《龙背上的骑兵2》。但是，红龙与凯姆在火海中随风而逝的那一幕却深深震撼了我。

在《龙背》的世界中，人类必须要挑选出一个女子，也就是所谓的“女神”作为世界的封印，否则神就会降下天使毁灭世界。当上代女神自杀身亡后，世界面临着崩溃的危机，而红龙就在此刻为了保护凯姆选择了成为新一任的女神。但是，强大的龙族一旦暴走，便会令整个世界再度陷入危难之中。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神官长威尔德雷以五个封印之键控制住了红龙。但这种方式却会让红龙受到世人难以想像的痛苦，对于曾与威尔德雷并肩作战的红龙以及凯姆来说，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感受到红龙痛苦的凯姆愤怒地杀死了威尔德雷，血洗了封印骑士团总部。为了救出红龙，他开始到处寻找封印所在的位置想要将其毁掉，即使这样会令世界毁灭、所有生灵被天使活活吞噬也在所不惜。

当雷格纳的火球将红龙击落的同时，就意味着世界的终焉即将降临，但对于男子和龙来说，再度重逢的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归于火焰，随风而去。

不用再忍耐思念之苦。

不会再重复相聚离别。

我不想成为什么拯救世界的英雄，我想要拯救的只有你。

我并不在意那些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只想再度与你相遇。

“这样就好了吧，凯姆……”

“嗯，走吧。你我一起……永不分离……”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首先在这里向各位报告一下，从本期起《游小说》将会加赠一张CD-ROM，而里面将会收录各类游戏的主题曲、原声音乐、壁纸、设定图以及经典影像。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希望在光盘中看到的东西的话，欢迎来信与我们进行讨论。

◆这期新增了两个栏目——“名场面”和“游戏议会”，而在之后几期内我们仍然会对栏目进行调整，力争能够让杂志变得更为多元化一些，也希望各位读者能够提出宝贵的建议。

●有些读者朋友也许会奇怪上期的《火焰之纹章 暗黑龙与光之剑》为何没有继续连载，这是因为根据读者回函表上的意见，这篇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并不高，所以我们才会将其果断砍掉。不过，《火纹》的爱好者完全不用担心无法看到这篇小说，因为我们会将小说的完全版制作成电子书在下期《游小说》的光盘中赠送给各位，一期完结，不会连载哦。以后说不定还会出现这种因文章受欢迎程度不高导致无法连载的情况，我们也会按照此种方式进行处理，绝不会做出连载一半就消失无踪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的。



■回函表请来得更猛烈些吧，PSP和各种ACG精美周边依然在向你招手哦。

有些文章过于简单，跟流程攻略似的。还有，应该加一些图文来介绍书中的主人公，毕竟还有不是游戏迷的朋友喜欢看《游小说》的，我就拉拢了班上一堆女生看。

——深圳　庄伟立

暗星：唔，人物介绍这一点确实是我们的疏忽，这次已经在大部分小说最前面加上了，多谢阁下的意见。此外，既然拉拢了一堆女生，就顺便也诱惑她们寄信来嘛。相比其他小说杂志，这次我收到的女孩子的回函表还真是少得可怜……

1.字太小了，真的太小了。大一号字也好呀，读完一本书视力降几度不划算呀。

2.回函太小了，真的太小了，相信正在看回函的你也很不爽吧，我写得真是太累了。

3.请“待续”的文章不要太多，让人不爽，读者会觉得你们“圈钱”。

4.书签有创意，请一直送下去。读编往来要多几页呀，大家相互交流、沟通可以加强凝聚力。

先就这么多吧，我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加油呀！！

——重庆　曾祥于

暗星：握手！同感！第一期的字体是小了点，所以这次我们针对这一点将杂志中大部分小说的字号都调大了一些，如果各位还觉得读起来不爽的话就继续来信吧，根据意见我们会继续进行调整的。还有回函表的大小问题，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我了，整整一天都拿着放大镜努力看字的滋味确实不怎么好受-_-

我对《游小说》很满意，让我很满足，可是有一点小建议我想提出，那就是可不可以一期就把时光回廊的小说写完呀，连

载的话会很扫兴，就像《如龙2》这样，看了一会儿就没，搞得我忍也忍不住，上网看剧情就算了，所以希望下一次可以看到全部剧情小说，谢谢。

——高州　陈裕林

一篇文章一定要在一期里面一次登完，千万不要连载。宁可文章数量少一些，也要保证文章完整性，因为等待下集的滋味可不好受，相信喜欢看美剧的编辑们一定有所体会。

——廊坊　杨佳润

暗星：连载的问题在这次的意见中是提到最多的，现在看来观点颇有些两极分化，虽然赞成连载的人占大多数，但对此感到不满的人也不在少数。这里就先说明一下吧。

首先是官方小说，比如《零　ZERO》这类官方正式发行的小说字数最少也在10万字以上，想要在杂志上一期就连载完确实有些难度，因为毕竟要考虑到大部分读者的喜好。而“时光回廊”等由撰稿人翻译撰写的小说，我们确实能做到一期完，但是那样会对文章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这次的《逆转裁判4》剧本小说吧，清雨全部搞定后忽然发现总字数竟然高达二十万，即使删除那些攻略专用部分和对主线剧情没有影响的情节也有十万字之多。我们可以将《如龙2》、《逆转裁判4》做到一期登完，但对于这种剧情复杂宏大的游戏来说也就只能做到一个剧情概括了，《游小说》之所以创刊就是为了能够将游戏剧情的精彩之处尽数展现在玩家面前，如果采用的都是这种一两万字的小说，和目前主流电玩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有什么分别？《游小说》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

不过，我们也能理解，在一期杂志上连载的文章如果过多的话肯定会让读者感到不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此也欢迎各位读者继续来信进行讨论。

没看出“重磅出击”和“时光回廊”的小说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栏目究竟有什么区别？还有，不妨开办一个“往日经典”的栏目吧，把以前那些经典的游戏——如《最终幻想Ⅷ》、《寄生前夜》的也写写。

——重庆　李薇

暗星：那个……所谓的“往日经典”其实就是“时光回廊”……本来我还以为这个问题不用提的，现在既然有读者不太明白，那么就在这里说明一下各栏目的定位吧。以后可能还会增加新的栏目，到时也会在读编或目录中进行说明，争取不再造成各位读者的误解。

各栏目简介

重磅出击：最新游戏大作的剧情小说，如本期选择的便是《逆转裁判4》。

时光回廊：过往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从FC时代到PS3时代都涵盖在内，只要游戏剧情经典就可以写。

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也就是对游戏原有剧情的延伸或重新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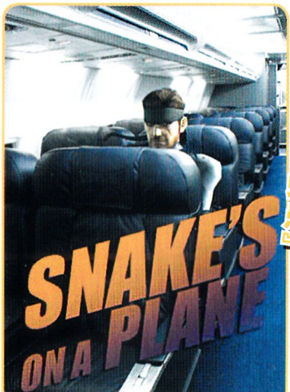
剧情赏析：对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介绍及概括，严格来说不能归为小说。

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

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

幻彩花园：游戏设定图欣赏。

四格漫赏：正如栏目名所说的那样，是根据游戏改编的四格幽默漫画。



看到没有，这才是标准的『航班蛇患』。

《游小说》Tot.1中奖名单



★PSP

北京市海淀区
胡绪健

★ACG精美周边

成都 杨 琴	杭州 殷 悦	天津 孙 宇
韶关 李信希	百色 黄琳琳	南京 赵 卉
北京 徐建恒	武汉 张 坚	合肥 陈 跃
柳州 范 敏		

《游小说》Tot.2光盘介绍



幻彩花园（游戏壁纸及设定画欣赏）：战争机器、龙背上的骑兵、王国之心II、战神、最终幻想XII等等

名场面赏析：龙背上的骑兵2 封印之红 背德之黑、王国之心II

游音盒：逆转裁判爵士乐精选、DJ-MAX2、世界传说 光明神话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Fate/Stay night[Realta Nua]

责任编辑：陈欣
封面设计：张金涛



《游小说》第3辑
5月下旬全国上市


逆转裁判4
谁为真凶？谁为幕后黑手？
唇枪舌剑，法庭之战继续上演


最终幻想战略版 狮子战争
日本销量最高的战略游戏
波澜壮阔的史诗宏大开篇


零 ZERO
令人恐惧的真相，令人震惊的发展
《零 ZERO》下期震撼完结


最终幻想XII 亡灵之翼
天空的彼方，少年的梦想
《最终幻想XII》外传火热登场


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
“魔王”的诞生，绝望的恋情
被掩藏的历史，逐渐出现在你我眼前

ISBN 7-89491-958-8
9 787894 919588 >

ISBN 7-89491-958-8
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
扫描

